

穆拉维约夫 —
阿穆尔斯基伯爵

第二卷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1275

2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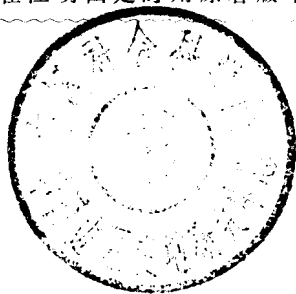
(传 记 资 料)

根据他的书信、正式文件、
同时代人叙述及书刊材料辑成。

第 二 卷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黑 龙 江 大 学 外 语 系^译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1913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年·北京

Иван Барсуков

**ГРАФЪ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Ъ
МУРАВЬЕВЪ-АМУРСКИЙ**

по его письмамъ, официальнымъ
документамъ, рассказамъ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ъ
и печатнымъ источникамъ.

МОСКВА.

Синодальная Типографія.

1891

21473606

内部读物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传记资料)

第二卷

〔俄〕巴尔苏科夫编著

黑龙江大学外语系译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7/8 印张 250千字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32 定价：1.00元

前 言

本卷包括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1844 年至 1861 年间活动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取自外交部档案馆、大臣会议、对外贸易司、原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卷宗以及 M·C·沃尔康斯基公爵家藏文献。

目 录

前言

1	1844 年: 讨伐沙米尔方略条陈	1
2	1846 年: 试论俄罗斯帝国大致平均财富并废除农奴制 而不引起国内动荡之可能性	16
3	1848 年: 致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符隆钦科	26
4	1848 年: 致财政大臣	27
5	1848 年: 上皇帝疏	31
6	1848 年: 致内务大臣的公函摘录	32
7	1848 年: 致财政大臣	34
8	1848 年: 给“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海军上校涅维 尔斯科依先生的指令	34
9	1849 年: 致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符隆钦科	37
10	1849 年: 给“贝加尔”号军用运输船指挥官、海军上校 涅维尔斯科依先生的补充指令	39
11	1849 年: 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公爵	40
12	1849 年: 致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符隆钦科	42
13	1849 年: 上皇帝疏	43
14	1849 年: 必须占据阿穆尔河口和河口对面的萨哈林岛 (与河口相对部分)及阿穆尔左岸之理由	44
15	1850 年: 呈御前海军总参谋长、侍从将军缅希科夫先 生的报告	47
16	1850 年: 致卡尔·瓦西里耶维奇·涅谢耳罗捷伯爵	52

17	1850 年: 上皇帝疏	54
18	1850 年: 致财政大臣	55
19	1850 年: 致列夫·格里戈利耶维奇·谢尼亚文	58
20	1850 年: 致 A·Φ·奥尔洛夫伯爵	59
21	1850 年: 上皇帝疏	61
22	1850 年: 关于我国与基立亚克人的关系及详细考察阿 穆尔河口湾与河口的报告	62
23	1850 年: 上皇帝疏	67
24	1850 年: 报告	68
25	1850 年: 申辩	78
26	1850 年: 签署皇太子主持的钦命召开的阿穆尔与基立 亚克问题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时写的特别条 陈	79
27	1850 年: 呈陆军大臣的报告	80
28	1850 年: 特别条陈	81
29	1851 年: 致卡尔·瓦西里耶维奇·涅谢耳罗捷伯爵	85
30	1851 年: 在阿穆尔与基立亚克问题委员会会议上所作 专门发言的书面稿	85
31	1851 年: 呈 A·C·缅希科夫公爵的报告, 奉旨送交 基立亚克事务委员会审查	86
32	1851 年: 呈御前海军总参谋长先生的报告	87
33	1852 年: 上皇帝疏	88
34	1852 年: 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公爵	89
35	1852 年: 上皇帝疏	90
36	1853 年: 奏疏	99
37	1853 年: 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 公爵	100

38	1853 年: 特别报告	100
39	1853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秘密报告	102
40	1854 年: 关于给东西伯利亚总督指令草案的特别 条陈	107
41	1854 年: 根据政府意图改进同中国交涉办法条陈	108
42	1854 年: 致宫廷大臣先生的公函	111
43	1854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五省总督、勋章获得 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 咨文	111
44	1854 年: 致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	112
45	1854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 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 咨文	114
46	1854 年: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18
47	1855 年: 致彼得·费多罗维奇	118
48	1855 年: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19
49	1855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 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 咨文	120
50	1855 年: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22
51	1855 年: 致陆军大臣的公函	124
52	1855 年: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25
53	1855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致大清国理 藩院咨文	126
54	1855 年: 上皇帝疏	127
55	1855 年: 对华关系条陈	128
56	1855 年: 枢密院对理藩院(咸丰)五年阴历三月二十一	

	日咨文的复文草稿	130
57	1855 年: 枢密院对理藩院(咸丰)五年阴历三月十二 日和四月二十五日咨文的复文草稿	132
58	1855 年: 全俄君主皇帝陛下钦命俄国政府全权代表、 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者尼古拉· 穆拉维约夫中将对划界的意见	133
59	1855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 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 咨文	136
60	1855 年: 报告	137
61	1856 年: 外交报告	138
62	1856 年: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驻北京传教士团团修士 大司祭巴拉第神父的指令	141
63	1856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 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 咨文	142
64	1856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43
65	1856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44
66	1856 年: 致伊凡·马特维耶维奇·托尔斯泰	144
67	1857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45
68	1857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147
69	1857 年: 呈陆军大臣的报告	148
70	1857 年: 致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提雅廷伯爵	149
71	1857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152
72	1857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154
73	1857 年: 致陆军大臣	155
74	1857 年: 致外交大臣	156
75	1858 年: 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	156
76	1858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58
77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60
78	1858 年: 致外交大臣	163
79	1858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63
80	1858 年: 呈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65
81	1858 年: 璦琿条约	165
82	1858 年: 奏疏	167
83	1858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167
84	1858 年: 致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彼罗夫斯基	168
85	1858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69
86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70
87	1858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72
88	1858 年: 呈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下的 报告	174
89	1858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0
90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83
91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83
92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84
93	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	187
94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92
95	1858 年: 上皇帝疏	194
96	1858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195
97	1858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96
98	1858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01
99	1858 年: 致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的公函	203
100	1858 年: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206
101	1858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与高加索委员会 秘书长 先生	208
102	1858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与高加索委员会 秘书长 先生	210
103	1858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11
104	1858 年: 致亚洲司司长	212
105	1858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14
106	1858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16
107	1858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17
108	1858 年: 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	220
109	1858 年: 条陈	222
110	1859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25
111	1859 年: 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	226
112	1859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29
113	1859 年: 由东西伯利亚向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	232
114	1859 年: 致中国理藩院咨文	237
115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38
116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40

117	1859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42
118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44
119	1859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46
120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49
121	1859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50
122	1859 年: 阿穆尔地区(阿穆尔省与滨海省)保障与安 顿神职人员生活条例草案.....	251
123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56
124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57
125	1859 年: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步兵上将、侍 从将军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致大清 国理藩院咨文.....	258
126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59
127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60
128	1859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62
129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64
130	1859 年: 东西伯利亚总督致俄罗斯帝国驻北京朝廷 特命公使先生公函.....	265
131	1859 年: 东西伯利亚总督致俄罗斯帝国驻北京朝廷 特命公使先生公函.....	266
132	1859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69
133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69
134	1859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72
135	1859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74
136	1859 年: 建议	276
137	1859 年: 上皇帝疏	277
138	1859 年: 致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及东 洋海港司令、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先生	278
139	1859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80
140	1859 年: 条陈	281
141	1860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284
142	1860 年: 致御前侍卫 H·伊格纳提耶夫少将	286
143	1860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87
144	1860 年: 致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苏霍扎涅特	288
145	1860 年: 致阿穆尔省驻军司令先生	289
146	1860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292
147	1860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先生	293
148	1860 年: 致御前大臣、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94
149	1860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先生	296
150	1860 年: 阿穆尔省布拉戈维申斯克、滨海省尼古拉耶 夫斯克及索菲斯克三城市迁入人口管理办 法条例草案	299
151	1860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先生	302
152	1860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306
153	1860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307
154	1860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309
155	1860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311
156	1860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312
157	1860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313
158	1860 年: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 公爵.....	314
159	1860 年: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315
160	1860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316
161	1861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先生.....	318
162	1861 年: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319
	附录: 译名对照表	320

1 讨伐沙米尔方略条陈^①

(1844年1月)

格鲁吉亚曾吁请我国保护，为其征讨内外敌人。土耳其与波斯姑且不论，仅仅列兹金人和内部骚乱就足以颠覆格鲁吉亚。于是苏沃洛夫步兵劲旅迅速开去，未经战斗便占领了这个一度从黑海一直伸展到里海的王国。俄罗斯作为被压迫的基督徒的保护者，在高加索山脉南部站稳了脚跟。当时格鲁吉亚的人口并不算多，与其占领这个国家，不如和各个国王缔结永久性的军事同盟，并派遣一个一万人的师团，由一位可靠的军事家兼外交家率领，长期驻扎梯弗里斯，或许更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但是，王国和帝王的命运都是上天注定的，因此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也许不恰当。我们且静待事态的发展，这里只想谈谈继格鲁吉亚之后，美格列里亚、伊默列齐亚，称作伊斯兰教省的诸汗国、古利亚^②以及阿布哈兹²都先后相继归降俄罗斯，他们部分出于自愿，部分则是被迫，但都希望得到保护，以消弭内乱和外患。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塔尔基^③的国王就承认俄皇是自己的君主，当时迷恋于诺言和黄金，并希望巩固自己政权的王公与王族，到处为我们铺平了兵不血刃地征服这些公国的道路。百姓和大部分贵族，都没有参与王公

① 本书第1卷第16章。穆拉维约夫于1844年2月3日，从邦博雷给他弟弟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曾提到这份条陈。

② 美格列里亚、伊默列齐亚和古利亚皆为格鲁吉亚古时的公国，后变为省，这些名称现已不用。——译者

③ 塔尔基为古时达格斯坦的首都。——译者

们同俄国的这一勾结,然而由于王公们拥有世袭的势力,并借助于我国的大炮与当时尚未分散的步兵劲旅,迫使百姓不得不屈服于新的制度,不过,当时格鲁吉亚全境施行了民政管理,因而新制度对百姓说来并不难于接受。

三十五年来,我们在外高加索的一切军事行动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成功的。对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胜利,在高加索为我们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威望。那里业已归顺的部落,虽然不喜欢我们,但震慑于我们的军威,不得不服从我们强加于他们的政权,同时我们的官员同土著打交道,不但经验丰富,而且办法很多。于是,大批的民军在高加索境内和境外的一切军事行动中,都协助我军作战。不肯归顺的山民,看到无数的教友和同族人得到望而生畏的大炮和大批所向无敌的步兵的支持,不免胆战心惊,因而不敢正面作战,只能进行偷袭,然而也常常中我们精心布置的埋伏。当时,我们对山民的了解远不如现在。在这些部落中间,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有才干的人为了沽名钓誉而策划过种种阴谋诡计,但都未能避开酋长们明察秋毫的耳目。当时我们并未强行攻占以武力难以取胜的地方,而只是用少量黄金进行收买,从而避免了流血牺牲。好名之徒或者变成了我们的工具,或者突然出乎意外地死去。当时大部分堡垒都修建在队伍经常来往的地点,用以贮存粮食和炮弹。而修建堡垒必须经过仔细的考虑,选择的地点不只应符合某一方面的要求,而且应同时符合几个方面的需要,尤其应考虑到当时军队并没有分散到各地去驻扎这一情况。这种临时的据点都应修筑高墙,以便一旦放弃,也不致使土著怀疑俄国人已撤退,也不会³勾起他们的贪心,因为里面并不存放任何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监视哨所而已。全军有好几个团,各团兵力都是集中使用的,每次出征都集结大量兵力,而在作战之前,往往均已操胜算,因为我们不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还指望敌对部落中倾向我们

的人的协助。士兵深信他们一定会打胜仗，而山民却确信俄国人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酋长们从不轻举妄动，十分珍惜军人的鲜血。我们对于倾向我们的人不惜用重金和恩惠加以安抚，而对于不怀好意和不可救药的人，则以死刑相胁迫。当时高加索山民为了我们，父子相残，兄弟反目，可见政治（如果对山民的关系也可以这样说的话）已完成了一大半事业，而余下的用大炮和刺刀来收尾也就易如反掌了。然而，人们往往把胜利的光荣全部归功于后者，于是军人便自认为是无往不胜的，而土著（不论已归顺的和未归顺的）则一概惧怕俄国军队，敬重我们的将领，称他们为幸运和公正的人。

近十三年来，我们对高加索的治理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种变化，这一变化对国家的根本利益颇为不利。新的方针逐步而迅速地使国家年复一年为高加索付出越来越多的牺牲，这里无须详细分析新方针的细节和抽象探讨其原因。我们只想分析一下我国在高加索的现状，并和过去对比一下。单是在高加索驻扎并正在作战的正规军，就比曾经迫使两个强大的邻国向俄罗斯求降的兵力整整多一倍。哥萨克边防军的数目比当时增加一倍多，而顿河每年遣送到高加索的军人，如在上一世纪就足以给予居住在库巴的不安分的部落以最残酷和无法抵抗的打击。

无须证实，与此同时军费也增加了一倍，至于工兵部队，炮兵部队的费用和维持各种新机构，特别是民政机构的费用跟过去无法相比。正因为如此，账目报表也愈来愈臻完善，最近时期这方面迅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详细议论这个既有损于德行，又耗资甚巨的财政问题，但我绝不掩饰本人对这种财政制度的愤慨，因为按照这种制度，只要能上账，就可任意挥霍大量的金钱；可是只要不符合这一财政制度的规定，就连用为数不多的钱去办一件真正有益的事，也不允许。在高加索实行新制度所

产生的后果，对我们所有的邻邦都已不再是秘密了。体贴入微的政府调了五万大军增援高加索军，以弥补我军在达格斯坦所遭受的严重挫折。这一措施跟俄罗斯的强盛是相称的；但愿上帝保佑我军能为国家造福，为皇帝争光！

我们派往高加索防线左翼和达格斯坦的六十多个作战营的大军，一定会立刻在受沙米尔控制的部落中造成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强大的声势。因此在进入战斗之前，甚至在进入山区以前，就应当利用这种声势及早宣布大赦，除沙米尔一人外，其他人一律赦免。宣布一月后，即可派二十个营携带野战炮和炮台炮从帖米尔-汗-舒拉^①向洪扎赫进发，进驻该地后，当即宣布立其嫡嗣为阿瓦尔汗，大概其嫡嗣现在已经成年了。如果年龄还小，那末就从他的至亲中遴选一人摄政。应该把他置于我军保护之下，并立即让阿瓦尔本土以及曾隶属阿瓦尔汗的一切村社（包括科伊苏布林村社在内）的一切居民宣誓效忠俄皇和阿瓦尔汗，永远仇恨沙米尔及其党羽和追随者。宣誓时，一定要索取大量人质，不过须经严格选择，主要应该挑选那些有地位而又甘愿依附于沙米尔的人作为人质。这里也许毋庸赘述，这些部队进驻洪扎赫，应加强工事，严加防守，保证通往帖米尔-汗-舒拉的道路畅通无阻，并在适当的地方用石料修造堡垒。鉴于大军压境，并示宽容，从帖米尔-汗-舒拉去洪扎赫的途中估计不会遇到反抗，但我军进驻阿瓦尔时，沙米尔必然会袭击塔尔基王国北部。因此，必须集中八个作战营兵力，配备相当数量的大炮，在帖米尔-汗-舒拉准备应战，同时，让塔尔基国王亲自率领其可靠的民军也来参战。位于达格斯坦北侧的第五军的两个师和阿普歇伦团完全能胜任这项作战任务。该军的第三师和第二十步兵师的三个团，总共二十四个营，在符拉迪高加索^②和符涅

① 达格斯坦，布伊纳克斯城的旧名。——译者

② 召吉考城的旧名。——译者

扎普纳雅之间分成两路，配备相当数量的哥萨克边防军和大炮，但不进入山区，留守切禅前线，密切监视沙米尔的动向。余下的第十九师三个团和精兵旅共八个营编成一路，驻在卡集库木赫，当主力部队进驻洪扎赫时，这两个据点都必须配备可靠的骑兵：洪扎赫派驻五百名哥萨克边防军和近五百名的民军，卡集库木赫派驻五百名阿赫金人、塔巴萨兰人和居林人；驻卡集库木赫的民军步兵可在防御时或从该地出兵时随时召集。

六个营和尼日戈罗德龙骑兵团进驻王爷井，并把格鲁吉亚民军也整编训练好，用来防守列兹金警戒线以及整个札尔地区和卡赫齐亚。

各路队伍所到之地均可根据该地需要，让士兵从事一些劳动，但在任何地方，这些劳动都不应成为主要目的。

在洪扎赫和卡集库木赫应设立粮库，以贮备原定去该地驻扎的队伍六个月所需的粮食。

对各路指挥官无须发布详细指示，只须把主要任务通知他们，即以防守所分担的地区为主，只在敌人企图进入我军占据或负责警戒的防线时，才可进攻。切禅两路应该统一行动，因此这两路应由军衔最高的军官统一指挥。以后的军事行动将取决于主力部队在阿瓦尔的胜利，因此各路指挥官，除完成原定任务外，应等待主力部队指挥官的命令。

大军(六十个营)的先头部队一到，立即宣布大赦，推立阿瓦尔汗，在阿瓦尔和邻近的村社举行宣誓并索取人质——这些措施将迫使沙米尔进退维谷。沙米尔在达格斯坦或在切禅未必有多大势力，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不会有多少人支持他。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主要是靠军事上的胜利，而实质上每年他都能或多或少取得一些胜利，但这并非由于我们的兵力弱，而主要是出于战术的疏忽。如能按本条陈所建议的方略去部署兵力，分区驻扎、明确任务，那么

沙米尔便无隙可乘，而我军一旦进攻，必将给他以最沉重的打击，夺下安迪河右岸所有的村社，并将其并入跟他势不两立的阿瓦尔汗国。如果在我军进驻初期，即宣布大赦和主力部队进入阿瓦尔之后，沙米尔还没有失去他的势力，那么，他唯一的指望便只能是俄国人在军事行动中所常常犯的错误，当我军前进时他必将按照老办法，乘机利用我们的错误。不过我们也该变得聪明些了，应该吸取他在各个时期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再一味追求赫赫武功，而应该努力实现我国永远征服高加索各部落的目的。

如上所述，洪扎赫将根据这个目的向各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示。如果沙米尔胆敢向平原推进，就命令切禅、卡赫齐亚或者塔尔基王国的各路指挥官予以打击。光荣属于统帅全军和善于选择各路指挥官的总司令！

在推立阿瓦尔汗的同时，向南达格斯坦各部落（包括库巴县在内）发表告民众书，用适当的辞句向所有的人宣布：俄皇派遣五万大军推立忠于俄皇的阿瓦尔汗，助其恢复昔日的繁荣和强盛，阿瓦尔汗的父母和亲族皆死于叛匪穆里德派教徒和沙米尔本人的刀下。沙米尔经常以维护宗教为借口扰乱达格斯坦的安宁，其唯一的目的在于千方百计把汗和贝克^①斩尽杀绝并夺取他们的世袭财产。今奉俄皇旨意，推立某某汗之子（血缘最近的继承人）为阿瓦尔汗，同时，阿瓦尔及其邻近的村社都宣誓效忠俄皇和阿瓦尔汗，永世仇恨屠杀与迫害阿瓦尔汗国的凶手。今派遣俄国忠贞的臣民前来全力支持这个古老的汗国，因为阿瓦尔汗国是反对沙米尔的堡垒。建议塔尔基国王、各汗以及各贝克，在他们的领地上将此事晓谕百姓。凡在言行上曾协助过沙米尔叛乱的人，不论其所在部落是否已归顺，今奉俄皇旨意，均予以赦免，但从今以后，凡协助沙

^① 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突厥族的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称号。——译者

米尔及其党羽并反抗合法政权的一切城市和村社，将一律烧杀勿论，而在言行上蓄意破坏社会安宁和违抗汗与贝克的世袭权利的个人，将处以极刑，他们无论逃到何处，均将缉拿归案法办。

阿瓦尔及其邻近村社可以分批去洪扎赫宣誓和送交人质，人质须立即送往杰尔宾特。在这些村社中定会有违抗命令者，因此一俟帖米尔-汗-舒拉至洪扎赫的道路修好，军粮全部运到卡集库木赫和洪扎赫，便应立即命令阿瓦尔汗率其民军及已交出人质的邻近村社的民军在前开路，我军主力部队跟随其后，向不愿归顺的村社的主要据点进发。在这次行军中，我军应克服任何天然障碍，携带大量的野战炮以及炮台炮勇往直前。不归顺的村社多半会得到沙米尔的全力支持，估计沙米尔的援军不会太少，不过这些援军只能来自安迪亚和古姆别特两地；而奇基林和切禅，鉴于两路大军压境，决不敢擅离自己的驻地。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在洪扎赫和卡集库木赫两路之间，以及在卡集库木赫与扎卡塔雷两路之间，皆应建立秘密交通线，通过密⁸探传送重要文件，只要不吝惜金钱，这条交通线一定靠得住。

我们必须抓住沙米尔党羽的一股，给予沉重打击，以儆效尤，如果这个点选为安达拉区，那么，卡集库木赫一路则应协助主力部队作战，至于协助的方式，可视情况而定，或只调动一下军队以张声势，或直接攻打反抗主力部队的沙米尔的武装党羽和村庄。如按此计行事，卡集库木赫一路还应召集民军步兵协同行动。

如果应受惩罚的村庄是在科伊苏布林村社，那么，帖米尔-汗-舒拉部队和塔尔基民军便应以同样方式协助主力部队。但如果主力部队向位于从安达拉和阿瓦尔至安迪河之间的某个小村社进发，那么卡集库木赫和帖米尔-汗-舒拉两支部队则留守原地，加强民军，并在他们所防守的边界上加强警戒。

与此同时，切禅两支部队将接待由于宣布大赦而愿意受我军

保护的百姓。安置这些百姓的地点应在切禅前线和高加索防线之间,最好预先指定。凡被赦免的切禅人均须宣誓,并象在达格斯坦一样,经过严格选择,索取人质,人质应立即送往符拉迪高加索,符涅扎普纳雅或格罗兹纳雅。这些新人质的安置工作,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给左翼指挥官去办。说不定那些没有离开家园的部落也愿意归顺,如遇此等情形,则仍按同样办法处理,但在达格斯坦战事结束前不必任命监督官,只须选出村长同我军指挥官联系并执行他的命令。

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将根据当地情况而定,这里无法详述,但其行动应遵循下述原则:我军应全力支持瓦尔和阿瓦尔汗及其民军,并千方百计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让他们打头阵,让他们参加最激烈的战斗,尤其是白刃战。主力部队包围了指定要消灭的村庄之后,应首先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尽可能为步兵扫清道路,然后再发起冲锋,夺下村庄。冲锋时可使用骑兵和民军,以便截断一切退路,村内的人畜一律杀光,住房一概夷平。这种军事行动只能在阿瓦尔邻近的某个村社进行,也就是说,行程不超过五昼夜(估计到运载重炮的困难,每天行程不超过四十俄里),这次战役从主力部队开拔之日算起,直到返回洪扎赫为止,不超过一个月就可能而且应该结束。一旦主力部队从洪扎赫向与帖米尔-汗-舒拉相反的方向进发,沙米尔可能会趁机在洪扎赫—帖米尔-汗-舒拉一线进行牵制,但他不可能派出很大的兵力。说不定受我们威胁的村社和村庄会自动归降,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扣住所有有名望的人士作为人质,然后将阿瓦尔汗及其民军和五个营留在该村社,以便举行宣誓和接收人质,其余十五个营立即返回通往帖米尔-汗-舒拉的大路,迎击沙米尔。估计沙米尔定会用相当数目的军队防守忠实于他的村社,因此他派到我们来往的道路和交通线上进行牵制的兵力不会太大,因此保护这条通路,只要派遣五个营和阿瓦尔汗

以及他的部分民军就足以应付了，而主力部队则可仍按上述部署继续炮击，甚至不必等那五个营返回就发起猛攻。不言而喻，主力部队从洪扎赫出发之后，直到返回洪扎赫为止，去帖米尔-汗-舒拉路上的一切运输均应停止，只许骑马的信使传递文件。如果沙米尔在这个时候决定在切禅、卡赫齐亚或塔尔基王国进行牵制，这时只须让原派驻该地的部队予以还击即可，而主力部队则仍按既定方案行事。我军主力如此众多的兵力进驻深山，就足以平息塔尔基王国、阿库沙村与美赫士林汗国任何支持沙米尔的阴谋骚乱，而且告民众书也必然会发生一定影响，沙米尔必然会被拥护我们而¹⁰又得到帖米尔-汗-舒拉部队支持的人赶走。

自主力部队从帖米尔-汗-舒拉向洪扎赫出发之日算起，所有这些军事行动将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这次战役即使不能彻底肃清沙米尔在达格斯坦山区以及在切禅的势力（从目前情况看来，应该作这样的估计），至少我们也可以获得受沙米尔影响最大的各村社可靠的人质，而将来只要对达格斯坦治理得法，必然会逐渐铲除沙米尔的影响。不过，为了此事我们既然已新派出三个师，就决不能就此罢休，因为按照上述办法绥靖达格斯坦仅仅是 1844 年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

在毁灭不归顺村社中的一个主要村庄之后，我们在推立阿瓦尔汗时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毫无疑问都会得到实现。但是在安迪河对岸尚有安迪亚、古姆别特和伊契凯林人的村庄，如果这些地方不迅速接受赦免，就必须用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因此，第二阶段应采取如下方略：

主力部队返回洪扎赫之后，便应向全达格斯坦宣布他们这次进军的原因和结果，并说明对沙米尔党羽所给予的惩罚，以儆效尤。而卡集库木赫一路可派一定数量部队驻守卡集库木赫，其它部队则率领所有民军出发，经安达拉赫去洪扎赫，行军时要注意选

择在这两个据点之间便于铺设道路的路线，并且在安达拉赫村社里寻找一个适于修建堡垒的地点(当然是在大村庄中)。如果根据情况需要保证这路部队行军安全，可由主力部队派出六个营偕同阿瓦尔汗及其民军前去接应。同时，主力部队应准备向安迪亚进发，并且预先派人去该村社送交文告，命令他们执行政府的一切要求，即宣誓效忠和永远仇恨沙米尔及其党羽，并交出我们所指定的人质。

8 月末或 9 月初，当卡集库木赫部队开到洪扎赫驻扎停当，并
11 把民军遣回卡集库木赫之后，主力部队便应从洪扎赫出发，抄近路直奔安迪亚，一路上要为拖运各种口径的大炮铺平道路。在安迪河渡口建立一个临时粮秣站，派两三个营和部分阿瓦尔民军防守，等主力部队渡过安迪河之后，这些人员便划归卡集库木赫一路统辖和指挥，卡集库木赫部队应与安迪河上防守粮秣站人员经常保持联系。

如果安迪人肯于执行政府的一切要求，那么，主力部队通过该地区时，便应修筑直通美贺耳塔的道路，同时立即派人将同一文告送往古姆别特，但在任何情况下，不论使用不使用武力，都应该向美贺耳塔进发，在那里安营并保持同安迪河上粮秣站的联系。当主力部队到达安迪河上时，帖米尔-汗-舒拉部队应向契尔凯伊进发，这两路之间的联系应由科伊苏布林的最可靠的民军担任，通过安迪河各据点上设立的哨所，沿河传递情报。位于科伊苏布林边界与主力部队渡河地点之间的安迪河右岸的各个小村社，定会象与阿瓦尔毗连的村社一样，向我归降。

帖米尔-汗-舒拉部队抵达契尔凯伊后便遣回塔尔基民军，令其驻守吉姆临山脉，然后召集萨拉陶民军，其兵员主要应来自契尔凯伊以及其它村庄的村长。当主力部队逼近美贺耳塔时，帖米尔-汗-舒拉部队应从契尔凯伊开拔，进驻布尔杜耐高地。如果情况允

许,甚至可下山进驻阿尔古安,或者驻守萨拉陶山脉。主力部队渡过安迪河时,必须从科伊苏布、安迪亚和该河右岸的其它各小村社里尽量多召集可靠的民军一起行进。但阿瓦尔汗和阿瓦尔人应留驻阿瓦尔,归卡集库木赫部队统辖。

主力部队在美贺耳塔取得人质,并让古姆别特人举行宣誓之后,便可得到关于切禅民心与沙米尔情况的最详细最可靠的情报。沙米尔在达格斯坦失势后,可能潜伏在伊契凯林人及其邻近部落¹²之中。我们应该根据这些情报和在这之前对安迪亚、古姆别特和萨拉陶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来决定下一步的部署。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部落一定乐于摆脱沙米尔强加给他们的枷锁,他们一旦亲眼看到我们的兵力强大,必然都愿意跟着我们走,协助我们完成讨伐沙米尔的任务,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行动和指令跟他们的利益和风俗习惯毫无抵触时,更乐于听命。他们交出的人质须经契尔凯伊送往帖米尔-汗-舒拉。

如果上述部落的民心是向着我们,则不必等到深秋,10月就可向伊契凯林人的地区挺进。在这种情况下,主力部队可把留守安迪河上的两个营调回,再从帖米尔-汗-舒拉部队调来四个营(余下的人连同伤兵病号和多余的辎重送往契尔凯伊),总共二十四个营,带上十二天的口粮从美贺耳塔出发,直捣切禅,但在大军到达之前还应再次派人去切禅送交文告,要求他们执行政府提出的要求,并告诉他们大赦机会不可错过。

在这期间,切禅两路在前线已驻扎六月之久,不必费力就可完成指定他们修建的工程。在这段时间内,尽管地形有利,他们甚至都没得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机会,他们在那里也许还没能使当地部落在政治上产生对我有利的变化,但是,他们驻在该地本身就足以达到主要目的,完成主要使命,即守住战线,保护归顺我们的部落,从而使沙米尔无机可乘,无法继续保持其势力。

如果发现安迪人、古姆别特人和萨拉陶人不可靠，则不宜令其协同作战，主力部队就不应再向切禅进军，应当取道阿尔古安和布尔杜耐，去符涅扎普纳雅，而帖米尔-汗-舒拉部队则应解散萨拉陶民军，然后返回帖米尔-汗-舒拉。原来留守安迪河的两个营，可调回洪扎赫，并入卡集库木赫部队。这样一来，主力部队从美贺耳塔开拔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我们和善于穿行密林的大批山民一起于 10 月份给予沙米尔以最后的打击，并且无须切禅两路专门协助；切禅两路如果对顺利前进有充分把握，不妨稍稍向前推进一些；第二：主力部队在符涅扎普纳雅附近安营扎寨，等到深秋，即 11 月中旬再向切禅进军，切禅两路也同时行动。

主力部队可利用这个休整期储备干草，而洪扎赫部队（以前的卡集库木赫部队）则应把一切多余的辎重、野战炮和炮台炮送至帖米尔-汗-舒拉，只须留下山炮即可。

11 月中旬，当切禅两路同主力部队将向切禅出发之前，洪扎赫部队应进驻美贺耳塔，帖米尔-汗-舒拉部队则取道契尔凯伊进驻布尔杜耐，并预先放出风声，说他们奉命取道美贺耳塔进军切禅。这两路部队可号召安迪人、古姆别特人和萨拉陶人组织民军，协助作战。安迪人和古姆别特人的募兵地点是美贺耳塔，萨拉陶人的募兵地点是布尔杜耐。特别号召他们要用武力去击退沙米尔及其党羽的侵犯，与此同时，第四十一营从三个不同的地点进入切禅，这时树叶已经落光，在森林地带不会再遇到巨大危险。

切禅两路前进速度不宜过快，他们应当利用民军和忠于我们以及投靠过来的切禅人，尽可能保持两路之间的联系；但主力部队应该尽可能迅速地到达别洛伊，并立即与美贺耳塔和布尔杜耐的部队取得联系。如果形势需要，洪扎赫部队可从帖米尔-汗-舒拉部队调来几个营，按照当时的情况确定进入切禅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安迪人和古姆别特人都会热心协助我军。

到那时,对顽固不化的切禅人一律格杀不论,以儆效尤。他们的家眷由于天气寒冷,无法在森林里藏身,势必也要被斩尽杀绝。只许民军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家眷;而我军则利用搜到的粮食尽量多驻几日,比如原来只带十二天的口粮,现在却可能住上十八天,这样的例子过去曾屡见不鲜。不过不应到处和经常实行这种屠杀¹⁴政策。大军开到之前,必先送交文告,凡幡然悔悟,立即派出村长和人质迎接大军者,均应予以赦免。一旦得知沙米尔潜伏的地点,一定要要求把他和他的亲信,以及俄国俘虏和劫去的俄国枪支全部交出,我们可保证给沙米尔留下一条活命,但要把他送到再也不能危害高加索的地方去。可以断言,即使他不死于愤懑的民众之手,也一定会被交出来。

一旦切禅发生对我们有利的变化(这不应只理解为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包括部落的归顺),应当立即从切禅内地派遣第十九步兵师,根据当时的季节,选择最好的道路,直赴帖米尔-汗-舒拉,并立即设置一个管辖全境的达格斯坦临时公署,责成该机构支持并维护领主和贝克的政权和威望,因为他们是我们统治的有力支柱,不可再象以前那样肆意加以侮辱和削弱。第十九步兵师的队伍可根据这个地区新成立的机构的安排,驻在帖米尔-汗-舒拉和库巴之间便于提供给养之地过冬。第五军和第二十步兵师的队伍,或是从切禅内地开赴防线,或是各部直接开赴指定的过冬营地,或是仍按原来的各路转移,这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大部分增援部队必须留守符涅扎普纳雅与符拉迪高加索之间,直到明春为止,以便在整个冬季都能对切禅人施加压力,从而迫使他们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一切要求。

这里不妨再重复一下关于设立管理地方和军队的总署的设想。这个总署可统辖防线左翼、符拉迪高加索要塞和全达格斯坦,总署可设于符涅扎普纳雅要塞。如果设立这个新机构有困难,那

么至少也要赋予左翼司令官以全权，把符拉迪高加索要塞交给他管辖，并向他发布特别指令，责成他同达格斯坦新设的分署建立密切联系；后者从今以后可不必再归距离遥远的高加索防线司令部管辖。

- 15 如果我军经八个月的奋战之后，沙米尔还未被打死，而且也没有落到我们的手里，仍然潜伏在我们的告民众书和我军难以达到的部落中间（即在切禅和达格斯坦最西部的山区地带），那么，达格斯坦与左翼的长官便负有彻底追剿的特殊使命，一定要在冬季之内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追缉沙米尔及其党羽。但与此同时，这些单位在同山区各部落的来往中，务必采取明智态度，以便在开春之前的几个月内，不仅能肃清沙米尔的一切影响，而且还能激起山民对沙米尔及其党羽最强烈的仇恨。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既采取明智态度，而又积极行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怕花钱，这样便无须再派五百人赴山地远征。这一次的额外开支不论数目多大，无疑要比第二次远征少得多，可以说是无法比拟，况且第二次远征再也不会象我强大兵团初次在山区出现时那样给山民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同时也不应忘记，如果说对顽固不化的山民有必要加以惩罚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杀一儆百，要想把山民斩尽杀绝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行动使山民感到在我国统治下并不会生活得更好一些，或者只能是破坏他们传统的风俗习惯，那必然会激起他们的反抗，而继续这种战争，只会使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无法估计的巨大牺牲。

上述方略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地势、季节、军队的士气以及我们所要对付的各部落的民心等等，因而建议采取逐步清剿的办法以求得战事的圆满解决。否则，不论派出多大的兵力，也难免不遭到失败，如果五万人败下阵来，就得派出十万人去挽回败局。

在这份方略中没有提到给养问题，主要考虑到在防线上以及

帖米尔-汗-舒拉与库巴无疑已为派往切禅和达格斯坦的全部军队准备下了全年的军粮；至于往山区各路驻地的粮秣站运输粮食问题，各团可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自行解决。大军进入山区时，估计每营士兵为六百名，如果高加索军团的补充部队能陆续来到，则每营士兵可能增至八百名，但在少数队伍中士兵的数目还可能有所减少。总之，本方略所作的估计完全符合政府为此地战事所派出的庞大兵力；不过考虑到今年外高加索其它地区也特别需要军队，因此我们按照上述方略分布到各个地点的兵力，有可能要减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本方略也注意到了沿岸防线和高加索右翼的兵力部署。根据对当地部落民心的了解，已经开到的补充齐全的部队，再加上现在驻在第三分区的第十九步兵师的一个补助营；对今年的沿岸防务来说，就已足敷使用了；而在高加索右翼则配备有补充齐全的田巾步兵团与已驻在该地的、也补充齐全了的一些边防营，以及所有足额的黑海部队和六个哥萨克边防团，这也就足够了。但在春夏两季，如有意外情况发生，需要临时加强我军右翼兵力时，便可从暂无战事的切禅两路，尤其是符拉迪高加索一路，调来六个营，但在 11 月之前，务必返回原驻地。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应该把修筑从卡集库木赫，经安达拉赫直通洪扎赫的道路以及在安达拉赫建造堡垒事宜，列入绥靖达格斯坦的总方略之内。至于来年(1845 年)应该采取何种方略，完全取决于今年的战事顺利与否，因此不便在此多谈。上面已经说过，这个防御工事和道路应该在 1844 年勘察定案。1845 年春，第十九步兵师即应派出两支队伍（每支六个营），5 月开始修筑这条道路；一支队伍从洪扎赫修起，另一支从卡集库木赫修起，在指定修建防御工事的地方会师。这个工事要供一个营驻防，因而运输材料和雇用邻近民工绝不应吝惜金钱。

如经实地勘察，也许会认为有必要从洪扎赫经安迪亚或古姆

别特铺一条直通防线的道路，并在这条路的一些重要地点构筑工事，同时在安迪河上建造一座坚固的大桥。造桥无疑十分有益，但当年无法完工，而需要几年的时间。修建这样一座大桥不能不考虑到切禅人的民心向背，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切禅人仍然十分仇恨我们，相当顽固，况且从安迪河到切禅前线一带情况我们还很不了解，所以这里没有必要对此事妄加议论。

2 试论俄罗斯帝国大致平均财富 并废除农奴制而不引起国内动 荡之可能性

(1846 年)

我无意中翻开各国的历史，顺便浏览了一下各民族的发展过程，清楚看到各民族都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的，都是同样地诞生、成长和灭亡的，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在任何时代，国家变革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在任何时代，一切君主国家的统治者往往都看不到百姓思想的发展，不能及早设法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而总是落后于时代，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适应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他们从不了解民情，这就是一切国家中发生动摇国家整个根基的变革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变革往往都是恐怖而残暴的，因为愚民尚未开化，一旦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其疯狂行动便益发不可收拾。

考察民情激愤，行动越轨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点：

1. 没有不动产；
2. 百姓穷困；

3. 国家赋税摊派不公；

4. 某些阶层的特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看来只有尽可能平均社会财富，把全国土地尽可能平均分给百姓，才能导致国泰民安。百姓取得了不动产，作为商业基础的信贷才能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于是国内将不再有无产者（扰乱国家¹⁸治安的歹徒的主要工具）。国家赋税将视每个公民的财产多寡进行摊派，从而使国家的每个成员，亦即每个公民都能得到发展才能、受到教育的机会。人人得以按其才能担任治理国家的职务，天才再也不会被埋没，人人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那时，案件便可开庭公开审讯，律师与陪审员无论在道德上或智力上都有较高的水平，于是因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滥用国法的行为也一定会被消灭。

俄罗斯帝国的贫穷，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贫穷。我国没有无产者，也不应使之产生。俄国的贫穷是整个国度的贫穷，上自沙皇，下至牧人。我国沙皇并不象其他国王那样，储存大量财富，以备不虞。我国皇帝的财富与福祉，同百姓的福祉休戚相关。如果不幸，俄国财源枯竭，物资匮乏，国家陷于贫困，那么，不仅百姓遭难，而且所有各阶层都将由于百姓的贫困而遭难，尤其是社会上层将首当其冲。俄国自然资源十分富饶，具有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土壤也是多种多样，俄国人民勤劳而有智慧，因此，俄国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陷入贫困的境地。它若是濒临这一苦难深渊的边缘，那只能归因于对国家的错误见解，对治理国家完全无知，也可能是由于不顾国情而一味盲目仿效外国所致。在 1820 年以前，俄国是农业国，盛产粮食，从未有过贫困之感。它经历了铁尔西特和约、^①经历了伟大的 1812 年，各阶层人民饱受国难之苦之后，终于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然而，自从康克林伯爵掌管财政部以来，便执意

① 俄法于 1807 年签订的和约。——译者

把俄国变成一个纺织业发达的国家，真是贻害无穷。于 1820 年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关税的制度。于是俄罗斯俨然以一个纺织业发达的国家出现在惊喜交加的欧洲各国的面前！资本家被这位大臣的错误见解所迷惑，纷纷投资开办纺织工厂。政府为了支持他们，便

¹⁹ 禁止外国产品进口，外国也开始寻找抵制我国产品的办法。于是，我国的粮食和一切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便衰落了，农产品滞销，价格猛跌，农民无利可图，随之农业本身及各种副业也趋衰落。土地所有者一年年贫穷下去，国内贸易几乎陷于停顿。由于产品滞销，堆满了厂房，商人纷纷破产，由于不得不想法缩减工资，把贬值的硬币支付给工人，但求维持住工厂。这样一来，工人得到的工钱既不能养家，更无法缴纳赋税。近二十年来，国有农奴累欠税款的数目已相当可观。从 1820 年，即从保护关税制度实施之日起，国债每年都有显著增加。国家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开支过去就不断增长，现在仍不断继续增长，而俄国的财源却日益枯竭。政府为了弥补赤字，除借外债和借内债（即大量发行纸币）以外，别无他法，但这绝非长久之计，迟早总要陷入绝境，从而导致毁灭性的全民破产。俄罗斯帝国面临着这个可怕的深渊，是由康克林伯爵一手掘成的，保护关税制度便是他的铁锹。然而，皇天有意庇护俄国，没有让它堕入这个不幸的深渊。尽管国家处境危急，尽管俄罗斯帝国大厦的根基横遭破坏，只要俄皇略加垂顾，俄罗斯将如火中再生的凤凰获得新生；并且更加强大，更加昌盛。沙皇的垂顾将轻而易举地使衰落的国家复兴，从而重新使之变成丰衣足食、国泰民安之邦，凡是由于对国家的错误见解所引起的民生凋敝现象，都将得到复苏，使百废俱兴。俄国财富的主要源泉在于农业，政府只要理解到这一点，允许外国纺织品自由输入，就很容易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外国人一定会根据两国的协议和他们的利益，按照与我国购买的商品相等的数额，免税进口我国产品，作为交换。这样一来，我国

的纺织工厂当然要衰落,但是,难道不可设法对遭受亏损的工厂主²⁰予以补偿吗?难道为了使几家工厂短期得以苟延残喘,就可以牺牲整个国家吗?在普遍破产的情况下,工厂主能继续支撑下去吗?如果农产品畅销,粮食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回升,使农民有利可图,如果俄国出产的粮食、酒精以及其他产品得以自由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一倍,那么,每个土地所有者必然乐于拿出一俄亩的收入来补偿工厂主和弥补国库因失去关税收入而蒙受的损失。那时候,农业就会兴旺起来,农业的各部门都会得到发展,国内贸易必将日趋活跃,这样一来,俄国将不会辜负大自然的恩惠,一跃而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

只要细心观察,就不能不看到,俄国百姓正积极要求回到中世纪末的平民生活;就不能不听到低沉的,暂时还处于地下的不那么强烈的冲击声;就不能不看到俄罗斯帝国大厦的裂痕;就不能不为俄国的前途而痛心疾首。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实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这种情景就发生在本世纪,我们记忆犹新,而康克林之流竟然如此冥顽不化,非将俄国百姓拖入此苦难深渊不可!

俄罗斯帝国现在立即采取措施还完全来得及摆脱这场灾难,不仅可使国家不受到破坏,各阶层人民不遭受欺凌,而且还能达到其他国家经过千万人的流血牺牲和君主的恐怖才能达到的目的。

俄国是由贵族、商人、小市民、神职人员、国有农奴、农奴以及新规定的无限期休假的士兵所组成的。

贵族和商人均享有财产权,并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所以,他们仍应保持他们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不能也不应有所改变。

神职人员在俄国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这与基督教本来的教义相悖。本来在基督教里,每一个愿虔诚信奉上帝的人,都应该有权利尽自己的天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大学里设立神学讲坛,通过这种办法,使人人都有可能献身于宗教;通过这种办法,

21 可以直接消灭神职人员阶层。上帝的教堂不再是神职人员的世袭财产,可以让神职人员加入商人阶层、行会,或者算作自由农民,在人烟稀少的省份里把土地免费分给他们。

小市民在我国纯粹是百姓的祸害。属于这个阶层的人没有任何固定职业,既无手艺,又不会经商。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偷物盗马乃是他们唯一的营生。他们都是道德败坏、桀骜不驯、淫乱已极的人。但最糟的是,他们通过与愚民的经常往来,直接把他们引入歧途,引诱他们犯罪。因此,为了尽可能维护社会风尚,必须铲除这个阶层。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划出第四等商人,凡有资本的小市民均须归这一等;其余从事手工业或其他职业者,诸如厨师、马车夫,仆人等等,则必须加入行会。行会理事会应置于杜马之下,由市内各行各业的工匠选举出三名会长组成。(1) 凡没有行会理事会证明文件者不得雇用;(2) 未经申请人现在的业主或主人同意,行会不得发给证件;(3) 行会理事会有监督权,任何会员均不得游手好闲或从事非其本行的营生;(4) 凡控告行会工匠的案件均由理事会审理。理事会在审理行会工匠的案件时,有权给予处分,直至开除会籍,但开除的决定须经出席的会员投票表决。一经表决通过,可根据刑法将被开除者送交省公署处理,或流放到边远省份或送去当兵,送去当兵的既可计入应征数之内,也可不计入;(5) 任何会员倘有欺骗行为或不履行合同,均由行会负责;(6) 如果行会理事会对行会会员的控告裁决不公,会员有权上诉;(7) 行会的每个会员应为自己和自己的雇工向行会缴纳会费,每人五十戈比银币。会员的会费作为行会基金,基金可按官定利息借给会员,以帮助遭到不幸的工匠。

其余的小市民一律送往边远省份作自由农民。

在目前实施农奴制的情况下,设置无限期休假的士兵对国家危害极大。一个完全脱离开家庭的士兵,一旦回家定会觉得格格

不入，因而彼此之间很少能和睦相处。而走进地主庄园的士兵根本不服从管辖。他们以自由民身份生活在农奴中间，既不受上司的严厉管束，又不担任任何职务，同时又不肯从事任何劳动，加之每年都要在农忙季节去参加检阅，于是他们整天游手好闲，酗酒肇事，而且常常私自卖酒。地主庄园闹事，他们却常常是祸首。

国有农奴既不属于农奴，也不属于自由农民，而是一种独特的阶层。他们既没有公民权，也没有不动产，然而，财产权乃是人生的主要动力，不动产乃是促使每个公民保障国内安定和拥护合法政权的可靠保证。有鉴于此，可将土地按省内现有价格折半卖给他们，作为私有财产，每个纳税的男人卖给官亩两俄亩，从而将国有农奴变成自由农民。除这两俄亩之外，如果自由农民还想购置一些土地，政府可按私人买卖土地的价格卖给他们。国家可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收回农民应交的地款，今后这笔债务则由自由农民负责偿付银行，于每年纳税时同时缴纳。

国有农奴可于八年内分批过渡为自由农民。这样一来，银行在支付自由农民抵押土地的地款时，不致产生困难。毫无疑问，绝大部分农民一旦确信土地将变成他们自己的财产，从而摆脱国家财产局的管束，他们就会拿出钱来偿付地款。

如有的省份土地少，按每人应得数量不够分配，农民便可迁往²³土地多余的其他省份。自由农民购置土地时，每个男人只限购四俄亩。自由农民出卖土地时，只准卖给自由农民，不许卖给其他任何人。但自由农民有权在全国各地向一切阶层购置土地，只要每人平均不超过四俄亩。

自由农民享有现行法令所规定的经商权，以及不动产所有者的一切权利。

国家的全部赋税可按财产，即按每户所占有土地的亩数分摊，如果缴不上税款，各户便以其不动产作为抵押。

因缴不上税款而被查封地产的农户，由政府监管一年。如一年期满仍无力缴纳所欠税款便将其土地拍卖，售与自由农民。如果该农民并非因遭到某种不幸事件而破产，而是由于懒于农业或道德败坏，则令全家迁往西伯利亚。

兵役义务仍然由原来那些阶层负担，仍然按现行条例处理，但应该规定服役期不超过十年，这样作，征兵问题以及婚姻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农奴制是一种可耻的现象，有损人类的尊严，俄国现在既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就不应容忍这种制度存在。这种制度应该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公正斥责。

农民处于农奴地位，不但没有公民权，而且过着非人的生活。政府早已见到大部分俄罗斯后裔的处境极不合理，曾采取各种办法逐步消灭野蛮时代的法权，不久以前还批准了农奴天赋的权利——父亲对子女的权利，从而废除了农奴主通过可耻的买卖拆散农奴家庭的权利。政府颁布的最后一项关于义务农民的法令，本想推动农奴的解放，但是，这项措施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它既没有使地主满意，也没有使农奴满意。地主不满意的是，他们24 的物质福利不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直接依赖于县警察局和省公署的好恶予夺；农奴则认定政府已决意解放他们，并允许他们取得土地，因此对任何其他条件就一律不加理睬。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反对地主，而地主对农民来说，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但农奴不同意这项于他们十分有利的建议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愿意受国家财产局的管辖；农奴的这种心理多少支持了地主的势力。即使这种措施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农民对新的处境一经习惯之后，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跟地主既然是平等的公民，为什么要为他们出徭役呢？因此，势必会要求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枷锁，与此同时，他们自然会要求取得不动产，即土

地。在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与加里西亚发生的事件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达到这个对各阶层都有益的目的，唯一的办法是：允许地主解放农奴，把他们变成自由农民，而无须征得农奴本人的同意，因为地主庄园里所有的农奴不能认为都同样正直，同样勤勉；敷衍塞责，懒惰成性的人并非没有，而他们永远也不会同意作自由农民，因为那样一来，地主的粮仓再也不会向他们开放了，这一点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解放农奴非经所有的农奴同意不可，那么显然，为数不多的坏蛋就会剥夺其余农奴的自由权，因为地主既无权把这些坏蛋从自己的庄园里赶出去，又不能只留下这些坏蛋，所以应该允许地主解放农奴而无须取得他们本人的同意，但必须遵照下列规定：

(1) 地主有权安排农奴迁移事宜，但不得将他们迁往不毛之地；

(2) 地主须发给每个纳税的男人官亩一俄亩半土地，永远归其所有，并可传给子孙后代，但不得将大块贫瘠的沟壑及无法排水的沼泽地分给他们（否则，排水费用应由地主负担）。如果有的地主庄园平均每人不到四俄亩土地，则每人发给一俄亩土地；

(3) 农奴既得到可传诸后世的地产，便要偿还救济会的债务：省内的一等地每俄亩付三十三卢布银币，二等地付二十五卢布银 25 币，三等地付十五卢布银币；

(4) 此外，每一百名纳税的农奴应当出男女工各二十名（不携带马匹），供地主使用，伙食由地主供给，每人每昼夜三俄磅烤面包，八分之一俄磅牛油或四分之一俄磅腌肉、六俄钱盐和十五分之一俄升米，此外，每年付给每名男工二十卢布银币，女工八卢布。男工和女工的年龄均不得超过四十五岁和小于十八岁；即将临产的孕妇，带吃奶婴儿的母亲、残废和病人均不得充数。每天的工作

时间安排如下：从早晨4点工作到8点，8点到9点吃早饭，9点工作到12点，12点到下午3点吃午饭，下午3点一直工作到8点。

(5) 地主有权随时更换男工或女工。农奴要更换男工，必须等到年终更换，女工则须等到月末；

(6) 这些男工和女工应受地主的直接管辖，地主有权监视他们的行为，并有权惩罚他们，每次惩罚可答十五下。如果他们不服从管辖或犯有严重罪行，县警察局可根据地主的起诉，立即予以法办；

(7) 农奴对地主所负担的义务，以十五年为限。过此期限，农奴不再为地主出徭役；

(8) 如果合同中所规定的农奴对地主的义务超过上述限度，农奴解放问题则需依现行有关法令处理；

(9) 农奴如果不履行第3,4,5,6条所规定的条件，地主则有权自行雇用男工和女工，工钱由农奴负担，并由全村具结担保。这笔工钱须在缴纳一切赋税之前交清，并由县警察局严格监督；

(10) 按照规定应完的储备粮，应全部交给村长，不得拖欠。

(11) 农奴迁移时，黑麦地必须播上种。农奴应得的粮食仍归²⁶ 其所有；如果这些粮食不够一年食用，所缺数量则由地主补足；

(12) 救济会有责任向自由农民索取应付的债款，未偿清的债款由地主承担，可用地主余下的土地作抵押；

(13) 在清算过期未付的债款时，不必要求付清全部利息，可将未偿清的部分加到地主应承担的债务上；

(14) 自农奴解放成为自由农民之日起，无论农奴或地主均须交纳四分利息，另外一分偿付本金。

(15) 收取利息与追缴未偿还救济金的债款事宜，可按照国有农奴转为自由农民的规定行事，并补充如下：凡购置拍卖土地者，

必须偿付原主一切未完的课税，担负原主应对地主担负的徭役。顺便说明一下，一百个农奴只要用地主付给二十个人的工钱，就足以偿付救济会的债务利息及一切贡税。

只要贵族稍加注意，他们便会看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不稳定，他们同农奴的关系已危如累卵，他们的农奴的思想已远非昔比，在此情况下，他们无疑会乐于同意根据这项对双方都有利的条件解放自己的农奴，使之成为自由农民。这样一来，不消二十年时间，农奴的名称就会从俄罗斯的乐土上彻底消失。那时候，我国将拥有近三千万有土地的农民（包括国有农民在内），他们都是真正的公民，祖国的忠实儿子。

在取消论功分封土地的规定之后，国家便可把土地卖给日益增多的自由农民阶层，因此凡是气候条件良好、植物生长密茂、目前还荒芜的土地都将住满自由的人们。

国家用这种办法出卖土地，可获得两亿多卢布银币。士兵在服役十年期满之后，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回到自己家里，不再象是一个外来人，而是家庭真正的成员。他们再当上五年无限期休假士兵，同样会是一名对国家有益的成员。由他们所组成的后备军，就不再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寄生虫，而是真正的公民，自己27财产的保护者。

国家将被划分成许多规模不大的农场，从而使耕作技术达到最高水平。对购买土地的数量有所限制，就可防止地产和财富过于集中，从而铲除导致每个国家灭亡的制度和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的根源！百姓由于获得不动产而取得了公民身份，从而有可能受到教育。教育的光辉一旦照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得到新生，原来被奴隶制度所扼杀的道德种子，将会在他们身上蓬勃生长。

这些办法一定能消灭国家贫困的根源，建立一个人才荟萃的王国，从而实现文明世界，人类真挚友好的美好理想。

3 致费多尔·巴甫洛维奇· 符隆钦科^①

(1848年5月19日,伊尔库次克)

早在我路经莫斯科时,主要是在恰克图经商的莫斯科商人和向该地销售自己产品的纺织工厂主,就向我陈述了这种贸易的现状和现行条例使他们备受限制的种种原由。他们曾荣幸地向阁下呈递过彻底整顿这一贸易的意见书。但是,由于我没有接到您对此事的指示,无权提出我的见解。不过,凡我所得到的恰克图方面由于同中国互市而引起骚乱的确切消息,均已荣幸地呈报阁下。最近我又收到一些莫斯科商人寄来的呈文,请求对他们在恰克图的贸易予以重视,谨将此文原件附上。

我到职视事未久,对自1800年开始实施的恰克图贸易条例应
28 否更改一事妄加议论,恐不合时宜。但是,根据当地人士对此事的看法,我可以断言,我国手工业与工业的如此重大利益,绝不能置于目前这些人的手里,任其不负责任地发号施令。

我十分了解恰克图当地商人的阴谋诡计和海关的活动。虽然经官方侦查能把这些情报全部查实,并据此对违法者加以惩办,但是由于上述情况,恰克图贸易已日趋萧条,我国手工工厂主正遭受亏损,而黄金白银已经流入中国,如果我在恰克图得不到与治理东西伯利亚其他地区同样的权力的话,黄金白银还将继续流入中国。

^① 财政大臣。

4 致财政大臣^①

(1848年7月25日,第37号,伊尔库次克)

4月26日两封复函及函中所附供我草拟采金业税收新方案时参考的公文均已收悉。阁下命我至迟于1849年年前数月内将方案呈上,对此首先理合作如下说明:

在3月9日致阁下的信件中我曾申明,在有关采金业的总方案拟就之前,不宜颁布新的采金业税收法。当时我所说的拟定方案,就是要拟定一份包括对东西伯利亚国家财富的这一重要部门的整个改革在内的方案,而不只是税收问题。自从我到任以来,一直忙于拟定此项方案的工作,凡是地方上可资借鉴的表报资料都已一一参阅,对我的方案作了反复研究、补充和验证。

在3月9日的那封信中,我曾荣幸地向阁下报告,东西伯利亚²⁹私人采金业由于种种原因正日趋萧条。根据实际情况,我日益相信,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种种规定和整个生产体制,以使采金业得到正确合理的发展,而一味千方百计提高税收,则势必阻碍采金业的进一步发展,无人再去探查和发现新矿,而目前新矿的探查和发现,已属罕见。

鉴于东西伯利亚目前的黄金开采量(年产一千四百普特)并未导致黄金跌价,而且这些黄金不仅对帝国有益,且为帝国不可或缺之物。我认为,政府应当考虑的不只是税收问题,而且应该考虑全部一千四百普特黄金。这些黄金已经或应该全部归政府掌握,至于私人所得部分,则可以以纸币换取。其次,鉴于黄金一经收入国

^① 费多尔·巴甫洛维奇·符隆钦科。

库，政府便获得按照比现有黄金价值多两倍的数量发行证券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每个银行都有的)，而不必担心证券贬值，窃以为，政府最关心的应该是保持现有的黄金开采量，并使之继续提高，直到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下跌为止。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正拟定前面所提到的方案。可是我对税收问题也未稍有疏忽，我要使东西伯利亚私人采金业上缴国库的税款不仅高于目前的数目，而且超过阁下寄来供我参考的方案上所规定的税额(甚至包括某些金矿可能纳百分之五十的税在内)。

尽管如此，为了完成阁下4月26日复函中命我仅就采金业税收事宜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的任务，特将来函附件同我所掌握的有关资料作了比较，我认为最合理的征税办法是按照一百普特沙子的含金量收税，而不是按照金矿的开采量收税。

30 前此，我曾荣幸地同西西伯利亚总督在阿钦斯克会晤，商谈此事，他基本上同意这一主张。

这一主张的根据简单而明白，试陈述如下：兹有金矿主甲、乙、丙等人，着手开发已经勘察过的金矿。他们的投资数量相同，雇用工人，养活和管理工人所支出的经费数量相同；这三家的工人所采掘的含金砂数量相同，而且淘金方法也相同，但是每一百普特砂子所所得的金子数量不同：甲是一俄钱，乙是两俄钱，丙是四俄钱，丁是八俄钱，等等；开采黄金的多寡，只能靠运气。然而，政府应该主持公道，平衡采金者的收益，^① 尽管国家有无限权力向在国有土地

^① 阁下寄来的一份公文对金矿主收益的计算是错误的。公文中说年产一百六十普特黄金的金矿赢利最小，其依据是每开采一普特黄金需要十五名工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规模小的金矿如果含金量也很小，每开采一普特不止要十五个工人，而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年产一百六十普特的金矿(这样的矿在东西伯利亚只有一家，即戈鲁勃科夫先生和库兹涅佐夫先生合营普拉东诺夫金矿，住在圣彼得堡的别纳尔达基中尉现在也加入了这个公司)则不然，如1847年开采一百六十六普特黄金，仅仅用了八百零五个工人，平均每一普特不到五个人。如果根据这个资料来校正公文中的计算数字，那么，年生产费用就不是八十四万，而只有二十八万，流动资金的比例就不是八万四千卢布，而是二万八千卢布，至于赢利，即使在该矿上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看来也不止四千卢布，而是六十二万卢布银币，换句话说，相当于投资的百分之二百二十以上。

上开设之金矿征税,但没有理由庇护幸运者。

不言而喻,在投入劳动力相同、开支相同的情况下,采得两俄钱黄金的要比采得一俄钱的多得一倍的利润;采得四俄钱的又比采得一俄钱的多得三倍,余此类推。

为了鼓励探矿,我并不反对必须使幸运者有利可图,但是,我认为可以让他们从自己的收益中拿出一半缴纳国税。因此,谨以含金量只能抵偿开采费的金矿为基础,提出如下的税收一览表: 31

类 别	一百普特砂子 的 含 金 量	由于含金量高, 金矿主比第一类 多得的利润	多得利润中应 上缴国库的黄金	应上缴国库部分 的百分比,包括 基数 5% 在内
1	1 俄钱	—	—	5%
2	$1\frac{1}{2}$ 俄钱	$\frac{1}{2}$ 俄钱	$\frac{1}{4}$ 俄钱	21%
3	2 俄钱	1	$\frac{1}{2}$ 俄钱	30%
4	3 俄钱	2	1 俄钱	38%
5	4 俄钱	3	$1\frac{1}{2}$ 俄钱	43%
6	5 俄钱	4	2 俄钱	45%
7	6 俄钱	5	$2\frac{1}{2}$ 俄钱	47%
8	7 俄钱	6	3 俄钱	48%
9	8 俄钱	7	$3\frac{1}{2}$ 俄钱	49%
10	9 俄钱以及多 于此数者	8	4 俄钱	50%

附注一 第一类(含金量为—俄钱)作为其他各类的计算基础,即—俄钱含金量,除抵偿生产费用之外,只应纳税百分之五。1847 年,整个东西伯利亚这类金矿共开采黄金四十五普特。

附注二 在规定其他各类金矿应上缴国库的税款时，按照每一类超过作为基础的含金量而多得的利润的二分之一计算（为了计算方便起见，捨去小数），再加上第一类的基数百分之五。

附注三 按照这种方法摊派税款，以 1847 年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内所开采的全部黄金为例，其纳税额可占全部采金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还可以减轻贫矿的纳税负担。

据我看来，按照上述办法收税是合理的，此外，考虑到各类金矿³²的开采量不同，还准备作如下规定：凡年产量达一百普特和一百普特以上的金矿，除按照含金量的类别应缴纳的税额外，还要缴纳百分之五的税；但同时为了鼓励开发采金量小的金矿，凡年产量少于十普特的金矿，可从其按采金量应缴的税额中减免百分之五。

凡一百普特砂子中含金量少于一俄钱黄金的金矿，均课以在国家土地上享有采金权的特别税，即每年缴纳三百卢布银币。但是，这类金矿的开采量一旦达到十普特和十普特以上时，除特别税外，还应该按其采金量征收百分之五的税。

各金矿的含金量及采金量，均应每年计算一次。含金量应以每年的整个开采期（从开工直到完工）的平均数计算。如果全年开工，则以是年 9 月 10 日至下一年 9 月 10 日为期。

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采取这种征税方式可能产生虚报现象，我将援引国务会议记要予以回答：“至于谈到虚报，那么这类现象在任何工商业税收中或多或少总会有的，但是，这并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妨碍政府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或者按照国家的规定，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其次，我作为地方官提出一项监督措施，即象所有金库（主要金库也不例外）设置专人统计千百万钱款一样，由政府委派可靠的人到各个金矿负责统计含金砂的车数，经矿务督察核对，按照督察掌握的砂子总数最后计算出平均含金量。此

外,金矿主应将他自己统计的含金量上报。凡所报不属实者,金矿管理人员同一切矿务官员一样,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按照盗窃国家财产治罪,对金矿主则没收其金矿。

上述摊派捐税的方式和规定,仅适用于东西伯利亚的一切金³³矿,因为我的整个方案是根据本地区的物价以及其他具体情况制订的。

但在执行阁下4月26日复函中的指令之后,我愿意把上面已说过的意见再重复一下:只要东西伯利亚私人采金业的基本章程不改变,不但不能指望这一行业能有所发展,甚至连现有规模都无法维持,如果要改变采金业章程,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国家这一重要事业的物质方面,而且要考虑到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因为在边远地区,这两方面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上述方案年内一定呈上。我准备亲自视察外贝加尔地区,亲自到金矿去了解一下采金现状以及其他有关情况,以便检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正确。视察完毕立即动笔,力求于9月完成。

5 上皇帝疏

(1848年8月28日,第1843号)

皇帝在原件上用铅笔批示:“非常重要,明日面议。”

本年3月25日,我曾上奏陛下:今年年内一俟对私人采金业详细调查完毕,即将荣幸呈上我对此事的初步意见,恭请圣鉴。

随后,财政大臣命我对制定私人采金业新税收法一事陈述意见。我提出了我的见解,同时申明:我认为有必要彻底改变私人采金业章程,否则,即使实行新税收法也只能导致私人采金业的³⁴衰落。

现在我详细考虑了东西伯利亚这一重要事业的具体状况，同时亲自调查了它的生产情况之后，大胆提出一份关于私人采金业的方案并详陈其根据，恭请圣鉴。

中等而安分的金矿主认为这个税收法大有好处。他们不仅一无所失，相反，他们已开采的金矿和新发现的矿苗都将成为他们可靠的资本，其利率无疑会逐渐增加。对这个税收法心怀不满的，只是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因为一旦采用这个税收法，就会使东西伯利亚的财富分散到全国各地，他们独吞全部黄金，占有大量财富的企图便不能得逞。

我所提出的税收法，据我看既符合鼓励和整顿采金业的要求，又可在目前采金量不变的情况下为国库增加收入，即比现有收税额多收入三百普特黄金。此外，每年还可以从那些私人金矿主手里得到一笔可观的款项，以便在辽阔的东西伯利亚兴办各种有益事业。

如果这个草案的基本精神能蒙陛下批准，那么从 1849 年年初便可实行新税收法。随着公司的创立，便不必担忧采金业的衰落；按照新税收法既然增加了私人开采的富矿的捐税，就更可迫使金矿主把他们的金矿卖给公司；而对国库来说，实行新税收法，每年可多收入三百普特黄金，即每年大约多收入五百万卢布银币，这一点我在今年 7 月 25 日致财政大臣的第 37 号公函中已经陈述过。

6 致内务大臣的公函摘录

(1848 年 9 月 14 日)

英国人奥斯丁径直取道涅尔琴斯克，根本没有在伊尔库次克

露面。自从我到西伯利亚上任以来,在短短几个月内,这已经是
以学术考察为名穿越整个西伯利亚的第二个英国人了。第一个是希
尔,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月,我确信他是个和我一样的“学者”。他在
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到了恰克图,5月初经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赴
堪察加,打算从那里潜往散得维齿群岛。我已经看透了希尔这个
人,所以完全了解他旅行的真正目的,他旅行的目的是想探看堪察
加以及堪察加同西伯利亚居民区之间的交通情况。

现在第二个英国人奥斯丁又出现了。他是沿着从西伯利亚去
东洋的另一条线路走的,过了涅尔琴斯克是石勒喀河,过了石勒喀
是阿穆尔,阿穆尔河口上有一个无人居住的萨哈林岛,正在等待着
主人去占据,以便封锁阿穆尔航道。中国那面有几条通航的大河
注入阿穆尔;英国人正同中国南部自由地进行贸易,而他们一旦进
入阿穆尔,就能控制中国的东北。他们只要在荒无人烟的萨哈林
北端派兵设防,便不难控制阿穆尔。前几天我得到消息说,从去
年起捕鲸船便集中在鄂霍次克海南部,各国大量的船只均驶往该
处,在萨哈林附近绕来绕去。这些船只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据无人
居住的萨哈林北部,甚至无须得到本国政府的命令。此外,整个
阿穆尔左岸盛产黄金,这一地区现在不属于任何人,唯有通古斯人
偶而在那里放牧;在阿穆尔河口还有基立亚克人。英国人只要
探知这一情况,就必定会占据萨哈林与阿穆尔河口。这将是一个
意外事件,英国不会就此问题同俄国进行交涉,而俄国却将因此
而丧失整个西伯利亚,因为谁能占有阿穆尔左岸与阿穆尔河口,
谁就能占据西伯利亚。

这就是英国人来此的用意。奥斯丁根本没想考查地质,却收
集了有关恰克图贸易的情报,而他的情报比我迄今所掌握的要更
为详细和准确。尤其是他关于走私的情报更为准确,因为他在大³⁶
发议论之际曾亲口向我吐露了他的结论:我国的恰克图贸易只是

依靠向中国私运黄金白银来维持。

我也早已料到这一点，并早就在收集有关俄国的这一重要事业的情报。突然，出人意料，奥斯丁在涅尔琴斯克出现了……只要他沿阿穆尔河而下，明春以前，便会有两艘英国轮船占据萨哈林。

7 致财政大臣

(1848年10月13日，第3号)

阁下于今年9月4日寄来第6号公函，命我或将西伯利亚私人采金业总改革方案急速呈上(关于该方案的制定事宜，我于7月25日发出的第37号公函已荣幸禀告阁下)，或速就阁下随上述公函寄来的矿业条例汇集中的各项问题陈述己见。

为此，理合禀告阁下，我已于8月28日在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将该方案上奏皇帝陛下，关于该方案的制定事宜，我于7月25日曾函告阁下。

8 给“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依先生的指令

(1848年11月12日)

千岛群岛从堪察加半岛起，至北海道岛止，可以说是鄂霍次克海的东岸。千岛群岛的北部诸岛属俄国所有；从伊土鲁朴岛起至

北海道为止的南部诸岛,则属日本。在北海道西北方,靠近亚洲大陆有一个大岛叫萨哈林,与北海道之间只隔着一拉彼鲁兹海峡。³⁷ 绕过萨哈林北端往西,便是新发现的谢格涅金湾。许多著名的航海家都记述过这些岛屿,但是,所有这些记述对了解濒临鄂霍次克海(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起到鄂霍次克)的东南沿岸的全貌是不够的,尤其是目前,当亚洲地带的所有捕鲸船都向鄂霍次克海南部涌来的时候,更是如此。

有些从散得维齿群岛来的捕鲸船,开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进行贸易和上水,然后于5月末或6月初从该港开往鄂霍次克海南部捕鱼,只消一个夏季便可满载而归,绕过萨哈林和珊塔尔群岛海岸,在鄂霍次克附近稍事停留,于9月返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如果上帝保佑您率领的运输船一帆风顺,5月中便可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在地方当局的热心协助下,于5月末,最晚不超过6月1日您就可从该港出发,这样就有三个多月的时间(6、7、8月以及9月的一部分),用来测绘鄂霍次克海沿岸,因为您到达鄂霍次克的期限定在9月10日之前,剩下的就是如何安排在鄂霍次克海上的航行,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和取得成功。

鄂霍次克海沿岸需要特别详细测绘之处有:(1)萨哈林岛北部的东西两岸;(2)萨哈林岛同大陆之间的海峡;(3)阿穆尔河口湾与河口;(4)去年“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发现的谢格涅金湾——现名康士坦丁亲王湾。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认为您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直奔萨哈林北端,然后从那里南下,开往哥洛瓦切夫岬最为方便。您可以在该岬附近选择一个合适的停泊处,然后着手考察、记述和测量下列各处:(1)哥洛瓦切夫岬与罗姆别尔格岬之间的海峡;(2)从罗姆别尔格岬到阿穆尔河口之间的河口湾沿岸;(3)萨哈林岛北部,注意考察其居民、土壤与植物生长情况;(4)从阿穆尔河口湾

到鞑靼海湾的南部海峡。

38 当然,阁下在进行测绘过程中,如果能有一名土著作向导会十分方便,然而尽管我很愿意从邻近的地区物色一个这样的人给您派去,但我又不能这样作,特别是因为您到海峡去之事应该严守秘密,所以只好建议您从白令岛带上两名阿留申人,他们对您测绘海岸总会有些帮助,而在抵达哥洛瓦切夫岬之后,便可从当地居民中间找向导。那里的人一般说来对俄国人印象不坏,抱有好感,只要态度上亲热一些,再送些礼物,很容易笼络。不论此事如何,我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于7月间,当您率领的运输船在哥洛瓦切夫岬附近停泊时,同您取得联系。所以我希望在整个7月里,如果没有特别情况,运输船应停泊在原处不动,而测绘阿穆尔河口与河口湾的工作,可乘划桨的船进行。

根据这里普遍的看法,萨哈林岛封锁了阿穆尔的出口,说是哥洛瓦切夫岬与罗姆别尔格岬之间的北部海峡非常狭窄,而南部海峡在落潮时根本就不存在;然而究竟如何,以及萨哈林北部居住着什么,至今无人知晓。关于萨哈林岛,现在只确切地知道它的南部属于日本,并住有日本人。而我国到过北京的官员断言,自从戈洛文大尉在日本被俘以后,中日两国政府分割了萨哈林,北部归中国所有,南部属于日本。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您,以便您在执行任务中有所遵循、参考和验证。同时需要补充一点,这里纷纷传说英国人已经到过萨哈林,这种说法倒也可能。因为首先,阿穆尔河口对他们永远是重要之地;其次,他们以捕鲸贸易为名便于行事:目前捕鲸正集中在鄂霍次克海南部。如果您在河口湾停留期间遇到了欧洲人,请您尽量向他们暗示,我国船只经常在此地考察海岸,因为我们认为萨哈林北部与阿穆尔左岸是我国的领土。

39 在测绘萨哈林海岸时,我们必须在哥洛瓦切夫岬上找到一个适于设防的港口,以便控制海峡的入口。诚然,这将取决于海峡航

道的宽度、流向以及两岬之间的距离大小,所以您对此要作详细记载。如果南部海峡经常存在,那么根据上述意图,它也值得注意。与此同时,应该在萨哈林东岸也开辟一个港口,以便在海峡和阿穆尔河口结冰时,船只可以在岛的另一面有个过冬之地。

这些测绘工作全部结束之后,阁下可以驶往谢格涅金湾。“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曾于1847年8月24日到9月1日之间到过那里。这个海湾只有当我们能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才有价值。当然应该弄清楚流入土古尔湾的那些河流的大小和能否通航。不过据我看,这些材料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明年(1849年)年末我必须从您那里得到关于萨哈林北部的材料以及测绘海峡、阿穆尔河口与河口湾的结果。

如果您在阿穆尔河口湾停留期间,没有接到鄂霍次克或堪察加方面的任何消息,则可按照海军总参谋长给您的指令和我这份指示,继续进行测绘。同时不要忘记,上述材料我在1849年底必须得到,因为这些材料在各方面对我都特别重要。

9 致费多尔·巴甫洛维奇· 符隆钦科

(1849年3月14日)

我在提出关于私人采金业的方案时,便已料到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结果。因此,遵照圣谕,去年就派遣总参谋部的军官去改进金矿划界的方法,并特别注意了解当地有碍私人找矿的原因;所以,一收到阁下复函,告知我的方案未蒙批准,我就下令消除当地有碍⁴⁰采金业发展的一切障碍,今年先用我掌握的经费在叶尼塞斯克区

实行，然后再在东西伯利亚各地推行。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再正式提出任何意见，但我在阁下面前无法隐讳我对私人采金业前途的忧虑，因为国库的大量黄金都是由东西伯利亚的私人采金业上缴的。阁下收到我于 1848 年 3 月 9 日发出的公函之后，想已确悉，去年的采金量比 1847 年有所减少，我从圣彼得堡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后，根据当时已经作好的 1848 年生产的准备工作，立刻就了解到这一情况。然而，委员会在关于我的方案的决议中不愿相信这一事实，我现在还要重复一遍，采金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乃是现行有关采金业的各项法令，而拟议中的一些改变，正如我从阁下寄来的经过修改的条款与取消条款的汇集中所看到的，根本不足以改进这一事业。

我不了解政府关于采金业的意图，不知道政府究竟想让采金业扩大还是缩小。我只是力求照章办事，也许，我采取的可以促进金矿开业的措施，使明年的开采可能有所增加。但我认为有必要预先申明，现在叶尼塞斯克区开工的金矿的贮藏量不超过六千普特，在六年之内，这些金矿将全部采掘完毕。如果没有新矿发现，那么每年国库的主要财源便会濒于枯竭。但在实行现有法令的情况下，更危险的是陷入另一极端，即发现的新矿都集中在精明强干的少数富人手中。他们互相串通，把国有金矿的废矿也攫为己有，从而垄断这里的全部私人采金业。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在财政方面是否有益，但在行政和政治方面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0 给“贝加尔”号军用运输船指挥官、⁴¹ 海军上校涅维爾斯科依先生的 补充指令

(1849年4月12日,第2号,伊尔库次克)

不久前收到来函,欣悉阁下所率的运输船一路顺风,已安抵里约热内卢。适才接到海军总参谋长寄来密件一份,内附公爵大人于今年3月1日给您的第563号密令抄件,兹将漆封密令原件寄上。现在我相信,您定能及时到达堪察加,根据缅希科夫公爵在上述密函中宣布的敕许令,我马上派我的专差官卡尔萨科夫上校将刚收到的这些文件给您送去,不再等待俄罗斯美洲公司的邮车启程。

我把公爵大人给您的这份密令同我已发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第128号密令对照之后,发现这两份指令就其实质而言完全一致。因此,根据有关该地区情况的准确材料,我认为有必要对海军总参谋长大人给您的命令中有关三点补充如下:

第一点:土古尔湾里的冰块甚至直到8月初还妨碍航行,所以必须预先对阿穆尔河口与萨哈林北部的地形加以测绘。关于当地的详细情况在我的第一份指令中已有叙述。对于第三点,我认为必须补充一句,根据这里得到的材料,萨哈林北部也居住着基里亚克人。

第五点:要想减轻下一步(即1850年)工作的困难,恐怕应该根据两份指令详细记述萨哈林北部、阿穆尔河口与阿穆尔河口湾,因为我已掌握有关土古尔湾及其周围地区至今最为详尽可靠的资

42 料，这些资料只需以后稍加补充即可。至于您船上准备运往鄂霍次克的海军部的物资，您接到我的第 128 号命令后就会知道，我已派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收下，用别的船只及时运到鄂霍次克。

最后，有必要再重复一遍，我在夏季前往堪察加或从堪察加返回的途中，一定要到您进行测绘的那些地方去，同时请阁下把递送文件的卡尔萨科夫上校留在船上，让他熟悉一下您要测绘的地区。通晓基立亚克语的翻译人员，目前我无法给您派去，因为连乌第地区也没有通晓这种语言的人。兹将海军大尉扎沃依科寄来的一份有关基立亚克人情况的报告附上供您参考。

阁下接到这份指令后，请来函告知，以前给您寄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的一切文件和这次由卡尔萨科夫送去的文件是否全部收到。又，阁下在完成所担负的任务时还有什么需要，望一并告知是荷。

II 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缅希科夫公爵

(1849 年 4 月 14 日，伊尔库次克)

本月 10 日荣幸收到公爵大人 3 月 10 日第 645 号复函，内附给“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的漆封密令一份，当即于 12 日特派在我手下任专差官的卡尔萨科夫上校，专程送往堪察加。

在此之前，蒙大人恩准，我给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依先生写了一份关于考察阿穆尔河口与萨哈林的特别密令，已由冬季邮车寄往堪察加，并为了使“贝加尔”号运输船赢得时间，已命属下在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收下该船准备运往鄂霍次克的全部物资，然后由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过冬的“额尔齐斯”号运输船运到鄂霍次克。但“贝加尔”号运输船能否及时到达堪察加，当时尚无把握，⁴³因为其他环球航行的船只常常是直到8月才到达该地，所以未将这份指令抄件立即寄上。不久前收到涅维尔斯科依先生从里约热内卢发来的消息说，他十分迅速地到达了那里，可以按时绕过合恩角，5月初定可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所以我急将下列文件抄件一并呈上：（1）对大人最近给涅维尔斯科依命令的简要补充指令抄件；（2）我给他的命令抄件与（3）密令抄件。后两件已由冬季邮车寄往堪察加。

大人最近给他的命令中有重要指示，并有授予他特殊权力的指令，特派专人送去。我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卡尔萨科夫先生趁现在的季节定能及时赶到鄂霍次克；至于他从那里去堪察加的路程，将取决于今年鄂霍次克附近冰化得早晚。我没有让他取道阿扬，因为从雅库次克去阿扬不如去鄂霍次克快，到鄂霍次克去有现成的驿路可走，再说到阿扬之后是否有现成的船只可以出海也难以确定；阿扬沿岸如果有漂浮的冰块，从那里出海绝不会比鄂霍次克出海更早；最后，最主要的是，信使走雅库次克去阿扬的路，不如走早已修成的驿路去鄂霍次克快，而这次出差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几日之差，如能争得数日时间便可准时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赶上“贝加尔”号运输船，或在千岛群岛的第四海峡遇上它。

倘若卡尔萨科夫最终未能及时出海，那么我本人到达鄂霍次克后，准备于6月20日左右从该地乘船，径赴萨哈林，在那里定能找到涅维尔斯科依，把大人的命令转交给他，然后再赴堪察加。我曾请求涅维尔斯科依先生把卡尔萨科夫留在船上，以便使我属下的军官有机会熟悉他要测绘的地区，而在重要场合，根据大人给涅

维尔斯科依命令的第三点，他可以让卡尔萨科夫以地方当局的代表身份出面，支持他所颁发的命令。

44

12 致费多尔·巴甫洛维奇· 符隆钦科

(1849年4月27日，伊尔库次克)

早在去年，我刚到此地不久，曾有幸上书阁下，陈述我对恰克图贸易能否继续下去的疑虑，以及我们在这一地区迟早要为国家另辟财源、为贸易另找出路的想法。十分遗憾，我的疑虑很快就证实了。阁下正式通知我的关于目前恰克图贸易不景气的状况，我早已知道。我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且经常私下获得有关此事的详情。不过，除海关当局要求我协助的事宜外，我并未正式参与此事。

在今年2月26日上皇帝的奏疏中，我曾大胆陈述了恰克图贸易的某些情况，嗣后又荣幸呈给阁下一份关于今年恰克图贸易进展情况的报告。现在我听说，中国向俄国输出的茶叶的问题仿佛业已解决，仿佛每年将向恰克图输送六万箱茶叶，既不多也不少。当然，这一传闻尚待证实，但考虑到各方面情况和有关外国对中国扩张商务施加影响的情报，可以确信，我国在该地的贸易已经逆转，假如我们不采取新的方针和对策来维护与扩大该地贸易，其损失必逐年有增无已。

中华帝国尽管十分愿意维持百余年来这种固定不变的状况（这对我们也十分有利），但遗憾的是受到了英国的冲击，结果也使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改变方针和对策。为了维护国家财政利益，我

十分小心谨慎地准备应付这里的新局势。但是,如果阁下本人对我⁴⁵不表示信任,特别是不能了解我竭力增加与巩固国家在这里的收入、尽量减少开支的一片苦心,那么,我也不必讳言,我对我的这些与过去体制不相符的种种打算和主张是否能够成功表示担忧。直到如今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一点成绩:在为财政部所属的国家工厂采购粮食时,节省下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将于日内缴上。

谨致真诚的敬意,能为阁下效劳,深感荣幸。

13 上皇帝疏

(1849年6月4日,雅库次克)

我于此地(雅库次克)收到伊尔库次克信使送来侍从将军多尔哥鲁科夫公爵4月4日发出的公函,内称将派遣一支考察队勘察我国同中国的东部边界。我在伊尔库次克动身之前,就已经收到彼得堡4月7日发出的信件,却没有接到这份公函,不能不令人遗憾,因为当时我也许可以及时把我对此事的看法上奏陛下。但作为忠君之臣,即使身在此地也应将我对此事的看法奏明陛下。第一,如果我国有意占领阿穆尔河口,那么在占领阿穆尔河口并同中国人就将该河左岸归还我国问题举行正式谈判之前,不宜于在格尔必齐河彼岸从事任何陆路勘察;第二,我国同中国在格尔必齐河彼岸的未定界,业已多次勘察,而在米甸多尔夫院士考察之后,未必还有勘察的必要,况且我们在该地区活动的唯一目的在于占有阿穆尔河,并不管其左岸的土质好坏;第三,如果只是要对斯塔诺夫山脉北坡,包括直到奥廖克马河和雅库次克以及乌第地区为止一

带进行勘察,那么可从这里选派当地人员去作,他们都非常有经验,而且还可以少花钱;最后,第四,这么多对该地区不熟悉的人(二十
46 四人)到格尔必齐河彼岸进行活动,势必被中国人发现并引起他们的注意,尤其不便的是,在这一带活动,我们提不出任何正当理由。

最仁慈的皇帝陛下!仰沐皇恩,备受信赖,深感所负职责之重大,尤其是同人口众多的邻邦打交道,责任更重,所以我不敢隐讳我对此事的忧虑,尤其是我长期远离职守,对考察队的工作不能给予任何监督,而且根据给阿赫杰中校的指令,直到他认为有必要改变原订计划(该计划的制订既没让我参加,又没征求我的意见)之前,考察队丝毫不受我管辖。为此,斗胆冒渎天颜,奏请推迟勘察日期,至少要等我从堪察加回来以后再定。

根据上述见解,我斗胆与上呈本奏疏同时,命令总署会议临时主席,于阿赫杰中校到达伊尔库斯克之后,将他阻留于该地,等候圣旨。

该信使还送来财政大臣先生的复函一份。财政大臣向我宣布了关于我2月25日奏疏的谕旨,我今日立即动身去鄂霍次克。

14 必须占据阿穆尔河口和河口对 面的萨哈林岛(与河口相对部 分)及阿穆尔左岸之理由

(1849年)

(1) 对帝国东部疆界的忧虑

西伯利亚早已谣传英国人在阿穆尔河口与萨哈林岛进行活

动;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他们捷足先登!英国人欲进而完全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必须占领阿穆尔河口并须在该河上航行。假如阿穆尔不是从西伯利亚流入东洋的唯一河流,则我国对英国人的活动尚可宽容。然而,阿穆尔是通往东方唯一方便的航路,航行该河是此地各阶层居民多年宿愿。就大部分居民而言,此种愿望可能出于本能,然而却是合情合理的。

根据我在此地所知悉的一切情况,冒昧陈奏圣上: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是贝加尔以东地带,而且可以控制得很牢固,因为只要控制了阿穆尔河口,取得了该河的航行权,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繁荣的西伯利亚永远沦为控制该地的国家的藩属,为之纳贡。

(2) 巩固与保障堪察加半岛的领地

只有控制阿穆尔左岸并取得该河的航行权,才能建立同堪察加之间的交通联系,以保障俄国牢固地占有这个半岛:因为无论通过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还是通过阿扬,都无法向堪察加提供足够的军需物资,或向那里大批移民。如果能大批移民,这些移民本身在要塞保护之下就可以构成这一边远地区的力量,他们自己就可以供给当地军队与舰队所需要的粮食。一旦在阿穆尔河上开辟航运,用不了两个礼拜,便可以把大批移民和所需要的一切物资从涅尔琴斯克运到堪察加。阿穆尔河自我国边界起,到萨哈林止,迤迤二千余俄里,据现有资料记载,到处均可通航。

(3) 保持我国同中国的贸易

恰克图贸易的萧条业已完全证明,英国对中国所作所为不可能有利于我国。在中英战争之后的最初几年,此事尚不易为我们察觉。由于中国人对英国人心怀仇恨,中国宁愿同我国这样心地

善良、宽宏大量的邻邦来往。然而,时间和物质利益能缓和仇恨的情绪,也能扑灭不见实利的友谊的火焰。我认为保持我国同中国贸易的唯一办法是把定点互市改为贩运贸易,把我国纺织品沿阿
48 穆尔河运到中国东北各省,这些省份离英国人目前活动的地区较远,从而可以避免同英国人竞争,因为同他们竞争对我国贸易有害无益。

(4) 保持我国在中国的势力

(1850 年)

英国对中国的战争与媾和,已将这个人口众多的帝国置于英国人势力之下,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奠定了基础。原先,我们还可以指望中国道光皇帝,他在世时备受英国人凌辱,他对他们必不能抱有好感,因而不会允许英国势力在他的帝国之内扩大。现在他的十八岁的太子即位,可以确信,以英国人的野心勃勃,果决顽强,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变动,不仅控制中国的贸易,而且左右中国的政局。目前,当中国的五个港口不但向英国人开放,而且几乎变成英国的城市之际,我国能否阻挡英国人的势力,我不敢断言。然而,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趁英国人尚未完全统治中国之际,根据我国内部之急需,在同中国交界处增兵防守,并进而占据阿穆尔。我还认为,我国应利用中国目前的事件,向他们提出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要求。为了两国共同利益,除俄中两国外,任何人不得享有阿穆尔航行权,而阿穆尔河口当然不能由中国人派兵防守。

15 呈御前海军总参谋长、侍从将军 缅希科夫先生的报告 [机密]

(1850年1月1日, 伊尔库次克)

大人于11月24日发来586号有关“贝加尔”号运输船指挥官与军官的命令, 我已荣幸收到。与此同时, 涅维尔斯科依海军上校向我呈递了一份关于他所执行的特别任务的报告, 这是他遵照大⁴⁹人指令以及我本人经大人恩准所作的补充指令而作的。

大人从涅维尔斯科依交来的报告和地图中, 可以看到他的发现具有何等重要意义。鉴于这些发现对我治下边陲的安全与福祉有直接影响, 理合将我根据这些发现、各种议论、来往函信以及我根据所收集的与此事有关的资料提出的见解与设想禀告大人, 并请转奏陛下。

有关俄国东部边陲的历史著作指出, 十七世纪时, 俄国哥萨克和猎人就占据了鄂霍次克海沿岸、堪察加和阿穆尔河。虽然当时阿穆尔河口并没有我国居民, 但哥萨克曾沿着这条河航行, 并从河口进入鄂霍次克海。堪察加与鄂霍次克海至今仍属我国所有。可是在十七世纪末满人率重兵来到阿穆尔, 把我们从阿穆尔赶走, 然后在该河右岸设城防守。这些晚来的异族人还向阿穆尔左岸扩张他们的势力(尽管这种势力很薄弱)。但他们的势力没有达到阿穆尔河口与河口附近的萨哈林岛, 那里住着基立亚克人, 不受任何人管辖。

著名的欧洲航海家拉彼鲁兹、布罗乌顿和克鲁逊什特恩, 都曾从南或从北到萨哈林岛与大陆之间进行过探查, 但他们中间任何

人都未能穿过这条海峡。拉彼鲁兹和布罗乌顿测绘完以后断定，从南面没有航路可通，萨哈林岛与大陆之间有一条砂土地峡，只有涨潮时才能被水盖住。在欧洲所有的墨卡托式地图以及大人在1848年2月9日第7721号命令内附寄的地图上，都是这样标明的。克鲁逊什特恩对北面的海峡是否存在也表示怀疑，他只标明在哥洛瓦切夫岬与罗姆别尔格岬之间沙底的深度在逐渐减少，最浅处只有三俄丈半。他没再往南进行考察。

海峡的勘察情况直到今年为止就是这样。据我所知，1847年曾有人从北面对阿穆尔河口湾作过一些考察，但结果如何，直到今年夏天还没有得到任何准确消息。我只是到了堪察加才得知，现已故去的加夫利洛夫少尉曾从北面进入阿穆尔河口湾，但没找到海船进入河口的通路。他也沒往南继续考察。

涅维尔斯科依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此外，他还在阿穆尔河口附近的北岸发现一个港口，命名为幸福港。我国在鄂霍次克海航行的船只，可以进入该港安全停泊。这个港同阿穆尔河的康士坦丁半岛之间有内陆交通。依我之见，我们应该在那个半岛上设立据点。然而，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河口湾的南部海峡：大型轮船可以径直从鞑靼海湾沿南部海峡通行无阻地进入阿穆尔河。这一发现迫使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占据阿穆尔河口，否则马上就会有别国船只从南面进来，占据阿穆尔河口。

外国人对这条南部海峡已有所闻，我这样想是有根据的：第一，根据涅维尔斯科依从瓦斯盆村基立亚克人那里得到的材料。第二，我听说有一艘捕鲸船（我们于8月22日在萨哈林附近还遇到过这艘船）打算从萨哈林与大陆之间穿过去，向南航行。第三，我在阿扬获悉，俄罗斯美洲公司的一个经理人曾于1847年在南千岛群岛的一个岛上，看见一艘巨轮从鄂霍次克海开往东洋。第四，在我乘“额尔齐斯”号运输船从堪察加返回途中，于8月14日午后2

点,从太平洋进入第四海峡时,迎面遇到一艘配备有巡航舰炮的三桅大船从鄂霍次克海驶出来。这艘船大概是一艘军舰,在海雾消散之后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大约有十二哩,从西到东,顺风疾驰;我们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它,便继续逆风驶入海峡。最后,第五,鄂霍次克海上大约有二百五十条捕鲸船,这些船只在那里要留连数月之久;毋庸置疑,其中有些船只正象我们在萨哈林北部与大陆之间遇到的那些船只一样,可能顺便驶至阿穆尔河口湾南部海峡沿岸。

阿穆尔河口如为外国人占据,则我国利益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那时我们势必要用武力把这些新来的异族人从那里赶走。这样,自然要向他们所属的国家——美国、法国或英国宣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首先是英国会采取这种行动。

窃以为,比较慎重的办法是立即占据阿穆尔河口,至少要占据⁵¹基立亚克人居住的萨哈林岛的与河口相对的地方,以避免武装冲突。我们这样作了之后,就是在中国人面前也可以用我们首先发现这一带来证明这种行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中国人即使常到那一带去,也毕竟是在我国的哥萨克之后;而且,至今仍归我国领有的千岛群岛的地理位置也可作为旁证:千岛群岛最南边的一个岛(乌鲁扑岛)属于我国,它跟萨哈林南端在同一个纬度上。

占据阿穆尔河口的结果,当然应该是我国船只得以从涅尔琴斯克区顺流而下,在这条河上自由航行,以及占据这条河的左岸直到基立亚克地区为止(基立亚克人居住的整个地区同阿穆尔河口属于一类性质)。这对西伯利亚和全俄国都是十分必要的步骤。如果目前还不可能完全实现,那么,可以暂时只占据阿穆尔河口。不过,这同我们占据堪察加一样,交通不大方便。待中国终于同意恢复我国同他们沿阿穆尔的天然边界时,再实现下一步骤。

如果我们首先占据阿穆尔河口与萨哈林北部，而不能沿阿穆尔河同涅尔琴斯克区建立交通联系，那么无疑必需加强我国在鄂霍次克海与东洋的海军。我们只要利用我国在鄂霍次克海上的内海航行权(这样作丝毫也不违背 1824 年和 1825 年的公约)，那么海军的费用无须等待将来，现在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且还可以绰有余裕。

目前，外国在这个海上捕鲸的事业盛极一时，每年有二百五十艘船开到这里来，一年可以捕获十余吨鲸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规定一个合情合理的税收制度，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就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会远远超过为了征收捐税而设置几艘巡洋舰所需的费用。同时，这些巡洋舰在初期还可以保护和巩固我国在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的领地。将来，当阿穆尔左岸和阿穆尔的航行权归我国所有后，我国在鄂霍次克海和阿瓦恰湾 52 的舰队自然要比所有欧洲国家在太平洋的舰队都更加强大，因为我们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东西伯利亚具有造船用的一切材料，只要能把这些材料运到鄂霍次克海就行了。而且基立亚克人居住的阿穆尔河口一带，也能提供大量上等木材，甚至柞木，可能还有金属。

窃以为，有必要于 1850 年夏派遣鄂霍次克造船队部分人员以及少数船员，共约六十名，携带一年的口粮和建筑工具去幸福港。然后，从那里到阿穆尔河口北面的康士坦丁半岛附近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修造冬营。运送他们的运输船可返回，同其他船只一起协助把鄂霍次克港迁到堪察加，而在鄂霍次克新造的小艇应该派到阿穆尔造船队那里去过冬；1851 年将根据圣谕再从伊尔库次克派一批人员到他们那里去；今后的一切部署在今年内便可完成。

阿穆尔河口的造船队，对外国人说来，就是我国占据该地的标志。他们将同基立亚克人进行贸易，当然要让基立亚克人占点便

宜，为此必须把货物与钱款作为一笔额外款项拨给队长。为长远计，造船队要采伐树木，队长要对阿穆尔河水的泛滥、结冰、解冻等进行必要的观察，要加紧测量河口湾，用一切办法同这个民族建立日益亲密的关系，冬季可以通过基立亚克人和到那里去的通古斯人经乌第地区同阿扬取得联系。在上次给大人的报告中提到的文官奥尔洛夫，现在正准备沿这条路到基立亚克地区去。

这样作并不需要过多的额外开支。那里木材很多，建造冬营并不困难；但重要的在于这是一个开端，尤其在于阻止外国人占据那些地方。

不管大人准备怎样进行这项工作，我都要首先悬请大人把涅维爾斯科依先生调回来，听我任用。他有许多长处，是一位有经验的海军军官，在当前鄂霍次克海的一切改革中，我十分需要他。他这次出差，同在鄂霍次克和堪察加服役的其他海军军官比较起来，⁵³当然并不轻松，对国家更不能说不重要，所以，如果我的请求承蒙照准，那么从彼得堡派他来此地时，应赋予他与历任鄂霍次克港司令同等的权限、官衔和薪俸，而在任命他为阿穆尔港司令之前，考虑到他要到各处奔波，而那些地方物价又昂贵，应发给他远洋船舶长级别伙食津贴，我认为这样作是合情合理的。

将来他在鄂霍次克海上执行我交给他的各项任务时，可以逐渐掌握河口湾、萨哈林和阿穆尔河口的情况。我国政府一旦准备坚决占有这些地方，只要授予他阿穆尔港司令的头衔就可以了。

我还需要一位有实际经验的、能干的造船工程师，因为鄂霍次克的莫里纳利中尉在今年秋天淹死了。我斗胆悬请派遣一名工程师和三名舰船联队队长到我这里来，我将根据情况把他们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关于上述事宜的下一步作法，我大概可以于今年冬季面禀大人。惟有涅维爾斯科依得到大人按我这份报告发布的命令之后，

须于3月末返回此地，以便趁冰雪未化之前赶到鄂霍次克或阿扬。他从彼得堡返回途中可以见到我，我将根据大人的命令向他作详细指示。

对我9月28日发出的关于文官奥尔洛夫的第161号报告理合作如下补充：我们十分需要他，应该授予他一个适合身分的军衔——领航队军官，如果大人能代为奏请，使他得到这一恩赐，并准予将他编入鄂霍次克港的编制内，那么我准备派他到基立亚克地区去，他于2月中旬便要动身去那里。

关于鄂霍次克港迁移一事，根据大人向我宣布的圣谕，我马上⁵⁴就作相应的指示，但为了迅速完成此事，我非常需要卡尔萨科夫和涅维尔斯科依。卡尔萨科夫返回之后，我立即派他去雅库次克和鄂霍次克；如果上述对他的推荐，大人肯于代为奏请的话，涅维尔斯科依将于冬末去那里。

16 致卡尔·瓦西里耶维奇·涅 谢耳罗捷伯爵^① [机密]

(1850年3月6日，第136号，伊尔库次克)

您曾于去年(1849年)2月20日与今年2月3日就我国同阿穆尔河口的居民基立亚克人的关系，经俄罗斯美洲公司阿扬港经理处两度赐函。来函所宣布的圣谕和大人的指示，我已遵照执行。所以未向大人报告执行结果，只是因为我原以为从堪察加返回后，可立即去圣彼得堡，向大人面陈。

我们同基立亚克人的关系，的确发展得很顺利，这一点我个人

^① 外交大臣。

也很了解。俄罗斯美洲公司经理人十四等文官奥尔洛夫应于上月(2月)中旬动身,再次前往该地,他办这件事十分合适。同时,接读海军上校扎沃依科的报告后,我已及时命令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过冬的“贝加尔”号运输船,于解冻后立即开往阿扬。此事业已通知扎沃依科先生,以便奥尔洛夫于2月份取旱路动身之前得知,这艘运输船将于今年夏季把货物送到考里屯附近的海湾,因为在那里停泊最为方便。至于对此事的最后命令,我准备等我向海军部提出的报告获得批准后,于本月末发往阿扬,到那时我才能向大人报告此事下一步的进展情况。

我经常告诫所有直接执行任务者,处理此事必须特别谨慎。⁵⁵为了使我们在同基立亚克人交往中永远博得他们的信任,早在我路过雅库次克时,就极其严厉地禁止前此经常潜入基立亚克地区的当地商人和店伙从乌第地区去那里牟取私利,并责成雅库次克省省长和阿扬港司令监督此事。干这种勾当的人我是知道的,他们甚至在基立亚克人中间散布对我们不利的流言蜚语,今后我一旦得知他们敢违命再次潜入该地,我一定要采取最严厉措施予以制裁,并把罪犯从雅库次克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对面的地方去。有关这方面的情报,我将等待上面提到的十四等文官奥尔洛夫提供。

大人两次来函均曾提到,此事应避免声张和引起议论,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大人报告:目前鄂霍次克海麋集着欧洲各国的捕鲸船,英国军舰在那一带的活动日益频繁,因此我国同基立亚克人的微不足道的贸易,未必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唯有英国人才会唆使中国人反对我们,怂恿他们对我国抱有戒心(这倒十分可能),甚至促使他们采取错误的行动,后一种情形曾在上海发生过,那里驱逐过一艘俄罗斯美洲公司的船,尽管这个港口对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放。这一情况理合附录于此。

17 上皇帝疏

(1850年3月18日,伊尔库次克)

顷接到官方消息,得悉中国道光皇帝于今年2月13日驾崩,我不揣冒昧,谨就此事向陛下陈奏愚见如下。

英国对中国的战争与媾和,已将这个人口众多的帝国置于英国人势力之下,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奠定了基础。原先,我们还可以指望中国道光皇帝,他在世时备受英国人凌辱,他们对他们必不
56 能抱有好感,因而不会允许英国势力在他的帝国之内扩大。现在十八岁的青年继承帝位,可以确信,以英国人的野心勃勃,果决顽强,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变动,不仅控制中国的贸易,而且左右中国的政局。

目前,当中国的五个港口不但向英国人开放,而且几乎变成英国的城市之际,我国能否阻挡英国人的势力,我不敢断言。然而,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趁英国人尚未完全统治中国之际,根据我国内部之急需,在同中国交界处增兵防守,并进而占据阿穆尔。我还认为,我国应利用中国目前的事件,向他们提出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要求。为了两国共同利益,除俄中两国外,任何人不得享有阿穆尔航行权,而阿穆尔河口当然不能由中国人派兵防守。

倘若中国不愿理解这种真诚的愿望,或者受英国人唆使加以反对,那么我方趁这条必要的航路对我们没有永远封死之际,采用武力去开辟,当然没有丝毫理亏之处。

我国在此地如若拥有我在去年5月15日奏疏中所说的兵力,我们就完全能达到这一目的;除这些陆军外,我国在鄂霍次克海的

海军力量也需要有所加强,初期可从我国的欧洲港口调遣:今年无论如何应派两艘巡航战船,以便在明春以前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这样做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占据阿穆尔,相反,占据阿穆尔之后,就可以使我国今后不必再用军舰从遥远的欧洲港口往鄂霍次克海运送必要的援兵。

陛下英明远见,有关边界及遥远边陲的一切情况,自能洞察。但我出于忠君报国之心,在治理边陲时,根据地方情况而有所设想,在陛下面前岂敢隐讳。

18 致财政大臣

57

(1850年5月8日,第553号,伊尔库次克)

1848年11月8日,我曾有幸呈上第115号公函,将这里包税情况禀告大人。在该函中,为了使大人不必担心东西伯利亚捐税找不到人承包,我在陈述消除包税中重大营私舞弊的办法时,曾顺便说明:“这里有许多人贪图暴利,甚至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但也有人商业有正确认识,满足于通常的,正当的合法利润,他们珍惜名誉,重视同行的尊敬与当局的器重。”

4月17日收到专差送来大人复函,5月3日又收到专差送来枢密院命令,我才得知,东西伯利亚今后四年包税的招标在地方进行,由地方最高当局主持。

这件事在这里是件新事,因为西伯利亚资本家中早已无人包税了,因此首先应该给他们一定时间详细了解这件事。如果我上次给大人复函之后,在半年内能接到通知,东西伯利亚今后四年包税的招标在地方进行,那么我还可以邀请我所熟悉的一些资本雄

厚、办事正派的人来承包，给他们提供一切条件熟悉这件事，特别是得让他们把别的方面的投资抽出来，凑足资金。但我直到现在才接到这项命令，同我上次复函相去一年半之久，而且恰好赶上此地的资本家大部分已经或正准备到雅库次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去赶集或者到金矿上去，所以我实在是一筹莫展，头四年包税在地方上招标恐难望成功。此外，根据法令（法典第 10 卷第 1713 款）应该
58 在全帝国范围内发出招标公告，何况第 2 条明文规定，关于伊尔库次克以及全西伯利亚各省的包税，政府保留根据情况便宜行事的权利。但如果向全帝国发出招标公告，那么为了使各地都能知道，投标期限至少应该推迟到 10 月，可是从 10 月起，新的包税人就要开始对现在的包税人进行监督了。^①由此可见，即使到那时候可以开标，包税人在新年之前对包税事宜也来不及作任何必要的安排。一旦招标不成功，就根本没有时间，也就没有可能再进行一次。如果只在东西伯利亚各地招标，也会遇到下列难题：

（1）在枢密院关于东西伯利亚消费税包收招标授权地方办理的命令中，既没有明确规定总署是否有权在任何情况下自行开标，也没有规定招标应从何等数目起，最低不少于何等数目，这在上次包税的招标中都有规定。

（2）消费税款和挑选酒类的押金，应在投标之前提出。虽然这些押金比上次包税时少一些，然而这笔款的数目仍然很大，要在投标之前短时间内筹足，颇不容易，尤其是包税的押金绝大部分要用有人常住的庄园充当，这恰恰是东西伯利亚所没有的。此外，根据第一条里说的，总署不知道在承包时消费税款额应该达到何种数目，因此事先就难于提出押金的数目。

（3）消费税包收条例既没有附带今后四年继续营业的酒店登记表，也没有出酒量的统计表。酒要从官家烧锅运到出售地点，这

^① 《法令汇编》消费税包收条例，第 76 条，第 6 款。

笔运费应由包税人担负。由于不知道这里何时能收到这些登记表和统计表，那么也就无法保证在招标开始之前让愿意承包的人看到这些资料。

(4) 在消费税包收条例的第7条中规定，当包税人选定全年⁵⁹卖酒的数量之后，每月只能按采购价格发售给他一个半月的数量，但在该月份内得以选定超出原定数量的酒。超出原定数量的酒，包税人得按出厂价格购买，并算在明年的数量之内。但是条例中没有说明，如果包税人在最后一年也要在原订数量和一个半月的数量之外多买一些酒应该如何处理。因此，一旦包税人提出这方面的问題，也会给招标造成困难。

(5) 即使抛开上述困难不谈，假设地方上有人愿意投标，他们可能对现在公布的消费税包收条例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与条例的主要原则虽然并不抵触，但需要事先通过法定程序得到批准。总署又无权批准这类补充和修改，那么只有呈请最高政府批准。如果在招标之前接不到批准令，便只好不准许那些能够拿出一笔巨款，但还有附带条件的人投标。

比如投标人可能提出下面这样一个总署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规定各地酒的卖价是统一的，一维德罗粮食酒为五卢布。包税人如果承包一两个省份的税收，自己出钱把酒从官家烧锅运到出售地点，当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如果按城镇和区包税，那么有的包税人可能占很大便宜，有的包税人就要吃亏了。因为一维德罗酒的运费及其他杂费，有的包税人只付出二十戈比，有的包税人就要付出一个多卢布。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由于我没有及时得到通知和上述种种情况所造成的困难而使国库受到重大损失起见，我认为东西伯利亚捐税包收的招标不仅要在地方举办，而且有必要在枢密院主持的全国包税招标中举办。为了使我这一申请能及时达到大人那里，⁶⁰

特派一名官员将这份公函送上。与此同时，为了在地方上全力执行枢密院的命令，我已下令，目前只在东西伯利亚范围内通过各省公署发出公告，通知愿意承包东西伯利亚今后四年消费税的人来投标。招标日期定于7月12日和15日，在总署举行，希望在此之前能收到大人对上述问题的答复。估计在这段时间内，关于招标的公告可以送到东西伯利亚各地。这样一来，大人可于8月初收到本地招标结果的消息（派专人送去），而枢密院主持的对东西伯利亚包税投标的批准日期也到这时截止。如果这里的地方投标对国库更有利，便可由政府批准，派专人将消息送下，估计这里可在9月初收到。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再说一句，要是我能及早得知东西伯利亚捐税的招标由我主持，那我就可以把关于根据地方情况将包税区域划小的种种方案呈上，那样的话，既可以给国库带来更大利益，而且不必要求包税人拥有那么多的资金。

19 致列夫·格里戈利耶维奇·谢尼亚文

（1850年7月27日）

阁下6月6日第169号公函称，我3月18日所上奏章，业经钦命召开的特别会议讨论，会议记录皇帝已经批准，蒙阁下将记录摘要赐下，现已收悉。

⁶¹ 该会议的一切决议我已立即遵照执行，特此告知阁下，与此同时，我理合敦请阁下特别注意今年6月15日第5092期《La Presse》（《新闻报》）刊登的一篇文章。阁下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

出：道光皇帝死后，中国政局正处于我在上皇帝的奏章中所说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在欧洲已尽人皆知，估计英国人不久即会采取行动，为此而担忧者不止我们，因此，对英国人的行动应时刻警惕。

这篇文章载于第1页第5栏，开头写道：«Il faut vraiment avoir ou un intérêt direct à dissimuler la vérité, ou une profonde ignorance des affaires de la Chine pour méconnaître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résultant de la mort de l'empereur Dao-Guan.»^①

这篇文章写得很正确，符合中国目前的事态，也许阁下会认为有必要奏闻皇帝陛下。

20 致 A·Φ·奥尔洛夫伯爵

(1850年8月3日，伊尔库次克)

大人于今年5月4日惠赐第901号复函，顺便问我对在东西伯利亚的国事犯与政治犯“有没有可能减刑”的意见，同时要求我于9月1日之前，将大人所需的材料呈上，并对大人有关此事的往来公函严守机密。

我虽抓紧时间收集有关材料和整理报告，但直到今天才能将材料呈上，这样彼得堡要在9月1日或2日方能收到。关于对大人的往来公函严守机密一事，可以奉告大人，此间除我和总署第一⁶²厅厅长、五等文官苏卡切夫之外，关于大人给我的复函以及今天寄上的呈文无人知晓。甚至连这件呈文也是我亲笔写的，所以连苏

^① (法语)“除非别有用心地企图掩盖真象，或者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不承认因道光皇帝驾崩而产生的政局的严重性。”

卡切夫先生也不了解呈文内容。至于我对上述报告中所列人名减刑的意见,理合特别禀告大人如下:第一,我提出对 1825 年犯罪被判刑和流放此地的国事犯开恩的建议,是以此以前大部分犯人早已领受过的皇上的恩典为依据的,因而我无权逾越以前赐予那些已离开此地的罪犯的恩典的范围,但对罪犯子女的处理例外。不过,我对罪犯子女处理的意见也是有例可循的,从前就曾把罪犯的子女送进奉圣谕为贵族开办的学校。但如果大人的问题在于这些罪犯是否应该受到皇上的恩典(姑且不论皇上恩典的大小),那么,我理合禀告大人:这些人谦虚谨慎,行为端正,他们现在的思想方法同二十五年前促使他们犯罪的观念比较起来,已迥然不同,因此不妨碍皇上赐予他们任何恩典;第二,我对经过审查确已改好的政治犯减刑问题的意见,有以下两点作为根据:(1)按照先例,多数罪犯可返回内地各省,有的甚至可返回西部省份的故乡或波兰王国;他们中间除某些受过审和判过刑的人以外,一般表现都很好;(2)政府把这些罪犯遣送到内地各省,使他们离故乡更近一些,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一方面还可以避免波兰人在东西伯利亚过分集中。东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由于波兰人过多,或多或少总可以感觉到敌视俄国的波兰精神在散布。而在内地各省则不然,内地人口众多,一百五十个波兰人成不了气候,他们很快就可以被俄国人同化;(3)未列入政治犯名单中的四名波兰人如何处理,请大人定夺,因为尽管他们的罪行只限于普通的抢劫,但也可
63 能有政治阴谋的背景;(4)最后还有五名图谋不轨的罪犯于 1849 年犯事,今年(1850 年)才发配此地服苦役。他们到此不久,我连一个都没看到过,对改善他们的处境问题,不敢贸然提出任何意见。

21 上皇帝疏

(1850年8月7日,第632号)

本月4日收到信使从阿扬港送来关于我国与基立亚克人的关系以及详细考察阿穆尔河口湾与河口的报告和材料,谨将报告摘要写成专门报告,附此呈上,恭请圣鉴,并申奏:因今年通航期行将结束,目前已不能作出任何指示,但在涅维尔斯科依上校离开此地时,我曾面谕:必要时可从鄂霍次克舰队抽调一艘船,留在幸福港俄罗斯美洲公司冬营过冬,并在上次发往阿扬的公函中就命他在任务结束之后,速取道伊尔库次克赴圣彼得堡,我本人蒙陛下恩准,也将于10月初到达圣彼得堡,因此,有关明年通航之前应作的安排可在圣彼得堡确定。况且,我方才从公报中得知,同大不列颠的纠纷至少年内不会有结果。有鉴于此,我在7月22日便已下令:(1)奉旨从伊尔库次克派往鄂霍次克的一百五十人,携带完好枪械,留在该地过冬;(2)鄂霍次克区舰队的全部舰只,明年一开春立即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开往鄂霍次克装运留在该地港口的货物;(3)明春从喀琅施塔得开来的轻巡航战船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火速调往阿扬。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兵力都部署妥当,只待陛下颁布圣谕,伏乞陛下在我抵达圣彼得堡后赐下。一切最⁶⁴新情报将由涅维尔斯科依与卡尔萨科夫少校于通航期结束后送至圣彼得堡。卡尔萨科夫正在主持鄂霍次克港的迁港事宜,他将随我之后直接从堪察加经鄂霍次克去圣彼得堡。

22 关于我国与基立亚克人的关系及详细考察阿穆尔河口湾与河口的报告

(1850年8月7日,第632号,伊尔库次克)

陛下已知,早在去年冬天,便委派海军领航队准尉奥尔洛夫以俄罗斯美洲公司名义赴基立亚克地区考察,以便劝说基立亚克人同我国进行贸易。现据该军官6月30日给堪察加代理驻军司令的报告称,他于2月23日乘鹿拉雪橇(共四十只鹿)启程,按预定路线向阿穆尔河口进发。他带了三名向导,带着六个月口粮和准备赠送当地土著以及与他们交易的部分货物。

从阿扬到乌第河之间,未遇任何困难,沿途顺利,行驶迅速。但过了乌第河之后,积雪越来越深,及至到蒙杰尔河上游,雪深已达两俄尺半。奥尔洛夫患了十天病,又不熟悉从圣尼古拉湾去考里屯的路,加上河水泛滥过早,饲料不足,雪深难行,拉雪橇的鹿疲惫不堪,这一切都耽误了赶路,因此原定观察阿穆尔开河情景的目的未能达到。

奥尔洛夫准尉于5月31日抵达考里河上第一个基立亚克屯。居民们虽然仍旧象从前那样殷勤接待他,但已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色。他们问:“那只开到兰格尔岛和考里屯跟前的船会不会到他们这儿来?他们听说还有一只船到鞑靼海湾进行过测量,在鞑靼海岸与萨哈林(Лер-Миф)靠过岸,丈量过土地,观察四周地形,这只船会不会到他们这儿来?”

奥尔洛夫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的船没有到过那些地方,那一定

是别国的船只。基立亚克人相信了，问那些外国人是否还会来，并请求我们保护，否则，他们担心会被那些外国人打死。奥尔洛夫于 65 是向他们宣布，他时刻准备给予他们正义的保护，此外还要给他们运来各种货物，基立亚克人听了欢欣异常，推选出一名有经验的向导，送他去幸福港。

6 月 5 日，奥尔洛夫到达幸福港。港湾已完全解冻，只能见到潮水冲来的一些冰块，大风起时，冰块被抛到从港湾入口往北到柳尔瓦赫岬之间同浅滩并行的洼地里，但从来没见过冰块大量涌入港湾的现象，尤其是很少有冰块越过乌得岛的西北岬。由于没有条件对港湾入口详细勘察，他只能在港内进行测量。据基立亚克人说，幸福港在 5 月末解冻。而在结冰时，从港湾入口往里约两俄里大块的冰重重叠叠，其余的地方都很平滑。

奥尔洛夫准尉由此乘船，沿伊斯开峡前进，于 6 月 17 日到达阿穆尔河中跟阿洛姆屯相对的一个岛口，他从那里开始返回。

从幸福港到阿穆尔河口湾及河口之间，在枯水季节近岸航行，畅通无阻。伊斯开湾的水道沿着距乌得岛和兰格尔岛岸边从一个海岬通到另一个海岬。在离缅希科夫公爵岬的姆恰特山约两哩处，水道沿着契鲁特岛岸边通到兰格岛上的村落前面，从这里分为两条：一条沿兰格岛岸入大海，另一条沿鞑靼海岸流至普伊尔岬，从这里又分成两条：一条同阿穆尔河的巨流汇合，另一条沿着岸边流至阿穆尔河口。伊斯开湾的整个鞑靼海岸（缅希科夫公爵岬除外），以及河口湾的海岸（水少季节露出海面的海岬除外），全是浅滩，船只无法靠岸。

阿穆尔河心跟阿洛姆屯相对的岛屿，地势低洼，两岸小柳丛生，那里有许多良好的刈草场。

从幸福港到阿洛姆屯对面的岛屿之间，据奥尔洛夫说，最适宜占据的地点是库艾格达岬；该岬对面阿穆尔河面宽约一哩，河床靠

近右岸处越来越浅，在库艾格达岬附近只有六呎深。从库艾格达
66 岬溯阿穆尔往上约两哩处，左岸上有利奇河汇入。利奇河同伊斯开岬河之间有一条横贯半岛的山脉相隔。这条河是通过伊斯开岬河与幸福港有陆地交通的唯一的一条河流。据基立亚克人说，阿穆尔与幸福港之间，通过伊斯开岬河与利奇河的沿岸交通，全长不超过六、七十俄里。

奥尔洛夫从居住在阿穆尔右岸梅乌岬上的库艾格达村基立亚克人口里获悉如下情况：阿洛姆屯对面的那座岛屿，每年夏季被水淹没两次；阿穆尔河于5月初开河，冰面平滑的河口湾，一到5月中覆冰融化殆尽，海上的大冰块到兰格尔岛就为止了，多少年之间偶而有些冰块涌进河口湾，但从来也到不了阿穆尔河口。鞑靼海湾从波哥比岬往南直到杜雅屯为止，是一片平滑的冰面，再往南去甚至连岸上都没有冰，由此可见，迭卡斯特里港大概是个不冻港。据基立亚克人说，鞑靼海湾大约在4月中解冻。

库艾格达屯的居民证实了他在考里屯听到的消息：的确有一条外国船从南开来，经过他们的岸边，向河口湾驶去，一直驶到波哥比屯。船上人员对他们横加欺凌，他们非常害怕。

奥尔洛夫准尉从阿穆尔左岸的塔巴赫岬出发，到北面的停泊场去测量；他刚抵达普伊尔岬，风突然大起来，不得不放弃测量，顺流靠岸。这里的水道在水位最低的时候，只有五到十一俄丈深。从塔巴赫岬到普伊尔岬之间，当河口湾水道水位低的时候，岸上的洼地和插入水道两旁约两俄丈处的木桩和鱼簖，都露出水面。水道从普伊尔岬向东偏北拐去。据基立亚克人说，往前向正北和西北一带直到停泊场出口为止，水深五到九俄丈，停泊场里水深不到四俄丈。

在随本报告附呈的地图上，奥尔洛夫准尉发现的水道所标明的深度，一部分经过测量，另一部分是基立亚克人告诉的，他们的

话经过检验之后都是可靠的。上述水道的发现值得特别重视，它是沟通阿穆尔河和鄂霍次克海的最方便、最直接的航路。

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奉命在幸福港建立冬营。他于7月6日向⁶⁷我报告说，他已于7月21日^①安抵幸福港，当地居民待他十分殷勤，他对地势进行仔细调查后，在卢特科夫岛对面找到一处最适宜建立冬营的地点。

他在选定地点时考虑到必须使船只靠岸方便而安全，从屯子里随时都可以帮助从海上入湾的船只；而且船只可以在屯旁装货和上水；必要时还可以过冬，最后，还要能够从该屯由陆地上走到阿穆尔沿岸。他所选定的地点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土质也非常好。距我们冬营约二百俄丈有个吉涅耳沃屯，屯里居民自愿帮助我们建造哨所。奠基用的木材马上就准备好了。于是在6月29日，俄国人向上帝作过祈祷之后，在阿穆尔河口设立了第一所屯营地。以这一天的圣徒的名义并为了纪念彼得大帝，这所屯营地命名为“俄罗斯美洲公司彼得冬营”。

此地的基立亚克人也证实了奥尔洛夫从前所听到的消息，即在今春河口湾解冻之前，有一艘大船从鞑靼海湾开到这里，停泊了很久，测量了陆地和海洋。他们请求涅维尔斯科依上校保护他们，免受那些外国人欺侮。他们说：“我们和居住在阿穆尔河、额尔古纳河等河岸的涅格达人、玛涅人、萨玛吉尔人是同族。我们通古斯人的土地都是一样的。既然通古斯人没有受到任何人欺侮，那么我们基立亚克人，也希望你们能保护我们，让我们安居乐业，不再挨满人打，老婆不再被他们抢走，也不要受海上来的外国人的欺压和凌辱。有你们在这里，就没有人敢碰我们。你看，我们也不欺负你们，也没偷你们任何东西。季米特利(奥尔洛夫)是一个人到这里的，还带着许多货物，我们替他保护货物，没对他做一点坏事。”

^① 7月21日当为6月21日之误。——译者

当涅维尔斯科依向他们表示怀疑，其他各屯的居民未必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说，基立亚克人的心眼儿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的人对我们的印象都不坏。

涅维尔斯科依临时要到阿扬去取些必需的物品，6月30日临⁶⁸行前夕，附近各屯约有六十名基立亚克人，聚集在我们冬营跟前，问涅维尔斯科依到什么地方去，去多少天。他们听说他要到阿扬去见长官，大约十天或十二天就可以回来以后，便互相商量了一下，推派出两名代表，请求涅维尔斯科依带领这两个人去见长官，向长官表示归顺，顺便挑选他们所需要的货物。他们再三恳求说：“你看，我们的心有多么好。”

他们这种愿望既证实了一个陌生的民族对我们的值得高兴的信任，也证实了我们同他们交往时抱有善良意图，做到了合情合理。涅维尔斯科依立刻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把奥尔洛夫留在基立亚克人那里，对他作了相应的指示，带上基立亚克人的两名代表——波兹温 and 帕特肯，动身去阿扬。到达阿扬后，他带领他们去见堪察加代理驻军司令扎沃依科上校与当时在阿扬的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谨将扎沃依科上校随后就此事给我的第22号报告抄件一份附在这里，恭呈御览，并作如下补充：与该报告同时收到大主教英诺森的来信，信中说他会见上述两名基立亚克人时，首先问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自愿的。他们回答说，是他们自己想要到我们这里来作客，看看季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他们这样称呼奥尔洛夫，吐字十分清晰）的帐幕。从各方面看来，他们毫不愚蠢，十分健谈，性情开朗，言谈之间十分自然，毫无失礼之处，总之，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感到非常满意。

涅维尔斯科依上校推测，那只外国船在早春时候从南方开到基立亚克地区，大概是为了了解河口湾解冻的时间与情况，因此，它可能秋天还要来了解河口湾结冰的时间与情况。他们收集到这

些资料之后，很可能在明年早春再来，在萨哈林或南部海峡的大陆沿岸占据一个地点，甚至可能抱着同样目的，于5月直入阿穆尔河，而在我国各港口的船只赶到那里之前，抢先在河内占据一个地点，并在那里站住脚跟。他的这一推测很有根据。涅维尔斯科依⁶⁹上校认为，从鄂霍次克区舰队中留下一艘军舰在幸福港过冬，是十分有益的。我十分赞同他的见解，不过现在我已无法就此问题向他发布批准令，因为距离太远，公函不能及时到达，所以毫无用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可能根据他离开伊尔库次克之前我面授的指示，不等我批准，就已就此事发出命令。

23 上皇帝疏

(1850年11月27日)

继今年8月7日所上奏疏及附呈报告之后，谨据涅维尔斯科依上校与卡尔萨科夫少校的报告写成条陈一件，附此呈上，恭请御览。前者从幸福港返回，后者从堪察加返回，现均抵圣彼得堡。这两位校官在这遥远地区，长途跋涉，兢兢业业，舍己为公，迅速而干练地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可以说，他们的足迹遍及东洋与京都之间的辽阔疆土。陛下今年年初颁布的敕令，他们于3月末从圣彼得堡送到我处，并且已在鄂霍次克、堪察加及阿穆尔河口湾出色地完成了。尤其是，涅维尔斯科依上校的活动与他收集的资料特别重要，有了这些资料我国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外国人轻易占据阿穆尔河口的危险。与此同时，他收集的资料从各方面指明，对自古以来属于俄国的沿海地带，我们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予以密切注意和增加兵力。

谨将这两位军官的劳绩上奏陛下，恭请圣鉴。他们为了执行委派的任务，近几个月来，每人都在最危险的季节里，在最艰险的70路途上，跋涉两万五千余俄里。此外，涅维尔斯科依还在希望得到陛下庇护的各部族面前显示了刚毅、果决和勇敢，所以基立亚克人及其邻族满人，都深信得到我国庇护的重要，只望陛下不吝恩泽。

随条陈荣幸呈上：1. 涅维尔斯科依亲手绘制的阿穆尔河及河口湾地图一幅；2. 幸福港及阿穆尔河左岸（至“康士坦丁亲王”半岛为止）的仪器测绘图与目测图各一幅；3. 彼得冬营及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建筑物的平面图与正面图各一幅；4. 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右岸离河口二百俄里地方发现的古界碑草图一幅。恭请御览。

24 报告

（1850 年）

涅维尔斯科依上校报告说，他已于7月初带领随他同行的两名基立亚克人，由阿扬乘“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回到幸福港。这艘船是卡尔萨科夫少校由鄂霍次克派去接他的，船上有第四十六陆战队的工匠们和雅库梯团的几名哥萨克，载运了必要的武器、弹药、工具以及建筑材料。

涅维尔斯科依不在幸福港时，那里已经在基立亚克人的帮助下采伐了木材，测绘员测绘了该港沿岸的地形。

涅维尔斯科依乘小艇和“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彻底考察了从河口湾北面进入阿穆尔河口的新入口处，对彼得冬营的修建作了相应指示，然后亲自乘小艇和兽皮船驶入阿穆尔河察看与记

述地形,尽可能溯江远上,以便亲自了解阿穆尔两岸的基立亚克族对我们是否均怀好感。

他在康士坦丁亲王半岛留下一名测绘员,让他对半岛本身以及阿穆尔左岸从半岛起到河口湾和幸福港之间的整个地区进行详细测绘,自己则继续前进。他到处受到基立亚克人的欢迎和特别信任,成群的基立亚克人携妻带子,来到他的帐篷跟前,向他表示自己的喜悦。他们说,自从我们的船只来到伊斯开屯(在幸福湾),黑人就不敢到他们这里来了,如今满人也变得温和些了。他们所说的黑人系指捕鲸船上的船员,在这些船上确实有许多黑色皮肤的人。在一个屯子里,他遇见三个来自萨哈林岛的人,他们住在南部海峡附近。他们告诉他说,今年春季有两艘大军舰到过那里:一艘有二十门炮,另一艘有十四门炮;这两艘军舰早在河口湾尚未解冻以前就来了,在他们那一带逗留了一个半月,测量土地和海峡水位,并在波哥比屯(位于河口湾南)旁停泊过。

他一路上收集了关于阿穆尔河流向、关于鞑靼海湾中位于51°50′纬度上的迭卡斯特里港同阿穆尔之间的直接交通,以及关于这一带基立亚克人的其他居住区的详细地形资料。他还搜集了关于萨哈林岛居民的资料。据基立亚克人说,萨哈林岛居民绝大部分是基立亚克人,往南是毛发蓬茸的虾夷人,在该岛东岸住着通古斯人。通古斯人当然是从我国境内迁去的,基立亚克人就认为他们属于俄国。他们还说,日本人每年都到岛的南部来,他们——基立亚克人和虾夷人,都同日本人进行贸易。

各地的基立亚克人都一再请求保护,请求不要抛弃他们。他们还给他送来各种鲑鱼、黍米和米酒。涅维尔斯科依请他们吃奶油饭,喝茶,向他们赠送耳环、戒指、项练、小刀等等。

在阿穆尔右岸离河口一百二十俄里的奥加岬旁的一个屯子里,有一名叫切达诺的基立亚克老人,率领全家,带着大米、鲑鱼、

米酒来找涅维尔斯科依，也对他说，俄国人同他们进行贸易，保护他们，他们非常高兴，现在满人再不敢欺负他们了。涅维尔斯科依问他：“满人有什么权欺负他们？”老人回答说：“就因为他们强大；而我们基立亚克人、涅格达人和萨玛吉尔人根本不属于他们，连他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切达诺顺便对涅维尔斯科依谈到，溯72 阿穆尔河而上，过了阿姆贡河河口，右岸上有些形状特别的石头。根据他们的传说，这些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不就是罗刹（即俄国人）安的。基立亚克人把这些石头视为珍宝，每当乘船来做买卖的满人想把这些石头推下河去时，基立亚克人就给他们钱，不让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有一种迷信：如果把这些石头推下河去，河里就会掀起浪花，他们就捕不到鱼了。切达诺一再请求涅维尔斯科依务必去看看这些石头，并且自告奋勇给他带路。于是涅维尔斯科依就带着他，向阿姆贡河口进发。这条河从左岸离河口湾二百俄里处流入阿穆尔。在这里他遇见了从阿姆贡河上游来的几个涅格达人。这些人常同我们的雅库梯人做买卖，但十分遗憾，后者在交易中总欺骗他们，并且散布对我们极为不利的谣言（我以前就听说过这种事，在去年路过雅库次克时曾采取过措施），他们乱说，俄国人要向涅格达人征收毛皮税，殴打他们；又说他们躲得过满人，可是逃避不了俄国人。涅维尔斯科依辟了谣，劝他们到幸福港去交易，个个都赠了礼物，然后溯阿姆贡河航行了约十五俄里，察看森林，从那里又返回阿穆尔，然后渡河向右岸的台尔斯屯驶去，在江边上看见了八条大船。切达诺神色仓皇地告诉他，这是满人。的确，在岸上出现了一大群人，大约有八十名，剃发梳辮，身带弓箭，有些人还携带火枪。

这群人看见了涅维尔斯科依，就向他走来，为首的是一个官员模样的老年人。在此之前，涅维尔斯科依已命令他的水手们留在舢舨里作好一切准备，他自己便铺开货物，装作陈列准备出售的

样子。

年老的满人走到涅维尔斯科依跟前，傲慢无礼地问他“是什么人？”涅维尔斯科依用同样问题反诘他，而在对方回答是满人后，才说他是俄国人。

年老的满人狐疑地打量了他一下，同自己人交谈了几句，然后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涅维尔斯科依指了指货物回答说：“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不是看得见吗！”“我们是来同基立亚克人做买卖的。”年老的满人说。“你们从上游来，而我们从海上来，也是做买卖的。”涅维尔斯科依回答说。“这是别人的地方。”年老的满人说。涅维尔斯科依问：“这是谁的地方？”满人不答，傲慢地摸摸胡须。这时有人递给他一个用布包着的木墩，他坐下了。涅维尔斯科依抓住他的胸口说：“我们两个都是商人，所以我们谈话要站都站着，要坐都坐着。”满人慌张地站起来，基立亚克人也给涅维尔斯科依递过来一个木墩，于是两人都坐下来了。但这时，那群满人却围住了他们，原来站在跟前的基立亚克人、涅格达人和萨玛吉尔人都走开了。涅维尔斯科依身旁只剩下那两个基立亚克人和一名通古斯人翻译。“这是谁的地方？”涅维尔斯科依又问道。“我们73在这里做买卖，”满人回答说，“这是基立亚克人的地方，可是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是谁？”这样问着，那群满人都注意打量涅维尔斯科依和船上水手们的衣著，并私下交谈着。涅维尔斯科依对满人说：“我们用不着争吵。我们两个都是商人，都是来做买卖的，所以应该友好相处，彼此运送货物，使双方都能获利。”这时，满人指着紧紧围住涅维尔斯科依的人群蛮横地说：“我们人多，你们人少。”

站在涅维尔斯科依两旁的两个基立亚克人立刻抓住刀子；涅维尔斯科依从衣袋里掏出双筒手枪，对准满人的前额说：“现在谁敢碰我？”

满清官员以及所有的人都后退了两步，行礼求饶；涅维尔斯科

依把枪放进衣袋，年老的满人又在远处躬身问道：“你真象基立亚克人说的，是俄国人吗？你不是从波哥比停泊过的大船上来的红毛（即英国人）？”基立亚克人这时异口同声地说，他是长官，是从伊斯开来的俄国长官。涅维尔斯科依把先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他是俄国人，来同基立亚克人做买卖的，并且监视着红毛不让他们到这里来，然后走到年老的满人跟前，握住他的手，安慰了他一番。满人道出姓名，把手下一个到过恰克图的人叫来，拿出俄国的银币让他辨认。这时，涅维尔斯科依的帐篷支好了，于是便请了几个满人进去吃茶喝酒。从这时起，他和满人的关系变得完全友好坦率了。那个满人首领原来是满清阔吞城^①的官吏，正是被派来探听从南方来的是哪国船只。他对涅维尔斯科依谈到：

1. 萨玛吉尔人、涅格达人和基立亚克人的土地不属于满人。
- 74 2. 满清政府只准许满人在边境上阔吞城附近的“莫勒奇”地方同这些民族进行交易。基立亚克人、涅格达人和萨玛吉尔人到莫勒奇去，首先要向官吏送礼，然后才能在围着围墙的特定地方进行贸易。

3. 满清商人到萨玛吉尔人、涅格达人和基立亚克人的地方来，并未经政府许可，而是借口来抢妇女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民族贱如猪狗，这些民族的妇女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所以抢劫他们的妇女并不是不道德的行为。

4. 阔吞城里的人都知道，俄国船只去年到过河口湾，俄国人现在在伊斯开作买卖，而他们的长官对此并不惊慌，因为这块地方不属于任何人；可是他们听说红毛船从南方开来了，都惊恐不已，害怕红毛进入阿穆尔，开到他们城下，并象在其他地方那样，采取敌对行动。他们说红毛的炮大，射得快。谈话结束时，满人对涅维尔斯科依说，如果俄国人不让外国人进入阿穆尔，他们只应感到高

^① 原文为 город Гогто。——译者

兴,因为他们自己不能防守这些地方。他还对涅维尔斯科依讲,从他们现在所在之地,由水路可进入他们境内,走完水路,弃舟乘骆驼,只须八天时间便可直达朝廷(即北京)。

涅维尔斯科依同满人几乎谈了一昼夜,想尽量同他们亲近,并探听沿阿穆尔的各种交通及周围地带的情况,还对他们讲了互相贸易的好处。满人完全同意这一点,答应明年一定到伊斯开去做买卖,要求我们也运来商品,特别是棉绒和印花布,涅维尔斯科依这次带了一些,满人愿意用冰糖、盐和黍米交换,于是当场就开始了交易。

这时,涅格达人和萨玛吉尔人派来的代表来见涅维尔斯科依,当着满人面请求我们保护。于是涅维尔斯科依向满人宣布,同这些民族做买卖必须诚实无欺,不许强横霸道,不许抢劫妇女。

在阿穆尔右岸离台尔斯屯三俄里的地方,涅维尔斯科依在岸边的悬崖上找到了切达诺告诉他的那四根石柱,他发现其中两根石柱上刻着年代:一根石柱上刻着 1649,另一根刻的是 1669 和 75 个斯拉夫字母 Б^①。

涅维尔斯科依用刀在这些石柱上刻下了 1850 年和圣讳的第一个字母。

他返回台尔斯屯,又遇到了满人。满人请他去作客,拿出茶点款待。他们又谈起了同基立亚克人的贸易,满人依然称呼基立亚克人为猪狗,还证实了切达诺说的话:他们恐吓基立亚克人,要把石柱推下河去,并借此对他们进行勒索。然而可以看得出满人害怕居住在往上一带阿穆尔左岸的达斡尔人。达斡尔人也缺少妇女,他们花钱买,而且要花很多钱。

① 1649 是哈巴罗夫初次探察黑龙江的年代,哈巴罗夫企图侵占黑龙江流域,历时三年,最后为宁古塔副都统所破。

1669 是俄国人再度进入黑龙江下游的年代,直至 1683 年始被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所逐。——译者

涅维尔斯科依要他们许下诺言，不再欺负基立亚克人、萨玛吉尔人和涅格达人，然后很友好地与他们告别，顺便观察了右岸的台尔季河盆地之后，顺水而下返回，而满人同时也溯河而上，向他们的边境驶去。

涅维尔斯科依在归途中不断考察阿穆尔右岸，考察各支流和岛屿。右岸的基立亚克人也和左岸一样，高高兴兴地迎接他，也请求保护，请求不要抛弃他们；到处都请他吃鱼，吃黍米、浆果和米酒。

他把考察过的全部地区都绘成地图，标出了森林、航道深度、各主要支流以及适于船舶过冬的处所；全部考察过程在他的日记里均有记载。

涅维尔斯科依溯阿穆尔作了两礼拜航行之后，回到康士坦丁亲王半岛，然后又赴河口湾南部，特地到靠南部海峡最近的屯子里，详细询问和核实他得到的关于外国军舰春天曾在该处停泊的消息，以及取得有关阿穆尔与南部海峡之间的交通的最确实材料。

涅维尔斯科依在当地查明，他以前听说的外国军舰曾停泊于南部海峡的消息属实无误。他根据指令，认为有必要在阿穆尔河上靠近康士坦丁亲王半岛的地方设立哨所，如有外国人来到河口，好让他们看到此处已被我国占据，而我们可以向他们宣布，阿穆尔河76口是属于我国的。他在占据这个地方时，举行了这种场合下例行的仪式，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修建了住人的帐幕和放货的仓库，安置了大炮，挂起军旗，派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在这里守到停航期；冬天他命令只留下三人看守，等到河一开，就派二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去防守。

这个哨所离幸福港有四十俄里，离彼得冬营有十俄里，有陆路直通这两个地方。彼得冬营修建了十一平方俄丈的兵营供士兵居住，还盖了一所长官住宅，军官住的厢房、小教堂、澡堂、放货的仓

库和小商店以及供到这里来的基立亚克人住的帐篷；那里设了两门大炮，留下二十一名士兵；这个冬营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均由奥尔洛夫准尉管辖。给他们留下了足敷所有人员用一年以上的粮食、一千四百发实弹和五普特火药。此外，还有蔬菜、腌肉和腌鱼、茶叶、罗木酒和糖、棉衣、棉鞋、八头牲畜及二十八只拉雪橇用的鹿。公司从年初陆续运来价值五千二百卢布银币的货物，到8月末，还剩下约四千卢布的货物。

鉴于有关外国军舰的消息确实可靠，涅维尔斯科依返回阿扬之后，认为有必要派遣“鄂霍次克”号轻快巡航战船去幸福港过冬。舰上载船员二十一名，炮四门，除一般食物外，还有足够下一批人员吃三个月的海味。这艘战船的指挥官海军准尉加夫利洛夫奉命也受奥尔洛夫准尉指挥。奥尔洛夫行前接到在各种情况下相机行事的指示，其要点为：如果外国人靠近我国哨所或者企图占据基立亚克人的某块土地，便应向他们宣布这是俄国领土；如果满人前来贸易，则声称是同基立亚克人进行贸易的俄国商人。

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点：今年涅维尔斯科依在萨哈林岛和大陆海岸之间航行时，看到几艘捕鲸船，其中某些船只，有从南来的，也有从北来的，都在幸福港附近的沿岸停泊过，根据悬挂的旗帜发现有英国的、美国的和法国的。

卡尔萨科夫少校已由我派往鄂霍次克和堪察加，去督促该地⁷⁷迅速而准确地执行迁港的圣旨。据他报告称，此事绝大部分已于今年完成，公司的大部分财产和大部分海军人员及其家眷已运至堪察加。根据我的命令，领航学校和由伊尔库次克新调来的一百四十七名士兵留在鄂霍次克过冬。卡尔萨科夫检查了这些士兵，看到这些士兵及其携带的武器都十分令人满意，虽然他们在今年夏季行军四千俄里，却个个精神抖擞。

由伊尔库次克调来的一百五十人中，路上留下病号两名，死亡

一名。此外，尚有约四十名哥萨克及其家眷留在鄂霍次克等待明年遣送。他们曾向卡尔萨科夫表示愿意迁居堪察加。

卡尔萨科夫从堪察加给我带来该地代理驻军司令扎沃依科海军上校的各种报告。扎沃依科上校已于7月31日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就职。扎沃依科先生向我请示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应在何处建港，仍然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抑或改在塔利因湾，他的想法是：可保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尽管那里舰队的船只有所增加，也无妨碍。

我在今年3月3日所上奏疏中，曾荣幸奏明圣上，如果舰只为数不超过十艘和只有一支足额的海军陆战队，那么可以保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正因为目前我们并不打算大大增加堪察加的海军力量，因此我想一旦有机会就通知堪察加代理驻军司令，让他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修建一切必要的工程，把民用建筑逐渐转移到湖后盆地，使海湾附近留下更多的空地以备港口建筑之用。

卡尔萨科夫少校在堪察加考察了由位于东洋的阿瓦恰湾直通⁷⁸鄂霍次克海岸的博耳舍烈次克之间的陆路，发现这条道路不仅交通便利，而且适合于安置移民。依我之见，第一批迁到堪察加的移民，大部分应该在这条线上安置。卡尔萨科夫少校这次考察，完全证明这样做既完全可能而且十分方便。

最后，卡尔萨科夫少校报告，根据我的指示，除留在幸福港的一艘运输船和留在堪察加的一只小船外，鄂霍次克区舰队全部舰只（三艘运输船和两只小船）将于明春开到鄂霍次克。

关于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上的种种情况已如上所述，谨将涅维尔斯科依的报告中最重要问题归纳如下：（1）居住在阿穆尔河两岸的基立亚克人请求陛下庇护，制止附近的满人的压迫和海上来的外国人的侵袭；（2）满人自己承认，在阿穆尔两岸居住的基立亚克人不属于他们，即不属于中华帝国，他们在满清边境上的莫勒

奇(位于阿穆尔右岸,离河口约六百俄里)同基立亚克人公开进行贸易;(3)萨哈林岛上的居民是从我国大陆上迁去的基立亚克人和通古斯人以及同我国的千岛群岛居民同族的毛发蓬茸的虾夷人,日本人常常乘船来到该岛南部同这些民族进行贸易;最主要的是,(4)今春外国军舰在阿穆尔河口湾的南部海峡对至今被认为是闭塞的、在地图上绘成浅滩的航道作了详细考察。他们这样做当然怀有野心,以前发生的许多事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基立亚克人害怕,连满人也惊恐不已。满人因为担心红毛(他们这样称呼英国人)可能溯阿穆尔及流入该河的其他通航河流进入满洲,他们在俄国人面前承认自己无力阻止英国人入侵,甚至认为俄国人防守阿穆尔入口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很想在那一带同我们进行贸易。

所有这些情况,不但证实了我们以前得到的有关这些问题的⁷⁹情报是正确的和我于1848年所陈述的忧虑不无根据,同时也说明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采取行动,以免外国人在阿穆尔河口湾与河口捷足先登。倘若外国人在那里捷足先登,则不论对我国或对中华帝国都同样具有极大的威胁。

综上所述,窃思,我国似应立即就此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适当的秘密谈判,并利用基立亚克人的民心,急速接纳他们为我国臣民,用明夏当地官员在鄂霍次克海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加强我国在该地设立的哨所,授权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同该地中国边境当局建立联系。

最后,如果说一方面我们必需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那么另一方面则又可等待上述步骤将产生的对我们最为有利的后果。只要能根据目前形势和俄中双方的根本利益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向中国人指明我们必须同我们在阿穆尔河口设立的哨所建立直接和迅速的交通联系,就有可能实现我国取得阿穆尔航行权的宿愿。

满人非常真诚地希望同我国进行贸易。至于我国从在阿穆尔同满人贸易中可能取得的利益以及与此同时通过萨哈林同日本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已毋庸赘述。

25 申辩

(1850年11月30日)

关于去年(1849年)阻留以勘察外贝加尔地区为名的考察队一事,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有人对我提出指责,谨就此事申辩如下。

侍从将军多尔哥鲁科夫公爵 1849年4月4日就该考察队发
80 出的公函到达伊尔库次克城时,我已动身赴堪察加。于是立即派信使追我,信使于1849年6月3日才在雅库次克城赶上我。在给我的这份公函中,有总参谋部给阿赫杰中校指令的抄件,其中有如下指示:

“考察队要从格尔必齐要塞或附图上用 A 标示的地点开始勘察。从该地向东北伸延,划分我国同中国边界的山脉(用 E K 标示),根据现有资料,大部分是花岗岩,少数地方长有森林。离这条山脉不远,南北两面还有其他山脉,而且土质也不同,其中可能蕴藏着金属,甚至黄金。因此,考察队应先从 A 点到 E 点,然后从 E 点到 G 点进行勘察。据传闻,在 E 点稍北已经有人淘金,因而考察队应利用第一个夏季勘察 E 点与 G 点之间以及 G 点附近的地带。秋季,考察队可继续勘察,大约可到山脉北坡的奥廖克马河上游(用 Y 标示),冬季一到,沿奥廖克马河而下,一直勘察到奥廖克明斯克等地。”

在上述公函所附的地图上,G点标在斯塔诺夫山脉南坡,按照

尼布楚条约,所标之处,无疑是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

阿赫杰先生率领的考察队共有二十四名官衔不同的俄国人和四名通古斯翻译,他受命在有必要改变考察队的原定计划时同我商量。

中国边防官员每年都要检查沿格尔必齐河的边界。

奉旨从珞琅施塔得出发的“贝加尔”号运输船,在同年(1849年)夏季在阿穆尔河口进行勘察。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当时我必须从雅库次克驰往堪察加,我才不揣冒昧,在奏疏中向陛下禀奏了我对于阿赫杰先生考察队的担忧和意见,并恭请圣谕,推迟考察日期(由上所述可知,根据指令,他要从格尔必齐河开始向山脉南坡进行考察),待我从堪察加返回⁸¹后再定。同时我还奏明陛下,我已命令属下待阿赫杰先生到达伊尔库次克后,予以阻留,恭候圣谕。谨将我就此事对总署会议临时主席所下命令抄件附录于后。

我从堪察加返回伊尔库次克之后,接到侍从将军多尔哥鲁科夫公爵 1849 年 10 月 5 日发来的公函,内称,上次奏疏中所陈事宜,已奉旨暂行搁置,待我去圣彼得堡再议。由此可见,我只暂时将该考察队阻留在伊尔库次克,以待圣彼得堡的敕令,嗣后考察队停留在伊尔库次克未动是奉旨行事的。

26 签署皇太子主持的钦命召开的 阿穆尔与基立亚克问题委员会 特别会议记录时写的特别条陈

(1850 年)

我同意外交部如下的意见:对于阿穆尔河口一带应审慎行事,

逐步加以占据，而且必须通过俄罗斯美洲公司，嘱托该公司，一旦发现有外国船只进入阿穆尔河口湾与阿穆尔河口，占据或企图占据基立亚克居住地区的某一地点时，便向他们宣布，未经俄中两国政府许可，这些行动均属恣意妄为，我国政府决不允许，但是我一直认为，暂时没有必要限制俄罗斯美洲公司在基立亚克地区的这个或那个地方设立商店和贸易机构。因为外交部害怕惊动中国人的忧虑，涉及整个基立亚克地区，所以不论该公司在这一地区选择哪块地方兴建商业用房，都可能惊动中国人，连幸福港也在基立亚克地区之内。然而该公司为了执行上述防范外国船只的任务，82 甚至有必要在基立亚克地区的各个地方设立店铺和安置人员，因为轻巡航战船不能在河口湾浅滩之间巡航。根据同一理由，我也不认为现在有必要撤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的俄罗斯美洲公司店铺及其他设施，我认为可根据外交部的意见，等中国政府对这些事答复以后再决定下一步骤。那时也要事先同总督协商，然后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外交部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意见似乎欠妥，建议责成俄罗斯美洲公司通过同基立亚克人的贸易和交往，继续加强我国对他们的影响，但要避免任何可能破坏我国同中国政府友好关系的行动。根据今年年初发给总督的指令，责成总督特别注意监督此事，尽一切可能协助俄罗斯美洲公司执行政府托付给它的任务。

27 呈陆军大臣^①的报告 [机密]

(1850 年,第 185 号)

为遵行大人向我宣布的有关我国东部疆界的圣谕，谨随此报

①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公爵。

告呈上特别报告一份，以答复大人提出的问题。我在这里理合禀告大人：为了通过逐步和审慎步骤顺利达到前述目的，特别是为了在防守沿海地带与治理异族部落方面采取统一措施，似应立即在那一带设立行省，管辖阿扬港、乌第地区以及从中国鄂博线迤东的整个沿海地带。这个省可委派一名海军校官或将官治理，一切陆海军、港口与舰船，不论经常驻在那里抑或临时停泊，均归他管辖，⁸³皇帝根据所呈报告颁发的圣谕也由他执行。这个省省长的驻在地，我认为指定迭卡斯特里港最为适宜，因为它是对付外国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可改名为亚历山大港。

我的这一建议如蒙圣上恩准，我便立即编制行省机构方案，说明必要的详情细节和经费开支。当然，这笔开支是微不足道的，我将同时找出抵补这项开支的来源。

28 特别条陈

(1850 年)

1. 关于派遣新考察队在我国边界上同中国鄂博相对处竖立界标事宜

竖立界标之事只有经双方划界委员在当地协商，共同签署协议书之后，才能具有充分意义，而不至如中国鄂博那样，只为一方所立。为确定划界委员的工作，必须预先由双方全权代表会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与其说解决界标问题，毋宁说谈判由小格尔必齐河迤东一带地区至今未定界的划定问题。

2. 将此事通知中国人,说明这是维护双方安宁的必要措施,以免两国臣民不知边界所在而逾越国境

我国迟早要为此事同中国交涉,但应该预料到(正如中国人一再请求的那样),谈判的内容与其说是确认中国一方竖立的由中国戍边队伍定期巡查的鄂博,毋宁是阐明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中同划定未定界有关的条款不准确的词句。不论划界谈判的结果如何,估计有关我国同中国在东部边界上的贸易的继续与发展前途等问题定能得到解决。

尽管缔结尼布楚条约时,满清的兵力比我们强大,涅尔琴斯克地区的通古斯王爷在谈判当时叛变我国投奔中国,我国全权代表戈洛文^①处境困难,但尼布楚条约的结果对我国说来,要比后来在恰克图附近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的条件较为有利,而布拉条约的预备性谈判是由拉古静斯基伯爵^②在北京进行的。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要同中国开始谈判未定界的划定问题,应该在边境上就地进行,这样要比在北京进行更为妥善,况且现在外贝加尔省兵力大增,因而这次谈判对俄国说来一定会比过去的谈判有利得多。

3. 确定由中国鄂博和兴安岭迤东的边界往哪里划的问题

按照条约的准确意义与中国一方所立鄂博确定由小格尔必齐

① 戈洛文(Фё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Головин, 1650—1706)曾代表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我国史书多称其名“费要多罗(Фёдор)”,一译柯罗文。——译者

② 原文为 Граф Рагузинский, 全名为 Граф Сава Владиславич Рагузинский。——译者

至乌第河的边界,并不困难。从乌第河,亦即从印坎地区(该地区位于乌沙河对面,中国人把乌沙河当作乌第河的上游)起的边界的方向,目前同样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去向是沿着兴安岭往南伸延的。现在就要确定由兴安岭迤东的边界为时尚早,因为这样做需要掌握关于迭卡斯特里港以南的鞑靼海湾沿海地带以及关于松花江右岸基立亚克族的边界的准确材料。

4. 为便于我国哨兵或官员(仿效中国人)巡查 所立界标而铺设道路的问题

拟议在中国鄂博对面竖立我国界标,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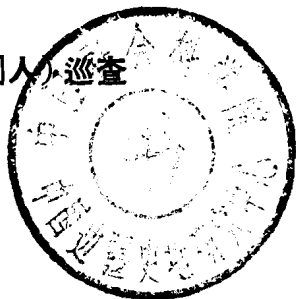
1. 在乌尔河上游;
2. 在吉柳伊河^①与结雅河河口;
3. 在乌沙河上游,与中国印坎鄂博相对处;

4. 在牛满河(布列亚)溪谷里,如果能找到中国鄂博,那么在那里也立界标。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官兵去巡查这些界标的道路十分难走,只有后两处较为便利:去乌沙河可由乌第卫穿过乌第河与舍夫利河溪谷;去牛满河可由松花江湖江而上,经阿姆贡河而达。关于此事现在即可作出相应的安排。

5. 确定哪些部族可能并应该隶属俄国

居住在松花江(阿穆尔下游)左岸、兴安岭以东地带的独立部族,应一律属于俄国。但是,把这些部族纳入俄国国籍的步骤应该是审慎的,逐步的,可由东向西进行,即由松花江河口湾开始,逐渐沿江而上,慢慢推到松花江与阿穆尔汇流处。可首先接纳基立亚克族,他们早在1850年就表示了这种愿望;其次是涅格达人,他们无论居住地区或风俗习惯都与通古斯人最为接近。关于基立亚克

^① 原文为 Гимей, 即急流河(Гильюй)。——译者



的详细资料,涅维尔斯科依上校率领的海上考察队不久即可送来;关于涅格达人的详细资料,外贝加尔考察队正在搜集。毫无疑问,居住在乌岛伊里湖和萨马吉尔湖附近的两个人数甚少的民族(乌岛伊里人和萨马吉尔人),必然仿效基立亚克人与涅格达人的榜样。但是那脱吉人^①居住地区离满人甚近,深受满人影响,要让他们加入俄国国籍,恐怕相当困难,因此更宜审慎行事。

6. 宗教方面的问题是能否改建小教堂,如果能,则从中挑选一座改为大教堂

乌第地带有三个边远的俄国小教堂,设在布鲁坎、布列亚和印坎。这些小教堂的设置地点便于我国的其他民族——雅库梯人和通古斯人以及独立的达斡尔人和布雷人到这里赶集,交换各种东西,向乌第地区的长官派去的军士缴纳毛皮税和接受乌第牧师的⁸⁶基督教洗礼。其中土古尔河上的布鲁坎教堂现在可算是国内的了:印坎教堂已被焚毁,我国的少数民族已不再去那里赶集,改在兰河同舍夫利河汇流处。在牛满河(布列亚)溪谷中的中国鄂博确定之前,要在原来布列亚教堂的旧址上建造大教堂,为时尚早,但可以将小教堂改建,并供奉固定的圣像,免得赶集时抬来抬去。大教堂最好在基立亚克地区建造,派去一名牧师,多带几名神职人员,多拨一些经费,责成他根据那些部族对我们的好感和接受基督教的先例,努力传布上帝的真言。建造大教堂的地址可同雅库次克与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协议选定,这些地方正属于他的教区。

7. 关于能否缩短目前从伊尔库次克通鄂霍次克海的道路问题

在开辟阿穆尔航线之前,要缩短目前经雅库次克和阿扬通鄂

^① 那脱吉人(Натки)——一译那土吉,即住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汇流处的赫哲人,那脱吉是俄国人对他们的称呼。——译者

霍次克海的道路是不可能的。这条道路是总督本人经过对一切便利条件的周密考虑和亲自视察之后,于 1849 年选定的。总督详细了解过这项重要事业的一切情况,其详情在 1850 年 3 月 3 日第 129 号奏疏上已一一载明。

29 致卡尔·瓦西里耶维奇· 涅谢耳罗捷伯爵

(1851 年 1 月 23 日,第 411 号)

我于 1 月 19 日在阿穆尔与基立亚克问题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专门发言,曾取得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希科夫公爵的同意,为遵行殿下旨意,谨将书面发言稿呈上,以备载入会议记录,并作如下说明:此稿符合皇太子殿下和内务大臣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彼罗夫斯基伯爵的意见。

30 在阿穆尔与基立亚克问题委员会 会议上所作专门发言的书面稿

87

(1851 年 1 月 23 日)

在 1 月 19 日会议上征求意见时,经海军总参谋长与总督共同商议,一致认为:

(1) 为防范外国人侵袭阿穆尔河入口处,除派兵从幸福港至该河左岸驻守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外,还要派舰船在沿河适宜地

方进行巡逻。

(2) 鉴于阿穆尔河口湾南口及阿穆尔河口比河口湾北口和幸福港早解冻两个多礼拜,在我国舰只到达选定地点之前,可从彼得冬营派遣巡逻队从陆路去阿穆尔沿岸,执行巡逻舰船所担负的防范外国人的任务。

(3) 同意外交部的意见,委派俄罗斯美洲公司继续在该地进行贸易,并加强这种贸易关系,扩大我国影响。一旦发现外国人进入阿穆尔河口湾与阿穆尔河口,占据或企图占据基立亚克人居住的某一地方,便向他们宣布委员会于12月13日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4) 总督应对这一切任务的完成予以特别监督,并尽一切可能协助俄罗斯美洲公司,为此,他必须同俄罗斯美洲公司总经理处取得密切联系,同时对此事严守机密。

31 呈 A·C·缅希科夫公爵的 报告,奉旨送交基立亚克事 务委员会审查

(1851年2月20日)

俄罗斯美洲公司总经理处接到关于我国在基立亚克地区活动
88 的圣谕后,函告东西伯利亚总督称:为了最顺利地执行圣谕,公司
将于1852年自行出资购置轮船、桨船,并对派往该地的全体船员,
除国库开支的薪俸外,每人每年另加三十到四十卢布银币的津贴,
在该地服役的军官,补贴数额不等的伙食津贴。此外,为了贸易
上的需要,派往该地的管事、店员和职员的薪金由公司负担。

由于今年在该地同船员一起约有一百名士兵和数名军官,所

以公司为了支付他们的薪金及上述其他费用，将担负一笔不小的开支。国库方面不会有任何超出预算的开支，因为士兵和军官都按照编制规定领取薪饷。

根据一切情况可以预料，我国在该地的贸易，在政府协助下必将获得显著发展，将来俄罗斯美洲公司一定会赢利。然而，不能不承认该公司总经理处于 2 月 13 日致总督的第 183 号公函内陈述的愿望颇为合理。该公司申明，假如从 1852 年起三年之内，这项贸易无利可图，公司认为无法将此事维持下去时，公司所受的亏损则要由政府补偿。

因此，穆拉维约夫中将请求最高政府准许他立即向公司宣布，政府同意这项要求。他认为，倘若俄罗斯美洲公司从 1852 年起三年之内在该地没有获得任何盈余，该公司认为无法维持下去时，政府应将公司在该地区所设企业收归国有，并补偿其所受亏损，其理由如下：第一，这项事业系公司应政府之请而着手创办的；第二，这项事业在政治上对国家非常重要，大有裨益，即使在贸易上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也应该办下去，此项开支不会很大，不会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更何况这笔款项可用东西伯利亚预算中每年的各种结余偿付。

32 呈御前海军总参谋长 先生的报告

(1851 年 12 月 10 日，第 1097 号，伊尔库次克)

为执行圣谕，我曾于今年 3 月 18 日第 910 号公函内荣幸禀告大人，我于 1848 年、1849 年和 1850 年（不是全年）在东西伯利亚

经费上有了哪些结余。同时还陈述了关于积累一笔特别基金的想法,其来源是外交部拨给 1849 年遣送现在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经费余额以及东西伯利亚 1852 年、1853 年、1854 年预算中可能有的结余,总数为十万卢布银币。俄罗斯美洲公司在基立亚克地区所设企业如果蒙受亏损要求赔偿时,则用这笔款项之一半从 1855 年起对该公司予以赔偿;另一半则作为政府独力继续这项活动的经费。这一计划是否业已批准,迄今未得到任何消息,然而明年(1852 年)我就要开始积累上述基金,因此,谨请大人代为上奏,敬候回音。

33 上皇帝疏

(1852 年 2 月 25 日,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Voici le rapport que je reçois à l’instant; avez-vous reçu quelques données là-dessus?”^①

90 中国政府由于国内暴乱正在继续和扩大,目前处境已岌岌可危,外交部无疑已将此情况奏闻陛下。此间收到 11 月 22 日自北京发出的最新消息,也不能令人乐观。在北京寄来的邮件中有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沙拉第修士大司祭致亚洲司密封公文一件。巴拉第无疑会向亚洲司详细报告中国事态。此外,我还从私人方面获得各种消息。从昨天自恰克图发来的书信中顺便看到,甚至在中国可靠人士中间也流传着这样的想法:根据朝代更替的先例,当今的朝廷是应该换了,现在大概已经到了改朝换代的

^① (法语)“此份奏疏刚收到,你们是否有关于此事的情报?”

时刻。

正当暴徒们节节胜利,反叛的火焰甚至蔓延到满洲之际,在未参与暴动,理应成为政府支柱的人士中间流传这种想法,当然对中国当今的朝廷为害甚大。

陛下一再向我宣谕应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谨将新获得的消息呈上,伏乞圣鉴,并上奏陛下:虽然目前我国同中国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可以预料到,一旦中国政府和当今朝廷被推翻,这种友好关系便不能再继续下去;陛下如果愿意对中国皇帝的困难处境表示同情,窃以为目前正是时机。首先陛下只须致书满清皇帝,表示乐于援助,便足以使年青的中国皇帝及其摇摇欲坠的政府振作起来;倘若在书信往返之际已经发生政变,那么,我国的友好建议,大概可以促使中国皇帝在逃亡时请求我国庇护。这样做,我认为无论在道义上或政治上均符合我国政府的尊严与利益。

在没有接到有关防备中国可能发生的政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政府与此间地方当局的特殊关系的任何指令之前,为竭尽忠诚,谨将上述想法上奏陛下,伏乞圣鉴。

34 致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缅希科夫公爵 [机密]

91

(1852年3月14日,第3号,伊尔库次克)

继去年关于东西伯利亚预算结余的公函及今年1月28日致大人的第2号呈文之后,谨禀告大人,根据总署的核算,过去三年内东西伯利亚地方捐税的支出颇有结余,原拟补助1852年度地方

捐税的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三卢布完全可供调用。此款系向私人采金业按每俄磅黄金征收四——八卢布的捐税中筹得。

除将此事同时函告管理外交部大臣,答复他提出的问题外,理合禀告大人,根据上述 1 月 28 日呈文,俄罗斯美洲公司所受损失马上可从这笔钱里拨款补偿,然后可将全部余额用于在基立亚克地方设立商业机构及扩大我国在当地的贸易,具体要求可根据最高政府指示。另外按照考察队队长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指令在该地造船盖房之经费如有超支情形也从此款调拨。为此,首先似须由大人酌情同俄罗斯美洲公司总经理在彼得堡清帐,然后将上述款项全部余额以“东西伯利亚特别基金”名义调拨此地最高长官支配,开支情形每年由此地秘密报告大人。

最后,谨向大人报告,鉴于中国国内叛乱日益扩大,日本正处于北美利坚合众国窥伺之下,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保护我国对阿穆尔河口与萨哈林岛的权利。但由于我国同这两个地方只有鄂霍次克海一条通路,这样无论如何也无力同扰乱中日两帝国长期安宁的新起对手竞争,因此,必须马上开辟由外贝加尔省直达该地的道路。奉旨在外贝加尔省集结和扩建的强大军队,只有经过这条通路才能及时赶到那里,防守沿海地带,以防不测。

35 上皇帝疏

(1852 年 9 月 17 日,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但愿一切俱如所述,可谓差强人意。需面谈一下。”

现将 1851 年年度报告呈上,并将我在今年视察和检阅中所见

到的情形奏闻陛下，恭请圣鉴。

遵照陛下钦定条例，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应由四个俄罗斯骑兵团、两个布里亚特骑兵团和十二个步兵营组成，现已扩建完毕，并于今夏遵照钦定条例按营、连集训，而布里亚特骑兵团则按团集训。

我在各个集训点亲自检阅了十二个步兵营、十二个俄罗斯连以及第三骑兵团（布里亚特旅）全旅。各步兵营均由矿井农奴组成，只补入了几百名各村镇的哥萨克。我发现，他们都是第一次从各村集合而来的，不久前刚刚来到集训点，在我检阅之前，集合最早的团也不超过六天。所有的营都排成纵队欢迎我（有些营排在边上，另一些排在中间）。每个营都有几个不会操练和体弱的人站在队外。每个营都是以排为单位列队的，每排从二十五列到三十五列不等，这是由各营指挥官自行决定的。所有的营纵队都作了⁹³转弯动作；其中大部分还作了展开队列的动作；而且各排都是由那些哥萨克指挥的。最后，还有一个营，即第三营（由额尔古纳村的哥萨克编成），完全正确地作了快步向前，行进间右转弯的动作，士兵们无论纵列或横列都排得非常整齐。站在队里的几乎都穿着哥萨克捷克曼式单上衣，有人还穿着呢料衣服；站在队外的大部分是农民装束。有许多哥萨克都戴着军中规定的皮帽，而第一营（由多宁村的哥萨克编成）全体都戴着军帽。各营都按照发下的图样修了临时营房，有木头的，也有用条子编的。各营均没有枪械，因为拨给他们的武器直到今夏才从伊尔库次克运往赤塔。但是各旅司令部在欢迎我的时候却有手持枪支，戎装楚楚的仪仗队；他们十分利落地作了举枪、托枪和枪放下动作，步伐也很整齐。

我每到一营，便再次亲自向哥萨克宣谕圣上的恩典，把他们从矿井农奴解放出来，编入哥萨克军，他们听了异口同声高呼感谢皇恩，并一致表示愿意为国效忠。总之，他们的仪容风度、举止动

作、整齐的队形以及对答如流和彬彬有礼,都使我不由得忘记了这些人刚刚走出自己的家园,刚刚放下木犁,前来集训的农奴,我好像是站在一队老兵前面。考虑到涅尔琴斯克区去年收成很不好,人们前来集训困难很多(他们要自带口粮,在集训前还得修营房),而且他们在这次集训中成绩很好,完全应该得到优待,所以,我命令今年各营的集训时间均不得超过十天,某些成绩优异的营,我当时便下令解散。

我认为将来必需改变条例上原来规定的集训日期,规定全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由5月25日开始按营连进行集训,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必须种完地。这样一来,集训将在6月25日结束。关于此事,我已荣幸地向管理陆军大臣提出了呈文。

- 94 我检阅了十二个俄罗斯骑兵连,其中有十个连属于第二骑兵旅,他们的操练情况令人十分满意。在检阅时,一个连分成四个排,每排排成十二到十五列不等,这也是由各连指挥官自行决定的,因为在检阅时每连都有几个没骑马的哥萨克,他们或者不会操练,或者身体软弱。第二旅里有八个连各个队形都操练得很好,在排成横队或纵队作慢步走和快步走时都能保持整齐的队形。他们都练了拉瓦队形^①进行冲锋,然后又迅速而相当利落地排成原队形。这个旅其余两个连操练得比较差,因为他们的驻扎地距离旅长的司令部较远,而团指挥官当时还没有任命。我检阅到的第一旅的两个连,由于同样原因操练得也比较差。但是,如果考虑到在这十二个连之中,老哥萨克兵只有三百名,而其余的人都是从未服过役的新兵,他们第一次来集训,最多不过操练了两礼拜,可以说,他们和步兵一样,成绩惊人。而哥萨克的仪容风度,他们的对答如流,对长官彬彬有礼,随时都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执行任何命令,这一切都说明这支优秀的军队大有前途,一定能为国效力。第二骑

^① 俄国骑兵拉开散兵线围攻敌军的一种战术。——译者

兵旅的每个连都按照发下的图样准确而精心地修建了临时营房。第一旅的十个连和第二旅的两个连，我没来得及亲自检阅，但是根据视察过的人报告，这些连比我见到的那些连稍差。毫无疑问，一旦从正规军派来团指挥官，这种差别就会消失，可惜直到如今还没派来。

检阅完外贝加尔哥萨克军，该军统领陪我到集训地点检阅了两个布里亚特团。这两个团是按照俄罗斯团的编制定额建立的，现在均已满额（这两个团不在编制之内，也没有发武器）。每个团分成六个连，每团都有三面早在 1800 年发给他们的旗帜。这两个团排列长长的横队迎接我，作了下面一些动作：横队前进，从左向后转，排成全连纵队或半连纵队，以纵队形式慢步和快步行进，全连或半连进行包抄，每三个连一起排拉瓦队形，然后进行冲锋。他⁹⁵们的队列排得十分整齐，动作准确而利索，显然他们练习时一定很努力，很有成绩。我现在完全相信，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布里亚特旅绝对不会落在俄罗斯旅的后面。因此，我斗胆奏请陛下批给他们武器和编制，准其按照该军俄罗斯团编制分成连队。这是对他们愿为陛下效忠的奖励，鼓舞他们今后继续努力操练；而对政府说来，这种措施开销并不大，却使西伯利亚多了两个训练有素、武装齐全的骑兵团，以备不时之需。

在赤塔我看到了从骑兵和步兵中选拔的一支小队，现已派往圣彼得堡编入模范团。我觉得这支小队的操练情况良好，特别是考虑到他们集训和操练的时间很短。

陛下关于建立这支军队的旨意所以能如此迅速而又顺利地得以实现，当归功于委任的哥萨克统领扎波里斯基少将，我大胆奏请陛下赐给他一枚饰有皇冠的一级圣安娜勋章。此外，下列人员也值得特别重视并予以嘉奖：首先是第二旅指挥官希耳科夫斯基大尉，他是一位非常勤恳的、对这支部队的建立卓有功绩的军官。他

很久以前就开始指挥这支部队,在改编时又委派他去领导,他现任骑兵团团长,而且是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中唯一的一名大尉,因此如有空额,应该授予中校军衔。我斗胆奏请陛下,为奖励他的功绩,予以擢升,并任命他为外贝加尔军第二骑兵旅旅长。目前他已经在指挥这个旅,这只是因为他军衔最高和根据我的命令。其次是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第三旅(布里亚特旅)的指挥官博罗德列夫斯基哥萨克中校。他从该旅开始建立起就担任指挥官,他不但在该旅的操练上成绩卓著,而且取得了布里亚特哥萨克兵的爱戴和信任(布里亚特人一向只是拥戴他们同族的人当长官)。我斗胆奏请
96 陛下正式赐予他中校军衔,并任命他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第三旅旅长。各步兵旅的指挥官也同样应予以嘉奖,特别是其中指挥第三旅的索科洛夫斯基哥萨克中校。谨奏请陛下正式赐予他中校军衔,任命他为该旅旅长。

在这里我不敢向陛下隐讳,第一步兵营成立时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该营大约有七十户分裂派教徒,他们都是因为参加普加乔夫叛乱而被流放到此地的犯人的后裔。其中有一个哥萨克叫奥夫钦尼科夫,被旅长传到司令部里,准备给予处分,他竟敢扬手想打旅长,抓住旅长的肩章。为了惩罚他,经委任的哥萨克统领批准,决定让他从一千人的行列中通过三次,^①他没经受得了。对于为数虽少却顽固不化的分裂派教徒,这种严厉的惩罚是必要的。另一个分裂派教徒的哥萨克也在此同时拒绝接受军服,并胆敢亵渎陛下。最后还有一个分裂派教徒,在我检阅的当时,竟然固执地称赞前两名罪犯的行为,并且要求把他跟其他分裂派教徒调到一起,我已把这两名分裂派教徒调到雅库梯哥萨克团。但对此事理合作如下补充:上述分裂派教徒中绝大部分人服役十分勤勉,我已授意

① 俄国军队里的一种极残酷的惩罚方法,一千人排成两排,手执带刺木棍,犯人通过时即用力打他。——译者

有关人员及时向我送交情报，如果发现有必要清洗某些冥顽不化的分子，我将按照上述两名分裂派教徒的先例，把他们调到东西伯利亚的其他哥萨克团。

第十六卫戍炮兵旅业已编成。我发现这个旅的情况很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旅第一连，即炮台炮连。该连的马匹均已上套，完全训练好了。炮台炮排和山炮排正在训练射击、运动，练得很出色。炮兵的马匹虽不十分高大，却很有力气，5月末才买来，7月份便能拉大炮，驮山炮，丝毫不亚于炮兵使用的最良种马。以前对当地马能否供炮队役使存有种种怀疑，现在这个成功的经验打消了上述怀疑。

我也检阅了在外贝加尔新驻地扩建的各边防营，这些边防营是由内地各省开来的新兵组成的。关于检阅的情况，容我将来在 97 适当时机再向陛下禀奏。这里谨向陛下奏明，迄今尚在涅尔琴斯克扎沃德驻防的第十五边防营，将从明年(1853年)1月1日起转移到石勒喀扎沃德一带驻扎，该营原驻地由哥萨克混成营接替。有关混成营集合、训练及派岗放哨等事情都由我亲自做了安排。士兵将从今年10月1日起开始集合，由我的副官谢斯拉文少校担任混成营的指挥官。至于哥萨克各混成营的士兵，我已根据委任的哥萨克统领的呈文下令，从今以后由各旅轮流抽调。

随后，我在外贝加尔省视察了各级政府机关。我觉得这些机关都只是初具规模而已，新的固属草创，旧的也刚刚摆脱过去的混乱不堪和无人管理的状态。此外用大部分时间深入了解了采矿的生产和管理的详细情形。我在涅尔琴斯克区发现，采矿管理方面有许多混乱现象，这里无须赘述，以免陛下劳神。因为我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并正和管理财政大臣交涉，已经呈交一份涅尔琴斯克工厂管理机构编制草案；根据我治理东西伯利亚五年来的经验，这份计划(如果上级机关不加以改变的话)将来一定能把这项事业引上

正轨。我非常荣幸地向陛下禀奏彼得洛夫斯克铁矿区的生产成就：去年蒙陛下恩准，在叶卡捷琳堡购买一套机器设备，运到外贝加尔彼得工厂；去年9月末，我批准该厂厂长、采矿工程师戴赫曼大尉用刚刚买来的机器在当地制造一台一百二十马力的蒸汽机，如今，当我7月份视察这个工厂时，他们已按照欧洲最新式样制造了一台一百三十六马力的蒸汽机，并已开始运转。这项任务完成的速度是惊人的，特别是在任何新鲜事物在当地都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更为难能可贵。这件事的主持者和创办人戴赫曼大尉及其⁹⁸全体属员都赢得了特殊的声誉。我已呈请管理财政大臣给他和其他有功军官各擢升一级。这里斗胆奏请陛下免掉彼得洛夫斯克矿区全体工作人员的债务，全部转到工厂帐上，这笔债务总数已达六千卢布。目前彼得工厂正为“额尔古纳”号轮船制造一台六十马力的蒸汽机。这艘船是奉旨为在石勒喀河上航行而在该地制造的。这艘轮船的建造工程在我的部下海军中校卡扎凯维奇的监督下进行得十分顺利。明年一开航，这艘轮船就可以下水，届时将装上彼得工厂为它制造的蒸汽机。

我从外贝加尔省返回后，检阅了驻扎在伊尔库次克的部队，其中包括遵照陛下去年钦定条例重新改编的伊尔库次克哥萨克团。在检阅时我见到了该团在伊尔库次克步兵部队服役的全体士兵，他们绝大部分是新编入这个团的农奴，于今年1月入伍，但是，我看到的哥萨克营，无论操枪动作、行进、编队、实弹射击都作得利落、准确而整齐。总之，这个团的哥萨克从今年年初起就执行着伊尔库次克城的卫戍任务，执行得很好。所有这些哥萨克的生活，尤其是从前的农奴的生活，在入伍之后的短短时间里，在经济方面大有改善。这种迅速的改革完全归功于指挥伊尔库次克团的莫列尔中校。由于旅长尚未到任，他还指挥全旅，兼任叶尼塞团的指挥官，使该团在操练上和生活上都大为改观。鉴于莫列尔中校的勤

劳不倦和成绩优异，谨斗胆奏请陛下正式授予他中校军衔，并批准他为伊尔库次克哥萨克团团长。

随后，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检阅了叶尼塞哥萨克团。由于士兵特别努力，这个团在操练中也很有成绩；为了进一步加以整顿和建立较正规的军事制度，现在必需从正规部队抽调一名指挥官，去担任团长。

在东西伯利亚广大地区，有关哥萨克军的迅速建立、计算、分布以及新编的炮兵部队建立与分布的种种部署，都是由我交给管理我所辖部队的总参谋部大尉扎博林斯基完成的。他在这次工作中成绩卓著，孜孜不倦，对他的功绩亦应上报，谨奏请陛下将他提升一级。

在下乌丁斯克区，我视察了一座奉旨在那里新建的炼铁厂（命名为尼古拉工厂）。这项工程是按照我到东西伯利亚就任之前制定的计划施工的，比原定计划稍稍拖延了些，但是，我这次来到现场高兴地发现，这一拖延只会使该厂建造得更好，更坚固。此地矿藏极为丰富，质地优良，位置也极便利，因此这个炼铁厂可供永世之用。该厂于明年（1853 年）投入生产，我马上就要向管理财政大臣提出该厂编制与条例草案。从叶尼塞到贝加尔之间的整个地区，直到目前为止铁很缺乏，这个工厂的建立毫无疑问会对整个地区有重大裨益，这是对政府关怀备至的一种最好的报答，而该厂所提供的物质财富，将使此地的炼铁业得到进一步完善，并有助于开辟安加拉河的轮船航运。这里不能不提到矿冶工程师巴罗奇-德-艾尔斯上校在建造该厂中的辛勤劳动和卓越贡献。他根据我的前任的指示，选定了厂址，制定了建厂计划。为表彰他的工作，届时我将荣幸呈请给予他相应的奖励。

由于该厂距离安加拉河上游很近，我曾到那里看了看，那里的确有石滩，从叶尼塞溯安加拉河逆流而上的确困难，但我想这些障

碍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尤其是考虑到从前,当整个西伯利亚还没有驿路时,淘金者就是走这条水路从叶尼塞斯克到伊尔库次克去的。

100 尼古拉工厂开工之后,必然会向国家上缴巨额利润,有了这笔钱就不难开辟这条重要航线(现在船只只能顺河而下)。

此地幅员广大,交通不便,加上公事繁忙,旧病频发,使我不能更经常、更仔细地视察在我管辖下的各个部门。不过,总的看来,可奏闻陛下,陛下于 1851 年批准的东西伯利亚地方的一切改革,均已顺利实现,在各地未遇到阻碍;即使发生一些误解,也是微不足道的,其中绝大部分东西伯利亚总署正予以解决。陛下对于还没有建制的行政区的谕旨,也正在逐步审慎地执行着;边境上的友谊没有受到破坏,根据北京的消息,我们这里进行的一切改革,并没有在那里造成不良印象。经彼得冬营同满人之间的个别贸易仍然继续着,并且逐渐作到双方满意;至于基立亚克人,毋庸赘述,他们对我们颇有好感。但是,令人非常遗憾,我不能不在这里向陛下奏明,测绘队中尉瓦加诺夫不幸牺牲。关于此人,我曾有幸亲自奏闻陛下,他自告奋勇去进行某些勘察,很值得褒奖,但他却为了这一大胆而必要的事业以身殉职。中国边境当局通知说,他被鄂伦春猎人打死了。他们说明了凶手的姓名,并答应恪守条约,把他们解交恰克图当局于下月进行审讯。我现在还是希望这个消息也许不完全可靠,待罪犯解来,弄清事情真相后,再向陆军大臣报告。如果这条消息属实,我将冒昧奏请陛下对瓦加诺夫家属以及他的两名通古斯随员的家属给予抚恤。

东西伯利亚今年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陈奏如上,伏乞圣鉴。不
101 久前我曾遵照圣谕向最高政府呈上各种报告,有些报告目前正在撰写,为此谨向陛下奏明,我必须于明年(1853 年)初赴圣彼得堡,以便向陛下面奏,并向各部申说情况。

36 奏疏

(1853 年 4 月 23 日)

1849 年阿赫杰率领的考察队奉旨来东西伯利亚，考察我国中国的边界以及调查斯塔诺夫山脉各地的矿藏。

当时，我已动身去堪察加，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考察队阻留于伊尔库次克，以待我返回。此事已蒙陛下恩准。

在 1850 年间，考察队队员在东西伯利亚进行了各种考察和测绘工作。1851 年之初，遵照钦命召开的特别会议的决议，考察队在总参谋部中校阿赫杰率领下从伊尔库次克出发，沿另一方向去执行原定任务。

去年(1852 年)，考察队队长与队员按部就班地完成了考察工作，返回伊尔库次克，并于今年年初抵达圣彼得堡。他们将在圣彼得堡就此次考察队所担负的任务各个方面的完成情况与发现撰写一份全面而详细的报告。

撰写这份详细报告需要数月之久。不过，阿赫杰上校已提出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由他率领的考察队的活动概述，另一份是他将尼布楚条约与布拉条约的条款同我国与中国未定界上的实地情况对照之后产生的想法。

谨将这两份报告及所附地图两张呈上，恭请圣鉴，并荣幸稟奏：阿赫杰上校交来的资料，均可从涅维尔斯科依上校及其率领的¹⁰²考察队三年来所收集的资料中得到印证。涅维尔斯科依的考察队在基里亚克地区淹留三年，未曾有人提出异议，这就清楚证明了阿赫杰上校从尼布楚条约与布连斯奇条约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依

我之见，在东洋目前局势下，在获得上述一切资料之后，我们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将按照条约应属我国的领土及与其毗连的、至今尚未确定为谁领有的沿海地区置于我国保护之下。

37 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车尔尼雪夫公爵^①

(1853年5月8日)

蒙大人盛意邀请，我出席了西伯利亚委员会昨天举行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司法大臣先生关于扎纳德沃洛夫诉状的报告，以及他根据该报告提出的特别意见。

随后，会上宣读了我就扎纳德沃洛夫对我的控告而递交枢密院并偶然转到委员会的申辩书，宣读了我关于扎纳德沃洛夫告密的处理经过的奏疏，会上我又向委员会陈述了必须特别审理此一案件的理由。虽然如此，为了保障皇上在东西伯利亚的利益，维护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正当权力，我仍须将上述事实割切奏明，故斗胆敬请大人将本函所附的报告转呈皇帝陛下御览。

38 特别报告

(1853年5月8日)

本年3月30日，司法大臣向西伯利亚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以及有关材料。他在该报告中对退职的十二等文官扎纳德沃洛夫的呈文作了说明，其他有关材料则是摘自以私人名义送交内廷第

^① 陆军大臣。

三厅的有关此事的信件。他以此为根据，提出自己对扎纳德沃洛¹⁰³夫诉状的意见，并且在随后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的公函中再次重复了这种意见。

潘宁伯爵在向委员会递交上述私人写的材料时，并未容许总督对此进行申辩。然而，这些材料对总督极尽污蔑之能事，所谈之事，皆系捏造，这些材料是对实际情况极不全面的供状，是旨在偏袒不法富商扎纳德沃洛夫的。

此番有幸应邀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我只得到简单说明事实真相的机会，我着重说明了扎纳德沃洛夫是什么人物，以及潘宁伯爵提出的私人写的材料是不完全、不可靠的。

潘宁伯爵由于对我个人有隙，或者由于无从得知的理由对扎纳德沃洛夫一人破格优待，甚至事先不容总督申辩，就将私人的诬告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裁决。如果说此事只不过是潘宁伯爵对穆拉维约夫个人的侮辱，也许不值得政府关注；但是司法部门若把经常有的，将来还要有的对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控诉和告密尽皆按照这种程序处理，则必然会损害总督在地方上的威望，破坏遥远边陲的最高政权。出席西伯利亚委员会的都是政府高级官员，他们若经常花费许多时间去听对总督的无中生有的污蔑以及匿名告密，并且听不到总督的申辩，势必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对总督的不良印象，从而失掉对他的信任。然而，为公务利益计，此种信任是不可或缺的。

我在接受陛下任命我担负现任职务时，曾亲聆圣训。陛下的训示我至今铭刻于怀，不敢或忘。我身为总督，深感责任重大，因此，为维护总督的身份起见，理合请求委员会将上述情况奏知皇帝陛下。

39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 的秘密报告

(1853年11月29日)

目前我国同海上列强关系紧张，应该注意防守我国在东洋与鄂霍次克海的沿海地带和港口。

殿下为此已采取了最主要的措施：向该地派遣军舰，奏请皇上批准补充第四十六海军陆战队并命令外贝加尔军派遣一个哥萨克连进驻阿穆尔河口。同时，“德维纳”号运输船今秋可将最不可少的要塞炮运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但是要把这些武器及时送到该地，在必要时能发挥作用，还需要最高政府预先发出一些指示和批准令。

另一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在中国酝酿着的政变。由于政府有先见之明，东西伯利亚现已拥有强大的兵力。在外贝加尔省有将近一万六千名步兵和五千多名骑兵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其中有一万三千名步兵和骑兵，配备二十门大炮，可以随时毫不费力地开赴国外，必要时，这个数字还可以增加到一万六千名。但我们还要用这些兵力在从堪察加到哈腊寨绵亘一万俄里的陆海边界线上保卫我国领土。

殿下知道，这一带广袤的土地是俄罗斯的未来，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严加防守。窃以为，无论我国欧洲南部与西部边境上一触即发的战事多么严重，无论同土耳其、英国、法国交战使我们多么不安，俄罗斯万众一心，矢忠皇上，因而强大无比，那方面的任何危险也不是为患。我国国内的财力物力无比雄厚，敌人可能给我国

欧洲沿海城市带来某些损失，但是战争持续得越久，就越会对敌人（尤其是英国）不利。然而，我国在远东的情况却迥然不同：堪察加¹⁰⁵的阿瓦恰湾，阿穆尔（松花江）河口以及该河的航行权，可能被敌人用武力夺走。人口众多的邻邦中国，由于愚昧无知而软弱无能，很容易受英法影响而被唆使同我国作对。那时，西伯利亚将不再为俄国所有。而西伯利亚除了出产黄金以外，其幅员广大的土地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足够俄国欧洲部分的剩余农业人口开垦一个世纪。我国如果丧失这块土地，则无论在欧洲获得多大胜利也无法得到补偿。要想保住西伯利亚，目前就必须确保和牢固占有堪察加、萨哈林、阿穆尔河口，掌握阿穆尔河的航行权，并且牢固地控制邻邦中国。现在，我们可以用近五年来东西伯利亚逐步培训出来的地方部队来实现这一切。但是必须批准和授予东西伯利亚总督根据上述意图和地方情况便宜行事的权力，因为在如此边远的地区，往返万里，如果总督遇事都要听候京城命令，再作处理，是会误事的，所以必须就防范英国人进犯海岸与港口事宜事先发出指示和批准令。英国人从海上即使同他们最远的海军供应站联系也极为迅速。一旦他们在欧洲宣战，便可立刻向各分舰队发布命令，在东洋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个宣战的消息，在我国用正常途径经西伯利亚送到堪察加，就要晚得多了。有鉴于此，我认为普提雅廷将军所率的分舰队，目前正处于英国人威胁之下，可立即开往涅维尔斯科依先生新发现的港湾（该港在2月份冰即化尽）。分舰队到达该地后，应归西伯利亚当局直接管辖。如果普提雅廷出使日本的任务尚未完成，亦可将此事委托西伯利亚当局在合适的时候去完成。在目前形势下，为应西伯利亚各港口以及彼此间取得迅速联系之需，有必要将编入该分舰队的载有第四十六海军陆战队的“东方”号蒸汽纵帆船调去。

河开之后，东西伯利亚最高长官应立即取近路赴阿穆尔河口，¹⁰⁶

将增援第四十六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人员，以及总督统辖的军队里的两个山炮排与圣彼得堡派来的两三名军事工程军官送往该地，以加强阿穆尔河口与堪察加两地的海岸、港口的防务。只有经过上述部署，我们才能在那里及早作好准备，以防英国人来袭。估计英国人可能于6月末或7月初在那里出现。我们如能采取明智办法，派遣由三艘巡航战船与两艘轻巡航战船组成的分舰队，沿着鄂霍次克海与堪察加海的我国海岸与岛屿进行巡逻，那么不论敌人如何强大，要想进攻我们，也不得不十分小心谨慎。

其次，为了供应在阿穆尔河口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驻军的给养及其他必需品，为了使外贝加尔省同阿穆尔河口以及阿穆尔河口和堪察加之间能够取得迅速联系，应建立整个夏天都不间断的经常的轮船交通线，在阿穆尔河口同堪察加之间可利用“东方”号蒸汽纵帆船，在涅尔琴斯克同阿穆尔河口之间可利用在石勒喀新造的“额尔古纳”号轮船和桨船。英国人不论想花多大力量也不会把大量的登陆队派到那些遥远的地区，因为他们在整个对华战争期间，登陆队加上轮船和兵舰上的人员总共也不过三千人。他们向堪察加及其附近不熟悉的地带派登陆队势必更加困难重重。最后，英国人以为那里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甚至不会想到有必要派强大的兵力去攻打。考虑到上述情况，我认为，我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最初只须派五百名机动部队防守，在阿穆尔沿岸也只须派五百名别动队，配备四门山炮即可。即使我国舰队在海上抵挡不住英国人的进攻，英国人竟得以强行登陆，这些部队也足以应付。万一这些兵力不敷使用，不能击退敌人，陆军被迫后撤（在堪察加的，向半岛腹地撤，撤到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博耳舍烈次克；在阿穆尔河口的，撤向奇吉屯与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我们只要建立了上述轮船交通线，在当年夏季就可以沿阿穆尔运送两个营和几个哥萨克骑兵连及适当数量的炮队，把敌人从阿穆尔沿岸

与鞑靼海湾赶走,然后,再用轮船把足够的兵力经鄂霍次克海运往博耳舍烈次克,这样一来,不必经过东洋,就可把敌人赶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

在面临紧急情况之下,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开辟阿穆尔航线,这件事是可以办到的,而且是名正言顺的。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阿穆尔航线的大好时机,我国军队在阿穆尔河口(松花江)屯驻三年之久,事事顺利,未受任何威胁,更是今后成功的可靠保证。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阿穆尔河而下,满洲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拦,然后也许还会由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应该坚定地回绝,阐明这种航行不仅为我国利益与防务所必需,而且也为满洲本身的防务所必需。然后,我敢断言,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目前中国政府软弱已极,连半壁江山都保全不了,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恰克图贸易中断,而中国政府无力协助我国恢复这一贸易。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应该改变外交方式,通知理藩院:“理藩院应同西伯利亚最高长官兼当地驻军司令联系与接洽,我国政府已向他发出应付一切事变的指令。”

采用这种外交方式,可以消除由于该地距离圣彼得堡遥远和交通不便而难免产生的、在目前局势下极为有害的误会,同时还向中国政府表明,我国对他们的局势了如指掌,并且采取了相应措施。大概,不久我们就得同各个独立的省份,而不是同中华帝国进行交涉了,由此更可见这种外交方式是正确和适当的。有鉴于此,可由外交部特派一名官员前来协助东西伯利亚最高长官,只须发出一些应付各种事变的原则指示即可。

关于在我国同蒙古边境上的陆军的部署,可以先作如下安排:在哥萨克集训开始(明年5月25日)之前,设立两个兵营:一个设在恰克图附近,包括十二三个边防营,配备一个炮兵连,以及外贝

108 加尔哥萨克军的第一、第五、第六骑兵团；另一个设在阿鲁哈村与鄂鲁怀图要塞之间，包括哥萨克步兵的第一、第二旅和三个骑兵团，配备上一个整轻炮连。

在这两个地方集训，并不会耽误哥萨克生产，国库为此支出的经费也很有限，但我们可以借此大显兵威，加上东西伯利亚最高长官利用适当时机直接同中国进行谈判，这样一来，我国政府趁中国即将发生政变之时机不论提出什么要求，无疑都能如愿以偿。

在音果达河与石勒喀河上的第十四和第十五边防营仍驻守原地，在必要时，便可以顺流而下，直赴阿穆尔，驻扎在这两条河上的第三哥萨克步兵旅，在各营部进行夏季集训，同样可以随时准备加强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兵力。

集训期间，可在全军中进行一次总调查，估计可以开到国外的军队数目如下：

	人数
从六个足额的哥萨克骑兵团抽出五个团	4, 400
从十二个足额的哥萨克步兵营抽出六个营	6, 200
从四个足额的边防混合营抽出两个营	2, 000
两个炮兵连	400
总计	13, 000

考虑到可能发生某些意外情况，需要陆军部门和海军部门支付超出预算的经费，为此在财政方面，应当准许东西伯利亚最高长官挪用东西伯利亚的各种款项和资金（包括救济费在内），等到政府负担较轻的时候，即欧洲战争结束之后，全部还清，或者挪用东西伯利亚今后将有的新收入。同时，各部门的预算拨款，应直接交由东西伯利亚最高长官支配，最高长官有权改变钱款的用途，当然，他也有责将所有钱款的用途上报最高政府。

根据上述办法,只须使用东西伯利亚的地方部队,加上东洋原¹⁰⁹有的以及正驶往东洋的舰只不仅可以保卫该地自古以来就属于我国的领土,使之固若磐石,而且可对邻邦施加必要的影响。但按照上述办法,必须立即派一位深得皇帝信任的,拥有相应权力的总督到东西伯利亚来。

40 关于给东西伯利亚总督 指令草案的特别条陈

(1854年1月22日)

如果真如三等文官谢尼亚文先生所说,授权东西伯利亚总督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只限于满足本地的需要,那么在给总督的指令中,完全没有必要阐述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设想与意图,一则这些设想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二则总督不仅得不到实现政府意图的任何条件,甚至无法获得关于中国事态的应有情报。由此可见,这份指令也毫无必要。至于由东西伯利亚总督同理藩院进行交涉的办法,如果枢密院不便就此事行文理藩院,可以责成总督根据当地情况便宜行事,不必让他去援引布连斯奇条约,因为该条约只涉及托波尔斯克省省长,那样作不仅不能向理藩院提出无可争辩的根据,相反只会在理藩院面前贬低总督的身价,而总督的威望是应该想法提高的。其实,由我国枢密院行文理藩院说明,鉴于两国政府相隔遥远以及中国目前局势骚乱不定,特授权东西伯利亚总督在必要时同理藩院联系,这样做既简单又易于使中国政府理解。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业经委员会审查过的报告,授权

110 总督为实现国家意图，巩固我国在极东地区的势力和恢复贸易而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那么就应该或者授予总督以全权公使的职权，或者为此特派专人同中国政府办理一切交涉，并把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也交给他管辖。

英国人大概已经意识到当前这一措施之必要，因此授予他们驻广州的领事以驻中国全权公使的头衔。他们这样作当然不无道理，他们已经考虑到（如我在报告中说明的情况）中国有可能马上发生变动，为了保持本国在中国的权益，不仅需要密切注意，而且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如果当局采纳上述第二种方案，则另附条陈，详加阐述。

41 根据政府意图改进同 中国交涉办法条陈

（1854年）

前 言

目前我国同中国的交涉分下列三级进行：

低级——恰克图边务委员同买卖城扎尔固齐办交涉。

中级——恰克图市长同库伦办事大臣办交涉。

高级——枢密院（外交部）同北京理藩院用公文交涉。

总督的职责

鉴于目前中国局势动荡不定，有必要予以密切注意和采取相应措施，故建议将最高级交涉改由东西伯利亚总督办理，任命他为

我国最高政府的全权代表，授权他直接与中国现政府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政府，甚至与政变后纷纷割据的地方政权进行公文联系。¹¹¹

与此同时，将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也交由总督管辖。

第一件事应该立即咨行北京理藩院，^①第二件事也要马上通知我国传教士团现任团长。

总督的职责如下：

凡属刻不容缓的事务，可酌情同上述中国各类政府进行交涉，只须同时将其中重要事件呈报外交部，以便转奏皇帝陛下。

凡属特别重要而又不十分紧急的事务，应事先将致理藩院的公文草稿通过外交部上奏，待陛下圣裁。

凡属我国最高政府认为有必要通知中国政府的事宜，由外交部向总督宣布圣谕，然后立即由总督将公文送交中国相应政府。

中国政府致外交部的一切公文，均由东西伯利亚总督收受拆阅，总督可根据上述情况，分别轻重缓急予以处理。

手段与条件

责成总督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中国政府目前的混乱局势和现有兵力以及中国政府同各地区的关系，以此作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条件与手段。亚洲司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一切资料，特别是自从我国于1849年从圣彼得堡派出本届驻北京传教士团以来的来往公文，以及外交部认为有必要补充的一切资料，均应提供给总督。

为了便于在当地获得直接情报，总督可利用已与理藩院议定¹¹²的将于今年（1854年）派去的新传教士团，该团人员的选定和名额，均由总督决定。

关于最后一点应当说明，在中国目前的局势下，不必派全新班

^① 咨文草稿随本条陈附上。

底的传教士团；甚至可以保留原任团长，只须换几名团员即可，名额大可减少，这是考虑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新派到北京去的传教士团监护官搜集有关中国及其领土的可靠情报，总督将给予新任监护官以相应指示。

应该给总督配备以下的外交人员：

（一）参事一名，主要应从总参谋部尉官中指派，此人同时可以借用传教士团监护官名义派往北京；

（二）秘书一名，翻译两名：一名满语翻译，一名汉语翻译。

后三名人员可由亚洲司指派，并保留原俸。

鉴于今年（1854年）派出的传教士团规模较小，可将相当于亚洲司预算中给1849年派遣的上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经费的半数拨由总督支配，并马上由伊尔库次克省财政厅拨款。

在授予总督上述职权的情况下，总督应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华帝国的下列意图行事：

（1）目前在中国当权的满清王朝，只有因求助我国而得以保持王位，保持帝国的统一，才可能对我国有利。因此，根据对当地情况的直接了解，如满清王朝有可能维持下去，即应设法使中国现政府向我国求援，我国则应出兵协助。

113

（2）假如满清皇室在中国大势已去，总督一方面应采取措施，保障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安全，另一方面授意清帝，在向满洲撤退时，应保持其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并向清帝说明，他将受到俄国保护，俄国将以武力保障他的帝位世代传替，永远不受侵犯。但俄国必须在满洲同中国交界处设立贸易机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3）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但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更明显，就没有理由不让同我国毗邻地区的

百姓实现这一正当要求。然而不论情况如何，我国也要在蒙古同中国的交界处设立贸易机构。

(4) 中国一旦建立起新政府，则应设法同它建立友好关系与贸易关系，一开始就应坚决要求在新政府的所在地设立我国常驻使团，并且不再是以前的传教士团，而是外交使团；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船只开放；要求中国派遣外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详细商定我国同新政府的关系。

42 致宫廷大臣先生^①的公函

(1854年2月1日，第123号)

今年我将视察我治下的地区，访问或多或少受我们管辖并对我们表示忠诚的异族部落。届时可能遇到某些竭力效忠我们，并在其同族之中德高望重，理应受到特别褒奖的人士，所以我不揣冒昧，敬请大人（如果大人认为可行的话）代奏皇上赐下六枚金质奖章与二十枚银质奖章，均加以项颈佩戴的安娜绶带，并授权我酌情分赏给异族人，我将及时将受奖人名单呈交大人。

114

43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五省总督、 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 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

贵院从我国枢密院于去年（1853年）6月16日及今年（1854

① 侍从将军，步兵上将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大）阿德列尔别尔格伯爵。

年)2月6日致理藩院的咨文中谅已知悉,为勘定俄国同大清国东部领土边界事宜,我国仁慈的皇帝授权本总督同贵国政府全权代表进行联系,并可在发生特别紧急事件时径同理藩院接洽。

时隔未久,果然发生了这种事件——我国仁慈的皇帝发现,某些对我国沿海领土存觊觎之心的强国采取了令人可疑的行动,所以下令派遣六艘大型军舰开往东洋,同时命令本总督立刻取近路,亲往东洋沿岸作一切必要部署,以防敌人占据我国东部岛屿与大陆领土的阴谋得逞。

鉴于两国长期友好,本总督深信大清帝国君主对我国皇帝素怀真诚好意,我国皇帝亦同样敬重大清皇帝,两国皇帝抱有同一目的:但求诸事顺遂,永享太平。本总督接到我国皇帝这一圣谕,诚惶诚恐,急于效命,亲率大批官员和军队,取道黑龙江和松花江(我国统称之为阿穆尔河)赶赴东洋。关于此事理合行文大清国理藩
115 院,故按西伯利亚总督历次派遣信使的旧例,特派专人赍此咨文送达理藩院并向理藩院官员说明原委,借以澄清由于我此次东行可能产生的误会。同时也可以问明大清国将于何时往何地派遣勘定两大帝国东部未定边界的全权大臣。

特将上述事宜按友好程序咨行贵院,伊尔库次克,^①公元1854年4月14日,我皇帝陛下、全俄君主在位第29年。

44 致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①

(1854年8月18日,阿扬港)

随函寄上公文数件,阁下从中可以了解我将“阿芙乐尔”号巡

^① 普提雅廷。

航战船留在堪察加过冬的原因何在，如今阁下迫于形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与去日本和在冬季航行的宿愿，只能乘用“狄爱娜”号船。“狄爱娜”号亦可不必路经堪察加，阁下可径直由河口湾驶往日本，只须顺路到迭卡斯特里装取面包干，再到皇帝港载运十个人，不然这十个人就无船可乘了。

关于同日本的谈判，理合在此重申拙见。宁可让边界问题象过去一样悬而不决，也不能把哪怕萨哈林的最小一隅划归日本。根据目前情况，我国甚至不敢设立兵力甚小的哨所去占据阿尼瓦，但我毫不怀疑，政府将来，也许就在明年，一定会准许我以适当兵力占据该地。我希望这个岛将从俄罗斯美洲公司手中转交政府直接管辖，因此我认为，关于阿尼瓦，阁下应当告诉日本人，他们可仍旧在那里捕鱼和开设店铺，然而该地的防务应该由我们负责，因为我们要强大得多。至于暂时撤掉哨所，这仅仅是为了保护我国人¹¹⁶员健康的一种保健措施。这些人员由于人数少，防守哨所任务重而身染重病。绝不可对日本人表露我们害怕英法，相反，应该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沿阿穆尔往这里调运重兵以抗击敌人。这件事不必隐讳，因为日本人已经知道，相反应该把此事说得比实际情况更加严重，更加重要些。

我国对萨哈林的占有不容他人染指，我最近收到信使从彼得堡送来的对此完全肯定的意见，不过这不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无权将此意见正式告知阁下，仅仅提提而已。然而，既然皇上曾经诏谕萨哈林隶属我国，那就决不容有所改变。我们暂时还放弃了黑海的整个东北海岸，当然，我们决不会签订条约割让它，只不过是撤掉哨所而已，因为那里的兵力过于薄弱。阁下如能遇到彼里或林果尔德率领的美国分舰队，应该肯定地告诉他们，萨哈林，包括阿尼瓦在内，属于我国，甚至应该发给他们书面通知；如果我在¹¹⁷这里有机会遇到美国人，我一定会这样作。遗憾的是，除了捕鲸者

之外，谁也不肯光顾这里。

谨将两件私函送交阁下，其中一件大概是尊夫人的，另一件是戈洛夫宁的。对于阁下的友情，深表感谢，祝阁下一帆风顺，同日本谈判圆满成功。敬请阁下于5月间光临我们的迭卡斯特里，愈早愈好。

45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 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 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

- 117 东西伯利亚总督荣幸咨行大清国理藩院，本总督遵奉我国大皇帝谕旨，乘船沿黑龙江及两国公共地方前往东海，其情由业已于本年（1854年）4月14日行文理藩院在案。上述咨文从伊尔库次克发出已逾一月，本总督于5月18日乘船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哨所启程，计行十日，于5月28日抵黑龙江城。但出乎意料，在此期间守城官竟未接到有关我沿河航行的任何消息，因此我不得不下令将4月14日致理藩院咨文抄件交给守城官，并于即日启程，急向东行，因此行系奉我国皇帝谕旨为时紧迫，特别是我急于要在阿穆尔（亦即松花江）入海口作好部署，以防备和遏止外国人敌对和自私的野心。我已及时将此项有利于两国之事办妥，并于9月底由陆路返回伊尔库次克。到此后收到恰克图市长列宾捷尔报告，内附库伦办事大臣来函原件。列宾捷尔申说该函满纸讥讽悖理之词，有损该市长之尊严；须知市长系我国皇帝亲自挑选与委派的边疆重臣。本总督听取列宾捷尔市长申诉之后，将他与库伦办事大臣之间全部来往公函调取检查，始知列宾捷尔市长于今年4月8日咨行库伦办事大臣称：我国皇帝授权西伯利亚最高长官穆拉维

约夫总督同理藩院进行交涉；除枢密院行文知照外，总督为遵行圣谕，不久即派参事一名携带重要文件前往北京，该人不久即将启程。原以为库伦办事大臣理应立即将此事呈报理藩院办理。詎料库伦办事大臣非但未向理藩院呈报，反而给列宾捷尔市长发来完全多余的复函，提出与目前事务毫不相干的情由。库伦办事大臣称，前省长策伊德列尔曾咨请差遣数人前往北京，探看我国住京神甫与学生，解送膳食费用，该文由前任库伦办事大臣转呈理藩院，被院驳回，因而此项事由不便再向理藩院请报，同时却让我方自备资斧，并询问牲口数目，出发月日等等，用此类不相干的问题模糊我国咨文之主要宗旨。不知库伦办事大臣向列宾捷尔市长提出同派遣参事咨文前往理藩院毫不相干之事，是何居心，目的何在。直至本总督派出本总督之参事扎博林斯基上校咨致理藩院咨文到达恰克图之后，交涉仍在继续，公文往来频繁，足见库伦办事大臣固执己见，处事偏颇。最后，列宾捷尔市长看到同办事大臣反复交涉无尽无休，徒劳无益，只会耽误我参事启程，于是不得不把本总督的咨文从扎博林斯基上校手中要来，委派当地官员照通常程序送至库伦，请求库伦办事大臣立刻送交北京理藩院。本总督原来委派呈递咨文的参事扎博林斯基上校留在恰克图，等候赴北京。他在地淹留一月有余，最后只得返回伊尔库次克，复任原职。在他已经离开恰克图之后，库伦办事大臣于阴历6月14日（1854年6月26日）致函列宾捷尔市长称，两地距离甚近，特邀请扎博林斯基上校前往库伦，将本总督在咨文中提及之事向贝子办事大臣、办事大臣当面详细说明，但当时扎博林斯基上校身染重病，不能前往库伦。恰克图市长列宾捷尔于7月18日将此情形函告库伦办事大臣，并说明扎博林斯基之病甚重，何时病愈，实难逆料，总督将于下月月底从东海沿岸返回，今后是否派官员去库伦或北京，将由总督根据需要再作定夺。其中道理说得相当清楚。但库伦办事大臣接

119 到此函后，于阴历 7 月 17 日再度致函列宾捷尔市长，言词含混支吾，讥刺放肆，竟然嘲笑与贬低我市长之职司；此种狂悖行为，实属违反道德准则，有碍和好之道。且看库伦办事大臣对列宾捷尔市长用了何种言语：“凡为官者处理一应公事，皆不可矫情虚言。市长如不能将贵国微员派来库伦地方，必招人耻笑，致玷厥职，云云……”库伦办事大臣于何处看到了矫情，所谓“虚言”又指何而言？本东西伯利亚总督秉公而言，认为此种信件实属无礼，我方无法尊重，断难遵行。谨将原件送交贵院审阅，恭请贵院晓谕库伦办事大臣，嗣后不可刚愎自用，应恪守礼仪，尊重我国皇帝亲自挑选与委派的市长，本总督十分珍重两大帝国友好和睦，希望两国处理各种事务均遵守定例，以和好为重，以期于两国大有裨益，特于此文中将上述情况详加说明。与此同时理合咨行贵院，我皇帝陛下授权本总督会同大清国大臣就至今未定边界的勘界事宜进行谈判，此事已行文理藩院，贵国于何时往何地派遣大臣，亟候回文。至于派遣参事扎博林斯基一事，只要接到贵院通知，即行办理。为此咨行。伊尔库次克，公元 1854 年 10 月 30 日，我皇帝陛下、全俄君主在位第 29 年。

* * *

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第十一—十二页刊有原译文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俄罗斯咨文

为咨行大清国理藩院事。据称，我等谨遵敕国君饬谕，坐船由黑龙江前往东海毗连地界情由，业经咨行大清国理藩院在案。本年四月十四日，由额尔口城起程后，经过月余，于五月十八日坐船由本西特呼勒克卡伦起程，计行二十日，于五月二十八日行至黑龙江地方。惟时守城官并不知我等前来，因此我等即将行贵院文书，钞给守城官阅看，即日起程，急向东行。何则，因谨遵敕国君饬谕，乘时到松阿哩江海口，预备外国等侵占，办理两国有益之事。

我等妥办后，即由陆路于九月底回至额尔口城，到恰克图地方。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呈称，拆阅之际，始知库伦办事大臣等，用许多悖理赘语，将敝国君亲放恰克图地方之固毕业尔那托尔官员轻视，并将原文一并咨呈前来。我等详阅后，复与前与库伦大臣咨行各文，调取检查。由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四月十八日咨行库伦大臣文称，敝国君曾经飭谕总理西毕哩雅等处吉讷喇尔固毕业尔那托尔木喇斐约幅，偶遇有事，即咨行大清国将理藩院特飭萨纳特衙门咨报外，我等谨遵此谕，将此要文速咨北京，遣派大员，此官不久到此，即传起程等语。覈计库伦大臣接到此文，理应即刻咨呈理藩院办理。詎库伦大臣未报，徒然托故，将所委送文官员，视为无干，咨覆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查咨文内称，即道光三年，由固毕业尔那托尔策伊特哩业尔差委数人，咨请前往照看住京之喇嘛学生，解送接济口粮，由前任大臣请示大部，被部驳，复经大部，未便请报，仅问自备资斧起程，牲口数目，行走月日，借端推诿，查此等言语，系库伦大臣意欲以不相干之事支吾。譬如由敝国有咨派理藩院差官之事，始终拘泥，是何居心，一味支吾，致将敝国委员索斐业特呢额尔珀勒廓普呢额尔咱玻凌色启之差貽误后，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固无可如何，将敝国咨文由索斐业特呢额尔珀勒廓普呢额尔咱玻凌色启携带，照常派委本地官送至库伦大臣等，转请由驿速送大部，将所委差员住宿恰克图，敬候赴京起程音信，已经月余，业已回至额尔口城任所。库伦大臣等于六月十四日行文，送至恰克图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今珀勒廓普呢额尔咱玻凌色启，附近来至库伦地方，吉讷喇尔固毕尔那托尔曾将向伊口传之事，在该贝子大臣当前面详问 惟珀勒廓普呢尔咱玻凌色启当时身染重病，不能前往，特此由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七月十八日行文，并详库伦大臣等，咱玻凌色启之病甚重，何时病愈，实难逆料，并吉讷喇尔固毕业尔那托尔，于下月底由东海岸回来时，或库伦，或京城，可否派员，其权均不能自由等语。库伦大臣等接到此文，于七月十七日仍行文固毕业尔那托尔噶炳德尔，用许多虚言，悖理之至，竟将固毕业尔那托尔之任，轻视支吾，实属有碍大义和好之道。其所虚言词，凡为官者将一切公事，从未用矫情虚言办理者，且固毕业尔那托尔系本国微员，若不能来至库伦地方，被大众轻笑，致玷厥职等语。所谓诡谲者何，所谓虚言者何，究竟此即悖于道理，非所当行。吉讷喇尔固毕尔那托尔今将原文，特送贵部阅看，呈请晓谕库伦大臣等，嗣后断不可任用悖理言语，轻视敝国亲派官员吉讷喇尔固毕业尔那托尔，系慎重两国友好之道，以期诸事和平，两国大有裨益，是以明白咨文。及敝国飭谕会同大清国大臣等，将所交至今未定边界事宜，行文理藩院，于何时何处会同之处，立候回文。倘敝国俟应派官，亦由贵部咨文接到后，再行办理，为此咨行。

46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854年11月5日, 伊尔库次克)

根据皇太子主持的特别会议拟定的、并经皇上于今年1月30日批准的指令, 谨将我致中国理藩院的第二份咨文抄件送交阁下, 并理合补充说明, 4月14日我致该院的第一份咨文抄件已随同5月14日第57号报告呈交皇太子殿下。

与此同时, 荣幸禀知阁下, 尽管库伦办事大臣过去在行文伊尔库次克省长时经常言语粗鲁, 不顾礼节, 甚至不久以前依然如此, 但我方从未予以驳斥。而今由于目前事态以及我奉命同理藩院直接交涉, 如再对库伦办事大臣这种无礼行为置若罔闻, 我认为是有失国体的。至于派遣扎博林斯基中校^①去北京之事, 直到目前我仍然认为未必能获得对方同意, 因此我并不坚持这一要求, 关于划界事宜亦复如此。但我十分注意使此事中辍的责任不落在我们身上, 而是落在对方身上。

47 致彼得·费多罗维奇^②

(1855年1月16日, 伊尔库次克)

列宾捷尔先生奉阁下之召, 于今日启程前往圣彼得堡, 向您面

① 此处疑系上校之误。——译者

② 财政大臣、御前大臣、三等文官勃罗克。

陈与恰克图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毫不怀疑，在处理这方面事务的会议上他会作出很大贡献，因为其他人对此不大熟悉，而他在将近四年过程中一直主持这方面的事务。

我将荣幸随即呈上列宾捷尔先生关于改变恰克图贸易现有章程¹²¹的设想，因此恭请阁下不必再等候我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况且列宾捷尔先生在会议上将陈述一切同我治下地区的利益有关的情况，会议可根据这一切作出最后结论。

这里我理合禀明，列宾捷尔先生工作勤恳，卓有成效，在目前中国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他为发展与巩固为人所纷纷议论的恰克图贸易而努力不懈，他完全应该受到嘉奖。我已同时将此事呈报内务大臣先生，但阁下亦是列宾捷尔的直属上司，完全可以向皇上保奏。

谨致真挚的敬意，愿作阁下最忠实恭顺的奴仆。

48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855年2月4日，第10号，伊尔库次克)

阁下去年8月11日向我宣谕圣旨称，本届驻北京的传教士团“至少要比原定期限延长一年”，即延期到1857年。

我已遵照阁下的公函作好妥善安排，但理合禀告阁下，就中国目前事态而言，特别是由于我国的仇敌英法两国汲汲于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早在去年或今年初，就应该以传教士团监护官的名义派遣一名政治代表前往北京，但是现在已时过境迁。根据军事情况，我不久即须再次前往鄂霍次克海与东洋沿岸地方，恐明冬方¹²²能返回伊尔库次克，因此恳请阁下在我出行期间，切勿就委派政治

代表前往北京一事作任何决定，因为根据皇上交给我的任务以及以前外交部同理藩院商定结果，在我沿阿穆尔航行的途中或我在该河河口停留的地方很可能同中国人进行谈判。因此，如派往北京的代表事先不能同我磋商，只会在我同中国人的谈判中引起误会。

敬请阁下将拙见转奏皇帝，速将圣谕赐下为盼。复函能于我赴阿穆尔之前，即于下月(4月)10日之前寄到此地才好。

49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 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 中将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

(2月18日)

大清国理藩院从我国枢密院 1853 年 6 月 16 日和 1854 年 2 月 6 日的咨文以及本总督 1854 年 4 月 14 日和 10 月 30 日的咨文中谅已知悉，我皇帝陛下已授权本总督——东西伯利亚地方之最高长官——会同大清国全权代表就东部尚未划定的地界进行谈判。

今收到贵院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致我国枢密院的公文。该文实际上是答复本总督于 1854 年 10 月 30 日发出的咨文的。贵院在该文中申明，有关确定边界事宜，已于本年(阴历)八月飭令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得便通知我国枢密院，俟明年春暖时节
123 派代表前往库伦等候，并称贵院已将此事原由上奏大清皇帝。该文伊尔库次克于 2 月 4 日收到。2 月 7 日本总督又收到恰克图市长的报告，附有库伦贝子办事大臣(阴历)十二月十九日的来函。来函称，为共同商定划界事宜，已从吉林、黑龙江和库伦三处派出官员，会同我方代表与官员在黑龙江境内格尔必齐河两国交界处聚

齐；俟明年（阴历）五月初一日（按我国历法当为 6 月 2 日）天暖冰泮之后进行谈判。

本总督对照理藩院的咨文和库伦办事大臣的来函之后，发现其中出入很大：前者说，我方代表应于明年春融时前往库伦等候，后者却说我方代表须于（阴历）五月初一日到黑龙江境内格尔必齐河两国交界处聚齐，讨论和商定划界事宜。我国枢密院在 1853 年 6 月 16 日的咨文中曾建议，最好由贵方派遣全权代表来恰克图或伊尔库次克谈判划界事宜。因此本总督难于回奏我皇帝陛下，贵院不会不知，向皇帝上奏必须有清楚确凿的根据，为此我不得不恳祈贵院详细确实地说明贵国对此事的意见，并请尽速赐复。希望在 3 月中旬（按照贵国皇历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能得到贵院复文，如果贵院在此之前来不及行文，此事便要推迟到十月（按照我国历法也是 10 月）。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正同英国交战，发现英国有意侵占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和岛屿，并企图穿过松花江口深入阿穆尔。他们为达到此目的，曾于去年夏季乘坐六艘兵船袭击我 124 堪察加，被我军击退。我国伟大的皇帝陛下不仅关心本国的领土与臣民，而且希望维护二百余年来同我友好相处的邻邦大清国的利益。故于不久前降旨，飭令本东西伯利亚总督率领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大小火炮及其他物资，一俟河开，立即开赴东海，歼灭阴险自私的英国人。本总督接到陛下圣旨，诚惶诚恐遵照执行，待河开后，立即统率大军，携带大量武器、牲畜、粮食及其他物资（这些物资既供给这些军队，也供给我国在东海驻守的舰队）直下黑龙江，驰赴东海，到 10 月方能返回。若理藩院肯将回文送至阿穆尔（亦即松花江）河口，则本总督乐于在该地处理此一要事。

为此咨行，顺致敬意。公元 1855 年，我皇帝陛下、全俄君主在位第 30 年，2 月 18 日，于伊尔库次克。

*

*

*

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第二十三—二十四页刊有原译文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俄罗斯咨文

为咨行大清国理藩院事。本国萨纳特衙门，于前年六月十六日，上年二月初六日，咨行大清国理藩院公文，及本职上年四月十四日，并十月三十日，咨文，均称奉本国君谕旨，立界之事，责成本固毕尔那托尔，会同贵处承办委员，议定等语，业经声明在案。昨据大清国理藩院，于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咨行本国萨纳特衙门公文，系答复本处十月三十日咨文，并称分界立牌之事，本年八月间，已飭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遇便行知萨纳特衙门，俟明年春融时，派委使臣，前赴库伦听候，此节本院已经声明缘由，转奏大皇帝等语。额尔口城于本年二月初四日接奉，是月初七日，即由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递到，并将库伦办事大臣，十二月十九日咨文，一并送到，内称会同商办分界之事，由吉林、黑龙江、库伦三处委员，会同俄罗斯来使，在黑龙江吉林所属之格尔必齐河地方，俟冰泮时，于明年五月初一日，将如何设立界牌之事，互相商定等语。详查理藩院文称，系令本处于明年春融时，派委使臣，赴库伦等候，乃库伦大臣又称，在黑龙江所属之格尔必齐河地方，于五月初一日，会同商定。是来文两件，已自不合，似此轇轳不清，碍难陈奏，贵院亦必知悉。本固毕尔那托尔，不得已仍备咨文，恳祈贵院速为答复，其回文请于二月二十日前后，送到额尔口城，如贵院不及行文，即以本年十月为止，盖英夷军兴，必欲滋扰东海地方，并有直犯松花江海口之意。上年夏间，该夷乘坐兵船六只，来至东海，攻扑本国喀木察特喀地方，经我兵逐出。本国人不能不准滋扰本国地方黎民，并念两国二百年和好之道，期与大清国利益，昨复降旨，飭本固毕尔那托尔，酌量派兵，配齐大小炮位器械，趁此水路可行，迅速亲赴东海，剿办英夷。职即带领重兵，载运军器牲畜等件，复带接济东海兵船口粮，俟水路可行，即乘船由黑龙江地方，驰赴东海，以便遵照本国君谕旨办理，十月始能旋回。贵部如有复文，职亦可在松花江海口等候办理，为此咨行。

50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855年2月21日，第15号，伊尔库次克)

我于本月11日发去之第13号公函中，曾有幸恭请阁下速将

俄罗斯帝国同中国历次签订的条约抄件寄下,同时禀告阁下,我正准备为划界事宜行文中国政府。

现将上述咨文抄件呈上,共四份,皆经校阅无误。与此同时,理合说明,据 1854 年 1 月 4 日钦批最高指令授予我的权力,我已¹²⁵将中国理藩院致我国枢密院的公文先行拆阅;该文内容乃是答复我去年 10 月 30 日致中国理藩院的咨文的(该咨文抄件早已及时呈给阁下),故将来文原件留于我处。

我将理藩院上述咨文与同时收到的库伦贝子办事大臣的来信对照之后,发现二者自相矛盾。为了不使划界谈判事宜的协商拖延过久,我立即以自己的名义行文理藩院,以免这些误会给我国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我命令恰克图代理市长简复库伦办事大臣,说明我发现库伦办事大臣给恰克图市长的来信和理藩院给我的咨文有出入,有必要予以澄清;谨将上述指令抄件一并呈上。

库伦贝子办事大臣来信建议今夏会谈的地点在格尔必齐河,并清楚表示这次谈判的目的是竖立界标,因为我国政府在该地迄今未立界标。他的这一建议是根据我国枢密院 1853 年 6 月 16 日致理藩院的咨文而提出的。

阁下不会不知道,在同中国划界事宜中,俄国的根本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在按照戈洛文公使签订的条约明文规定让给中国的土地上竖立界牌,因此我未敢苟同库伦大臣的建议,因为他显然企图以狡猾手段使事态按照单方面意愿发展,从而为本国谋求利益。

理藩院在公文中建议在库伦举行会谈,尤其是没有对我国枢密院咨文关于竖立界标的话作牵强附会的解释。我乐于根据这一建议趁机向中国政府重申,两帝国划界事宜极为重要,尤其从目前¹²⁶战事看来,更是如此,因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只根据一方对谈判

的见解确定,也不能只限于讨论枝节问题。

上述一切见解,理合敬请阁下转呈皇帝御览。批示结果,请尽速赐知。

51 致陆军大臣的公函^①

(1855年3月28日,第720号)

阁下从我以前的报告中想已知悉,今年我准备从外贝加尔军哥萨克骑兵中留下一连人,在阿穆尔中游,即该河左岸布列亚河口处驻防。在该地设立哨所的主要目的,在于勘察地势,以便屯驻大批哥萨克兵,因为那一带虽未正式划定界限,但我们和当地居民都认为属于俄国的。其次,还有一个目的也相当重要:今夏可以作为维持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哨所到奇吉屯之间沿阿穆尔的交通联络的中间站,这一段长达两千俄里,布列亚河口恰好位于中间。现在要往该地派遣超过一百人的军队,相当困难,这不仅因为目前在布列亚河口没有选择好供哥萨克屯营的地点,尤其是因为最高当局还没有批给哥萨克移民用的数目可观的经费。

但是,后来遵照先皇尼古拉一世的旨意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已使我们在阿穆尔站稳脚跟。至于命我同中国人进行划界谈判一事,由于某些误会和中国政府一贯拖延,谈判短时期内难望举行;同¹²⁷时,从今年5月我们将在阿穆尔河口驻扎大批陆海军,在阿穆尔建立稳固的交通联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必须派重兵屯守皇帝陛下认为属于我国的阿穆尔中游左岸地带。最初阶段,外贝加尔哥

① 侍从将军、炮兵上将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苏霍扎涅特。

萨克军可为此提供足够的军屯户,我相信他们愿意迁往阿穆尔,只要得到最高当局准许,便可着手办理这项重要事务。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有必要于明年春天尽速用船往那里遣送男女共约三千人,以便建立哥萨克团军区,也就是说,要向那里遣送可以编成六个连的哥萨克骑兵团的移民。

谨随本件呈上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俄罗斯骑兵旅和骑兵团的新驻防图一份,阁下从中不难看到,该军驻扎在涅尔琴斯克地区的第二骑兵旅兵力大有增加。另随本件附上阿穆尔哥萨克骑兵团条例草案一份,请上奏皇帝陛下。该团准备从靠近阿穆尔的骑兵旅中抽调。为了实现政府的意图,上述一切方案的实施不容延宕,斗胆敬请阁下奏请皇帝尽速批准这一草案,俾使今夏即可招募自愿迁往阿穆尔的哥萨克,并给予规定的资助。明年(1856年)4月他们就可动身前往阿穆尔,及时在那里安家落户。

最后,有必要说明,由我推荐指挥阿穆尔团的无军衔大尉斯科别里琴将亲自率领上述一连哥萨克骑兵前往布列亚河口选择屯营地点;他同满洲黑龙江城官员熟识,办理边界事务又有经验,我相信,无论现在和将来他都能同满洲官员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如此,¹²⁸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要在如此边远的地区使这种友好关系得到巩固,从明年起他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作为后盾,我认为应该拨给他一个足额的哥萨克骑兵团。

52 致管理外交部大臣

(1855年4月27日,第36号,石勒喀扎沃德)

日前接到理藩院公文,答复我于本年2月18日发去的咨文。

谨将该文抄件以及我刚刚拟好的咨文抄件呈给阁下。我这份咨文
将经阿穆尔送往黑龙江城，转投理藩院。

53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 总督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

贵院(咸丰)五年二月二十日来文，我已在阿穆尔接到。为了避免耽搁，此复文经由黑龙江城转递。我皇帝陛下授权本总督会同贵国全权代表谈判划界事宜，但目前本总督正统率大军前往阿穆尔河口防堵敌人，此事在2月18日从伊尔库次克发出的咨文中曾通知贵院。然而为了早日解决边界问题，本总督乐于在松花江口会见贵国全权代表，以便就此事预先磋商。我在那里将逗留到9月。贵方提出，我们两国有着友好关系，在这件重大事情上不应迟缓延宕，对此本总督表示完全赞同。特此咨复。公元1855年，我皇帝陛下、全俄君主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第1年，4月28日，于松花江上。

* * *

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第三十六—三十七页刊有原译文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俄罗斯咨文

为咨行事。昨在黑龙江地方，接奉贵部咸丰五年二月二十日咨文。即应迅速咨覆。从前与贵国大臣商办分界一事，本国君已飭本职办理。今因带兵赴黑龙江海口，防堵敌人，已于二月十八日，由额尔口城，咨行贵部。职亦愿将分界之事，速为办理。贵国委员等，应预赴松花江口，职于九月间必可到彼。职意与贵国相同，循照两国和好之道，将此要事迅速办理，为此咨行。

54 上皇帝疏

129

(1855年7月3日,马林斯克哨所)

我已向海军大将亲王殿下报告并请转奏皇帝陛下,我国舰船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平安抵达阿穆尔河口,整个阿穆尔区舰队也抵达此地,以及敌舰不止一次在迭卡斯特里湾出现等情况。今不揣冒昧,将我的对华关系条陈、理藩院致我国枢密院公文原件和我拟的复文草稿直接恭呈皇帝陛下御览。

侍从将军普提雅廷完成出使日本的使命后,已返回阿穆尔河口,并带回于该地失事的“狄爱娜”号巡航战船上的大部分船员,现在正溯阿穆尔前往西伯利亚。我请他派一名随他返回俄国的军官将这份奏疏和呈给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报告带到圣彼得堡。

当上奏我部下海陆军官的功劳与业绩,伏乞圣鉴之际,斗胆陈言,我军将士均愿效法堪察加英勇保卫者的范例,渴望同敌人决一死战,我们只是担心过早媾和会使我们失去参加此次伟大卫国战争的幸福和光荣。

目前我同堪察加没有联系,很担心这里的船只可能同在这一带海面巡航的,数目众多的敌舰发生冲突,我想在夏季总可以设法了解那里的事态,并及时奏闻陛下。

尽管英国人施展阴谋诡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但我国要在阿穆尔河上航行,看来还应该通过我国同中国政府双方协商获得合法权利。我国在东西伯利亚编成大批军队,并大量集结于阿穆尔河口,必然会使中国人对我们产生莫大敬畏。如果上帝保佑,我们能再有几艘船只可以溯阿穆尔上行,那么这件事

便可彻底解决。

55 对华关系条陈

(1855 年)

我在离开石勒喀扎沃德之前，曾于 4 月 29 日呈上条陈一份。恭候圣鉴，现在理合将后来我同中国人的交涉情况奏闻皇帝陛下。

我沿阿穆尔河顺流直下，5 月 12 日在庫馬拉哨所附近遇见四只中国帆船溯河而上，船上有几名中国官员，他们是满清政府从阿穆尔沿岸地区选派前往格尔必齐河竖立界牌和同我方进行划界谈判的。由于在此以前我曾屡次回避在格尔必齐河举行会谈（其原因已奏闻陛下），因此我告诉中国官员说，原定在格尔必齐河的谈判不能举行，因为我现在必须急赴阿穆尔河口。另外中国政府通知的会谈地点自相矛盾，直到现在才弄清楚，因此我方未能及时派出参加谈判的人员。

我接见了这些官员，同他们进行了极为友好的谈话，并把我上次致理藩院咨文的内容告诉他们，建议他们返回黑龙江城，在那里等候北京的命令。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敢违抗圣旨，不能不去格尔必齐河，不过他们估计不久即可接到前往阿穆尔河口会谈的命令。我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职责斟酌行事，并且发给他们保护证，让他们去见我国官员，而我又继续沿阿穆尔前进。为了不浪费时间，在经过黑龙江城时，我先派了几名官员进城通知我路过此地，并让他们谒见该城副都统，递交我致理藩院的咨文。在驶过该城十俄里的地方，派去的官员偕同副都统一起赶上了我。该副都统一定要亲
131 自见我。在会见时，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我们的取道阿穆尔的目的以

及英国人窥伺阿穆尔的野心。从副都统的话中我发现，中国最高当局命令他放我国船只自由通行，甚至可以给予协助，尽管他暗示说，以后如果没有满清皇帝特谕，不准我们再在阿穆尔行驶。我同黑龙江城副都统友好地告别，并向他保证，我皇帝陛下对中国皇帝的友情永远不变，不经中国皇帝允许，我国绝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此外还赠给他和他的随行官员许多贵重礼品。

现在黑龙江城地方长官给予我区舰队的帮助越来越证实了中国人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例如，当我区舰队的船只路经黑龙江城时，可以在那里停泊修理。

中国官员对我们作出这种友好和殷勤的表示，并且答应给予我们沿阿穆尔行驶的一切船只以帮助，我认为在划界谈判结束之前在布列亚河口设立哥萨克哨所为时过早，极不适宜，因而将原定驻守布列亚河的哥萨克连带到马林斯克哨所，让他们在奇吉屯附近屯营。

前几日收到中国理藩院致我国枢密院的公文，根据御批最高指令授予我的权力，我已将这份公文拆阅。

理藩院来文并不要求我们立即答复，所以我不揣冒昧，谨将原件上呈陛下，恭候圣鉴，并附上致理藩院复文的草稿；至于究竟用枢密院名义还是用我的名义按此精神回复理藩院，恭请陛下裁夺。这份草稿的全部内容我已告知将来阿穆尔河口参加划界谈判的中国官员。

在收到理藩院的公文同时，我还收到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的报告，内称，不久前英国人曾唆使北京朝廷对俄国严加防范，并得到清廷允许在直隶湾驻军舰数艘，以防范俄国军舰。我国军舰是否要开赴彼处，我尚未得到正式通知，因此不知道英国人的这些情报究竟从何而得；不过我相信，他们的恫吓对中国政府可能发生影响，随本件呈上的理藩院咨文原件就是在这

一影响下写成的。但是，我非常希望我方给理藩院的复文能严守机密，至于理藩院，窃以为，决不会把这份复文告诉英国人。

56 枢密院对理藩院(咸丰)五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咨文的复文草稿

原件有如下御批：“依议，但定稿前须交涅谢耳 罗捷伯爵审阅。”

早在 1851 年 2 月 5 日，我国即咨行中国政府，阿穆尔河口附近出现了外国军舰，并且指出，俄国不容许任何海外列强占据阿穆尔河口或该地区的据点，因为阿穆尔发源于我国境内，而且根据条约东部沿河地带尚未划定边界。

在将上述重要情况通知中国政府时，我们曾邀请贵国同我国协商保卫阿穆尔河口问题，以防止外国侵占，确保两国安全。

自从那时以来，外国并未停止活动，他们在太平洋上的军舰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不得不在阿穆尔河口构筑工事，集结重兵，并令东西伯利亚总督将该地驻军增至十万人。

去年我国同英法破裂，继而同这两大强国发生战争，致使我国政府再度从西伯利亚调兵加强阿穆尔的防务，但要运兵只能取道 133 阿穆尔，此事曾由东西伯利亚总督先行知照贵国。根据东西伯利亚总督对阿穆尔及其河口与附近海岸的视察，我们确信，为了防守这一带地方免遭敌人侵犯，我国必须经常加强该地兵力，故于今年夏天命东西伯利亚总督再度取道阿穆尔，向该河口运送军队和大炮，该总督现已遵命照办，此事业已及时通知理藩院。

如今，贵国竟于(咸丰)五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的友好咨文中

指责枢密院说，我国取道阿穆尔运兵并未完全得到允许。据上述情况看来，此种指责毫无道理。既然东部沿阿穆尔地带之疆界迄今未划定，那么保护我们两国尚未划定的共管之地，反对外来侵略，理应是双方完全一致的目的。

基于上述理由，无论即将举行或已开始的谈判结果如何，我们都不能不奉告理藩院：为了两国双方利益，必须确认，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和松花江）直至海口之间，只准中俄两国船只经常自由航行。

鉴于我们两国从未中断的真诚友好关系，我方必须开诚布公地申明：只有俄国船只沿阿穆尔航行，并防守阿穆尔河口，才能防止其他国家侵入该河，保障中俄两国领土的完整；与此同时，理合奉告贵国，我国决不容许任何其他国家进入阿穆尔。

我国为保护阿穆尔河口免遭敌人侵犯而采取的措施，完全符合现时的要求。但要维持这些工事，保持相应数量的军队，并为该地驻军与移民运送一切生活必需品，俄国船只必须经常在阿穆尔河上航行，因为由山路或外海运送这些物品，不仅不方便，而且不可能。

仅将这些情况友好地通知中国政府，请予考虑。我们相信这 134 件复文定能明白确凿地表明我国仁慈的皇帝陛下对大清皇帝真诚友好之意。

* * *

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第三十二—三十三页刊有原译文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俄罗斯咨文

为行知大清国理藩院事。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口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当即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

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两国和好定例,自乌迪河以东,黑龙江附近地方,原未分辨疆界,黑龙江内,不容外国船只停泊,且不准占据江口,两国彼此商酌定计,将江口暨附近岛屿防范,是否可行。总之防范外国之抢夺,保守两国之边界为要。据此即可知敝国君与大皇帝长久和好,邻邦相助之意矣。

57 枢密院对理藩院(咸丰)五年 阴历三月十二日^① 和四月二 十五日咨文的复文草稿

贵院两次咨文已由东西伯利亚总督转来。该总督已于 1855 年 9 月 12 日通知贵国,根据战时需要,他受命于明年大大加强阿穆尔河口的防务,并从东西伯利亚内地各省为该地驻军运送给养。这里根据贵院(咸丰)五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来文所表示的愿望,申明一点:我国总督奉告贵国的一切事项,尽皆秉承我国皇帝的旨意。此外,总督又奏闻我国皇帝陛下,贵国阿穆尔地方当局曾对我国船只和船上官员及船员给予友好的协助。此乃两国友谊之证明,为此谨向贵国表示衷心感谢。我们对两国友谊从无任何怀疑,希望贵国今后对我国沿阿穆尔航行继续给予协助。我们相信此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引起两国的不满,因为我方已令总督严加戒饬,航行中绝对不准有任何欺压凌辱贵国居民的现象发生。

* * *

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二第二十七—二十八页刊有原译文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俄罗斯咨文

为咨行大清国理藩院事。敝国于咸丰五年三月、四月两次接阅贵国来

^① 当系三月二十一日之误。——译者

文。敝国于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九月十二日，业经遵照咨覆贵院，其来年兴兵防守黑龙江口，由西毕尔内地，运送兵饷。咸丰五年四月，接阅部文，总理敝国东边大臣，将咨贵国文底，奏明敝国君在案。总理东边大臣，乘船行至贵国黑龙江地方，祈贵国官员将敝国人以友相待。倘有疲乏者，亦将敝国乘船之人，加意款待，毋生疑惑。敝国人若在黑龙江住宿，不可稍有欺压，严严吩咐，不失两国交友之道。为此行文由桑克丕业特尔布尔格咨行。

58 全俄君主皇帝陛下钦命俄国 政府全权代表、东西伯利亚 各省总督、勋章获得者穆拉 维约夫中将对划界的意见

(1855年10月19日，第83号，阿扬港)

致大清国全权代表

诸位尊贵的全权代表，本职认为有必要将我方在昨天会议上所申述的意见和希望函告贵方。

曩者，大清和俄罗斯两大国签订条约时，双方全权代表的主旨¹³⁵本在保障本国安全，以防匪徒骚扰国境，并未虑及当时远离东洋的列强，故中俄双方均未料到这一带会受其侵袭。由于上述原因，自1689年以来，我们两国所缔结的条约，皆未划定东部和沿海地带的边界，只是禁止向这些中间地带移民，而俄国为了维护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甚至撤除了当时设在黑龙江两岸的哨所。虽然条约并未禁止俄国船只在黑龙江上航行，但因俄国不愿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安，而且当时也无此必要，故未航行。然而二百年来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英国在世界各大洲迅速占领了许多地方，尤其是占领印度之后，更加逼近东洋。该国拥有强大海军，所以对这一带土地也有所觊觎。

这里毋庸备述英国的行径并指明它为达到自私目的而采取的阴险手段，因为中国政府对它的行径和手段了如指掌。

英国自私的扩张野心不仅毫无收敛，而且日益嚣张；借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以肥己，乃是英国的一贯政策。

目前英国暂时笼络了法国，但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它们的联合力量。

俄国长期以来未参与战争，但早已发现，东洋（其沿岸之一部为俄国领有）每年都有外国军舰出现，而且舰数逐年增加，英国觊觎我国领土的野心已不容置疑。我国政府不能对此置之不理，当即于 1851 年 2 月 5 日行文中国政府，申明我国的对策。

我国枢密院曾提醒理藩院，俄国政府决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占
136 据松花江口，因为该江上游在俄国境内，而且迤东沿阿穆尔地带迄今尚未划定边界。

当时我皇帝陛下命令本职在所辖东西伯利亚地区建立十万常备军，因为一方面需要保卫阿穆尔河不受外国侵犯，另一方面友邦大清国当时发生了内乱，这种叛乱当然也是那些外国人策动的。

嗣后，俄国政府预料去年定会同英法发生战争，认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防守东洋沿岸和阿穆尔河口，乃命本职事先就此事行知中国理藩院，旨在促使两国最后划定边界的谈判早日举行，同时在行知中国政府并取得同意之前，不采取防守两国共有地区的措施，期与中国政府继续保持最亲密、最真诚的友谊。但我国航行丝毫未损害中国主权，因为俄国领有该河上游，而且根据条约对该河流经未定界地区的大部分河道享有与中国同等的权利。此外，本职奉我皇帝陛下圣谕，于去年和今年夏季取道阿穆尔以加强防务，这

不仅为俄国的安全所必需，而且对中国北部各省的安宁也同样有益。

本职奉旨已于今年夏季在阿穆尔河口集结大军，构筑强大工事，采取一切措施保障该地安全，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因此尽管整个夏季我军从了望哨几次发现大批英法军舰在阿穆尔河口湾附近巡航，但是敌人闻知俄国工事强大，兵力雄厚，没有一艘军舰胆敢进入阿穆尔。

这就足以向你们证明，我国防守阿穆尔确有必要，而且会使你们相信，若非俄国采取防御措施，敌舰早已长驱直入，侵入贵国和我国的腹地了。

然而，俄国拨出巨款，苦心经营阿穆尔防务，绝非权宜之计。我国在阿穆尔河口集结的兵力和构筑的永久性工事，还要进一步加强，以保卫该地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因此，第一、我国为此目的而在该地占据的一切地方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第二、为使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军队和要塞冬夏不断地同内地各省保持必要的交通联系（因为据勘测，山路无论冬夏都无法通行），我国必须在整个阿穆尔左岸设立居民点，而阿穆尔正是一条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

只有这样，东西伯利亚内地各省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免遭外国人从海上发动的任何侵略；也只有这样划界，中俄两国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现在和将来可能引起误会的一切根源。

诸位全权代表先生，切勿以为俄国意欲扩张领土；我国富强昌盛，幅员广大，实无须作如是想。但俄国除与大清国友好并衷心希望继续和平相处之外，理应关心自己疆域的安全，不受外国人侵犯；俄国希望同中国划定边界，乃是履行国家之义务，因为具有确定的边界，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

为了我们两国的双方利益和安全，上述各点必须作为划界的

主要依据。此外,理合再次奉告贵方,本职受我皇帝陛下之命负有防守阿穆尔之责,顷获悉敌人正拟派遣大军入侵阿穆尔,故本职应于明年取道黑龙江和松花江,运送比去年和今年更多的兵力、物资
138 和大炮;而为使我国河口要塞同东西伯利亚内地各省取得迅速可靠的联系,必须在两河左岸设立哨所,并于夏季用火轮,冬季用雪橇建立经常的交通联络。诸位知道,兵贵神速,有备无患,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优于敌人的兵力。

尊贵的先生们,谨将本职之意见通知各位代表,请转达中国政府;并请相信,我国政府之主旨在于顾全大清国与俄国两大伟大邻国双方之利益,而维护永久和平。1855年9月10日,于阿穆尔河上马林斯克哨所。

59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 总督、勋章获得者尼古拉· 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 藩院咨文

贵国为谈判边界事宜派来的全权代表已在这里同本职会见,并于昨日动身返回。本职同他们就此事进行了会谈,并请他们将本职对划界的书面意见转交贵院,在文件中清楚地阐明了俄国政府关于同贵国正确划定边界的主张和希望。现在,贵院既然了解两国划界所应遵循的根据,相信定能从速采取措施解决此一国家大事。

理藩院于(咸丰)五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五日致我国枢密院咨文两件,均于阿穆尔河口收到,待本职返回伊尔库次克后,当即转交圣彼得堡。不过本职同时接到我皇帝陛下圣谕,鉴于
139 两国友好,理合奉告贵院,本职受命于明年取道阿穆尔,为该河口

驻军与要塞增援部队,运送大量给养、武器和弹药,并使河口驻军与要塞同内地各省建立冬夏不断的迅速的交通联系。

上述重要命令均由上月(8月)路经黑龙江城的最后一次邮船送到这里。这些命令的根据是:强大的外国舰队虽不敢在目前靠近阿穆尔河口,但却企图于明年集结更多的军舰侵入该河。

我国枢密院对贵院来文不能迅速答复,因按我国定例,本职必先了解公文内容,才能承转圣彼得堡,而本职整个夏季都远在边陲,故来文送到彼得堡必然很晚;此外,本职须在此地作好明春的准备,以防不虞——主要是准备明年开春取道阿穆尔,为防守该河口的军队运送给养、大炮,增派援兵。两年来我们取道阿穆尔的事实证明,我们并非谋求私利,而是为了保障两国安全,衷心希望同大清国永久保持友好关系。悬祈理藩院将本职意见上奏大清皇帝,并对本咨文以及交给贵方代表的书面意见予以答复,复文可经恰克图转来。

我们今年沿黑龙江航行时,受到贵国官员的友好相待和大力协助,本职乐于将此事上奏我皇帝陛下;如果贵院认为可行,请将本职对他们的褒奖之意奏闻大清皇帝。为此咨行。1855年9月12日于阿穆尔河口。

60 报告

今年5月,我曾通过黑龙江城(瑗晖)行文中国理藩院,说明我不能同大清国全权代表在格尔必齐河会晤,请他们派代表前来阿穆尔河口,我将在河口逗留到9月。中国政府现已作出相应决定,经黑龙江将军、皇帝宗室、贝子奕^①来函通知,中国全权代表在函

^① 指奕格。——译者

告行期后，于9月8日到达马林斯克哨所。其中四名正是我5月间在库马拉哨所附近遇见的官员，他们到达格尔必齐河后，在那里等了很久才接到朝廷命令，然后赶到黑龙江城，会同库伦派出的四名代表前来此地。

谨随本件向亲王殿下呈上：（1）致大清国全权代表咨文抄件一份，题为：全俄君主皇帝陛下钦命俄国政府全权代表、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对划界的意见；（2）同中国全权代表谈判的9月9日第一次会议和9月11日第二次会议记录抄件两份；（3）我的外事秘书、八等文官斯韦尔别耶夫所作中国全权代表在马林斯克哨所行止记要一份。

61 外交报告

（1856年1月4日）^①

本年4月29日和7月3日，我曾两次上疏，仰祈圣鉴；现在理合将后来从中国得到的消息报告亲王殿下。

亲王殿下从我10月19日第83号报告中想已知悉，我从马林斯克哨所派苏霍亭大尉溯阿穆尔赴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命他将我发给理藩院的复文和给黑龙江城副都统的信件送到黑龙江城，然后把一些重要文件送往伊尔库次克。

今年阿穆尔河水非常浅，苏霍亭大尉乘船曳纤前进，十分缓慢，后来又因河水结冰，改由旱路乘雪橇行至黑龙江城（瑗珲）。

^① 这份报告前后不一致，估计前四段是1855年在马林斯克写的，其余部分则是1856年在伊尔库次克写的。——译者

黑龙江城副都统富勒洪阿极其热诚地接待了苏霍亭大尉，了解到我委派苏霍亭的差事甚为重要，当即供给食粮和马匹，尽一切力量使他得以早日赶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总的说来，今年夏季我国溯阿穆尔河上行的所有官兵和水手，中国阿穆尔地方当局都曾尽力予以协助：赠给粮食，无偿地提供一切航行工具。因为中国政府规定，不准将任何东西卖给外国人。当我们业已清楚而明确地提出划界问题之际，中国阿穆尔地方当局仍然经常给予俄国人这种无私的援助，这是顺利解决划界问题的良好征兆，同时清楚地证明，对中国说来，同俄国和平相处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

黑龙江城副都统富勒洪阿让苏霍亭大尉给我带来复函，同时退还了五十塔勒，这些德国银币是侍从将军普提雅廷在该城取粮食时留下的，但中国官员由于可以谅解的原因不肯收下。

皇家地理学会分会派往阿穆尔进行科学考察的地形测绘队准尉藏德加坚，终于从黑龙江城返回伊尔库次克。据他说，别洛美斯内中尉率领的外贝加尔哥萨克骑兵连，根据我的命令已从马林斯克哨所溯阿穆尔返回，于8月平安抵达乌斯特-斯特烈耳卡；马阿克和卡萨特金医生不久也可到达这里，前者是科学考察队队员，在阿尔巴津附近没赶上藏德加坚，留下了的，后者因病在黑龙江城耽搁较久。

藏德加坚先生给我带来黑龙江副都统富勒洪阿的信，内称我国最后一批船员和军官，今夏溯江上行经过该城时得到了他们的协助，之后改乘雪橇继续趲程，信中开列了资助物品的清单。

从上述两封信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确有命令，不准我国再在阿穆尔河航行。此事黑龙江城副都统早在春天同我会晤时就曾提到¹⁴²过；他在最后一封信中，甚至援引了大清皇帝关于此事的禁令。但我确信，由于我在马林斯克哨所曾同中国全权代表举行过谈判，中国理藩院收到我的咨文和去年9月12日的咨文（两份咨文的抄件

已由卡尔萨科夫上校呈交殿下)之后,定会改变上述决定。中国两次来文语气甚为友好,这清楚地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在来文中宣称禁止航行,但是它并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同我国敌对的地位。我觉得,中国之所以保卫阿穆尔,声称这条中国内河不容他人侵犯,仅仅是因为我们至今尚未清楚而肯定地阐明俄国政府不得不将阿穆尔划为两国国界的理由。

我返回伊尔库次克之后,还收到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的报告。

关于中国理藩院在(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和四月二十五日致我国枢密院咨文(原件已呈交殿下)中抗议我国在阿穆尔河航行一事,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指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四月二十五日咨文的语气大有改变,理藩院甚至答应必要时可经两国互通咨文后准许我国在阿穆尔河航行。巴拉第神父正确指出,中国政府作出这种明显的让步,是因为它担心同俄国破裂;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国采取妥协政策。遗憾的是,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地位和作用微不足道,目前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若欲以政治代表身份出面,纵非完全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理藩院墨守既定的外交程序。这一点也可用下面的事实证明:尽管皇帝已授予我同理藩院直接进行交涉的权力,但理藩院¹⁴³仍然往枢密院发文;不过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正在尽力对中国政策施加影响。

目前迫切需要由我国枢密院行文理藩院,证明我向理藩院提出的一切要求,皆经皇帝陛下批准。关于此事,我已有幸向殿下提出过请求。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已将他报告给我的中国贸易的情报送往亚洲司;但我考虑到亲王殿下可能想了解该报告的内容,故将其抄件呈上。

附件：

(1) 黑龙江城副都统于(咸丰)五年阴历十月初四日、十月十五日给我的信及同年十月初给伊尔库次克省长的信的译文(共三件)；

(2)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6月18日给我的来信抄件一份；

(3)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的第69、70、71、72号报告抄件各一份；

(4) 苏霍亭大尉的报告抄件一份。

最后，冒昧请求亲王殿下，奏请皇帝赐予黑龙江城副都统富勒洪阿一枚镶有钻石的二级圣安娜勋章，若蒙恩准，我准备在适当时候通过中国政府授予他。

62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神父的指令

(1856年1月12日，第8号，伊尔库次克)

我自阿穆尔河口返回后，接读您于去年6月18日送来的第69、70、71和72号报告，甚为欣喜。报告抄件已呈交海军大将亲王殿下。

现派遣信使前往库伦递交我国枢密院致中国理藩院的两份咨文和我的一份公文。与此同时，理合将去年夏季我同中国人往来的外交公文全部抄录寄上，以便您全面了解我国同中国交涉划界事宜的情况。

您大概早已知道，去年9月我曾在阿穆尔河上马林斯克哨所同中国全权代表举行过会谈，因为我交给他们的咨文以及同时经

黑龙江城转交的咨文，理藩院无疑早已收到。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对方的答复，估计理藩院在等枢密院现在发出的这份咨文，故北京的复文最早也得在两个半月之后才能接到。

在这种情况下，理合恭请神父在北京尽力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国有利。

谨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从北京送来的各种情报和您参与处理我国同中国的外交事务时所表现的善良意愿。

随信附上下列文件的抄件：

(1) 中国政府全权代表 1855 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在马林斯克哨所的行止记要；

(2) 全俄君主皇帝陛下钦命俄国政府全权代表、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对划界的意见；

(3)和(4) 1855 年 9 月 9 日和 11 日在马林斯克哨所同中国全权代表谈判的两次会议记录；

(5) 东西伯利亚总督 1855 年 9 月 12 日致北京理藩院咨文；

(6) 枢密院致理藩院复文抄件；

(7) 东西伯利亚总督 1856 年 1 月 12 日致理藩院咨文抄件。

63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各省 总督、勋章获得者尼古拉· 穆拉维约夫中将致大清国理 藩院咨文

兹将圣彼得堡发来的我国枢密院对贵国理藩院(咸丰)五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来文的复文送上。同时奉告贵院，我国皇帝一再传谕，命本职尽快向阿穆尔河口及沿海地带增派兵力，加强防务，

本职须对此事予以特别重视。贵国三处官员返回后，英国军队乘大船数只袭击河口，但被打退，并受重创。因此本职正在所辖地区调集大军，筹措军需物资，解冻后立即运往河口。特请贵国将此事先行知照黑龙江城副都统，以免给双方造成困难与误会。贵国副都统一向对我国友好相助，本职不胜感激之至。

至于本职请贵国来阿穆尔河口会谈的官员转交的关于划界问题的书面意见，仍请于（贵国皇历）明年年初咨复。为此咨行。1856年1月12日，于伊尔库次克城。

*

*

*

译者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二第十四—十五页刊有原译文现附录于此，供参考。

俄罗斯咨文

为咨行大清国理藩院事。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桑克丕业特尔布尔格城，将萨纳特衙门咨覆贵院文书转递，预为禀闻事。贵国三处委员，由松阿哩江海口回各原处时，敝国与英夷对敌之人，乘坐大船数只，即于海口各处打仗。及至敝国之人退回时，所伤甚多，是以本国主屡次传谕，令奋力先赴海口等处防堵，其军需等件，赶紧添设。敝国即于各处兵役，多为筹备，解冻时即行启程等因，伏祈贵国，将此情节，预先知照署理黑龙江之副都统，不得使两国之人，稍有作难。贵副都统，如重两国友谊，照看敝国之人，敝国重重酬谢。且两国分定边界之事，敝国将意见详细备文，并将所有在海口与敝国约会情节，业经由贵委员声明转递矣。贵院如有应覆文书，即于明春赶紧咨覆，在此特候来文，为此咨行。

64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的报告

（1856年2月16日，第19号，圣彼得堡）

谨将我于本年1月12日致中国理藩院咨文抄件呈交亲王殿

146 下,作为以前报告的补充。此咨文已同枢密院致中国理藩院咨文一并发出,枢密院咨文是管理外交部大臣随去年 12 月 17 日公函寄来的。

65 呈海軍大將親王殿下下的報告

(1856 年 2 月 17 日,第 27 号,圣彼得堡)

今有伊尔库次克信使送来中国主管阿穆尔边界事务的黑龙江将军贝子、吉林将军和库伦贝子大臣与办事大臣的咨文。谨将原件恭呈亲王殿下,并禀告殿下:第一,这些中国官员系第一次行文我国枢密院;第二,这份咨文是在库伦收到我国枢密院最后一件咨文之前写的,而枢密院咨文业已说明,我国中国当局的一切交涉均经最高当局批准;第三、伊尔库次克接到此咨文后立即派人送来,故尚未译成俄语。

最后,理合禀告亲王殿下,从伊尔库次克前来送咨文的是专差官沃尔康斯基^①。他曾奉我的命令去库伦递交枢密院咨文,在该地受到异常亲切的接待,并同贝子大臣作过长时间谈话。

66 致伊凡·马特维耶维奇·托尔斯泰^②

(1856 年 8 月 16 日,第 463 号,圣彼得堡)

閣下本月 11 日来函及所附我国驻华盛顿代办的紧急报告抄件已经收到,谨简复如下。我认为,因阿穆尔通航而开始兴盛的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的贸易,尤其是同北美利坚合众国的接近,对俄国

① 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公爵,现任国民副教育大臣。

② 副外交大臣,宫廷官员。

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目前我们应当尽力排除一切障碍¹⁴⁷，促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这些新情况已使俄国有可能准许进行完全自由的贸易，取消一切限制性措施，尤其是取消海关，所以我认为应该通过我国代办向华盛顿宣布：（1）美国商人可以向迭卡斯特里湾、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岛输出一切商品，不缴关税，不经海关检查，也不必领营业执照；（2）一切商品均可用俄国船只或挂有俄国旗帜的船只，从阿穆尔河口运入西伯利亚内地，免去关税和海关检查，也准许从西伯利亚运出任何商品，同样免去关税和海关检查；（3）我国在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岛上占有的一切地方，都准许美国商人在政府所属之地设立商行，并按现行租借条例，对商行享有暂时所有权。同时请求美国政府给予互惠条件，允许我国从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的俄国港口，向美国港口输出一切商品，免收关税，免去海关检查。

至于外国船只与俄国船只在东西伯利亚各港口停泊需要收费的问题，这种制度一切外国港口均有，而且并不妨碍贸易，故该地也须建立，以补偿港口和码头的维修和扩建费用，这样作于贸易本身有利。不过此事微不足道，目前无须宣布，以后可由地方当局同船主双方协商确定。匆匆奉闻，尊意如何，敬请赐知。

此致真挚的敬意。

67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 瓦列夫斯基^①

148

（1857年1月28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我早就想给您写信，但因公务缠

① 亚洲司司长、少将。

身,直到现在才找到一点闲暇。第一、您在彼得堡大概已经见到斯韦尔别耶夫了。他由于家庭情况,不得不离开西伯利亚,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此人颇有才干,很可以有所作为;请外交部量才录用。你们那里很需要这种人,请把他推荐给公爵,切勿失此良材。第二、我国枢密院和北京理藩院互发的两份咨文恰在伊尔库次克相遇。我对这两份咨文都感到满意,希望您也不必为北京的咨文生气,而要更加相信,我们不必同中国谈判,只管照自己的计划作去就是了。英国人焚烧广州,我丝毫不感到遗憾;自然,遇到中国人时,我要换一种说法。恳请您赶快批准我把哥萨克移民运到阿穆尔。亲王要到4月才能回国,因此,我若能直接得到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公爵^①的批准令,就会赢得许多时间。中国事态对我们十分有利,同时传教士团监护官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向北京进行解释。最后,第三、与这封信同时,我呈请内务部任命恰克图海关总监费多罗维奇为恰克图市长,该人署理市长职务已有两年之久。恰克图市长一职在政治事务上责任重大,加以事关中国人的看法,人事更迭太频繁对我们不利,因此我特地遴选费多罗维奇。关于此事,内务部定会征询公爵的意见。请您鼎力协助,尽速予以答复,当然是完满的答复。

令侄现在离阁下日近,而离这里日远了。他大概已经过了合恩角,而8、9月抵达彼得堡时,便是一个干练的水手了。

149 请代我向公爵表示衷心的敬意和真挚的忠诚。

^① 指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译者

68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①

(1857年2月15日, 伊尔库次克)

广州和上海发生的意外事件,使我们的阿穆尔问题大为简化,尤其是上海事件,说明中国当今朝廷能否长久支持,大有问题,这就迫使我们急速在阿穆尔站稳脚跟。因此,不揣冒昧,敬请公爵大人,如果认为拙见可行,准许我及早着手将哥萨克迁往阿穆尔,不必等待亲王殿下,因为据说殿下可能延迟到4月才回国。窃以为,如果去年秋天的疑团已经解开,那么公爵大人在殿下出国之际,直接准许我按照有御批的10月27日委员会记录行事,也并不违反制度,反于公务有益。因为我根据地方所见,深知如能提前几周,即在5月之前得到批准令,将十分有益,何况在3月时节,彼得堡的信使总要用四周左右的时间,才能抵达伊尔库次克。

大人公务繁忙,我这些边陲事务又使大人劳神,实感抱歉;但我觉得,在欧洲事态处于目前情况下,我国的远东就更加重要了。

几乎与我同时到达这里的美国人,似乎对这次旅行颇为满意;他们到处受到热诚接待。解冻后他们将去阿穆尔河口,只是我不能奉陪,因为今年夏季我在上游地区有事。这些美国人中有个柯林斯先生,是个大外交家;如果将来派他出使彼得堡,丝毫不奇怪。

巴黎和会已经结束,谨向大人表示祝贺,如果英国舰队真能按¹⁵⁰期撤出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尤其令人庆幸。然而我仍要往阿

^① 外交大臣。

穆尔河口继续运送大炮和弹药,并在那里修筑炮台。

69 呈陆军大臣的报告 [机密]

(1857年2月27日,第24号)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立即准许将阿穆尔哥萨克团的三个连迁去。”

根据钦批特别委员会 1856 年 10 月 27 日和 11 月 1 日决议以及我同阁下亲自商议的结果,我返回伊尔库次克后,便立即下令准备将原定于今年迁往阿穆尔的哥萨克及其家眷按期运往目的地。由于某些原因,今年(1857 年)阿穆尔哥萨克骑兵团只能编成和迁去头三个连,它屯驻马林斯克哨所附近的第六连尚待补充。估计外交部根据 1856 年 10 月 27 日决议,对于向阿穆尔左岸移民的问题会从政治上加以考虑,并能在今春开航前后将决定送到这里。所以我的各项准备工作从未稍停;为哥萨克移民采购粮食和各种物品以及修造船筏等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哥萨克移民须于 5 月之前备齐安家的一应物品,从原住处动身,在入冬前赶到新住处,安顿停当,并作好过冬准备。因此,阿穆尔团的头三个连以及该团第六连的家眷,都在积极准备,有关的最后指令一到,便可立即出发。

151 但我收到阁下今年 2 月 24 日派信使送来的消息之后,获悉外交部的决定不会很快送到,因此迁往阿穆尔的哥萨克家眷不能在入冬之前安家并作好过多准备。这样一来,尽管我为了迁移阿穆尔团三个连进行采购和装备所耗不貲,现在却不得不把其中的某些项目停下来,把原定在今年迁移三个连的计划推迟到明年,因而可能用掉一部分阿穆尔团的迁移费。至于已经屯驻马林斯克哨所

附近的该团第六连，由于与上述情况无关，则仍按原定部署，在新迁的地方进行安顿。

上述情况理合报告阁下，并随本件呈上经我批准的阿穆尔哥萨克骑兵团迁移和安顿经费预算一份。

其次，由于目前尚不能向阿穆尔全线移民，所以皇帝批准，设在左岸的哨所，今年仍要保留，以便维持阿穆尔的交通联系。有鉴于此，我决定命外贝加尔哥萨克军派骑兵小队前去换防，以接替目前驻在阿穆尔各哨所的人员。

最后，谨禀告阁下：尽管已作出上述安排，如果外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可以在今年开始向阿穆尔左岸移民，并将最后决定于5月上旬送到此地，那么阿穆尔团的头三个连仍可在今年（1857年）内迁往阿穆尔。

70 致叶菲米·瓦西里耶维奇· 普提雅廷伯爵

152

（1857年6月4日，第1号，阿穆尔
河上乌斯特-结雅哨所）

鉴于阁下去直隶湾或北京后，中国人可能问到我国航行和占据阿穆尔之事，谨将下述情况奉告。这些情况在我的档案中均有文件可查。

1851年初，我国政府为了防备外国侵占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岛，曾由枢密院于2月5日行知中国政府，这些地方按照从前的条约，系俄中两国的未定界地区，因此我方采取了防守阿穆尔河口的相应措施。但中国政府对此咨文未作任何答复，我国顺利地占据这些地方历时七年之久，从来无人提出异议，中国方面既未表示反

对,也未予以协助,而我国为防守阿穆尔河口与萨哈林岛调遣了大批军队,耗资甚巨。

显然可见并肯定无疑,中国政府的沉默表示他们承认我国对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岛的所有权和防御义务;属于该地区的还有迭卡斯特里湾和皇帝港,因而我国同时也予以占领并派兵驻守。

嗣后,为了给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驻军和要塞运送粮食和弹药,我国船只再次从流经外贝加尔省的该河上游至河口之间往返航行,中间虽曾一度中断,也只是由于我国没有航行的必要,而绝不是根据什么条约,因为过去的条约中根本未曾提到这条河的航行权问题,何况这条河整个河道自古以来就属于我国。

1855年6月4日皇帝降旨,责成我在同中国谈判划界事宜时,肯定整个阿穆尔左岸属于俄国。因此,当中国全权代表携带满清皇帝的亲信大臣贝子奕给我的公文,来马林斯克哨所谈判时,我
153 就把我对划界的意见通知了他们,并于1855年9月10日写成文字,交给他们,其内容与措词如下:“然而,俄国拨出巨款,苦心经营阿穆尔防务,绝非权宜之计。我国在阿穆尔河口集结的兵力和构筑的永久性工事,还要进一步加强,以保卫该地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因此,第一、我国为此目的而在该地占据的一切地方以及整个沿海地区应该永归俄国所有;第二、为使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军队和要塞冬夏不断地同内地各省保持必要的交通联系(因为据勘测,山路无论冬夏都无法通行),我国必须在整个阿穆尔左岸设立居民点,而阿穆尔正是两国之间最无可争辩的天然边界。

只有这样,东西伯利亚内地各省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免遭外国人从海上发动的任何侵略;也只有这样划界,中俄两国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现在和将来可能引起误会的一切根源。”

关于这次谈判和我的书面意见以及必须建立整个阿穆尔河的冬夏交通联系问题,我已于1855年9月12日咨行中国理藩院,同

年 12 月 14 日我国枢密院又从彼得堡咨行中国理藩院，说明我向
中国理藩院提出的要求都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

事情已过半年，理藩院对我国枢密院的这件咨文以及我在马
林斯克哨所同中国全权代表的谈判，既未予以答复，也未表示反
对。中国边疆大臣曾于 1856 年 1 月 20 日行文我国枢密院，说他
们不敢把我的划界意见上报最高当局，但是海军大将亲王殿下向
我传谕圣旨，命我向中国边疆大臣申明，我扣留了他们给枢密院的
咨文，而枢密院等候理藩院对上述 1855 年 12 月 14 日咨文的复
文。此事我已于去年(1856 年)3 月 3 日在圣彼得堡遵旨办理。

中国理藩院再次长期缄默，对我国关于划界的咨文不作答复，¹⁵⁴
只能被认为他们同意我的建议。况且自去年(1856 年)通航以来，
我国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起，在整个阿穆尔河左岸遍设哥萨克哨
所，最主要的哨所就设在黑龙江城附近的乌斯特-结雅，该哨所长
官同黑龙江城当局经常来往，这更可证明他们的默许。今年我国
只准备加强这些哨所并将驻守哨所的哥萨克的家眷送去，此事将
于本月(6 月)内完成，这样一来，1855 年 9 月 12 日我通知中国理
藩院的沿阿穆尔河建立冬夏交通联系的问题，亦将随之解决。

尽管我国从去年春天以来就在阿穆尔左岸遍设哨所，公开占
据，但中国理藩院和库伦大臣最近给伯爵阁下的公函却对阿穆尔
问题只字未提。他们甚至说，除塔城事件外，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同
我国谈判。根据上述情况以及这些公函，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
论：中国政府同意我 1855 年 9 月 10 日在马林斯克哨所向他们全
权代表提出的条件，从而认为阿穆尔问题已经解决；其次，经过事
后的公文来往，他们甚至丧失了反对我国在阿穆尔左岸占据大小
地盘的任何权利。

至于同中国签订新的边界条约问题，则显而易见，中国政府虽
不反对我国占据阿穆尔左岸和一切沿海地区，但却不愿就此事签

订新的条约，生怕将此事公诸于世，使臣民知晓。

谨将我所统率的驻扎在满洲和蒙古边境的军队数目附录于此，供阁下参考。

东西伯利亚满蒙边境上的驻军

第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等四个边防营	4,000 人
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十二个哥萨克步兵营	12,000 人
¹⁵⁵ 大炮	8 门
轻炮	24 门
山炮	8 门
计 40 门	

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六个哥萨克骑兵团 5,000 人

此外，伊尔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两省的驻军尚有一千人可调出境外。

71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57 年 6 月 7 日，乌斯特-结雅哨所)

公爵大人 5 月 4 日致普提雅廷伯爵的公函刚由伊尔库次克的信使送到这里。理合禀告大人，今后发往伊尔库次克的重要文件万勿交邮局传递，因为邮局比信使慢得多，有时甚至慢一个月。正由于这种情况，凡是重要报告或紧急报告，我都派我手下的副官或官员送去，而不托付邮局。

谨将公爵大人致普提雅廷伯爵的上述公函及私札随信寄回，因为我已有幸禀告大人，我们这里同公使的联系早已断了，我们同

他的联系只能通过彼得堡和上海。

窃以为，普提雅廷伯爵去直隶湾的决定，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公爵大人在收到普提雅廷伯爵的报告以及我5月18日派副官马尔特诺夫送上的报告之后，想必已往上海给公使发出新的指令。

据我得到的准确消息，由于当今满清皇帝颡预无能，满清王朝已经濒临崩溃。我获悉从北京回来的传教士团团员斯卡契科夫先生已经到达伊尔库次克，估计他会向大人面禀北京的混乱情况。

我不知道公爵大人对新派往北京的传教士团作了何种指示，¹⁵⁶但我不揣冒昧，略陈己见如下：即使决定派新的传教士团赴北京，也无须同北京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尤其是关于阿穆尔问题。公爵大人明鉴，北京政府竟然无理拒绝我国派遣公使的正当要求，因此我重申，同现在的中国政府无须进行任何谈判，更无须用公文交涉。我在这里就是据此行事的：一方面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只向离我最近的中国地方当局宣布我有何部署或者有何要求。他们也同样友好地按照我的建议行事，他们最怕来往行文。至于我国向阿穆尔左岸移民问题，我曾在同中国副都统派来的官员谈话时告诉他们，此事我在两年前就已奉旨函告他们（他们自己知道，而且从前也谈过）；只因去年我奉召赴彼得堡，未能实现，但今年则须赶快完成。

为了消除对我国占据阿穆尔左岸的任何怀疑，我只向他们表示希望允许阿穆尔地区的两国居民彼此之间进行免税自由贸易，此事业经我国政府批准。这一愿望在乡村已经部分实现，在城市也将逐步实现。

我曾特地派遣副官格沃兹杰夫陪同路经此地的军官太太们前去黑龙江城，他可禀告大人满人接待俄国人和执行我的命令的情形。

最后,根据我对阿穆尔沿途的观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地百姓喜欢我们,尊敬我们,而地方当局非常害怕我们,把我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不仅没有必要占据黑龙江城,甚至没有必要在该城对面的左岸上修筑炮台,只要继续在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和兴安岭之间建立哥萨克兵屯就行了。

我刚要把给公爵大人的信封上,伊尔库次克又派来一名信使,
157 送来大人 5 月 15 日致普提雅廷伯爵的公函。这件公函,同公使动身去阿穆尔河口之后送到的其他公文一样,只好奉还大人,因为您在彼得堡见到我的副官马尔特诺夫以后,想已经上海发给公使新的指示,这些指示一定会更全面,到得更快。况且自从把“亚美利加”号拨给公使使用之后,我们这里一只海轮也没有了,无法传递消息。虽然还有一只破旧不堪的螺旋桨纵帆船“东方”号,但是它在阿扬过冬,开春后要径赴堪察加,8 月才能返回阿穆尔河口。匆匆奉闻,伏乞垂鉴。此函今着副官格沃兹杰夫送上。

72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57 年 6 月 16 日,第 2 号,乌斯特-结雅哨所)

谨禀告公爵大人,侍从将军普提雅廷伯爵已于本月 5 日平安驶过黑龙江城。我给伯爵寄去一份公函,以备在直隶湾或北京举行谈判时参考。兹将该函抄件呈上,并禀告公爵大人,在普提雅廷伯爵离阿穆尔河口出海以后,我已不能从东面同他进行任何联系,他发出的一切消息,都必须从上海经由欧洲转来。从阿穆尔河口

发出的关于他出海情况的报告，伊尔库次克最早也要到8月方能收到。

73 致陆军大臣

(1857年9月24日，托波尔斯克省提尤卡林斯克城)

阁下原想让马尔特诺夫带来的公函，我有幸于本月9日从邮局收到，随后立即离开了伊尔库次克，不过阁下托我去阿芙多吉娅·格里果利耶夫娜家办的事情，我已欣然完成。昨天在鄂木斯克稍事逗留，会见了加斯弗尔德将军，然后继续赶路去彼得堡，不过走得很慢，因为偕病妻同行，根据医生一再劝告，她必须到气候¹⁵⁸暖和的地方过冬。到莫斯科后我准备让她去华沙，然后我自己去彼得堡，大约下月中旬可抵京。

我随身带着中国理藩院致我国枢密院的两份重要咨文，是从伊尔库次克启程前收到的。从后一件咨文可以知道，普提雅廷伯爵已经到达直隶湾，并把给中国政府的公文交到天津，说明他此次出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谈判沿阿穆尔划界的问题；中国人没让他进北京，而且不出所料，他们不愿就阿穆尔问题举行谈判，却指控我占据了中国的领土。前一件咨文也不外乎这些内容，虽然恰克图收到的这件咨文比后一件咨文早几天，但显然也是在普提雅廷伯爵到达天津之后才写的。

我从伊尔库次克启程那天，还收到了阿穆尔方面的消息。当地长官亚兹科夫少校在来信中顺便提到，中国地方当局，经我亲自同他们谈判之后，已经下令，让阿穆尔左岸的所有满人迁到右岸。谨将亚兹科夫少校的原信附上，供参考。

中国理藩院的咨文我不准备派人送往彼得堡，我要亲自带去，因为咨文所谈之事须由我亲自解释，而草拟复文时，更应有我参加。

这封信我请卡尔萨科夫少将带到莫斯科，他去那里休假，可能比我先到一步。待我到莫斯科后将立刻向阁下报告。

74 致外交大臣 〔机密〕

(1857年10月19日，第170号，莫斯科)

谨将中国理藩院致枢密院的两件咨文随函呈上，这两件咨文系我从西伯利亚临行前收到的。

159 从这两份公文的内容与日期看来，中国政府直到普提雅廷伯爵抵达直隶湾并向中国递交公文(其内容大人已经知道)之后，才决定反对我国向阿穆尔左岸移民。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要我国枢密院给予坚决强硬的答复，就足以使中国不再发出这种与理相悖，闪烁其词的公文。

75 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①

(1858年2月22日，第1037号，伊尔库次克)

财政大臣于去年11月9日发来第1559号公函，通知总署会

① 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

议临时主席(我当时因公外出)根据矿业法第 2341 条规定,八等文官拉兹吉尔捷耶夫因其子在东西伯利亚供职,无权再在此地开采金矿,他在上乌丁斯克区的金矿应在规定期限内转让他人。嗣后,副财政大臣又于 12 月 28 日知照侍从将军温策尔,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上述提案后,于 12 月 9 日作出决定,除由财政部发布指令外,委员会亦备案查照,此次会议记录业经皇帝陛下于 12 月 18 日披阅。

总署会议临时主席接到御前大臣勃罗克的上述公函后,已飭令执行。同时,温策尔中将考虑到东西伯利亚可能还有象拉兹吉尔捷耶夫那样其子在此地供职的金矿主,便通飭各省省长收集有关材料。

这些材料总署迄今尚未收到。但在我返回伊尔库次克之前,¹⁶⁰温策尔中将收到两位金矿主的呈文,一位姓拉宾,另一位姓格拉西莫夫,都是荣誉公民,其子都在东西伯利亚供职(在隶属内务府的涅尔琴斯克工厂和东西伯利亚总署哥萨克管理局供职),他们在呈文中申请准许他们继续开采金矿。嗣后,拉宾又于 2 月 12 日向我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我代为请求政府撤销财政大臣的指令。

我把西伯利亚委员会批准的御前大臣勃罗克的指令同拉宾、格拉西莫夫两个金矿主的呈文作了比较研究,并参照有关西伯利亚私人采金业的法令作了仔细考虑。我认为,私人采金业能给国库和东西伯利亚带来莫大利益,理应加以特殊保护;但上述指令是在阿尔泰矿务部门主管人的影响下发布的,姑且不说它妨碍私人采金业的发展,仅就该指令本身而言,其法律依据也未必能成立。据我看,儿子既已成人作事,享有自己的权利,就不再是父亲家庭的成员,而是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而独立生活的人;否则,连女婿也应该看作岳父家庭的成员,因为岳父和女婿的关系同父子关系一样。

上述情况理合稟知閣下，并附上格拉西莫夫和拉宾两公民的呈文两件、拉宾的报告一件以及溫策尔中将1月4日根据财政大臣的指令所发布的通令抄件一件，恳请閣下拨冗将上述情况详加考虑，妥善处理，以消除妨碍私人采金业发展的障碍。

161 这里有必要说明：(1)由于上述禁令，长期从事采金业的金矿主，仅仅因为让儿子受了教育，而儿子又有才干，选择了在东西伯利亚供职的道路，便不得不停止经营金矿；(2)上述禁令对拉宾这类人限制最厉害，因为他们唯一的营生就是采金；他们为了寻矿和开矿已经投下巨额资本，如今却不得不根据上述指令，在规定期限内将金矿转让他人，或者迫使儿子从东西伯利亚退职。其实他们的儿子虽然花父母的金钱受到教育，却是为东西伯利亚效劳的。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句，我认为法令上应该增加一条预防措施：凡儿子在东西伯利亚总署的矿务局或私人金矿供职者，皆不得从事私人采金业。

敬请閣下将处理结果赐函告知。

此致真挚的敬意。

76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8年2月25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彼罗夫斯基的信在我回来之前就已寄去，想您早已收到。您对中国目前事态也一定有所考虑：巴拉第吓得失魂落魄，连中国人好心赠给银两，他都以为是末日降临；他不仅为自己担心，而且为我在阿穆尔建立的兵屯担心。这主

要是因为有两名传教士未能见到普提雅廷的缘故。但是，如果根据他本人的来信、他同中国监督的谈话以及我们在整个边境，尤其满洲边境上同中国的关系，冷静考虑一下，我认为他这些顾虑都为时过早，甚至缺乏根据。我国传教士团，不论新的还是旧的，之所以顾虑重重，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以为普提雅廷一定会同¹⁶²英法联军一起打中国。这些顾虑当然可以想法消除，我日内就给巴拉第写信。遣送传教士团的新协定已在恰克图商人协助下签订。恰克图商人对最近事态的转变十分高兴，他们也曾担心普提雅廷会采取军事行动。是我认为原定在7月初遣送传教士团一事最好延缓到7月底，那时我可以从阿穆尔河口回到恰克图，亲自出面遣送。

据2月9日阿穆尔方面消息，那里一切都很好。璦琿副都统对亚兹科夫很顺从，就象对我一样；他们同我国官员交往时甚至免掉了中国的传统礼节。我国士兵和移民同当地百姓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向当地居民买一麻袋燕麦只化二十戈比，买一只鸡只化两戈比，买东西全用铜币，因为满人最喜欢要铜币，不大愿意要别的钱或货物。我将采取一切措施，不让左岸的我国军民惊扰这些可爱的庄稼汉和主人。

过几日，继枢密院咨文之后，我准备行文理藩院，说明我已从彼得堡返回此地；并借送交公文之便，派遣我国恰克图委员去库伦，向贝子大臣当面解释一下种种情况。

关于涅尔琴斯克工厂的工人问题，你们是否作出什么决定？我正焦急地等候回音。如果我已经或将会使外交部感到讨厌，那么把我从这里撵走的最好办法就是请内务府下令，不公允地硬说我是害群之马。如果真把工人和农奴都划给涅尔琴斯克工厂，那么我只有消声匿迹。

据我看，我国枢密院的咨文送到北京之后，如果英法联军与此

同时拿下广州，那么巴拉第的地位一定会大为提高。我将就此事写信给巴拉第，告诉他，如果中国政府感到处境困难，求他帮助的话，他可以请求中国当局准许他派人或亲自去会见普提雅廷，请普提雅廷出面调停。我想，只要巴拉第不过于儒怯，我们完全可以作到这一点。

早在去年 10 月末，我去瑟堡之前，阿穆尔委员会就已批准普提雅廷的第一份报告，可是会议记录抄件您既未交给我，也未寄来。据前几日从阿穆尔河口来的信使说，日本人正在萨哈林岛上扩大地盘，而我国原来派去驻守该岛南端的小队已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过冬。如果您还没把这份记录交给邮局，那就请派专人送来。因为 4 月 6 日我就要动身去阿穆尔河口，准备亲自解决萨哈林的纠纷，而在那里处理一切事务都须以这份记录为根据；此外，处理贸易问题，也需要查照这份记录。

衷心地拥抱您。请赶快帮助我摆脱困境。请不要忘记我，我真诚尊敬您，忠实于您。

77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报告

[机密]

(1858 年 3 月 25 日，伊尔库次克)

我日内即将离伊尔库次克去东洋沿岸，至少要过四个月才能回来，因此谨将此地边界事务的近况以及我的某些想法禀告殿下。

中国政府正为外国人的敌对行动而恐慌不安，它自然要怀疑我国也属于敌人之列，因而不得不在同我国毗连的边境上采取某些军事措施：全线哨所都在增加兵力，准备火药和大炮。中国人在谈话中暗示，这些武装力量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北京报纸也这样宣

扬。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来信表示，他为旧的和新的传教士团担心。最后，乌斯特-结雅村最近有人来信说，那里也在集结军队。

我国枢密院致理藩院的咨文业经阿穆尔委员会批准，于去年12月底从圣彼得堡发出，今年1月底从恰克图送往北京，这份咨文无疑会使中国政府安心一些。为了进一步表示我国爱好和平的意愿并向中国政府详细说明他们处境的危急，也为了澄清中国政府能否确保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安全问题（因为一旦敌舰逼近京城，难保百姓不起而作乱），我曾派恰克图边务委员六等文官迭斯波特-捷诺维奇遵照我的有关指示前往库伦。

迭斯波特-捷诺维奇已于日前返回。他在库伦受到了与其官衔和使命相称的接待，并同两位办事大臣，尤其是蒙族贝勒^①大臣作了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

这些谈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贝勒^②大臣本人对满清王朝能否站得住也表示怀疑，因此对于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安全问题不敢给予肯定答复。

库伦大臣同迭斯波特-捷诺维奇谈话之后，便向理藩院发出报告，同时将我知照理藩院我已从圣彼得堡返回的公文以及给巴拉第的信件一并送去。我在给巴拉第的信中说，一旦中国政府希望我国出面调解停止战事，他可以自告奋勇去同普提雅廷联系，或从传教士团派人去联系。

我认为，现在就我方而言，已经作出最大的努力安定中国政府并向他们表示我们的友好态度。结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

我拟于4月底到乌斯特-结雅去，到那里再向殿下详细报告，并禀告外交大臣，因为我相信一定会在那里见到黑龙江将军。据库伦大臣说，有关划界谈判事宜已授权黑龙江将军办理。

但为预防意外起见，我准备在阿穆尔再编一个分队，由两个

①② 原文如此，疑为贝子之误。——译者

边防营和一个轻炮炮兵连组成，今年夏季交给卡尔萨科夫少将指挥，他今年可以利用这支队伍把将近一千户哥萨克家眷迁到阿穆尔。

我不能在此久留。我必须赶快去阿穆尔下游，然后去萨哈林，也许还要去圣弗拉基米尔湾，因为到处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并要作好准备，以待不速之客来临。不过我希望能在不速之客到来165之前接到普提雅廷伯爵的消息。即使派往他那里的分舰队到得晚，巡航战船也总会在4月份开到他那里，那么他5月就能派“亚美利加”号来给我送信；但只要能等到消息，我也可以在那一带呆到6月中。关于占据乌苏里江右岸，我准备在归途中再作最后的部署。

堪察加和阿穆尔的至圣大主教英诺森^①，选定乌斯特-结雅村为布道地点，我认为很合适，因为从那里教化满洲居民最为近便。我将同他一道乘“勒拿”号轮船到那里去。

经阿穆尔公司创办人介绍，我在比利时订购了两只官轮，准备送到阿穆尔作邮船。这两只轮船吃水浅，速度快，装载乘客多，将于明年年初用商船绕过大半个地球送到阿穆尔河口，在通航期末或1860年便可开始使用。阿穆尔公司创办人还在那里为该公司订购了三只拖船，也是明年交货。

除早已驻扎在滨海省的第十五营之外，现在编为阿穆尔分队的两个边防营和轻炮炮兵连，准备留在阿穆尔作为常驻部队。至于外贝加尔省则有足够的哥萨克步兵，而且第十六边防营仍然驻在恰克图附近，一旦满清王朝崩溃，我们在这一带也应保持一定兵力，以支持蒙古独立。

^① 后来升为莫斯科和科洛姆纳的总主教。

78 致外交大臣

[机密]

(1858年3月29日,第66号,伊尔库次克)

公爵大人2月22日寄来第367号公函,已荣幸收到。谨禀告大人,我同时还收到阿穆尔驻军司令亚兹科夫中校的报告,内称满洲正在招募军队。此地也有过这种谣传;但我觉得,中国政府所以¹⁶⁶要作这些准备,乃是由于同英法作战而感到恐慌不安,他们自然会担心我国也对他们采取敌对行动。有鉴于此,我曾派边务委员六等文官迭斯波特-捷诺维奇去库伦,希望他对库伦大臣的解释能使中国对我国的信任。我日内便亲自去外贝加尔,解冻后沿阿穆尔下行去乌斯特-结雅村(在满洲的璦琿城附近),估计中国全权代表将在那里等我谈判。此次我还邀请传教士团监护官、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与我同行;他5月末即可回到这里,而遣送传教士团是在7月底,所以丝毫不会耽误。

79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8年3月31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我一直在等您的消息,但现在启程在即,我要去外贝加尔,然后去阿穆尔,因此这封信不能再耽搁。

我派往库伦的人已经回来，现在还在伊尔库次克。库伦大臣向他提了许多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释；其实对此我们事先已有准备，而且迭斯波特-捷诺维奇聪明机智，富有经验。现在就等北京的消息了，看那里对阁下 12 月的公文和捷诺维奇的解释作如何反应。

从一切迹象看来，我相信我们能同中国政府保持和好关系，不过阿穆尔的谈判难免不发生争执，因为当地将军是个重要人物，官爵很高，属奕字辈。这次谈判事宜没有委派库伦贝子大臣办理，我现在感到是件憾事，因为这位贝子大臣渴望在蒙古称王。

我邀请彼罗夫斯基同我一道从乌斯特-结雅哨所去阿穆尔，让他以外交部代表身分作个见证人。不管从哪方面说，让即将赴北京的传教士团监护官参加这次谈判是适宜的。

167 加什凯维奇直到现在还没来，道路已经化得难走了，贝加尔也即将解冻。我不能再等下去，因为我必须及早赶到结雅河口，然后还要去阿穆尔河口。如果他到那里还遇不到我，可就太遗憾了。

如果英法舰队想去阿穆尔河口，我并不担心，他们将会看到，我们已牢固地占据了那块地方；不过我毕竟希望我国区舰队能在他们之前赶到那里。

请将普提雅廷的消息以及从中国内地与沿海发来的一切情报赶快寄给我；即使我离开伊尔库次克，也会有人转交给我的。我现在急需知道英法联军拿下广州后开往何处。我敢断言，除非敌人愿意作出让步，中国人不会马上媾和。

我希望委员会关于贸易和日本边界的会议记录早已发往伊尔库次克，而在我到达结雅河口时，这些文件也能送到那里。

此致真挚的敬意。

80 呈亲王殿下报告^①

(1858年5月9日,第30号)

结雅河是阿穆尔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乌斯特-结雅村位于结雅河同阿穆尔河汇流处,地理条件特别有利,而且满洲居民人烟稠密,所以此地战略上和商业上均有重要意义,它具备迅速顺利发展的一切条件。因此,我认为应该在这里建立一座城市。这次与我同来阿穆尔的至圣的英诺森——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穆尔三地大主教——于本日(5月9日)在乌斯特-结雅村为圣母报喜教堂举行了奠基典礼,所以我认为宜将新城市命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

亲王殿下是阿穆尔委员会主席,故此恭请殿下转奏皇帝陛下 168
敕许建立布拉戈维申斯克城。

但在圣谕颁下之前,我已将原来的乌斯特-结雅村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皇上对此事的圣谕恭候殿下赐知。

81 瑗瑋条约^②

(1858年5月16日)

大俄罗斯国东西伯利亚各省总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① 亲王殿下于1858年7月7日将这份报告转交外交大臣,编号为2902。

② 请查阅《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译者

皇帝陛下侍从将军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与大清国御前大臣、黑龙江将军宗室奕山，欲期两国永远友好、两国臣民有益及防范外国，共同议定：

一、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海口，为俄国所属；右岸顺河至乌苏里江，为大清国所属；自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在两国划定边界之前，为与俄国共管之地。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只准大清、俄国船只往来，别国船只不准行走。阿穆尔河左岸，自结雅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一带居住的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在原地永远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不准俄国人等扰害。

169 二、为两国臣民永相和好，居住在乌苏里江、阿穆尔河与松花江沿岸的两国臣民，准其彼此贸易；官员等应在两岸彼此保护两国贸易之人。

三、俄国全权代表总督穆拉维约夫、大清国全权代表黑龙江将军奕山共同议定之条，永遵无悖；为此，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缮写俄文本、满文本，交与大清国将军宗室奕山；大清国将军宗室奕山缮写满文本、蒙文本，交与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本条约所写内容，应晓谕两国边民。1858年5月16日，璦琿城。

在条约上签字的有：全俄君主仁慈皇帝陛下的侍从将军、东西伯利亚总督、勋章获得者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中将。

全俄君主皇帝陛下外交部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

黑龙江将军奕山。副都统吉拉明阿。

82 奏疏

(1858年5月18日,阿穆尔河畔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原件上御批:“感谢上帝!”

根据陛下授予的全权,我已同黑龙江将军宗室奕山签订条约。
谨将条约原件恭呈御览,伏乞陛下批准。

83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公爵 170

(1858年5月18日,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有关嘉奖外交人员事宜,可提出

正式申请,并附上您的意见。”

本月(5月)16日,我同中国黑龙江将军宗室奕山于璦琿签订了条约;现派我的外事秘书九等文官比尤采夫携带条约原件进京陛见,恭呈御览。于此理合首先向公爵大人禀告,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同我一起参加了此项工作,并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我委托他同中国当局进行一切预备性谈判,起草条约以及根据谈判作必要的修改。还请他在条约上签了字。公爵大人一向了解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他这次建此殊勋,理应论功行赏;我想大人不会拒绝奏请皇帝陛下,提升他为四等文官,赐予一枚二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按照勋章颁发条例,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赏给每年一千五百卢布银币的终身年金。

五等文官彼罗夫斯基现已去伊尔库次克,7月下旬将率传教士团去北京。由于最高当局授予他全权,我给他去信说明我对他此行的建议,谨将该信抄件一并呈上。

我认为,我在该信中提到的北京谈判事宜,应该授权彼罗夫斯基办理,因为奕山将军曾向我们断然宣布,除阿穆尔问题外,他无权同我们谈判任何问题;看来这是真实的,完全符合中国理藩院(咸丰)八年阴历二月初八日致我国枢密院咨文的内容,该咨文我已随公函呈交公爵大人。

171 比尤采夫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璦琿谈判,公爵大人想要了解哪些细节,他都可以向大人面陈。于此理合恭请公爵大人,在皇帝陛下面前为他和我的外事处满语翻译十二等文官希什马廖夫请赏,赐给每人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一枚;另外,赏给希什马廖夫每年五百卢布银币终身年金,因为同中国当局交涉以及进行翻译的全部任务都是他一个人担负的,中国官员除开本国话之外,什么话也不懂。与此同时,斗胆奏请大人将我的外事处官员列入外交部编制之内,并准许他们穿外交部制服,他们都有功劳,对此当之无愧;我想大人一定不会拒绝。

谨致真挚的敬意。愿作大人最恭顺的奴仆。

84 致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彼罗夫斯基^①

(1858年5月19日,第35号,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现将我同中国全权代表奕山将军于璦琿签订的你也在上面签

① 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

字的关于以阿穆尔河为俄中两国边界的条约抄件随函寄上。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告知阁下,签订璦琿条约时,我曾向中国全权代表建议就其他问题进行磋商,诸如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和邮政关系问题,修订俄中两国的旧约问题等;但中国将军声称,中国政府并未授权他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早已感到,十分有必要在对我国商人有利的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和邮政关系。如今,既然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地强行勒索,想在中国得到新的贸易权,我们也应该毫不迟疑地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有鉴于此,我认为您在北京若能同中国当局就上述问题进行¹⁷²谈判,将是十分有益的。我并不怀疑,外交部会给您发去相应的指示;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请求阁下竭尽全力促使中国政府相信,两国建立正常的、自由的贸易关系和邮政关系,将会给双方带来重大利益。

谨将外交部转来普提雅廷伯爵拟定的俄中条约草案一份,附函寄上,供阁下参考。

85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8年5月21日,阿穆尔河畔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现将关于阿穆尔的条约寄上。我想外交部不必再为阿穆尔问题担任任何干系了。但另一方面,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我们对中国说成枢密院官员)积极参与签订这一条约的工作,我感到衷心喜悦。我愿意真诚而公正地承认,他参加谈判不仅有益,而且非常必要。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在这次谈判

中表现出的外交才干和丰富经验,使我完全相信,他在北京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不知阁下以及其他许多人是否相信,我并未醉心于此,也从未想在这里追求赫赫战功;不知阁下是否相信,此事圆满解决,我比任何人都高兴,因为我看到我的劳碌结束有日,我可以对自己说:“大功告成,应该引退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再恋栈了,我引退得越早越好,也越安全。

公爵大概早已将我给他的公函交给您了,望能尽量准我所请;老实说,所提之名皆有所本,理应予以嘉奖。彼罗夫斯基无论就其从前的工作还是这次的贡献,都应该得到特殊的嘉奖。

173 我的年青的外事秘书参加了谈判,他可以向您面陈所见所闻。然后,如果您能念及你我的情谊,就请派他作信使出国一行,让他把阿穆尔的情况告诉我妻,并探望探望他住在国外的母亲。

现在我要动身去尼古拉耶夫斯克,从那里出海,然后从海上返回,预计8月底返抵伊尔库次克。加什凯维奇未到,纳吉莫夫也未来;不知同日本的谈判能否成功;但无论如何,我希望得到普提雅廷的消息。

衷心地拥抱您,永远真诚地尊敬您,忠实于您。

86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报告

(1858年7月10日,第116号,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原件上御批:“交西伯利亚委员会。”

亲王殿下深知,迭卡斯特里湾从陆路距阿穆尔河道甚近,从海上距阿穆尔河口湾也不远,对防守俄国东洋沿岸的领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早在开始占据阿穆尔时,就特别重视在迭卡斯特里湾和阿穆尔河道之间建立陆路交通联系的问题。为此目的,在距该海湾七十俄里处设立了马林斯克哨所,该哨所与海湾中间有奇吉湖和二十余俄里的陆路相隔。

但四年来的经验和观察证明,经奇吉湖去迭卡斯特里湾十分不便,因为奇吉湖在枯水季节非常浅,连普通船只都无法通行。另一方面,马林斯克哨所附近的支流同阿穆尔主流汇合处,在枯水季节也很浅。

所有这些情况都迫使我在迭卡斯特里湾和阿穆尔主流之间寻找新的联络途径。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曾派第一工兵骑兵师上尉罗曼诺夫去该地勘察。据他报告,罗曼诺夫发现自迭卡斯特里至 174 斋岬是一条极为方便的路线,斋岬位于阿穆尔河右岸马林斯克哨所上游三十五俄里处。这条路线的长度不超过六十俄里,在这里筑路没有任何特殊困难。

此外,斋岬的地理条件便于大量人口聚居,进行贸易,因为贵重货物可以经陆路从该地运往迭卡斯特里或从迭卡斯特里运往该地,从而大大缩短运输的距离和时间,这在贸易上具有极大的价值。奇吉湖支岔的南端恰好伸到斋岬近旁的山谷,这里可以辟为良港,供军舰和轮船过冬。

鉴于上述情况,我已在斋岬和迭卡斯特里之间着手铺路;大概这里将来还要铺设铁路,这种需要不久就会变得更加迫切。此次与我同来阿穆尔的英诺森大主教,今年6月24日在斋岬为圣索菲亚教堂举行了奠基典礼。阿穆尔公司经理和许多外国人请求我批准他们在那里设立商栈。

谨将上述情况禀告亲王殿下,敬请殿下转奏皇帝陛下敕许在斋岬建立索菲斯克城,并在该城设立区署机关,以便集中管理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至乌苏里江之间的俄国居民和当地土著。

87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8年7月11日，布拉戈维申斯克村)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寄来的信件和委员会会议记录，均已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收到，但普提雅廷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为了等他的消息，我在阿穆尔河口一直呆到6月24日；其实按照“阿斯科尔德”号到达他那里的时间计算，我5月底就该得到
175 他的消息！我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只是从“亚美利加”号带来的3月16日发自上海的私人信件中得知，马尔特诺夫已到达那里。我们在阿穆尔河口不仅没有一艘轮船，甚至连一条象样的可以出海的帆船也没有，所以我只好派信使乘美国商船将条约和一封长信给普提雅廷送去。信使一个月以后才能到达上海，因此普提雅廷到7月底才能知道阿穆尔问题已经解决；可是在这之前，上帝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彼罗夫斯基备受旅途之苦，主要由于不习惯乘船，直到6月14日才被送到乌斯特-斯特烈耳卡；现在他已离开斯特烈耳卡，由人护送驶入石勒喀河。从斯特烈耳卡到伊尔库次克，即使旅途非常不顺利，也只需两礼拜时间，也就是说，他6月底便可到达那里。传教士团定于7月下旬从恰克图出发去中国，因此阿穆尔之行并没使他误事。

您对固里来信的判断完全正确：假如事情真象他说的那样，我早就写信告诉您了；而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那样。这些先生来找我，让我务必问问北京或库伦，中国政府能不能保证传教士团的安

全；我看他们是吓破了胆，大概不敢去了。我答应他们派恰克图委员迭斯波特-捷诺维奇到库伦去询问，便在2、3月间派他去了一趟。我亲自对捷诺维奇作了指示，他到了那里以后，关于传教士团在北京的安全问题，已无须要求任何答复了。他从库伦回来后，传教士先生们略微放心了，自然我也就没有必要再给您写信了。不过就未来的时局看，派这些胆小鬼去中国，恐怕不妥当，而现在这批传教士也都是被巴拉第吓坏的。

我同加什凯维奇在阿穆尔到底没碰上，不过我将遣送他的命令留给了卡扎凯维奇。请恕我直言，我看不出派他出使日本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在目前，整个欧洲都向日本蜂涌而去，据美国人说，那里有几百艘欧美商船。

我派这个信使给亲王殿下送去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到海军、陆军、内政和外交各方面，另外附上我给普提雅廷的信的抄件。我本来想给您寄去一件报告的抄件，可是根本找不到人抄，而且又急于打发信使走，只好作罢。我相信，呈给亲王的报告当天或者第二天¹⁷⁶就可以到您手里；您可以从中看到我对日本问题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必须占有整个萨哈林，寸土不让。我给普提雅廷的信也正是谈的这件事，因为他对此事非常关心。

我令给您送信的副官穆拉维约夫，路过伊尔库次克时向温策尔索取关于传教士团行期的报告，给您带去。彼罗夫斯基曾在此地向我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尽早启程；此外，我还请温策尔和参谋长进行督促，参谋长曾为此目的在外贝加尔省等候彼罗夫斯基。最后，将迭斯波特-捷诺维奇的信附上，您从信的末尾可以看到，中国官员6月底就应来恰克图，以便护送我国传教士团。我想彼罗夫斯基不会因为父丧而拒绝出使；假如他坚决不去，那么即使我不在，温策尔也会派恰克图委员迭斯波特-捷诺维奇去，因为他同中国人办过交涉，中国人都知道他。

我衷心祝贺叶甫格拉弗·彼得罗维奇^① 高升为教育大臣。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差事。我看，目前在俄国教育大臣是最有用的大臣；我们非常需要办教育，教育能够培养爱国心，人家外国人是具有爱国心的。

根据条约规定，我乘轮船在松花江上航行了大约二十五俄里，并派遣阿穆尔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去作生意。不过您大概已经看腻了，信使也急于启程。衷心拥抱您，永远真诚地尊敬您，忠实于您。

88 呈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 殿下下的报告

(1858年7月11日，第136号，布拉戈维申斯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并通知侍从将军穆拉维约夫伯爵，今后凡有关阿穆尔地区行政事宜的报告均交付西伯利亚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直接批准。”

我于本月9日从阿穆尔河口返回布拉戈维申斯克村，理合将
177 视察情况，将我为巩固地占据沿阿穆尔与乌苏里的新边界和在阿穆尔河口、鞑靼海峡沿岸及萨哈林岛设防所做的安排以及进一步整顿阿穆尔地区和各港口的设想报告亲王殿下。今特派副官穆拉维约夫大尉将此报告送上。

我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村继续沿阿穆尔下行，视察了左岸预定屯驻哥萨克骑兵和哥萨克步兵的地点，5月31日终于到达乌苏里江口，在我国哨所遇见了卡扎凯维奇少将，并在离该哨所四十俄里处的主河道上遇上了“阿穆尔”号轮船，因为乌苏里江流入阿穆

^① 科瓦列夫斯基。

尔不是注入主流,而是注入支流。

在乌苏里江口及其上游地区,我选定了今年屯驻哥萨克步兵的地点,并派遣考察队溯江而上,由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率领前去选择明年(1859年)屯驻一整营哥萨克的地点。这位军官到达乌苏里江上游后,应朝圣弗拉基米尔湾的方向直奔海岸,并在乌苏里江至海之间的陆地上选定屯驻哥萨克的地点。遗憾的是,据当地人说,从乌苏里江江口上行,只有一小段可以行船,不过,考察队会向我们作出更为确切的说明。

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控制我国同中国共管的一切地方,我已请求卡扎凯维奇少将派一个小队,根据条约规定正式占据圣弗拉基米尔湾。看来现在不会有人出面阻挠。直至朝鲜的沿海地带,除我国外,任何人也不能占领。

我命令第十三边防营驻扎在阿穆尔河右岸靠近乌苏里江口的地方,以加强阿穆尔和乌苏里的哥萨克防线;第十四营(包括一个炮兵连)留守布拉戈维申斯克,也是为了同一目的。目前这些军队可能有助于哥萨克的移民和交通线的建立,但他们驻扎在阿穆尔的长远目的则是:一俟阿穆尔河通航,就可以在河口湾解冻之前赶赴阿穆尔河口驻防。随着阿穆尔地区农业的发展,他们的口粮既可从外贝加尔省得到供应,又可从阿穆尔得到供应。在乌苏里江口安置了四门要塞炮。

乌苏里江对去圣弗拉基米尔港的来往交通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只有待考察结束后方能确定。鉴于弗拉基米尔湾距阿穆尔甚远,这条水路无论如何不能成为通商要道。所有商船一般都开赴迭卡斯特里湾,只有吃水浅于十四呎的帆船才穿过河口湾开赴尼古拉耶夫斯克。西伯利亚一切沉重的和不太值钱的货物无疑都要经尼古拉耶夫斯克出海,但须在迭卡斯特里湾改装大船。此外,迭卡斯特里对于进行贸易来说还有一极大的优点:差不多比河口湾要

早解冻两个月，比阿穆尔河口晚结冰六个礼拜，加在一起，迭卡斯特里的通航期就要比河口湾长三个月。这就是我们最初占据这个海湾的缘由，请殿下明察。原来准备在整个通航期间通过奇吉湖建立迭卡斯特里同阿穆尔之间的经常交通联系，但遗憾的是，奇吉湖常常缺水，连小舢舨都无法通行；加之马林斯克附近的支流与阿穆尔主流汇合处枯水季节时水也很浅。这一情况是我在 1855 年秋和今年 7 月路过这里时才弄清楚的。这就迫使我们寻找从迭卡斯特里湾直通斋岬的路线，斋岬同阿穆尔主流之间隔有奇吉湖的支岔。现在这条路线业已找到，不论修筑普通道路或铺设铁路都极为方便，总长不过六十俄里。这样一来，位于阿穆尔主河道右岸的斋岬将成为一座非常重要的商埠。现已着手修筑通往迭卡斯特里湾的道路。

斋岬适于大量移民，奇吉湖的一条支岔的尽头可辟作良港，供船舶过冬之用。考虑到上述这些情况，这个地方具有设置城市的一切条件，并可将治理从尼古拉耶夫斯克直至乌苏里江之间人口众多的土著的区公署设于该城。英诺森大主教于今年 6 月 24 日
179 在斋岬举行了圣索菲亚(智慧神)教堂的奠基典礼。斗胆敬请殿下代奏皇帝陛下敕许在斋岬建立索菲斯克城。阿穆尔公司申请把该公司在阿穆尔的主要机构之一设在该地。第十五边防营营部驻地马林斯克哨所仍维持原状，驻地不变，继续保持同迭卡斯特里之间的贸易往来。凡非急需的货物，均可等到奇吉湖涨水时再运，这样就不必走六十俄里的陆路，只要从迭卡斯特里湾至奇吉湖走二十俄里的陆路即可。

在马林斯克哨所我看到一些极漂亮的建筑：码头、营房和教堂，还看到许多粮库、一所带花园的漂亮别墅、几所商人住宅、许许多多的兵营区和比比皆是的菜园。这些菜园生产的蔬菜不仅供给第十五营，而且还供给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所有居民。此外，在 1855

年动工的房舍皆已竣工。此地盛产鱼；草场、牧场特别多。它既是一座大镇，又是官家的粮仓，这种局面以后也不会改变。

从马林斯克至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阿穆尔右岸上，有几座村庄是 1855 年迁来的移民修建的。由于卡扎凯维奇先生的善意关怀，这些村庄十分景气：农民平整了大块土地，饲养了牲畜，在米哈依洛夫村（这是个大村庄）还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小教堂，和伏尔加河沿岸的许多村庄相比，毫无逊色。

这些村庄正在不断扩大，有许多西伯利亚人自费陆续迁来此地。尤其是距尼古拉耶夫斯克只有七俄里的利奇村发展得特别快，当地居民皆以种菜和给官家作工为生，极易发家致富。

尼古拉耶夫斯克有二百所房屋，一所教堂（都是瓦房），还有一所机械厂和许多炮台。有一座叫作康士坦丁的炮台，位于河中间。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在已是一座相当不错的港埠。尽管此地气候酷寒，但是如果能受到政府重视，这座城市完全有可能象旧金山一样不断发展繁荣。我同卡扎凯维奇先生全面仔细地考虑了所有情况，认为将港口迁往他处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加重国库开支。防守河口的工事不能再往上游移，相反，考察结果证明，为了固守阿穆尔河河口，必须在奇内拉赫岬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前沿炮台的高地上修建一排碉堡，在康士坦丁半岛上修筑一个海港，以使尼 180 古拉耶夫斯克的修建工程不致于中辍。有人提出疑问：是否应该将港口迁走，众说不一，见地肤浅。我当时断然宣布：这座城市和港口仍保留原地不动，并委托卡扎凯维奇先生制定奇内拉赫防线和港口的修建方案；届时将这些方案（附上必要的说明）恭呈亲王殿下批准。

现在，尤其是在同中国签订阿穆尔条约之后，我们必须设法巩固我国对萨哈林的占有。我本来打算亲自去一趟，但是尼古拉耶夫斯克没有一艘海轮，甚至连只象样的帆船也没有，所以只好放弃

原来的打算，因为我还须急速赶回阿穆尔中游和上游地带。除已派去驻守萨哈林西南部的 26 人小队外，我还嘱托卡扎凯维奇少将再派 50 人，带上一门独角兽山炮去久春内，另外我半正式地给普提雅廷伯爵写了一封信，陈述了我对萨哈林划界的意见，谨将该信抄件附此呈上。当我溯阿穆尔返航时，驻日领事加什凯维奇率随员下行，但由于支流过多，未能晤面。不过我已嘱托卡扎凯维奇先生，领事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后，须等东洋分舰队船只或我国的“亚美利加”号轮船回来，或我国的螺旋桨运输船回来，才能送他去日本。送他去日本的船可以留在那里过冬。目前，全世界都已开始同日本通商，来自日本的情报说，那里停有一百二十艘外国商船，而我们在东洋连一只商船也没有，根本无法指望同日本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派加什凯维奇先生出使日本，看来不会使我国的影响扩大多少，因为整个欧洲和美洲在日本都有公使，他们手中的

御批：“但愿能够如此，恐为时已晚。”
经费当然要比我国领事多得多。因此我们只有指望掌握我国在东洋的所有轮船并在日本享有一定威望的普提雅廷伯爵能经过交涉把萨哈林南部划归我国，从而杜绝一切外国人在该岛插足的可

181 可能性。

亲王签字：“康士坦丁。”
1858 年 9 月 2 日
遗憾的是，我在阿穆尔河口一直呆到 6 月 24 日，还未从普提雅廷处得到任何消息，所以不得不派一名信使乘美国商人的帆船将我签订的条约抄件和信件给他送往上海，但我不敢担保这些文件能及时送到他的手里。

为了占据圣弗拉基米尔湾，我嘱托卡扎凯维奇派一条旧运输船去，“额尔齐斯”号或“贝加尔”号均可。这两条船虽经委员会鉴定报废，但估计尚能走完鞑靼海峡这段不算远的路程，好在是废船，可长期存放那里另派他用。至于东洋分舰队的船只，只有“阿斯科尔德”号巡航战船必须在该地过冬，其他船只最好都能返回阿穆尔河口，因为我们的运输船太少，无法往圣弗拉基米尔湾给他们

运送粮食。

为了执行亲王殿下关于在阿穆尔河口建造炮舰的命令，我在这之前就已责成卡扎凯维奇先生按照寄来的图纸着手建造。我看到一只炮舰已经开工，炮舰的机器准备从美国订购，但为了更迅速完成此事，最好立刻从旧金山订购一只炮舰，用它把正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建造的另一只炮舰的机器运回。为此需派一名可靠的军官乘商船去旧金山，这样，明年我们便可以有两只螺旋桨炮舰了。亲王殿下原来批的这笔经费为十二万卢布银币，去掉造这两只炮舰的钱，剩下的全部从旧金山购买机器，船身可以仿照这两只炮舰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制造，大约从明年起，尼古拉耶夫斯克港的船只便可大大增加。

我曾嘱托卡扎凯维奇先生，如果有外国军舰进入迭卡斯特里湾或阿穆尔河口，要热情接待，尽力予以帮助，并告诉他们：鞑靼海峡直到朝鲜半岛的所有海岸，根据同中国新订的条约，一如既往均系俄中两国共管之地；萨哈林岛南端的归属问题将由我国同日本最后商定，目前仍属两国共管。但这两块领土都不容其它国家侵占，非经俄国同意，无论中国或日本均不得允许外国在该地设立任何机构；而俄国方面，根据政府给他（卡扎凯维奇）的指令，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在萨哈林或鞑靼海峡两岸设立任何机构。如果他需就此事咨行外国舰长，则可按此精神发表书面声明。窃以为，璦琿条约签订后，我们不仅有权而且必须扼制外国觊觎我国同中国及日本共管或尚未划定之地的野心。其次，我还授权卡扎凯维奇先生，凡是给我寄来的公文和信件，他在转递之前均可拆阅，并嘱咐他如果普提雅廷伯爵提出要求，只要不违背我的指令和不损害我国在此地由于璦琿条约签订而有的新地位，均予以执行。

御批：“正确。”

这里的行政区划应根据当地的条件制定，既要照顾交通的便利，又要考虑到政治上的特点，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乌苏里

防线和军队以及乌苏里江口以北直到滨海省境内的乌第区之间的整个地区全部划归滨海省。据此我已授权卡扎凯维奇先生管辖这些军队和此一地区，并责成他对该地的各族居民进行一次人口调查。

从乌苏里江口沿阿穆尔河上溯直到外贝加尔省一带，应该立即设立阿穆尔省，撤销 1856 年御批的阿穆尔防线。斗胆敬请亲王殿下转奏皇帝陛下，请求批准这些措施。有关滨海省公署新区划的编制及阿穆尔省公署的编制的详细方案，我将尽速从伊尔库次克派卡尔萨科夫少将呈上。他将于本月底动身前往圣彼得堡，9 月初可到，因为我本人目前还不能离开东西伯利亚。

在兴建本地区的工作中定会遇到来自部里的阻力，其中困难最大的便是建立交通线，因为按照从前的规定，势必要从地方自治¹⁸³ 费中拨出一笔为数可观的经费；不过我将尽力克服这种困难，采取新的办法建立沿阿穆尔的交通线。但要建立沿石勒喀河直到该河流入阿穆尔处为止的交通线，特别是建立绕贝加尔的陆路交通线（如今阿穆尔已彻底归还俄国，此路十分需要），就不能不使外贝加尔省的地方自治费略有增加。

最后，不揣冒昧将卡扎凯维奇少将的卓著功绩禀告亲王殿下，恭候明鉴。我坚信唯有此人才能秉承殿下旨意，妥善完成东洋各港和舰队的整建任务。

89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8 年 8 月 22 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您 7 月 27 日派人送来的信件，

我在这里收到时，卡尔·卡尔洛维奇已经拆阅过了。您对传教士团的关心我完全理解，因为当时在阿穆尔我已得知彼罗夫斯基父亲亡故的消息，对他的去留我也不知所措。据卡尔·卡尔洛维奇对我说：希特罗沃是在大家正在劝说彼罗夫斯基不必去奔父丧，仍然出使北京的时候启程的，因此他不知道彼罗夫斯基究竟肯不肯去。但您对传教士团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不论情况如何，也一定要派遣他们出国的；何况彼罗夫斯基深明大义，很快便决定亲自去了。大概穆拉维约夫已告知您，彼罗夫斯基已于7月25日平安出国，其隆重情况为前此的任何传教士团所无法比拟。总之，我想您满可以信赖东西伯利亚，这里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甚至包括对日措施在内，您都尽管放心好了。至于中国，则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如果彼得堡方面不加破坏，我们完全可以控制住它。满清皇帝对俄国人的好感是无法形容的。北京为了庆祝5月16日璦琿条约的签订，到处张灯结彩，甚至比伊尔库次克昨天的盛况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彼得堡为庆祝巴黎和约而张灯结彩的盛况看来，我完全相信这个消息。我们可爱的邻邦竟然跟我们的处境相似，我的感触很深。

但现在请允许我对你发点牢骚：5月16日的条约我早已上呈¹⁸⁴皇上，伏乞御览批准。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便接到副都统转来我的挚友^①的来函，说大清皇帝已批准这个条约，因此请我就边界和贸易问题作出具体安排。我答复说，我还没接到我国仁慈的皇帝对条约的批准书，因此暂时不能予以书面答复，也不能就这些问题陈述己见，不过返回伊尔库次克后，便可望接到批准书，那时（过两个月）再把我对边界问题的安排通知他们。这个期限到9月10日就满期了，但直到今天，我在伊尔库次克尚未接到璦琿条约的批准书，而条约文本早在7月4日就已上呈皇帝，并在当天即转给了

^① 一个正派的中国人奕山。

戈尔恰科夫公爵。信使尚在璦琿等候,但是公文我却不敢写,因为只有上帝才晓得你们外交部在哪些事情上敢于在英国人面前承担责任,在哪些事情上你们不敢;也许璦琿条约比设立阿穆尔公司更为可怕。果真如此,那我跟大清皇帝便成了一对傻瓜——为了纪念5月16日,他在北京张灯结彩,伊尔库次克也灯火辉煌,可是你们却不敢批准!

这个条约签订后,亲王曾给我写来几句贺词,并按惯例,还转达了皇帝的“谢谢”。我本可以把这封信当作批准书,但根据去年我去彼得堡的经验,目前只有等全权使臣再次上奏,静候正式的批准书或驳回,可是全权使臣现时可能心绪不佳,凭他那万能的意志,说不定会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条约说成是有害的,正象我本人早已被认为是有害的一样。

我最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想您会完全同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处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境地,该有多么难过;您也会同意:一个想为祖国利益做出一番事业的人,奋斗了十年,贡献出一生中最可贵的年华,牺牲了世上的一切,到头来他的全部心血和信念竟由于某些人的幼稚、任性和轻率武断而被葬送,一想到这里能不令人难过吗?

感谢您对比尤采夫的接待,感谢您在接待他时所表示出的由衷的喜悦。难道真得要等使臣荣膺安德烈绶带之后,我才能得到批准书吗?这恐怕就是症结所在,不然的话,还有什么事能妨碍你们把批准书发来呢?尤其是马尔特诺夫已经到达彼得堡,你们无疑已获悉英法已同中国签订了和约,难道是因为舍不得专门派个信使吗?主啊!俄国不亡于敌人之手,也要亡于轻率无知的小人之手!

衷心地拥抱您,再一次真诚地感谢您对比尤采夫的接待,请代向叶甫格拉弗·彼得罗维奇致意。此致真挚的敬意。

90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858年9月5日,第2269号,伊尔库次克)

谨向亲王殿下禀告:殿下最初于1855年6月12日发来第956号命令所宣布的圣谕,嗣后于1856年10月27日钦命召开的特别会议记录中再次申明的同一圣谕,我已遵旨照办。阿穆尔哥萨克骑兵团按六连建制已完全编好,并迁往阿穆尔左岸,驻扎在从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哨所起(包括该哨所在内)直到兴安岭峡谷一线。目前,哥萨克正在大力兴建村庄,耕耘土地,家庭副业也得到顺利发展。人人身体健壮,个个精神焕发,他们对新居十分满意。他们已着手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阿穆尔团驻扎的全线,交通方便、正常。阿穆尔团和皇家禁卫军步兵营一样,都装备上了钦赐龙骑兵来福枪。

上述情况系今夏我亲自去阿穆尔团新驻地视察各部队时了解到的,谨禀亲王殿下,并敬请殿下将执行圣谕的上述情况代奏皇帝陛下。

91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86

(1858年9月20日,第974号,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由卡尔萨科夫少将出席作必要说明。”

振兴阿穆尔地区的方案和章程我已拟就,特命外贝加尔省驻

军司令卡尔萨科夫少将呈交亲王殿下，因为卡尔萨科夫今夏曾随我前往该地进行视察，对该地种种情况和地区特点都很熟悉，假如最高政府需要，他可作必要的说明。

在此谨附带说明一下：卡尔萨科夫少将须于今年冬末返回伊尔库次克。

92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下的报告

(1858年9月20日，第1107号，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同上不另。”

姑且不谈其他种种情由，仅加强我国在阿穆尔河口的海军一事，就要求我们坚决而迅速地向阿穆尔地区移民。

而为了充分保证及时供给陆海军以粮食，供给舰队一切必要原料，必须大大提高地方的生产能力，而要想提高生产能力，则必须增加人口。

鉴于移民的必要和好处，理合将我的初步方案呈上，恭请殿下钧裁。该方案充分考虑了大规模移民的种种条件。

187 依我之见，凡属自由民均可自愿移入该区，但一切费用自备，政府不予资助。

这个条件如果成立，政府便尽一切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样作，实际上并不耗费国家分文开支。

为了顺利达到向这一广袤地区移民的目的，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取消有碍于移民的各种烦杂手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实质上也是最有效的条件。

影响纳税阶层迁移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服兵役问题。仅

此一项，便有许多手续待办，诸如征得村社同意豁免，查对轮征名册等等。

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我认为即将轮到服兵役的人也应准许迁移，而不只限于已婚者和有眷属者。

如此开禁，看来似乎过分。然而，倘若考虑到该地区路途遥远、迁移费甚大（特别是来自内地省份者），就不能不得出结论：恐怕多数轮到服兵役的人宁可应征入伍，也不愿到陌生而边远的地方去寻求幸福。

允许轮到服兵役的人家迁移，特别是在禁止未婚者和无眷属者迁移的情况下，不必过分担心他们为了逃避兵役而迁到阿穆尔去。正由于我们取消了这许多限制移民的条件，向该地区的移民才能得以加速进行。这一措施，即准许轮到服兵役的人迁移，不适用于外贝加尔省，因为该省同阿穆尔地区毗邻，迁移轻而易举，因而便于逃避兵役；何况该省的人对阿穆尔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熟悉，再加上如此优惠的条件，可能而且势必使外贝加尔省的人口大大减少，从而导致生产力下降。因此在随本件呈上的条例草案中，¹⁸⁸对该省作了限制。

其次，对国有农奴的迁移也规定了许多手续：申请书先由乡长呈给区长官，再由区长官呈给国家财产局，最后呈到部里。这在国有农奴从一省迁往另一省的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政府须发给迁移补助金，但对目前的自由迁移就不尽适宜了。申请书层层辗转呈递要浪费许多时间，而且莫名其妙的延误定会挫伤百姓迁移的积极性。

按理政府是应该同意这些条件的，因为这样做并不需要政府出钱资助，甚至连国有农奴在从一省迁往另一省时法定的补助费也不必开销。

虽然不可能给迁往阿穆尔的移民发放补助金，但我认为，来自

远方,特别是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移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自力安家。要购买农具和牲畜,就得一笔费用;窃以为这笔费用可根据他们的需要由国家贷给,令其以后偿还,借贷机关可设在离阿穆尔最近的两个城市,即伊尔库次克和赤塔。

这些贷款我认为可从东西伯利亚的经济基金中抽调。这笔基金目前仅现金和社会救济厅的有价证券就有三十余万卢布银币,而且每年还有一万七千卢布农户税源源补入。

根据 1856 年开始在西伯利亚实行的基金章程,这笔基金以及每年补入的税收必须存入信贷机关,只有利息可用于章程中规定的项目。但是,为了使这笔基金不断增多,以便用于对整个东西伯利亚有利的事业,我迄今尚未动用过利息。

189 关于用基金向阿穆尔地区移民提供贷款事宜,我将同国家财产大臣磋商。

不论帮助移民安家的贷款如何决定,在如此边远的地区,开始时总得要向移民提供粮食,并保证他们能够播种。

为此,依照保障民用粮章程所赋予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权力,我有意动用归我控制的国家储备金,根据需要在阿穆尔的一些适当地方建立若干国家储备粮库,准备在同内务大臣磋商之后,便将这笔钱拨给阿穆尔省。

这样,阿穆尔地区的移民在到达落户地点后,初期,即在他们尚未从自己播种的土地上取得收获之前,便可从这些粮库用现金购买或赊购所需要的种子和面粉。

谨将上述意见禀告阿穆尔委员会主席亲王殿下,敬请钧裁,并附上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草案一份,敬请殿下上奏皇上敕许实施,以利目前许多愿赴阿穆尔的人能于明春成行。

在此理合补充说明一下,根据 1856 年 10 月 27 日皇上批准的阿穆尔防线章程第二条规定,东西伯利亚总督有权为自费迁往阿

穆尔的移民制订特别条例（我本可据此将本条例在东西伯利亚付诸实施，因为它并非为全帝国而制定），特此呈请最高政府批准，愈快愈好。

93 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

第 一 条

凡阿穆尔省和滨海省一切空闲地方均可迁入。

第 二 条

190

凡属俄罗斯帝国的自由民，均可自愿迁入上述两省。

附注：

(1) 凡迁入上述两省的农奴，自迁入之日起，均转为自由民。

(2) 凡无任何证件的人进入上述两省，不论男女，地方当局概不得驱逐，应准予自由居住，但应据其供述，通知其原属地方当局；苦役犯以及被刺字和身有鞭笞伤痕者，不在此例。

第 三 条

凡迁往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移民，川资自备。

第 四 条

凡自愿迁移者，不分阶层，均可口头或书面向省长呈请，或者向大乡长^①或市长提出申请。

① 大乡长(Земский начальник)——大乡为帝俄乡村自治机构基层行政单位，比一般乡要大，大乡长身兼行政和司法二职，也有译为地方官者。——译者

第 五 条

申请书中无须注明愿迁往阿穆尔何地,仅申请准予迁移即可。

第 六 条

凡自愿迁移者在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请时,务必交验所在地长官(大乡长或市长)的书面证明:该人确非法庭正在审讯和通缉者。

第 七 条

市长或大乡长接到申请书后,应由第一班邮车立即送交省长。

第 八 条

省长审查完证明与申请书后,命令申请者所属乡警察局或市警察局发放通行证并通知线路,并将此事通知省财政厅或省务厅,¹⁹¹以便免除迁移者的赋税。

第 九 条

凡申请者未交验上述证明(此证明为审批时必不可少之文件)时,省长得向申请者所属地方长官索取,然后方可按上述规定审理。批准后应尽速向申请者宣布。

第 十 条

迁移者一旦领得通行证,便可拒受任何起诉,径行准备起程;但一切私人债务和所欠村社税款,必须事先偿清。

附注:通行证上务必注明因公字样,并规定迁移者若无特殊正当理由,中途不得停留。

第 十 一 条

凡迁移获准者,均应由各省长上报东西伯利亚总督。

第 十 二 条

凡有关移民事务的往返公函以及办理移民事务,包括申请书和通行证在内,皆可使用普通用纸,一律免缴印花税。

第 十 三 条

城镇或乡村居民迁移时如欲分家者,必须经当地警察局在证明中注明:分家不致造成家庭经济破产,在当地并未留下无力维持生计的家庭成员。否则禁止分家,全家应一同迁走。

第 十 四 条

凡分家之户,兵役不予豁免,由留在当地的家庭成员承担。

第 十 五 条

轮到服兵役的人,只要是已婚者和有眷属者均可迁移,但外贝加尔省不在此例。外贝加尔省的轮到服兵役的人,在未服兵役之¹⁹²前,一律不得迁出。

第 十 六 条

除上述限制外,不得附加任何其他限制,对自愿迁移者严禁阻挠。

第 十 七 条

乡村居民获得批准后,均可变卖家产,并保留其所种庄稼的收

获权。起程时可从本村储备粮库现存储备粮中按人口领取其应得的份额。此外,沃洛格达省、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以及西伯利亚各省的农民还有权出卖其伐林开垦的耕地,因为根据《俄罗斯帝国法典》林务法(1857年版),第8卷,第1056款规定,这些土地的使用期是四十年。

第十八条

移民途经各地的地方当局,应对下列事项实行监督:

(1) 凡无正当理由,移民不得在中途耽搁和久停;免费给他们提供适于休息和过夜的民房,并动员居民免费供给移民膳食,冬季则以适当价格向他们出售牛马饲料。

(2) 凡移民的牛马,沿途均可免费到公共牧场放牧。

(3) 凡移民渡河,不得向其索取摆渡费;他们系因公外出,因此摆渡费以及其他类似费用,均应免缴。

(4) 凡中途患病不能前进者,均得征用民车免费立即送往沿途最近的城镇,由患者亲属或其他自愿照顾病人者随同前往护理。

193 (5) 患者一俟送进城镇,地方官员应立即予以安置,送到城镇医院或其他适当地方进行治疗,一切费用,均依规定价格由国库支付。

(6) 总之,对移民要给予一切合理的资助、关怀和保护;凡在救助移民方面成绩卓著者,均予上报最高政府。

第十九条

移民抵达阿穆尔水路上游地带后,可根据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的命令和地方当局的指示,免费砍伐木材,建造船筏;这项工作,一俟移民到达赤塔城,即应立即动手准备,不得延误。地方官员对此应尽力予以保护。

第二十条

鉴于有些移民虽能携眷到达阿穆尔上游地带，但若不予以资助，实无力置备农具、牲畜和安家初期所必备的其他用品，因此，自阿穆尔上游启碇前，凡特别贫穷的移民，均可在伊尔库次克和赤塔两地领取贷款，购买必需的农具和牲畜。

第二十一条

总督同国家财产大臣商定：贷款均由该项专款中支付，贷款的发放在伊尔库次克由东西伯利亚总督批准，在赤塔由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批准。

第二十二条

不论移民于启碇前是否借得贷款，到达定居地点后，均可从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距离最近的国家储备粮库用现金购买或赊购初期所需要的种子与口粮。

第二十三条

凡移民到达阿穆尔地区后，均可自由选择地点，由家长量力占用土地，从事耕作、刈草以及其他营生。但此条不适用于城镇，城镇土地则需根据城镇规划统一调拨。

第二十四条

凡迁入阿穆尔地区的乡村居民，可在二十年內无偿使用拨给他们的土地；应服兵役者，十批之內免于征募，同时永远免除在原籍应缴纳的一切赋税和应履行的义务，而历年所欠税款，均予以豁免。

附注：二十年无偿使用土地的优惠期满后，如继续占用土地，政府将另行规定地租，以代替人头税和土地税。

第二十五条

凡定居于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各城镇者，均须遵行将为这些城镇制定的一切条令和履行一切义务。

第二十六条

上述优惠条件也适用于本条例颁布之前经地方长官批准迁入阿穆尔地区的移民。

94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报告

(1858年9月27日，第989号，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交有关部门议定，然后尽速呈来。”

从殿下8月7日的手谕获悉：皇帝已依我之请，准予我提出特别报告，破例嘉奖海陆军和民政部门中对阿穆尔事业有功的官员。皇上的这种恩宠是对我在皇帝陛下与亲王殿下特别庇护下十年操劳的最高奖赏。仰沐皇恩，谨呈上有功人员名单五份，凡十年来为促进阿穆尔地区归还俄国而辛勤工作者，均一一载入，尽管其中有些官员并不在东西伯利亚任职。他们的功绩大小我都十分了解，特此分别论功请赏。十年来，我之所以能在西伯利亚担任这项艰难职务，端赖皇上和亲王殿下的信赖。不揣冒昧，望皇上和亲王殿下这次也能赐我以信任。

在呈请奖赏的五份名单中,计有二百二十人(其中包括无官衔者),奖励项目如下:

晋升一级者·····	40 人
白鹰勋章·····	1 枚
二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3 枚
三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3 枚
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53 枚
饰有王冠的二级圣安娜勋章·····	1 枚
二级圣安娜勋章·····	5 枚
三级圣安娜勋章·····	36 枚
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8 枚
三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35 枚

颈项佩戴的金质奖章:

佩安德烈绶带的·····	1 枚
佩弗拉基米尔绶带的·····	1 枚
佩安娜绶带的·····	3 枚

颈项佩戴的银质奖章:

佩安娜绶带的·····	2 枚
每年发给奖金·····	8700 卢布
每年发给在阿穆尔的死难者家属抚恤金·····	653 卢布
一次颁发的奖金总额·····	6915 卢布

继续租借六年,每年交 2000 卢布银币

对名册中每个人的功绩我都了如指掌,因而仰沐皇恩,敢于给以公正评价,而不拘泥于任何规章,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阿穆尔事业本身,就未曾根据任何章程。斗胆禀告殿下,姑且不论这一成就的重大意义,仅以他们为阿穆尔事业所建树的功勋,付出的心血以 196 及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言,也是和平时期建树的任何功勋

所不能比拟的。

最后，斗胆妄言，如果能于12月6日皇太子命名日和此一伟业的奠基者、先皇尼古拉一世忌辰之前，在伊尔库次克宣布对阿穆尔有功人员的嘉奖，将具有特殊的意义。

95 上皇帝疏

(1858年9月28日，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凡阿穆尔地区的行政事宜，均照前谕，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处理，政治问题仍旧先交阿穆尔特别委员会审议。”

为振兴已归还俄国的阿穆尔地区，需要增设新机构，现有机构也要进行某些改革，这一切都需要政府迅速作出决定。事实上，以往在阿穆尔事业中，行动迅速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阿穆尔事业不是十年前就着手进行，如果不是得到陛下的关注与庇护，阿穆尔恐怕永远也不会属于俄国。

基于上述经验，为了俄国和我治理的地区的利益，斗胆悬请陛下对振兴新地区的一切计划继续给予关注和庇护。为使这些计划不致层层延宕，我不揣冒昧，没按一般程序行事，而将其中大部分直接呈给委员会主席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殿下。该委员会在陛下主持之下曾使这一事业获得蓬勃发展，终于取得如此圆满结果。

197 谨派我亲密干练的助手卡尔萨科夫少将前往圣彼得堡，以便当面对阿穆尔事务作必要的说明。而我因为目前有许多事需要在此亲自处理，特别是要将同中国签订的条约付诸实施，所以不得脱

身。

能为陛下效忠，深感荣幸。

96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 奇·戈尔恰科夫公爵

(1858 年 10 月 15 日，伊尔库次克)

趁信使前往外交部递交复函之际，谨向大人深表谢意，感谢大人对阿穆尔事业的成功和本职荣沐皇恩的祝贺。同时为我国远东政策获得圆满成功也向大人祝贺。

鉴于中国和日本目前所处的形势，最高政府如不采取紧急措施，消除京城同边远的东西伯利亚间联络上的迟缓现象，则我不敢向大人隐瞒，我对我国此间政策今后能否取得成功，深为忧虑！大人，我确信，在圣彼得堡和阿穆尔河口之间建立电报联系，已是势在必行，为此花费五百万卢布是值得的，不能吝惜。

不论大人给予东西伯利亚总督何等信任，他在伊尔库次克要得知大人的主张和意图总要在一个月之后，而他要把大人的命令从伊尔库次克转到北京和阿穆尔河口又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旦产生了问题或者需就双方所获得的不同情报进行磋商，那就要再多花两倍的时间。而目前英国、法国和美国已在日本和中国站稳了脚跟，如果此地同京城的联络依然停留在目前的原始状态，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高明，也无法赶在这些国家的前头。早在去年年末，我就曾在彼得堡提出参加巴黎筹建经西伯利亚到美洲的电报线的股份公司，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再等股份公司，只有由国家自己来办了。据该公司计算，每一公里电报线需要五百法郎，因 198

此，从彼得堡到尼古拉耶夫斯克一万二千公里，共需六百万法郎。但是，鉴于我国凡由国家兴办的一切事业，经过预算和其他种种手续之后，总要比实际开支多出两倍，由此我得出结论，建立一条官办电报线的费用不会超过五百万卢布银币。

这件事我讲了好多，使大人劳神不少，请大人原谅。但我认为，在英、法和美国同中国缔结条约之后，此乃外交部当务之急。

谨致真挚的敬意，愿作大人最忠实、最恭顺的奴仆。

97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8年10月16日，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该人秉性难移，但应善加利用，对其功劳应持平论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您对我妻子的关怀，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她如果收不到我从阿穆尔寄去的信，至少可从您的电报得到安慰。

希特罗沃前几天到达这里，今日跟涅克留多夫一同去恰克图。我派他们俩到北京去送公文。鉴于事关重大，加之目前旅途艰难，我认为有必要派两人同去。

您任命彼罗夫斯基为全权代表，我不能不表示称赞，我的任务则在于劝他不要急于离开北京。不过我相信，阿穆尔的归还未必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因为有人竟然斤斤计较，压缩了我呈请的奖赏。本来我为彼罗夫斯基请求的奖金是一千五百卢布，结果只给了一千二百卢布，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他是公爵的直接下属，

因此，我不敢为这件事以及二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再次提出请求。但是给希什马廖夫的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我要再次恳请恩准，难道璦琿条约还不能使其签字者成为贵族么！不知道给我的圣谕出自何人之手，写得很漂亮，对我倍加赞扬，含意深远；即使末尾只是写上“感谢”二字，我也会把它当作对我十一年来劳碌和斗争的最¹⁹⁹好奖赏来领受。

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在任何地方都未见到，未听到给您什么奖赏。如果有，请来信告诉我，我会感到衷心高兴。至于给公爵的奖赏，早在意料之中，即在签订璦琿条约的当时，我就料到了。按理说，这条绶带是属于您的。

三天之后我将去恰克图，以便亲自遣送两名信使去北京，并派遣斯波特-捷诺维奇把他们送到库伦。我去那里既可亲自向捷诺维奇面授机宜，又可对中国施加影响，使他们不再阻拦我国信使前往北京。

关于划定我国从乌苏里江至海的边界问题，我将正式函告彼罗夫斯基，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尽速完成此事，以履行天津条约第九条的规定。我们同中国人交涉的口实依然是：为了防止英、法占领朝鲜同我国之间的任何港口，最好把直到朝鲜为止的整个海岸划归我国！我在以前给您的信中曾提到：我打算在开江之后，即4月1日，派我国划界委员去乌苏里江，并通知彼罗夫斯基，让中国委员也同时到达乌苏里江上游，最好能让驻传教士团的总参谋部上尉杜尔宾随中国委员一同前往。双方划界委员最好能于6月中旬在波谢特湾结束工作，那时我们可从阿穆尔区舰队派一两艘船取海路送中国委员回直隶湾。我认为，在划界委员未返回之前，彼罗夫斯基不宜离开北京，但愿他看在我的面上能够同意这样做，至于上届传教士团，则不必等他，可径行先期回国。

在这段时间内，不言而喻，我应该坐镇伊尔库次克，这样既可

以使彼罗夫斯基在北京更高兴一些,也可以使中国官员更卖力气,我和这些官员早已熟识,他们知道我不喜欢英国人,同时也了解我性情急躁,如果他们知道我在伊尔库次克,就会更服贴一些。

200 看来很有必要准备两枚镶钻石的一级安娜勋章(一枚给奕山,另一枚给贝子办事大臣)和一枚镶钻石的二级安娜勋章(给璦琿副都统吉拉明阿)。我早就有意向中国人提提赠送勋章的事。如果彼罗夫斯基在北京能够了解到他们不会拒绝,最好能把勋章送到伊尔库次克,准备好,以便届时赠送给他们。

此间内务府礼品业已用完,想向现任内务府总管提出请求,又犯踌躇。您是否可以通过外交部要一下?关于我国常驻北京公使的人选问题,现在就应考虑,彼罗夫斯基回国之后最好能立即派出。我再说一遍:务必选派一名总参谋部上校衔的军官充任公使。

现在我不该再翻老账,但是,为了使自己 and 公务日后免受刁难,有必要澄清我们在阿穆尔问题上所犯下的错误。涅谢耳罗捷伯爵的外交部,远在我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之前就有意获得阿穆尔。1840年给传教士团监护官柳比莫夫的密令便是明证。但是,这位文职官员当时在北京还未来得及就阿穆尔问题进行谈判,外交部就忙于拒绝和反对早在我前任任职时期由地方当局提出的一切意见。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远在1854年战争以前就风靡一时的恐英病作祟,而大部分原因则是由于 *esprit de caste*^①,也就是说,凡是外交部的这位文职官员所办不到的事,其他任何人当然也办不到,而且也不应该办。这便是多年来勾心斗角一直不断的原因所在。大臣和司长都换了,但办公厅依然如故,因此穆拉维约夫仍然是 *la bête noire du ministère*^②。尽管我们之间关系很好,大臣为人正直,但在这种倾向影响下,1858年还是

① (法语)意为“门户之见”。

② (法语)意为“外交部的眼中钉”。

把普提雅廷派到这里来了。普提雅廷的任命当然不是外交部的主意，然而把他派来时，让他一切自作主张，甚至可以不考虑我的意见，却是这种倾向的明显后果。普提雅廷伯爵这次出使中国，以及全部行动所造成的恶果，没有象原来所预料的那么严重，这当然是多亏上帝保佑。当时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处境真是荒唐之至，难堪已极！当时本可以而且应该早些让普提雅廷率领分舰队前往指定²⁰¹海域，并命他不仅要听取总督的意见，而且还要接受他的命令。这样一来，尽管他禀性固执，也不致于不把我关于在蒙古和满洲边境上集结重兵待命的节略交给英法，也不致于象他所做的那样，在他们面前扮演那种可怜的角色，他完全有可能直接参加他们的谈判。这样一来他就不会采取那种冷漠态度，使列卫廉先生不快，并可和英法一起同中国签订一个同样的条约，而我们先于他们订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错误。特别是他不应竭力迫使中国人就阿穆尔边界问题同他进行谈判，早在去年我给他的信中就已经提到，这件事情应交给两国边界地区长官私下研究，不要当着英法的面把这个条款加到谈判中去。这一点中国人比普提雅廷更明白。外国报刊也一直以为，普提雅廷是根据总督的指示行事的。那么究竟为什么外交部在一开始任命普提雅廷时，不愿意采纳这个完全合情合理的方针呢？难道外交部直到现在还不明白，应该让我国驻北京的新任公使直接同总督进行联系，或许也可以说是接受总督的领导吗？但目前，我完全是依仗我同彼罗夫斯基的友谊以及我从他那里取得的某种信任达到上述目的的。

在给公爵的信中，我曾提到建立至阿穆尔河口的电报联系事宜，这同上面所谈的完全一致，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是外交部份内应尽的责任，而无须考虑其他大臣持有异议，因为在政治事务方面，外交大臣每天都应该根据欧洲情报指导拥有全权的東西伯利亚总督，在这方面就不应让他象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那样自作主张。

许多人对我不去彼得堡感到奇怪，而最不高兴的则是我的妻子，因为所有熟人都告诉她，说我一定要去的，而且可便出国同她会面，她整个冬天都要在国外治病。难道说，我没有机会亲自觐见陛下谢恩，同家人两年不得团聚，会是愉快的么？难过啊！非常难过。但是，正当英法要派遣公使去北京或天津，并借此威胁我们之际，我不把我国同中国从乌苏里至海的边界划定，就不能一个人到彼得堡去，把彼罗夫斯基丢在北京不管（要是有了电报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做了）。我并不象外交部那样惧怕英法，但我认为，我们既然是同劲敌对阵，就应该抓紧时机，毫无作为的中国政府（同我国政府很相象），在我的心目中现在已不复存在，在那里只有英法这两个强国的有教养的爱国人士在活动。他们一向懂得：时间就是金钱和荣誉。现在我们也应该懂得这一点。不是我夸口，无论是 1854 年在堪察加，还是 1855 年在堪察加和阿穆尔河口，英法的行动和部署都没有我来的快，尽管我还要同本国的上上下下进行斗争。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您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必为了彼罗夫斯基和传教士团而感谢我。如果说皇上为了阿穆尔感谢我，我感到高兴的话，那也只是希望皇上的感谢能够增加对我的信赖，从而使我的才干能更好地为祖国效忠。我也希望能获得外交部同样的信赖，尽管我并不是在鼎鼎大名的外事委员会^①踏上仕途的！

希望您开诚布公谈谈您对我国对日关系的看法，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您不能，也不应该回避东西伯利亚总督。正式公函我都直接寄到公爵名下了，您从中可以看到，再过一个月，我还要派人送信去，报告我国信使从库伦出发的情况，那时再把我给彼罗夫斯基的公函抄件给您送去，因为这份公函到恰克图后才能最后定稿。待滨海省驻军司令于 12 月来此之后，便成立乌苏里划界委员会，

^① 外事委员会(Коллег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为外交部前身。——译者

我打算委派我的作战处长负责这项工作。如果届时彼罗夫斯基能从北京寄来令人满意的答复，我将于1月派遣该委员会成员乘雪橇前往乌苏里。

您我是旧交，所以我才敢这样毫无顾忌地大胆直言，我想您不会因此而生我的气。我所以要发这番议论，是希望能对事业有所裨益。这说明我对改善关系的可能性还没有丧失信心，否则，我就会象在璦琿时有意做的那样，一言不发，一走了之。²⁰³

再次为我的妻子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想，她会亲自向您道谢的，因为明年她就可能从国外回来。但是，命中注定不是她回来，就是我到她那里去（老实说，由于人人皆有的弱点，我是非常希望去的），不言而喻，将一去不返。即使如此，你我还可望在国外后会有期。

98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公爵

（1858年10月16日，第191号，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御批：“好。”

璦琿条约第一条规定：“自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在两国划定边界之前，为俄国与大清国共管之地”；嗣后在天津条约第九条中规定：“中国与俄罗斯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亲信大员，就地迅速查办，将定界条约，补入此条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应加以详细记述，并绘出交界地图，以免两国有此疆彼界之爭。”^①天津谈判时，中国皇帝在给全权大臣桂良与花沙纳的圣谕

^① 参看《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六，第三十页。——译者

中说：“根据黑龙江将军奕山会同穆拉维约夫签订之条约，两国边界确定为乌苏里江直至诸海港。”普提雅廷伯爵于6月28日（7月10日）终于从天津来函，告诫我说：务必赶在英法公使到北京交换批准书之前，从速划定这一边界。上述种种情况，无疑将促使我们迅速办完这件大事，一旦外国公使抵达北京，必然会千方百计从中阻挠，不让中国最后承认：目前由我国同中国共管的沿海地区归我国所有。况且，要确定我国从乌苏里江上游直至海岸的边界，还要经我国官员会同中国官员，至当地共同勘查，这也需要不少时间。

出于上述种种考虑，须就璦琿条约继续进行谈判，为此我认为有必要立刻以我的名义请求我国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向中国政府提议：为了履行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迅速派遣他们的委员前往乌苏里江上游同我国委员会合。我准备在乌苏里开江后，即4月1日左右，立即派我国委员从乌苏里江口出发，溯流而上，前往目的地。当然，彼罗夫斯基先生必须等到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之后，才能再就此事进行谈判，而且一定要本着我在璦琿谈判以及1854年以来历次谈判中所遵循的友好精神，也可说是按同盟国关系进行谈判。我认为，根据近四年来已有的成例，只要从这一精神出发据理力争，定会达到预期结果。主要的是，中国政府自己也会明白，这件事应该在英法公使到达之前办完。

五天以前我才接到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大人根据时间可以算出我不可能事先就此事向大人提出报告，而且关于授权彼罗夫斯基就两国之间业已存在或将产生的一切事务和问题进行交涉这一委任，我也刚刚得知，因而现在才有可能就此事向彼罗夫斯基先生发出公函。我给彼罗夫斯基先生的公函将从恰克图发出，其中还要谈到履行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有关的其他一些次要细节。这封公函的抄件将另派信使呈上，因为迄今我还没有收到我在外贝加205尔就急待得悉的总参谋部上尉韦纽科夫率领的乌苏里考察队的情

报,现在我还无法说明与划界有关的全部细节。谨致真挚的敬意,愿作大人最忠诚、最恭顺的奴仆。

99 致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的公函

(1858年10月21日,第217号)

现将我致外交部大臣先生的两封公函抄件随信寄上,阁下从中可以得知,我已下令派遣我国的第一批(两名)信使前往北京,并可了解到我对阁下即将在北京谈判的主要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有必要将当前的划界以及经恰克图的陆路贸易中的某些详情告知阁下。

在送交阁下的天津条约批准书中,未将璦琿条约补充进去,但在璦琿条约之后缔结的天津条约第九条规定:“俄罗斯国与中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亲信大员,就地迅速查办”等等。我认为,这段话我们应作如下理解:它所指的是璦琿条约中规定的由双方共管的地区,即从乌苏里江至海之间的土地。因此,恭请阁下,根据授予您的全权,建议中国政府立即派遣委员,前往勘查自乌苏里江至诸海港之间地区,并通知中国政府,我将派出我国考察队前往该地,会同勘查。

我认为,根据条约参加划界的中国与我国官员,按照阁下熟知的国际法原则,应拥有划定分界线的相应全权。为了中国同我国双方的利益,应尽快划定边界线,以免即将前往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的外国公使进行阻挠,这对中国尤其不利,因为英法大概均有意在朝鲜与我国领土之间占据一个海湾。这是不难料到的,因为英法都曾勘察过这些地方。有鉴于此,一旦接到阁下关于此事的通

知，我将立即派我国委员乘雪橇赶赴乌苏里江口。待3月末乌苏里江通航，我国委员便马上沿江而上，4月中旬即可到达兴凯湖，因此，最好能让中国委员同时到达由西南注入该湖的乌扎库河河口，并在该地等候我国委员。为了避免在此事上发生任何误会，阁下最好能派遣您属下的总参谋部上尉杜尔宾，随中国委员从北京启程，一同前往。

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点：基于上述考虑，我将命令我国委员无论如何，即使遇不到中国委员，也要在乌苏里江到滨海地带之间设立哨所。

不过，我并不怀疑，阁下一定能办好这件事，我国勘察队也一定能在乌苏里江上游兴凯湖附近同中国委员会合。估计双方委员在划定自乌苏里江直至朝鲜边境滨海地方的边界线之后，大约于6月初可乘坐我国的一艘螺旋桨军舰，前往直隶湾，这段航路可能要走十五天左右，他们可趁机绘好地图，送往北京交给阁下，以便由中国政府和阁下予以批准。我认为，上述情况最好由阁下通知中国政府，并使中国政府相信，俄国之所以必须占领直到朝鲜为止的整个滨海地带，只是为了以俄国名义保护这一带海岸，免遭外国人侵犯，不然，外国人可能从这里侵入满洲内地。

207 关于我国陆路商队贸易问题，本无须再向阁下赘述，但我认为商队仅仅能进抵库伦，这毫无用处，因为我们进行此项贸易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打破森辛公司^①的垄断，它目前妨碍俄国产品销往中国的朝贡国——蒙古、准噶尔以及直到喜马拉雅山脉为止的其他地区。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做到以下各点：（1）我国商队要一直到北京，至少也要到张家口。（2）我国商队在這一地区通行的时间、人数、货物数量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停留时间，均不得加以限制，但费用自负。（3）对俄国人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不得加以任何限

^① 原文为 Сэньсин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译者

制,应给予他们买卖一切商品(鸦片除外)的权利。买卖方式应该与中国人同一切外国人之间的贸易一样,根据双方协商和相互间的信用得采用以物易物,用现金购买或赊欠等办法。(4)商队通过蒙古和转运货物时(费用由商人自己负担),允许在驿站上搭盖帐篷和修造其他建筑物,并允许为此而租用土地或永久占用土地。(5)允许在张家口、库伦以及必要时在中国北部其他地方购买土地,建造货栈及其他房舍。(6)允许俄国商人由陆路出入中国内地直至南方各省,购买商品并发回俄国,这对消除其他外国人在那里的影响是必须的。如果中国政府愿意,中国商人也到俄罗斯帝国各地经商。(7)凡俄国人在中国内地贸易以及中国人在俄国内地贸易,两国政府均应予以保护。(8)为了防止在中国内地经商人士之间发生误会和对俄国商人进行监督,有必要在库伦、张家口和喀什噶尔设置领事,他们应拥有与我国驻塔尔巴哈台和伊犁领事同样的权利与特权。

关于阁下即将同中国政府谈判的两个主要问题,我已将意见陈述如上。此外我还必须谈谈有关履行天津条约某些条款的方法。²⁰⁸该条约第二条规定:“上述官员之间的一般公文均交边界地区长官转送。”^①这里有一个问题,究竟用什么方式转送这些公文,目前的方式太不方便,而且耗费又大。关于第七条,有必要阐明,在我国同中国陆地边界上所施行的有关盗窃财物罚款数倍的规定(系根据1768年与1792年两个条约),是否应予以废除。关于第十条传教士团往返事宜,应予澄清:他们可经由何路往返北京。就我们而言,从阿穆尔经由满洲或者取海路经由直隶湾,当然要比按目前规定经由蒙古更为方便。关于第十一条,应该详细制订邮寄信件和货物的章程以及负担此项经费的章程。根据本条,这项经费应由俄国与中国政府平均分担。同时还应规定对俄国政府派遣赴华的公

① 参看《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十六,第二十七页。——译者

使、传教士团、信使以及其他人员的犒赏办法。

为了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双方政府派出代表，在恰克图组成特别委员会，如果阁下认为适宜，可根据授予您的全权，将此事知照中国政府，因为在恰克图情况易于了解，便于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阁下认为天津条约其他条款也应加以解释，那么该委员会便可作出解释，以利执行。

最后，谨告知阁下，派往北京的两名信使——八等文官涅克留多夫与哥萨克大尉希特罗沃，您可留在手下使用，不用时，再行遣回。曾拨给他们三千卢布银币，今将有关指令抄件附上，以备阁下查对其开支账目。依我之见，阁下交换完条约批准书并就任命划界委员事宜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后，可派遣其中一人前来伊尔库次克。

209 乌苏里江沿岸地区地图业已根据总参谋部上尉韦纽科夫新提供的资料修订过，随信寄上，请查阅。

100 呈海军大将亲王殿下报告

(1858年11月1日，第851号)

据御批的阿穆尔委员会 1856 年 11 月 1 日与 1857 年 11 月 4 日的决议，准许外国人在阿穆尔地区各港口以及阿穆尔河口和沿河地带免税进行自由贸易。上述第二项决议虽然规定外国船只沿阿穆尔只准驶至马林斯克，但该项决议同时规定：外国商品依先例仍可溯阿穆尔免税进入西伯利亚，不受任何限制。

如果此地商人受过较高教育，进取心较强，并拥有较多的资本，那么毫无疑问，准许外国商品自由买卖，在不长的时间内，定会

对本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当地的繁荣起极为良好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上述条件在这里远不具备。这里的商人能够在阿穆尔各港口设立固定的商号，同前往那里的外国商人直接进行交易的，真是凤毛麟角，百里挑一，而大多数商人甚至连临时去办货和把货物运回来都十分困难。

鉴于本地商人境况如此不佳，为了消除上述困难，至少是最后一种困难，使我国的小资本家得到顺利、自由的发展，同时促进城市的建设，使必不可少的外国产品价格更为低廉，使本地产品畅销国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仅允许外国商人在该地区的各埠和边境²¹⁰城市设置货栈，而且也许可在其他城市建立货栈。

谨将上述情况禀告殿下，恭请钧裁，并斗胆恳求殿下奏请皇帝陛下，敕许外国商人在阿穆尔及其上游地带和从赤塔到伊尔库次克驿路沿线各城市以及在伊尔库次克设立货栈，贮存运到阿穆尔各港口的商品，但必须附带下列条件：(1) 外国商人如欲在上述城市设立货栈和修造房屋，必须事先在该城登记，取得外籍客商资格；(2) 一切外国商品从各港口溯阿穆尔运往货栈时，从斋岬开始（此地准备建立索菲斯克城），均须用俄国船只；(3) 外籍客商从各城市货栈出售商品时，只许以批发方式售与我国各类商人，不得零售，但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和亚历山大哨所（迭卡斯特里湾）以及其他新建的滨海港埠例外，在这些城市外国商人既可批发，也可零售，不予限制。

至于向滨海省各港埠以及滨海省与阿穆尔省新建城市的外籍客商收缴商业税及其他捐税问题，将在制订这些城市条例中予以规定。条例一旦拟就，将及时呈上。

101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与高加索 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1858 年 11 月 5 日,第 5053 号,伊尔库次克)

御批特别委员会 1856 年 11 月 4 日决议第 4 项规定:“准许东西伯利亚总督制订阿穆尔私人采金业章程草案,并就此事同财政部磋商,但须待御批的特别委员会 1856 年 10 月 27 日会议记要有关哥萨克迁往阿穆尔事宜全部结束后,方可着手进行。”

211 目前,当阿穆尔及沿河广袤地区已纳入俄国版图之际,我一再考虑,现在制订私人采金业章程草案是否适时,如暂不制订,则一方面可为阿穆尔地区迅速招徕有益的实业家;另一方面还可利用阿穆尔地区私人采金业以及其他矿业奠定的基础促进移民的定居和新地区所必需的城乡工业的发展。

有鉴于此,我首先注意到粮食问题,因为粮食是这类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企业的基础,并作如下考虑。目前外贝加尔省除开经常供应当地矿业、军事部门以及私人采金业用粮之外,在哥萨克移民于阿穆尔安家的头两年内,即直到哥萨克在新地方安顿好生产并能够用生产的粮食满足阿穆尔地方需要之前,临时还要担负供给阿穆尔驻军和阿穆尔哥萨克移民用粮的任务。由于这种情况,加上外贝加尔省今年收成是平年,迫不得已,我只好将哥萨克移民分作两批,分别于 1859 年与 1860 年移往阿穆尔。不言而喻,为上述需要,特别是为满足哥萨克移民需要必然要采购大量的粮食,其价格对事业的成败不无直接影响,甚至与能否在既有利于国库,又不超出采购粮食预算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移民事宜也有直接关系。然

而,一旦准许私人在阿穆尔采金,无疑会有大批采金业者涌往此地进行勘查,而且我确信,一定不无收获;不过,这样一来,势必又要采购大量储备粮,从而在外贝加尔省引起粮食交易上的竞争,这既不利于国库,同时也不利于向阿穆尔移民的重大事业顺利完成。考²¹²考虑到哥萨克移往阿穆尔的工作于1860年便可结束,按现行的在新地方安顿哥萨克生产的办法以及政府对生产的资助,两年之后,即从1862年起,当地生产的粮食便有可能完全满足阿穆尔地区的需要,并且从此以后在外贝加尔省不必再为阿穆尔地区采购粮食。因此,我认为在1862年以前暂时不应准许私人前来阿穆尔经营采金业。

尽管如此,但鉴于滨海省和新设置的阿穆尔省允许私人经营采金业以及其他矿业,不仅对国库有益,而且也有助于新地区人口的增加,因此我认为现在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向全帝国宣布:自1862年起,东西伯利亚的滨海省以及新设置的阿穆尔省,均无条件地允许私人开采金银和其他金属,凡是俄国自由民以及加入俄国国籍的外国人均可前来开矿,并酌减或蠲免各种赋税。

预先宣布这一公告,便可不失时机地把各阶层移民吸引到阿穆尔省,他们将在那里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和各种工业,从而为新地区今后大力发展采金业准备条件。

考虑到与振兴新地区有关的许多其他原因,我认为1862年以前准许私人在上述省份开采金矿不但不便,甚至还是有害的。

谨请阁下将上述意见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结果,请赐函告知。

102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与高加索 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1858 年 11 月 5 日,第 5054 号,伊尔库次克)

阿穆尔委员会在讨论有关阿穆尔私人采金业问题时,还提出了探查有色矿石问题。允许私人探查有色矿石,在地方上毫无困难,相反,可能有助于逐步发现阿穆尔地区的矿藏,促使政府着手考虑在该地发展各种矿业问题。

根据 1857 年公布的矿务章程第 494 条规定,在阿穆尔地区自由探查有色矿石,可否不征收任何赋税,今有幸呈请西伯利亚委员会裁夺,并恭候佳音。

与此同时,我研究了内务府前任总管已故的彼罗夫斯基伯爵关于禁止私人在西伯利亚探查有色矿石的指示。这项指示是财政大臣奉旨于 1853 年发出的第 412 号公函通知我的。在我看来,这项禁令无论过去或将来只有封闭有色矿石产地的作用,尽管内务府每年都派人探查上述矿石,但由于地区辽阔,探查不可能普遍,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地点进行。如果准许自由探矿,内务府便可用较低廉的价格购得所需的矿产物,并大有选择余地。

有鉴于此,并根据许多人多次向财政大臣和向我表示的愿望,我认为允许各阶层人士(苦役流放犯除外)在东西伯利亚自由探查和开采有色矿石,并且根据矿务章程第 494 条规定,免征赋税,是十分有益的。

谨请阁下将上述意见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结果,请赐函告知。

103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 尔恰科夫公爵

214

(1858年11月10日,第198号,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此事以及穆拉维约夫信中提及的萨哈林事宜,明日提交阿穆尔委员会审议。”

继10月16日呈给大人第191号公函之后,谨将我给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的公函抄件随信呈上,并附上乌苏里江沿岸地区地图一份,上面标有自乌苏里江至诸海港划界的各种方案。

与此同时,我认为有必要将璦琿副都统给我的一份急件译文呈给大人。大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边界地区长官同我一样,也急于迅速确定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边界,并且愿意以乌苏里江和在离朝鲜边界不远处入海的绥芬河为基准线。不过,我国沿海岸的边界最好能一直推进到朝鲜边界,其原因在给彼罗夫斯基先生公函中已详加说明,估计中国政府方面不会提出异议。

为了执行上述任务,我已专门派出一个勘察队前去标定边界,并详细勘查乌苏里江沿岸边界地区,该勘察队的队长是我的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中校布多戈斯基。该人同时被任命为划界委员会主任,参加划界委员会的还有曾经参加缔结璦琿条约的我的翻译官、中国人早已熟悉的希什马廖夫。这次陆地勘察的经费,大约需要一万四千卢布银币,我已下令由归我支配的款项中开支,因为这件事同阿穆尔地区有直接关系。

根据推算,布多戈斯基先生将率领这一庞大勘察队的大部分人员于来年1月初从这里出发,因此,我现在就将此事通知璦琿副

都统，以回复上述急件。

至于有关划界事宜的下一步和最后的部署，须待接到彼罗夫斯基先生从北京发来复函后，方能由我通知布多戈斯基先生，估计彼罗夫斯基的复函，1月可望收到。

在璦琿副都统给我的急件中，大人想已看到关于我国商人在松花江航行一事，对此我将作出相应安排。不过，有必要说明一点，即璦琿副都统所说的三个未携枪械的俄国商人，竟然在人数众多的满人中间横行不法，显系无中生有，而且也没有任何意义，其目的无非是要向我说明，俄国人不宜于在松花江航行。中国官员屡次函告的真正用意，我早已识破。这件事无关紧要。

谨致真挚的敬意，愿作大人最忠诚、最恭顺的奴仆。

104 致亚洲司司长

(1858年11月11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今派人前去报告我国信使已从库伦动身前往北京的消息，并向公爵呈递我给彼罗夫斯基的公函以及其他文件的抄件。同时我急于告知阁下，在给彼罗夫斯基的长信中，我劝他不要急于在明夏离开北京，建议他先遣送传教士团经恰克图回国，他本人可等候我国船只前往直隶湾接他，取道阿穆尔返回。希望趁他在北京之际能把边界线确定下来，以便于5月竖立界标。

捷诺维奇关于谈判的报告和库伦办事大臣给我的咨文译文，我准备寄给M·C·卡尔萨科夫。由于这两份文件均已超出通常程序，因此没有必要送交亚洲司保存，就存放在卡尔萨科夫那里好

了；不过他将把文件内容告诉您，以便让您能有所了解。这样作对事情本身毫无妨碍，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可直接告诉我。²¹⁶一般说来，迭斯波特-捷诺维奇的措辞可能比较强硬，如果是我，就会把许多事情说得婉转些，但是经验证明，采取强硬态度同他们交涉往往会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一点，继他在库伦的3月谈判之后，我们可从璦琿谈判和天津谈判的结果中看得出来。

此外，理应告知阁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继续对蒙古给予保护，现在这个地方愈来愈忠于我们了。

我相信您对英法同中国缔结的条约，一定会给予充分的注意，在我看来，这些条约对我们非常不利。问题不在于我们也有权利享受同样的特权，而在于他们已获得如此大的权利，并善于加以利用，而我们却永远办不到。我已经写信告诉彼罗夫斯基，如果中国已决定派公使前往伦敦，那么可以让他取旱路从俄国走。这样一来，我国辽阔的幅员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论他在伦敦将看到何种奇迹，相形之下都会大为逊色。不管怎样，这些条约给我们增添了一项任务，就是要密切注视北京的动静和英国人在中国的行动。而为了迅速获得情报，有必要在下列地区敷设电报线：从彼得堡到阿穆尔河口，从伊尔库次克到北京以及沿乌苏里江直到我国将在日本海上驻扎海军主力并全年通航的港口。曾经有一家公司打算敷设经西伯利亚至美洲的电报线，据该公司计算，平均每公里造价五百法郎，其中包括敷设水底电线在内。从莫斯科经伊尔库次克和恰克图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总长一万多公里，从恰克图到北京估计有一千五百公里，沿乌苏里江至海有一千公里，总计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造价六百二十五万法郎，相当于一百五十多万卢布银币，也可以假定为二百万（如果敷设电报线不承包给建筑公司的话）。在我看来，这是对保持我国在极东地区和东洋上的影响必不可少的大事，难道政府真的没有办法拨出这二百万卢布吗？如果

英国人处在我们的地位，恐怕早已着手敷设这条电报线了。

217 在我国同日本划定萨哈林边界问题上，也不该坐失时机。根据 9 月 16 日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送来的最新消息，阿穆尔区舰队的船只刚一抵达，加什凯维奇便动身前往日本去了。普提雅廷伯爵在缔结天津条约之后未解决萨哈林问题，如果最高政府有意委托我去办理这件事，那么就请授予我全权，不过在命令上不要提到萨哈林划界的字样，因为根据种种考虑，我们必须占有整个萨哈林岛，不然的话，我们定会在该岛遇上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可以随意从日本人手里要去任何地方。我准备用明夏的全部时间亲自办完这些事情，但不言而喻，这将取决于彼得堡对我的信任程度，说不定现在彼得堡即已认定：我在这里已是多余的了。

我急切等待 M·C·卡尔萨科夫的来信，因为迄今为止，除了奖赏和祝贺之外，我还没获得任何证据足以说明政府对我的信任加强了，并已达到目前形势所需要的程度。

又及，巴拉第给我写信总是吞吞吐吐，不知道固里是否也会这样写，不过我已开始习惯于理会言外之意了。

105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 尔恰科夫公爵

（1858 年 11 月 16 日，第 200 号，伊尔库次克）

整整一个月之前，我曾有幸向大人禀告关于必须在我国京城和东洋海岸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意见。这是俄国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为了使其发挥最大作用，嗣后我去恰克图时，曾同库伦地方长官进行商谈，并且通知我国驻北京全权代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

基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敷设恰克图至北京的电报线。

在我看来,这件事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认为,政府应抓紧时间,自己出钱敷设这条电报线。同时,最近收到阿穆尔公司理事会的公函(原件附上),该公司一度也曾有过这种想法,并²¹⁸愿意承担敷设电报线的任务。

我再重复一遍,对政府说来,办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完全是政治上的,因此,我只能直接请求大人对这项事业予以庇护。依我之见,政府在这项事业上应当遵循下述各项主要原则:

(1) 可大胆拨付百分之五的保证金,即相当于给俄国铁路总公司的数目;我认为这笔款项应尽快交付。

(2) 可给予俄国公司专利权,期限与给铁路总公司规定的期限相同。

(3) 全部股票应在俄国出售。

(4) 公司应承担义务在最短期间内(不得迟于 1860 年)敷设好电报线: 1. 自莫斯科或下诺夫哥罗德经伊尔库次克和恰克图至阿穆尔河口尼古拉耶夫斯克; 2. 沿乌苏里江至政府将在濒临日本海的我国海岸上选定的海港; 3. 自恰克图至北京(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敷设的话)。

(5) 在西伯利亚不宜于把土地拨归电报公司所有; 只要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拨出一些官地,供建造电报站和敷设电报线(敷设电报线只需要一长条形土地)之用即可。

(6) 对公司规定的电报费不应予以限制,政府拍发电报也应照价付款,不过,如同时有许多电报要发,政府则享有优先权。

(7) 整个电报线应受到主管长官和地方长官的直接保护,在西伯利亚甚至可责令地方长官采取措施,负责保护。

(8) 除上述各地外,如果公司愿意在俄国领土上延长电报线路,诸如萨哈林、千岛群岛、堪察加、阿留申群岛以及我国在北美的

219 移民区,或为上述干线敷设支线,则根据上述敷设阿穆尔电报线的原则,准予敷设,不宜阻拦。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公司应在圣彼得堡将计划呈给大人或提交大人指定的部门,但不必送到伊尔库次克来。此事的定案不必征询我的意见,不然定要花费很多时间。这项措施在政治上和贸易上都十分重要,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在我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

106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1858年12月14日,第1534号,伊尔库次克)

随着阿穆尔通商要道的开辟,东西伯利亚已获得新的意义,新的远景、新的未来已展现在它的面前。在政府协助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人口将大为增加,工商业将得到蓬勃发展,从而将大大增加地方的福利,大大促进该地区的开化。但是,妨碍本地区取得预期结果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对地方情况和当地的需要不够了解,尤其是工商界对此不甚了解。正是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所以许多人犹豫不决,不敢贸然经商,许多善良可靠的移民也不敢迁来此地,结果势必影响新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开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具有重要作用的就是报章杂志,尤其是目前这里非常需要一种能代表地方工商业和行政当局利益的刊物。伊尔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两省的省新闻报,由于篇幅和任务的限制,无法完全满足向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居民介绍东西伯利亚的生产力以及该地当前的需要的迫切要求。因此向本地区居民提供更多的条件,使他们有

220 可能关心国内外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的成就,并向整个俄国介绍迄今人们尚不了解的西伯利亚以及很少为人所知的阿穆尔地区,不

但有益,而且十分必要。

为此, 伊尔库次克神学院教师米哈依尔·扎果斯金硕士希望在伊尔库次克创办一份政治和文艺性的《阿穆尔报》, 请求我奏请皇上恩准。

谨随本件将扎果斯金先生的《阿穆尔报》纲要寄上, 请西伯利亚委员会审查, 并恳求阁下向委员会报告此事时, 务必说明: 如果皇上敕许《阿穆尔报》出版, 则应责成东西伯利亚总督对该报进行检查, 在总督外出期间, 则由总署会议临时主席代理。

107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1858 年 12 月 15 日, 第 1553 号, 伊尔库次克)

随着阿穆尔地区的归并, 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增加整个东西伯利亚, 特别是阿穆尔地区的人口。我曾就此事呈报过最高政府。

政府曾把一些国有农奴移到东西伯利亚来, 但由于人数太少, 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而且国库为了向移民提供补助金, 豁免各种捐税和兵役, 开支甚大。

政府为了增加西伯利亚人口, 过去曾采取许多措施, 并经常关心俄国人在那里安家立业的情况。1760 年政府曾允许地主把仆人和农奴及其妻小迁往西伯利亚, 凡是迁去的人都算作服兵役, 并发给地主收执, 小孩则付钱赎买。根据同一原则, 当时还允许把宫廷、东正教会事务总局和主教的仆人以及国有农奴等迁往西伯利亚。

嗣后于 1763 年, 为了增加人口, 发展农业, 曾决定豁免迁入西²²¹

伯利亚的俄国人服兵役，西伯利亚军队则由内地各省募兵扩充；在役人员凡愿从事生产、种田者，不论是否年老或服役期满，每年都允许退伍务农。

由于这些鼓励和优待，一直到 1768 年不断有人迁往该地。是年末政府曾下令，西伯利亚农民同俄国内省农民同样要服兵役，但在 1770 年 6 月又下令二十年内免于征募。

据调查，目前东西伯利亚(滨海省除外)缴纳人头税或缴纳相当于人头税的捐税的男人，约有四十六万零七百五十六人，其中包括小市民和国有农奴十八万二千八百九十六人，一般流放犯二万四千一百零七人，后者从迁移时起二十年内免服兵役。其次，根据《俄罗斯帝国法典》兵役法(1857 年版)第 4 卷，第 13 条，第 15 款规定，下列居民均免服兵役：雅库次克全省、伊尔库次克省基廉斯克区、叶尼塞斯克省土鲁汉斯克和博古查内两地区的小市民、农民与一般流放犯，共一万六千三百三十二人；整个西伯利亚的异族人，其中定居的七千八百六十六人，过游牧生活的二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人，到处流浪的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一人。

近七年来，即自 1849 年至 1856 年，东西伯利亚六次征兵，其中三次是局部的，三次是紧急的。前三次从居民中征募了三千一百一十一名，后三次征募了五千四百三十六名。每次为了送新兵入伍都要花费三万一千卢布到四万四千卢布。姑且不谈紧急征兵，因为那是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仅根据正常征募情况，可以计算出，东西伯利亚平均每两年要征募一千余人。这个数字在整个俄国每次征募新兵的总数中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东西伯利亚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在东西伯利亚募兵，既要减少人口，又要挑去年青力壮的人，对政府也是不利的。政府把国有农奴从内地各省迁来，既要给他们补助金，又要豁免各种
222 捐税和兵役，花费很大，结果只是补充了几名新兵。

我治理东西伯利亚十一年来，一直注意这些情况。在拟定使异族人服从俄国法令的方案时，特别考虑到了这一点，大部分异族人对遵守俄国法令已早有准备。属于这一类的异族人有伊尔库次克省伊尔库次克区、韦尔霍连斯克区和巴拉甘斯克区的五万二千三百一十七人(包括在上述异族人总数之内)，其中过游牧生活的有四万九千四百四十八人，定居的有二千八百六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用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断难执行。

根据近来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多年来的经验，我确信：无论为了地方利益(增加人口)，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在人口稀少的东西伯利亚豁免兵役，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项极为有益的措施。这样一来，该地区的人口既可大大增加，同时国家也一无所失，因为从西伯利亚征募为数不多的新兵，对政府来说也无济于事，而且也不难找到既符合地方特点，又无损于国家的其他办法加以补偿。

但在说明这种办法之前，对上述情况须作一点补充：西伯利亚目前以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的国有农奴，如上所述，有十八万二千八百九十六人，即几乎占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这部分人是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俄国人的核心，数目虽少，但必须加倍爱惜。因为这些老住户对该地区十分熟悉，无论就其居住时间之久，还是就其道德品质来说，都是东西伯利亚最好的居民。

根据上述原因，我认为东西伯利亚在一定时期内应该取消以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的办法。凡目前以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的国有农奴和小市民(计十八万二千八百九十六人)均应改为缴纳税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在取消用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办法后，征税的款额如果不宜按照兵役法(1857年版)第4卷，第9条，规定的数目，即一个兵三百卢布来征收，那么可增加到四百八十五卢布，相当于国库根据同 223 卷第392条雇用自愿兵所应支付的钱数。正常募兵每两年一次，

一千人之中征募六名，按照前一种办法，一共能收缴一千八百卢布，按照后一种办法，则能收缴二千九百一十卢布，平均每人每两年缴纳一卢布八十戈比至二卢布九十一戈比。

这笔税金乍看起来，数目显得相当大，特别是在紧急征兵时数目更大。但是如果考虑到：送新兵入伍的花费可以节省；最强的劳力（也可以说是百姓的精华）留在家里，从而大大减轻负担，再加上免除农民服兵役所遭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即使每人每两年缴纳三卢布税金也不算多，百姓绝不会感到是沉重的负担。

采用收税办法代替服兵役，必须根据实行这种办法的目的规定出代替期限，以免过早重新实行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的办法。那样一来，就会使这种新办法失去任何意义，使征收兵役税变得极不合理。因此，向目前没有豁免兵役的百姓以人头税形式摊派兵役税的期限，最低不得少于五十年。

兵役税可按下列办法征收：当宣布帝国向东部地区募兵时，须规定出一名新兵一次应付的钱数，并根据上谕规定每一千人应征募新兵的数额及应缴纳的税额。这笔税款可在募兵的当年同其他捐税一起征收。但由于募兵令大多在年终发布，那时一切捐税几乎均已缴齐，加之时间短促，不可能在当年缴完，因此可跨年缴清。

224 为了我治下地区的利益，有必要将上述情况提请西伯利亚委员会注意，并恳请转呈圣上御览。恭请阁下将我拟定的募兵办法报告西伯利亚委员会。结果如何，望赐函告知。

108 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

（1858年12月17日，伊尔库次克）

西伯利亚委员会一开始触及阿穆尔问题便抓住了实质，并取

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委员会的光荣,也是阁下的光荣,敬爱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不过,没把陆军事务纳入委员会管辖之内,没把整个东西伯利亚置于西伯利亚委员会直接领导之下,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凡与阿穆尔有关的公函我都直接寄给阁下,比如这次由信使送上的两份报告就是如此。第一份谈的是废除东西伯利亚各省百姓用缴纳实物代替服兵役的办法,代之以征收税金。报告中陈述了我提出这一请求的全部理由。特别是在目前,由于往阿穆尔移民,东西伯利亚人口将有所减少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措施对最高当局来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困难;第二份谈的是创办《阿穆尔报》问题,该报系由私人倡议,我完全赞同。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只能由大臣们在委员会上审议,而勿须交付他们的司长和科长去讨论。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您知道车尔尼雪夫公爵在世时,西伯利亚委员会刚一成立,我便提出这里的事务必须直接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这种必要性现在愈来愈明显了。西伯利亚的建制规定:总署是各部在地方的执行机关,但这一规定与上述作法并不矛盾。随着阿穆尔并入东西伯利亚,对整个地区来说,尤其有必要这样做。让他们把叶尼塞斯克省并入西西伯利亚好了,对此我只会感到高兴。但应该允许东西伯利亚在处理各项事务(包括陆军事务在内)时,直接同西伯利亚委员会接洽,绝不能因为管理哥萨克军而妨碍东西伯利亚总署直接上呈西伯利亚委员会。陆军大臣作为委员会的委员,可以个人身份直接对东西伯利亚的军队施加影响,但他手下的各司却大可不必,那些部门的拖拉作风十分有害,不是要表报,就是要材料,繁琐已极。须知这里的军队远离京城六千至一万俄里,比不得在俄国内地,这种公文旅行真使他们吃不消。此间军队的统帅和总督系由一人兼任,总督无疑是武官,而且必然会受到充分信任,尤其是在目前英法已抢在我们前

原件上御
笔勾出本
段并批
道:“一派
胡言。”

225

面,业已在中国和日本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坚持现在的作法有什么必要呢?

原件上御
批:“此事
可行。”

关于给我委派助手问题,目前我还不能提出报告,不过根据法令,除开我生病或远行之外,无权委托他担任会议临时主席,因此,西伯利亚委员会向我宣布的圣谕中如能补充下面一句将十分有益:“您认为必要时,得以委托他担任总署会议临时主席”。请代问卡尔萨科夫少将,目前我是否需要制定东西伯利亚行政区划草案,这一点我在致亲王殿下信中曾有所暗示。根据外贝加尔的先例,在伊尔库次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建立省务厅的必要性,愈来愈明显。不言而喻,建立这种机构只会缩减而不会增加各省的总开支,而且还有可能增加官员的薪俸。并请告知:目前就此事提出报告是否适宜。

109 条 陈

(1858 年)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考虑一下,趁卡尔萨科夫少将在
此之际向他作必要的解释。”

涅尔琴斯克各工厂向内务府上缴的纯收入如下:1840年至1849年平均每年八万八千卢布;1850年至1856年平均每年七十七万六千卢布;1857年这项收入只有二十四万七千卢布,而按1858年的预算,这项收入则是十七万六千卢布。

226 值得注意的是,涅尔琴斯克各工厂收入增加的时候,恰好是这些工厂的农奴编为哥萨克军的时候(1851年)。收入再度下降(几乎下降到原来数字)的原因,正如特别委员会在结论中所说的,是

由于砂金的含金量减少，而工厂管理费和工人生活费却年年增加。

内务府在上述七年内所得到的收入，将近五百万卢布（比前十年的平均收入多得多），足以补偿二万七千名农奴离矿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农奴实际上并没给工厂提供任何收入。嗣后遵奉先皇尼古拉一世的旨意，为了祖国的利益，把他们从矿业部门中解放出来，编为哥萨克军。

特别委员会审查了涅尔琴斯克工厂今后的经营方案，在本年3月15日的会议纪要中指出：最近两年这些工厂的收入可能因粮价上涨而再度下降。这种担心不无根据。总督对此抱有同感，因为在涅尔琴斯克工厂现行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下，他不能担保开支今后不会年复一年地增加，由于一切官办工厂均不善于节约劳力，他深信涅尔琴斯克工厂目前所有的八千名工人对工厂来说，尤其是在粮价上涨的情况下，只能是累赘，因为工厂最大的开支便是支付工人的生活费，而对身家清白的工人，还要负担他们全家的口粮。

属于身家清白的工人，包括男女在内，约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强劳力只有四千人，而且还有五百一十一人在逃。

关于工厂现行管理制度不善和身家清白的工人数目庞大，因而使开支大为增加一事，下面的统计数字便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1858年的预算，估计能采得六十余普特砂金，价值七十五万六千卢布；然而根据这个预算，上缴内务府的纯收入却只有十 227
七万六千卢布；而私人采金业者雇用工人进行开采，在砂金含金量与涅尔琴斯克金矿相同的条件下，用于管理和生产的全部费用通常只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如果私人也象内务府一样，不向国库纳税，便可从六十余普特黄金中获取五十万卢布的纯利润。

东西伯利亚私人金矿年产一千二百普特黄金，那里没有一个

矿冶军官参与管理,相反,管理涅尔琴斯克工厂的却全是矿冶军官和文官。

东西伯利亚总督从这些统计数字和对比中得出如下结论:改革涅尔琴斯克工厂管理制度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废除现行管理制度,把所有身家清白的矿工从他们目前痛苦的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而采金作业则按照私人采金业现行管理办法,只由雇用工人和苦役犯担负。但是,要这样做,首先必须使涅尔琴斯克工厂不再受内务府的管辖。

根据今年5月16日缔结的条约,阿穆尔已归还俄国,加之沿阿穆尔已开辟了通往东洋的航路,这就最后确定了实行这一措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过内务府的正当利益保证不会受侵犯。1832年以前内务府没有从涅尔琴斯克工厂得到任何收入,自1840年至1849年平均每年只得到八万八千卢布,而从1857年起,所得收入又不到二十五万卢布;只有从1850年至1856年七年间的收入增加了。根据整个矿业部门的意见,这只能认为是金矿已经开采殆尽的结果。

综上所述,总督认为涅尔琴斯克工厂应交给国家管理,其理由如下:

按照上述原则将涅尔琴斯克工厂由矿业部门移交国家管理,不但可以稳定和保证内务府的收入,还可永远消除因受偶然事件影响而使收入忽高忽低的现象;把工人解放出来,将会迅速提高该地区的福祉,这一万五千自由农民,在该省从事劳动,势必将大大提高地方的生产力。该地天然资源极其丰富,遗憾的是劳力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由内务府收养年老和丧失劳力的犯人,的确是沉重的负担,而且用皇上的收入养活这批人,也是反常的,不合情理的,而在移交之后,对年老力衰和患病的流放苦役犯的收养,则可完全由国家负担。

这个不受地方当局管辖的部门撤销之后，将大大有利于外贝加尔省的治理，从而使该省居民毫无例外地得到有效保护。

最后，这种改革所引起的道德观念上的变化是难以估量的。这种改革对被解放的和走向新生活的工人将产生的良好影响，自不待言，而仅就消灭这种痛苦的农奴制（它一直是东西伯利亚的病根）而言，无疑也会得到西伯利亚各阶层居民的好评，必然会杜绝任何侵犯人身与侵占他人劳动的罪恶行径，保证人人自由从事有益活动的合法权利。由于数万奴隶广受恩泽，获得自由和幸福，边陲百姓必将对皇帝永远感恩戴德。

因此，总督坚信，他所提出的精简工厂和金矿行政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合理使用经费和人力的方案，一定会增加涅尔琴斯克矿场的收入，从而能向政府提供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将遵照皇上旨意，用于满足国家的各种需要，首先用来加速振兴、发展和保卫新获得的广阔地区。

110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戈 229 尔恰科夫公爵

（1859年1月10日，伊尔库次克）

大人惠书于今日荣幸收悉。大人在来函中宣谕了皇上命我同日本进行谈判的旨意，因此不揣冒昧，恭请大人转奏皇上：我一定全力以赴，决不辜负圣上赐给我的这一新的信任。不过我从未想采取强制手段，相反，我始终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博得日本和中国对我国睦邻政策的信任。

北京方面的消息对我们不甚有利，但我相信，英法公使未到之

前，彼罗夫斯基先生一定能设法恢复我国以往的声誉。

我打算于4月初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前往阿穆尔，我认为有必要事先禀告大人，以便大人能及时把对中国和日本问题的指示下达给我。

III 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

(1859年1月24日，第408号，伊尔库次克)

在整顿涅尔琴斯克工厂过程中，我早已注意到将涅尔琴斯克工厂流放苦役犯的子弟留在矿业部门作工，极不合理。鉴于目前涅尔琴斯克工厂的改革问题同阿穆尔地区的福祉密切相关，谨请阁下将现行法令中有关安排涅尔琴斯克工厂流放苦役犯子弟互相矛盾的规定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俄罗斯帝国法典》矿业法第3卷，第2章，第2144条规定：“流放犯工人均派到矿场作工，并处于特别监督之下。为了减轻他
230 们的负担，由国库拨付粮食，概不收费。他们在工厂生的儿子，到达适当年龄，均入工厂作工。如有流放犯工人抗拒军警事件，一律送交军事法庭制裁。”(1764年3月5日第9、10款；1828年8月31日，1830年7月19日第6款)。

这条法令同流放刑法第14卷第767条互相矛盾，后者规定：“凡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于宣判后所生子女，均列入纳税阶层，并可根据通常规定由此地迁往彼地或者由此种身份改为别种身份。”这一条是根据1835年6月1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决议作为该法令的补充和说明而列入的。

该流放刑法第 768 条规定：“根据上述理由(即第 767 条)，进行人口调查时，流放犯子女得按一般手续登记入册。在人口调查时可将流放苦役犯子女登记为附近乡的农民。”附注中说明：“如果必须将流放犯子女留在工厂，则应视作例外，每次均须专门提出呈请。”

查对《俄罗斯帝国法典大全》后，发现制定这一条的根据如下：第一，根据 1822 年 7 月 22 日钦定流放刑法第 23 章（关于苦役犯），第 262 条：“在人口调查时可将其子女登记为附近乡的农民。”第 31 章（关于服刑期满安家事宜），第 404 条：“进行人口调查时，其子女应登记入册。”第二，根据 1835 年 5 月 30 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决议：“5 月 28 日审议了财政大臣提交的报告，内容如下：

‘根据盐务法，在进行人口调查时，凡西伯利亚盐场流放犯人子女，均应登记为附近乡的农民，这是根据有关流放犯子女的一般法令制定的。根据这次人口调查结果：在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和叶尼塞斯克三个工厂，流放犯子女共有五百人之多，但其中只有三十七人为工厂所必需，因为他们有的在工厂里担任重要职务，有的充当会计、文书或工长。即使国家甘愿付出为数不小的代价，也难以找到适当的人代替他们；况且放走他们之后，工厂里只剩下流放犯，厂长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上述职务交付给犯人。因此，地方当局呈请准许工厂将这三十七人留下，如将来需要得继续留用。’

‘西伯利亚委员会认为：(1) 批准工厂将这三十七人留下；但是，他们被留下并非由于犯罪，而完全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应根据财政大臣的裁夺，象对待自由民一样，给予他们优厚薪金和其他优待。(2) 一般说来，如果工厂必须留用流放犯子女，应视作例外，每次均须专门提出呈请。’”

由于上述法令中没有一处提到把涅尔琴斯克工厂流放苦役犯视作例外，而且 1822 年的流放刑法曾两次提到，无论是正在作工

的还是服刑期满已安家落户的流放苦役犯的子
民,因此可以认为,立法机关并没把涅尔琴斯克工厂流放苦役犯
的子女视作例外,而且 1835 年 5 月 30 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决议
明确表示了委员会对此事的见解。而上述矿业法第 2144 款之所
以仍旧保留下来,可能因为当时没有提出该条同《俄罗斯帝国法
典》第 14 卷各条互相矛盾的问题。

但在研究了矿业法中关于将流放苦役犯子女留在矿业部门这
一条的唯一出处之后,已十分清楚:立法机关制定这一条,并非想
对在涅尔琴斯克工厂生的子弟加以限制,恰恰相反,是想给他们以
优待(况且根本未指明流放苦役犯,而只是笼统地指涅尔琴斯克
工厂的一切工人)。就此问题加在矿业法第 2144 条下的脚注乃是
1764 年 3 月 5 日发给苏沃洛夫少将关于管理涅尔琴斯克炼银厂
的御批指令(该指令已收入《俄罗斯帝国法典大全》第 12075 号),
其中第十项规定:

“为鼓励百姓到矿场作工,仿照业经批准的关于科累万-沃斯克
烈先斯克工厂的报告,凡是在涅尔琴斯克工厂生的或将来生的
232 子女,不论已在矿场和工厂作工或将去作工和登记注册者(不论已
经登记注册或将要登记注册者)以及被流放或被派迁来的人的子
女,一律免除兵役。这些人员除涅尔琴斯克工厂外,其他任何部门
均不得录用,而且该厂的全体人员,无论现在和将来均不得征招入
伍,但可用来补充采矿与冶炼人员的缺额。同样,涅尔琴斯克炼银
厂工人及其子弟遵奉上谕均豁免人头税,并免除全民担负的其他
一切捐税。涅尔琴斯克工厂同科累万-沃斯克烈先斯克工厂比较
起来,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而劳动强度与捐税又不轻,因此应当
豁免人头税。因此今后无论工人本人或其已生和将来生的子女均
应免除人头税以及全民应缴纳的一切其他捐税(这些捐税凡列入
人头税册者均应缴纳);迄今尚未缴齐的税款可不再缴纳,以改善

他们的境遇,使其生活有所提高。枢密院曾就此事提出特别报告,皇上业已于本年8月7日批准。”

国家基本法第65条规定:“由于两种法令字义相悖,难于选用其中一种来处置待决事宜(因两种法令字义矛盾无法统一)时,必须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并根据其中最符合上述精神的法令从事,高级机关尤应如此办理。”1822年以来执行第2144条,完全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经核对上述各项法令和1764年御批指令(该指令是涅尔琴斯克工厂将流放苦役犯子弟留矿作工的矿业法第2144条的根据)后,这一点就异常明显了。

我深信不疑,阁下完全同情流放苦役犯子弟的不幸遭遇,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由。最后,敬请阁下将西伯利亚委员会对此事审议结果,赐函告知。

112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233

(1859年1月24日,第166号,伊尔库次克)

阁下随12月9日第618号公函寄来1858年12月8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以及关于阿穆尔移民条例的特别附件,均已收到。现已作好部署,准备付诸实施。

阿穆尔移民条例已根据西伯利亚委员会决议,作了修改,并已在东西伯利亚公布。谨随本件寄上一份。

关于本条例是否可在西西伯利亚居民中间实施一事,我已同该地总督进行磋商。待接到复函后,一定告知阁下,以便报告西伯利亚委员会。

东西伯利亚已公布的条例,同西伯利亚委员会审查的草案比

较起来,除开委员会指出的应修订之处外,还根据地方情况作了其他一些必要修改。例如,有关准许轮到服兵役的人家迁移部分均已删除。以前我之所以提出此项措施,是因为我想在全国范围内均可准许自由迁移,现在既然认为俄国内地各省都行不通,那么在西伯利亚这一人口稀少的地方,就更不宜准许自由迁移了。关于贷款一事,也已删去。发放贷款问题只是通知了各省省长,以免自愿迁移的人认为贷款是他们迁往阿穆尔应享的权利。

雅库特省、伊尔库次克省基廉斯克区以及外贝加尔省自上乌丁斯克至赤塔之间驿路沿途地区,因俄罗斯居民人数甚少而不实施本条例。

我已向东西伯利亚各省省长发出指令,以便他们在实施阿穆尔移民条例时,一旦遇到在已公布的条例中不宜明文规定的事项能有所遵循并予以执行,即:

- 234 随条例印发本省各城镇到省会赤塔的旅程、线路,以便自愿迁移的人都能了解他们要走的路程。

在向移民宣布批准令时,要通知他们从住地动身的日期,以便及时赶到伊尔库次克,最晚不得迟于3月,好趁贝加尔湖解冻之前横越该湖。此外,责成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妥为安排,如果移民在阿穆尔河开河之前赶不到那里,不能在开河之后立即浮运,也可允许他们在6月份甚至7月份浮运。但7月以后到达的人,一定要留在阿穆尔上游,就地赶造房舍。否则,如继续浮运,势必错过夏季时间,从而遭受种种不幸。

在发给移民的通行证上,应注明“因公”字样。

今年移民的数目,我认为不必限制,因为今年(1859年)通航期内自愿迁往阿穆尔的人不会太多,而且也来不及按条例规定的日期赶到省会赤塔。但今后,为了防止移民过分集中,我将根据上报自愿迁移的户数分别通知各省省长:应该批准多少户迁移。

如果有人今年提出申请,准备来年迁移的话,各省省长可根据条例,立刻予以批准,俾使希望迁移的人能于当年得到通知,以便及早做好起程的准备,从容地出卖房屋、收割庄稼,来年便可迁往新地方。但今年获得批准的人的通行证,应在来年出发之前发给。

已通知各省省长,为了资助移民,将在伊尔库次克、赤塔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三地发放有息贷款,用来购买牲畜、农具及其他用品。但此事不得让百姓知道,因为这笔贷款不是向所有移民发放,只能根据实际困难发给需要的人。

235

责成各省省长严格审查自愿迁移户的殷实程度,如果根据调查材料确知无任何财产者,则不准迁移,以免给政府造成负担。

从 1860 年起在阿穆尔各地均已有了粮食储备,此事已通知各地:移民可根据特别条例,用现金购买籽种和初到时需用的口粮。

责成阿穆尔省和滨海省驻军司令注意:迁到阿穆尔地区的移民占用土地时,一定要考虑到所选定居地点适于开垦的土地,按男人人数计算,平均每人不得少于二十一俄亩,以免以后该地人口增加时,发生土地不足现象。

凡指定建立哥萨克村镇以及目前住有满人和其他土著的地方,均不得占用。

凡在阿穆尔地区阿穆尔河及其他河流沿岸的城市和乡村修建庄园者,单独居住的农户所占土地沿河岸不得超过五十俄丈,以便后来的移民也能享得河水之利。而河岸地区以里的土地,移民则可根据耕种能力,随意占用,包括牧场、刈草场和耕地在内,均无限制。

如果移民希望在阿穆尔沿岸修建工厂、作坊等,因而需要拨给比上述情形更多的河边土地,鉴于企业对地方的裨益甚大,可准许占用,但是,凡有此种情形,均须向我报告。

如果发现无任何证件而又未经正式批准的人进入阿穆尔地区,则须查明原籍、身份、家庭状况等情,将详细口供上报,由我裁定。

236 谨将上述措施告知阁下,以便报告西伯利亚委员会。最后,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补充说明:关于把阿穆尔地区的土地分给私人所有以及允许外国移民在该地居住等问题,我将依据 1858 年 12 月 8 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会议记录所载决议的第 6 项和国家财产大臣先生不久即可寄来的通知,提出我的意见。这份意见估计年内我从阿穆尔返回之后才能呈上,因为只有到阿穆尔去考察一下地方情形,才能最后确定。

113 由东西伯利亚向阿穆尔地区移民条例

第 一 条

凡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一切空闲地方,均可迁入。

第 二 条

凡自愿迁移的自由民,经上级批准后均可按下述办法迁入上述两省,但最近两届即将轮到服兵役的人以及受法庭审讯或侦查者,不在此例。

附注:分家只有在不造成家庭经济破产并且不在当地留下无力维持生计的家庭成员的情况下,方可准许,否则禁止分家,全家应一同迁走。凡分家之户,兵役不予豁免,由留在当地的家庭成员承担。

第 三 条

凡符合《俄罗斯帝国法典》流放刑法(1857年版)第14卷,第728与731条的规定,即在服刑期间表现老实,期满后改为国有农奴的流放犯,均可迁移。他们迁移时亦应遵照本条例对农民所作的规定。其他流放犯,除了具有正当理由并经总督批准外,不得迁往阿穆尔。

第 四 条

237

凡迁往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移民,川资一律自备。

第 五 条

凡自愿迁移者,均应口头或书面向省长提出申请,或者向大乡长或市长提出申请。

附注:为了尽可能简化乡村居民申请迁移手续,责成乡警察局长在巡迴该村时,携带专用登记簿,把自愿迁往阿穆尔的人的口头申请分别登记下来,注明其家庭人口、财产以及其他情况,以便呈报审查。申请者在登记栏下面画押,以示自愿,这样便可使迁移者免去呈递申请书的手续。

第 六 条

撰写申请书和呈文务必简单扼要,只须说明自愿迁往阿穆尔,并写明家庭人口、姓名以及现在住址即可。

第 七 条

申请者在提出口头或书面申请的同时,要交验书面证明,证明申请者家庭最近两届无人轮到服兵役、无人受法庭审讯,如有分

家者,则需证明确未留下无以为生的家庭成员(参见第二条附注)。如果申请者没有提交上述证明,则由受理部门(省长、乡警察局或市警察局)直接向申请者所在地方长官索取(不必通过申请者本人),取得证明后再按程序继续办理。

第 八 条

省长接到大乡长或市长的报告和自愿迁移者的申请材料后,
238 可自行审查,不必召开省务会议,并根据总督指令,决定是否准予迁移,然后指示乡警察局或市警察局将批准结果通知申请者。申请者如被批准,便可准备起程,但有私人债务和欠村社捐税未清者,均应事先偿清。

第 九 条

省长在宣布批准结果时,应将由他签发的通行证同时寄给乡警察局或市警察局,待迁移者履行了第八条所提出的条件后,可将此证发给他们。而在迁移者领得通行证动身之后,警察局应将此事呈报省长。

第 十 条

省长接到移民动身的报告后,立即通知财政厅,以便从税册及其所在村社的名册中除名,同时将流放犯名单通知省公署,以便从花名册中予以注销,并把移民名册与有关材料寄给驻军司令一份,上报一份。

附注:总督在通知财政厅从税册和村社名册中注销迁移者名字的同时,应根据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将豁免每个迁移者所欠官税数目通知该厅。

第 十 一 条

凡根据流放刑法判刑而刑期未滿的流放犯,如拟准许其迁移,必须将其正当理由上报总督批准。

第 十 二 条

凡有关移民事务的往返公函以及办理移民事务,包括申请书和通行证在内,皆可使用普通用纸,一律免缴印花稅。

第 十 三 条

乡村居民获得批准后,均可变卖家产,并保留其所种庄稼的收获权。起程时可从本村粮库现有存粮中按人口领取其应得的份额。此外,农民还可自行处理其伐林开垦、耕种的土地,因为根据《俄罗斯帝国法典》林务法(1857年版)第8卷,第1056条规定,这些土地的使用期是四十年。

第 十 四 条

移民沿途路过的各地方当局,应对下列事项实行监督:

(1) 凡无正当理由,移民均不得在中途耽搁和久停;免费给他们提供适于休息和过夜的民房。

(2) 凡移民的牛马,沿途均得免费到公共牧场放牧。

(3) 凡移民渡河,不得向其索取摆渡费,摆渡费以及其他类似费用,均予以豁免。

(4) 凡中途患病者,均得征用民车迅速免费送往最近的城镇;由患者亲属或其他自愿照顾病人者随同前往护理。

(5) 患者一俟送进城镇,地方官员应立即予以安置,送到城镇医院进行治疗,一切费用,均依规定价格由国库支付。

(6) 总之,对移民要给予一切合理的资助、关怀和保护;凡在救助移民方面成绩突出者,均予上报总督。

第十五条

移民抵达阿穆尔水路上游地带后,可根据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的命令和地方当局的指示,免费砍伐木材,建造船筏;这项工作,一俟到达赤塔城,即应立即动手准备,不得延误。地方官员对此应尽力予以保护。

附注:为了能顺利到达安家落户地点,移民必须及早赶到外贝
240 加尔省省会赤塔,以便在开河前砍伐木材,建造船筏,作好准备,一俟河开,立即启航。如果4月以前赶不到浮运地点,迟到的人便要一直等到来年春季。为了使移民准确计算出到达赤塔所需的时间,各省省长公布本条例时,务必绘制并公布本省各城镇到赤塔的旅程线路。

第十六条

阿穆尔地方长官应该事先作好安置移民的规划,从何处开始向何处扩展等;移民到达阿穆尔后,地方长官可根据他们的要求,准予自由选择地点,由家长量力占用土地,从事耕作、刈草以及其他营生。但此条不适用于城镇,城镇土地则需根据城镇规划统一调拨。

第十七条

凡自费迁入阿穆尔的乡村居民,可在二十年內无偿使用土地;应服兵役者,十批之內免于征募,同时永远免除在原籍应缴纳的一切赋税和应履行的义务,而历年所欠税款,均予以豁免。

附注:二十年无偿使用土地的优惠期满之后,如继续占用土

地,政府将另行规定地租,以代替人头税和土地税。

第十八条

凡定居于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各城镇者,均须遵守将为这些城镇制定的一切条令和履行一切义务。但兵役义务,十批之内予以免除。如果他们愿意种地,可依地方长官指示,按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拨给土地。

第十九条

上述优惠条件也适用于本条例颁布之前迁入阿穆尔地区的移民。

114 致中国理藩院咨文

241

(1859 年)

我国钦命全权代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驻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我国与贵国之间一切未了事宜,他虽已将其全权证书递交贵国政府,然而贵国却不理会我国全权代表,依旧由理藩院径直咨行我国枢密院。

贵国于1月11日未经我国全权代表发出的第一份咨文,鉴于其内容是请求运送武器,加之这批武器应由彼得堡启运,所以为了赢得时间,我立即转给了彼得堡。但3月26日发出的第二份咨文,谈的则是边界事宜,而且与贵国签订的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不符,因此我立即送回北京,交给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因该人系奉旨根据上述条约负责办理我国与贵国之间一切未了事宜,以维护

两国的利益。为此，奉告贵国政府，不可再用毫无必要的公函往来拖延此事，而应尽快结束才是。我方正是为了尽快履行上述条约，已派遣布多戈斯基上校和文官希什马廖夫前往乌苏里江至海之间双方共管地区，他们将根据我国全权代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同贵国在北京商定的条件划定边界，本职也将立即率领军舰前往该地。

115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1月25日，伊尔库次克)

原件上有如下御批：“速令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出发，务必让他在伊尔库次克见到穆拉维约夫伯爵。”

我让信使在这里住了两个多礼拜，希望能接到彼罗夫斯基的消息，以便带去，然而非常遗憾，迄今依然杳无音信。因此我只好派他回去了。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这次没有任何重要新闻奉告。

242 恰克图谣言纷纷，令人十分震惊，据说中国政府已告谕百姓：缔结天津条约的全权代表，一律处决！对我们横加诽谤，正如我国传教士在信上所写的，说我们软弱而奸诈。

为了防患于未然，主要是为了恫吓他们一下（这是出自善意），我已把编入此地哥萨克军的一千五百名一般流放犯调到外贝加尔军第十七骑兵旅，派驻库达腊河和哈腊寨之间的地区。这一措施极为平常，绝无显示军威之意，因为这个旅无疑需要用现役哥萨克即俄罗斯军人予以加强，这恰好可用来支持蒙古和对付中国政府。

总之，中国人没有立即接受天津条约的条款，对此我并不特别感到遗憾——让他们去同英法对抗好了，他们将被迫再次兴师动众，从而大量消耗自己的力量。

布多戈斯基中校率领乌苏里考察队全体成员已于15日从伊尔库次克出发，我授予他竖立界标的全权，并在给他的指令中说明：如果中国委员要求我签字，可向他们说明，我将于6月初去直隶湾或绥芬湾，愉快地去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如果不是等彼得堡对我提出的报告的批示，特别是提交军事部门的报告的批示，我早已乘雪橇赶往阿穆尔了，以便河一开便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出发。然而，在我们俄国，看来还不能很快学会珍惜时间，我只好听凭上帝和陆军部的安排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河口湾冰泮时由水路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我打算先到函馆（5月末）会见我国领事，请他把我拥有全权一事通知日本人。待会谈日期（一月之后）和地点商定之后，我立即前往绥芬湾，把划界委员接到船上，再赴直隶湾。委员们在直隶湾上岸后当设法同彼罗夫斯基会晤，给他留下一两只船，然后再赴日本进行会谈，估计8月末可返抵尼古拉耶夫斯克，溯阿穆尔和石勒喀河航行估计要用去9月整整一个月，10月中旬可望回到伊尔库次克。

为此，我必须于3月末或4月初从伊尔库次克动身，因而派往²⁴³中国的军官就不能在这里见到我了，不过我将根据彼罗夫斯基的情报，给他们留下详细指示，并作好送他们去中国以及往中国运送武器（如果需要运送的话）的安排。

今年本已困难重重，再加上外贝加尔省严重歉收，牧草奇缺，而且还下了一场可怕的大雪，马和牛羊都不能到牧场放牧，说不定会发生牲畜大批倒毙等事。不过，我总是安慰自己：“若是比这更糟，又当如何？”如果我到彼得堡去了，那就会更糟！然而，我不能离此的真正原因倒不在这里，而是彼罗夫斯基所负责的我国同中国

的事务。为此东西伯利亚应大大感激外交部，只是我可怜的妻子将陷于绝望，因为我们的离别还要延长一年，一直要到 1860 年 1 月才能见面。我的身体由于整日案牍劳形，伤尽脑筋，每况愈下，不过我还指望上帝会拯救我，帮助我了结您所关心的一切事情。

赍此件的信使大约于 2 月 15 日到达彼得堡。M·C·卡尔萨科夫等信使回去之后，估计可立即动身回伊尔库次克，因此，您看过此信之后，并根据您所了解的其他情况，凡认为有必要正式与秘密通知我的一切事宜，都请您，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诉他好了。

衷心地拥抱您；请相信我对您由衷的尊敬与忠诚。

又及，刚才在报上看到，额尔金勋爵在上海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然后溯扬子江去到南京。他是我的劲敌。他也在抓紧一切时机，见机行事，他不但有权，而且也有办法。我将非常高兴听到他返回英国的消息。不过我可以想象中国政府对他如何愤慨，我特别担心他插手镇压叛乱，那样一来，英国在北京的地位，就要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了。

我请求公爵尽快派人把礼品送来，因目前马上就要同日本人开始谈判。以前的礼品早已全部用完，而且目前所需要的这种礼品以前也没有过。请您同 M·C·卡尔萨科夫谈谈派人送礼品的
244 问题。这些礼品务必在 2 月末以前发出，否则我便收不到了。

116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 年 2 月 20 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信使涅克留多夫于 2 月 3 日从

北京前来送信，今天到达这里，带来彼罗夫斯基和传教士团给您的公文。趁罗津别尔格中尉回京之便，今天就让他把这些公文带往彼得堡。您将在3月12日，即从北京发出的第四十天收到，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消息对我们颇为不利。

两天之后，我将派弗兰格尔男爵前去给您送信。他原来是库兹涅佐夫分舰队的秘书。他将送上我对来自北京的各种情报的意见以及我的部署。即使其他军官还没有选定，也请尽快把伊格纳提耶夫派来，这件事至为重要，请您务必办到。中国人不同意我们派军官去，可是派公使一事我们一定得要强迫他们接受。我这里连公使使用的车都准备好了。彼罗夫斯基来信说，他一定要在5月末随传教士团一起离开北京，取旱路回国。请您跟伊格纳提耶夫谈谈，让他相信我，到北京之后能依靠我。

阁下惠书我已收到，待后天弗兰格尔赴京时我再详细作复。谨恳求您于3月15日左右，即弗兰格尔到达后，立即派信使把您的指示送来。

在中国人不肯履行天津条约，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之前，我不打算把武器运给他们。

趁派遣伊格纳提耶夫前往北京之际，也许您认为有必要再用穆拉维约夫的名字去恫吓他们一下，那您务必授予伊格纳提耶夫以公使衔；既然英国人已经任命卜鲁斯并派去整个使团，我们还何必客气呢？

衷心地拥抱您，只要对俄国有益，我将永远按照您的意图行事，并愿意为此牺牲一切。真诚地尊敬您，忠实于您。

117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绝密]

(1859年2月21日, 伊尔库次克)

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手下供职的东西伯利亚总署专差官、八等文官涅克留多夫从北京前来送信, 昨日到达这里。他给亚洲司带来的公文, 昨日立即派罗津别尔格中尉送往圣彼得堡。本件谨派曾任海军少将库兹涅佐夫分队队秘书的八等文官弗兰格尔男爵呈上; 我是有意把他留在这里以便等候北京方面有关谈判进程的消息的。

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送来的情报对我们颇为不利。中国政府仍然利用不必要的公文往来和繁文缛节加以拖延, 而我国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又天生胆小怕事, 以致彼罗夫斯基先生失去了取得中国事态情报的一切可能。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切情况我国传教士团竟一无所知, 譬如: 额尔金勋爵溯扬子江而上, 竟无人知晓, 说不定英国人已同叛乱份子发生了冲突; 直到2月3日为止他们甚至还不知道, 中国理藩院于1月11日咨行我国枢密院, 请求将送交枪炮的地点由直隶湾改为蒙古。

当然, 这种来往程序由来已久, 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改变, 但也不能让它长此下去。不过, 有些情况也算差强人意了: 我国信使尽管遇到种种刁难, 但毕竟还能往返传递信件。彼罗夫斯基已促使中国政府任命全权代表同他谈判; 中国北京当局似乎怕得罪与之邻的俄国总督, 彼罗夫斯基在给我的一封私函中曾提到这一点: “Vous verrez, que dans mes papiers aux Chinois j’use de la

permission, que vous m'avez accordée d'employer votre nom comme épouvantant; je crois que cela a produit son effet; mais la difficulté de rompre leur entêtement vous persuadera sans doute qu'il est impossible d'aller avec eux promptement en 246 affaires".^① 因此我认为, 每逢发生不利情况时, 均应利用这种恫吓手段。

在我看来, 如果额尔金勋爵在扬子江的活动够能博得中国政府对英国人的信任, 那对我们说来将是最大的危险。理藩院 1 月 11 日咨文要求我们把武器运往蒙古, 并且只送到库伦, 我认为这里大有问题。不论中国政府如何自恃, 它自己也不敢担保击退英法, 守住白河。我怀疑, 中国人是否已得到额尔金勋爵的某种重要保证。

根据上述见解, 我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任命伊格纳提耶夫先生为我国驻北京的政治代表时, 务必授予他公使衔, 以便使中国人看来, 他的级别至少不低于卜鲁斯先生, 如果他的随员大部选自军官, 当然最好。不过这些军官并非为了去训练中国军队, 何况中国人似乎并不欢迎我们派教官; 第二、须待伊格纳提耶夫先生到达北京, 并认为适宜时, 才能把武器运往蒙古; 并要求中国人不得用这些武器反对我们, 因为当初普提雅廷伯爵答应提供这批武器是为了让他们去反击英国人; 第三、如果他们不需要用大炮保卫海岸线, 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把大炮运给他们。

谨将拙见禀告大人, 伏乞垂鉴。窃以为上述意见在大人致中国政府的咨文中应得到明确、肯定的阐述, 尤其应该申明: 皇上敕令穆拉维约夫将军负责应付一切意外事件, 我国驻北京公使应同

① (法语)“您将看到, 在给中国人的公文中我利用了您授予的权利, 用您的名字对他们进行了恫吓。我认为, 这一招很见效。不过, 他们固执己见, 很难使之折服, 您无疑会相信, 同他们办事根本无法迅速取得进展。”

他保持密切联系。

我将于开航后(4月20日)乘船出发,沿石勒喀和阿穆尔顺流急下,驰赴阿穆尔河口,以便尽早(于5月中旬)率领区舰队出海。

247 大人对本件有何指示,恳请赐函告知,并派专人送来,信使即使在伊尔库次克见不到我,至少可以在斯列田斯克见到我,以便我对中国的一切言行都能有所遵循。

118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2月22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现派弗兰格尔男爵将此信送上,首先希望您能立即回信。另外从伊尔库次克团派一名哥萨克随同前往,您只须发给他返回伊尔库次克的单程车马费,他便会比任何一个信使都迅速而平安地回到伊尔库次克,而您对罗津别尔格和弗兰格尔带去的文件的答复,我一定得在启碇之前得到。

弗兰格尔似乎已调到贵部工作。如果您能派他取道苏伊士、香港、上海给我送信,将不胜感激。如果有此必要,可令他于5月或6月,至迟不晚于6月中旬从彼得堡出发,8月间还可在这一带海域找到我。

我对中国事务的意见,已正式函告公爵。我怀疑中国人对我们表示好感的诚意,这或许是错误的,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额尔金勋爵:假如他真象报上所说的那样,向叛乱分子开了火,中国政府无疑就会站在英国人那边;假如他同叛乱分子握手言和,结果就会相反。但最糟糕的是,我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连眼皮底下发生的

事都一无所知。说实话,这个传教士团早该撤回了,何况这些传教士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怕死。

涅克留多夫告诉我说,我国新派去的传教士团在北京都穿我国服装上街,他也满城闲逛一通,竟未遇到任何阻拦和麻烦,这也是一种进步!

我毫不怀疑您定会赶紧派遣伊格纳提耶夫来,并嘱咐他对我一定要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我也相信您定会按照我的意见,火速行文北京,介绍伊格纳提耶夫和穆拉维约夫,这倒是不用打仗就可落个好斗名声的好办法。

彼得堡的事态,或许还有欧洲事态使您焦急不安,这我丝毫也²⁴⁸不感到奇怪,因为彼得堡和亚洲同样使我焦急不安。但在我看来,欧洲的混乱只会对我们有利,我们未必应该希望欧洲保持和平局面。不过我们绝不应参战,这样做完全可能,因为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倘若彼得堡的作法与我的见解不合,那么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辞职不干了。我打算直接去彼得堡,12月初即可抵达那里。万一在直隶湾和日本因谈判而耽搁,因而无法取道阿穆尔返回,我就从日本经美洲直接回彼得堡,12月仍然可到。您劝我留任的情意,我完全理解。我似乎也在用事实证明,我热爱祖国胜于我的妻子,当然更胜于私事。但是,弱不敌强,如果我回到彼得堡之后,大家依然象现在这样敌视我,我就只好告退了。

贵体欠佳,令我悬念不已,您不妨到马里恩巴德去一趟,您还记得那里的海德列尔大夫吧,请他治,两三个月就会好的——请您多多保重。您比我年轻得多,虽说气喘病和心脏病把我折磨得够受,可我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明年(1860年)我也打算去喝点儿马里恩巴德矿水。如果有可能,我就重返西伯利亚;假如不能回西伯利亚,看来以后俄国也就不能呆了,只好出国流浪,在异邦遙念祖国苦难的命运。

彼罗夫斯基最近送来一封信,原件附上;我在给公爵的信中引用的话,都是从他2月1日来信中摘录的。

请派随同弗兰格尔前往的哥萨克迅速把复信送来,一定要让他在恰克图或斯列田斯克赶上我,因此派他动身的日子,至迟不能晚于3月20日。阁下向中国军机处介绍伊格纳提耶夫和我本人的咨文,如果您认为必要,也可由他带来,并请函告您对恢复我国在北京的影响方面有何高见。

如果在哥萨克带回复函之前,我先接到阁下对中国1月11日请求运送枪炮的咨文的复文,那么,我便准备暂时予以扣压,待哥萨克返回之后,再作决定。

249 这里特向您介绍一下弗兰格尔男爵。他除开具有外交才干和知识渊博等特点外,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本来我很想留他在我这里工作,但他希望去亚洲司,在您手下供职。如果不需要派人取道苏伊士给我送信,最好也不把他派驻亚洲其他国家,免得无所事事。他很适合于作亚洲旅行,在亚洲完成各种外交使命与学术考察任务,这样的人在您那里是很少有的,而您那里的人大多只喜欢坐火车漫游欧洲,到欧洲各国宫廷去游逛。

119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1859年3月11日,第498号,伊尔库次克)

邮政总局局长先生于去年12月18日寄来第185号公函称,皇上同年12月8日敕令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设立邮局,于索菲斯克城、卡特里诺-尼科尔斯科耶村以及哈巴罗夫村设立分局,上述邮局与分局均受当地驻军司令直接管辖;并且说明,他已嘱咐总

局，有关上述邮政机构设置事宜均委托西伯利亚邮区邮政管理局局长办理。随后，西伯利亚邮区邮政管理局局长索科洛夫先生于本年(1859年)2月24日寄来第87号公函向我报告，邮政总局于去年12月29日第18249号公函中已将上述邮局与分局的编制寄给了他，命他就上列编制遴选人员一事向总局提出报告。从索科洛夫先生2月2日^①给我的报告看来，他已就任命布拉戈维申斯克邮局局长与办事员，索菲斯克与卡特里诺-尼科尔斯科耶分局办事员等事宜向总局呈递了报告；关于任命哈巴罗夫分局办事员以及布拉戈维申斯克邮局分拣员等事宜，随后也将提出报告，同时，索科洛夫先生还建议伊尔库次克省邮局能对上述邮政机构进行某些安排。

我完全明白，为新成立的机构遴选富有经验和奉公守法的人²⁵⁰员是一件重要而又困难的事，并且相信，邮政总局根据西伯利亚邮区邮政管理局局长推荐而任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邮局、索菲斯克、卡特里诺-尼科尔斯科耶和哈巴罗夫分局的官员一定会符合上述要求。因此，对邮政总局与西伯利亚邮区邮政管理局局长的这一决定，我没有提出异议。但与此同时，理合告知并已告知邮政总局局长先生下列事项：(1)遵照1858年12月8日与1857年3月25日发布的谕旨，上述邮政机构以及尼古拉耶夫斯克邮局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分局均受滨海省与阿穆尔省驻军司令直接管辖，因此，今后有关上述邮政机构人员的任命和委派，均应按照1856年10月31日与1858年12月8日钦批治理滨海省与阿穆尔省决议行事，凡属上述两省民政机构人员的委任均应由驻军司令决定，八级以下官员，直接报请驻军司令委任，八级和八级以上官员的委任，则由驻军司令报请总督批准。(2)根据同一决议，上述邮政机构的官员，驻军司令有权免职，有权批准休假、调动工作；对工作勤

^① 据上文看来，应为2月24日。——译者

勉者负责呈请奖励,对工作怠慢、玩忽职守者,则根据刑法典,予以训诫、申斥或逮捕。凡授权驻军司令决定任免的官员,他可直接黜免或降级使用,其他官员的任免则须呈请总督批准。(3)如果上述邮政机构在业务上出现困难或纠纷,亦应授权驻军司令解决,如果超出驻军司令的职权范围,则应呈请总督审理裁夺。根据治理上

251 述两省的决议,一切事宜均须呈请总督批准,或由总督向上级请示,即或上级机关发布的指令,也需征得总督的同意。遵奉去年 9 月和 11 月发布的谕旨,凡阿穆尔地区民政管理和振兴工作遇到总督无权解决的事项,均可直接提请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根据上述圣谕,有关阿穆尔地区民政官员的奖励均由总督提请西伯利亚委员会批准。(4)今后必须彻底清除西伯利亚邮区邮政管理局局长与伊尔库次克省邮局局长对滨海省与阿穆尔省邮政机构行政工作的一切影响。在作出新的决定之前,伊尔库次克省邮局只可以检查上述邮政机构的帐目(包括钱款收支帐、财产登记帐、信件收发帐、急函收发帐以及邮务专用帐等)。为此,根据邮政部门会计法规定,上述帐簿应送交伊尔库次克省邮局检查,同时须将帐簿摘要送交伊尔库次克省邮局,以便上报总局,邮政总局以及伊尔库次克省邮局在上述检查工作中提出的要求,应该通过作为直接上司的驻军司令,下达阿穆尔地区邮政机构。最后,我已告知邮政总局局长先生,我现在正准备为阿穆尔地区专门拟定一份邮政管理条例。

我认为有必要将对邮政总局局长先生的答复立刻告知阁下,以便呈报西伯利亚委员会。在此谨告知阁下:我去阿穆尔不会耽搁很久,从阿穆尔返回后将立即赶赴圣彼得堡,我将亲自向西伯利亚委员会呈递上述阿穆尔地区邮政管理条例。

120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4月6日, 伊尔库次克)

伊格纳提耶夫已于昨日到此。前日拉夫罗夫从北京回来, 我准备从伊尔库次克动身之前, 派他把我最近写的报告给您送去。同时让他把彼罗夫斯基的信件带去, 因为我对邮局不放心。估计拉夫罗夫会比这封信先到, 至少可以同时到达。

条约批准书至今尚未交换, 但彼罗夫斯基要我在恰克图等到4月20日, 预料届时他可派希特罗沃将条约批准书送到。不言而喻, 我应当答应他的要求, 尽管这会使我把去阿穆尔的启程日期推迟八天到十天。河开之后, 我须立即派人去乌苏里和尼古拉耶夫斯克, 通知那里, 尤其要通知在乌苏里江上游的布多戈斯基: 6月4日我不能到达绥芬湾, 估计6月15日前后才能到达, 因为他在划界结束后要在那里等我。

彼罗夫斯基仍然认为条约批准书迟迟未能交换的原因, 在于普提雅廷的条约有两种满文译本。上帝保佑, 但愿不是其它原因! 彼罗夫斯基相信, 如果有外国人从直隶湾进入白河, 中国人一定会采用武力抗拒, 他还把那里的防御工事和封锁白河口的障碍物的草图给我寄来一份。上帝保佑, 但愿此事真能如此!

天津条约签定后, 英国人就成了我们的死对头, 我只希望中国人与英国人争吵, 不希望他们和好, 后一种可能最使我担心。

彼罗夫斯基确信白河口马上就会有一场恶战, 问我去那里要扮演什么角色, 接着又断言, 大概不等我到达那里, 战事就会结束。

他在信中写道：“je ne vois pas, dans quelle position vous-vous placerez à Tsian-Tzin; il n’y a nul doute, qu’ on s’y battra; vous serez donc là de-nouveau comme simple spectateur des 253 événements; du reste il est possible que tout soit fini avant votre apparition.”^①拉夫罗夫说中国已经在白河口的指定地点部署好了军队,而且数量很大。但是,这种说法和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把武器运到库伦并在那里移交的要求如何能协调起来呢?

伊格纳提耶夫一路上走得很快,但是他的随行人员和礼物,由于目前道路泥泞,未能相继来到。我们得等候他们,然后绕贝加尔前往恰克图,这可太苦了,尤其是我已经上了年纪。你们彼得堡人根本不了解,在不同的季节里通过俄国的辽阔土地所需要的时间大不相同,我对你们真没有办法!但愿我和伊格纳提耶夫的关系也能象和彼罗夫斯基的关系那样好。他要同固里打交道却不大容易,我始终不了解您为什么不把传教士团直接交给他管辖。衷心地拥抱您,谨致真挚的敬意。

又及,弗兰格尔似乎很晚才到达您那里,可是他只比罗津别尔格晚动身两天。您看,在这个季节道路的变化多大!

121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 秘书长先生

(1859年4月10日,第652号,伊尔库次克)

在振兴阿穆尔地区与向该地区移民的工作中,根据当地情况

① (法语)“现在我还难于设想您到天津将采取何种立场。毫无疑问,那里马上有一场恶战,您在那里大概又要成为事件的普通目击者,不过很可能不等您到达那里,一切就早已结束。”

必须立即确定保障派往该地的神职人员生活的措施，使他们在执行职务时不致遇到困难。

为此，有必要专门拟定一份有关神职人员的安顿和补助条例。此条例现已拟就，并且已同堪察加大主教英诺森协商过，确认切合该地的需要和条件。

按照上述条例规定，除其它补助外，请求国家供给口粮，直到该地居民有所增加为止。

这份口粮理应予以批准，因为根据滨海省与阿穆尔省的条件，²⁵⁴已准许给民政机构的官员发放口粮，而当地条件对神职人员并不例外，况且阿穆尔地区教民很少，该地神职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西伯利亚其它各省教堂可从教民那里得到的一切捐助，由此可见，更应该发给他们口粮。

遵照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于1858年11月22日发来第545号公函宣布的谕旨，凡与阿穆尔地区有关事宜，均责成我向西伯利亚委员会提出报告，因此，理合将上述条例送呈阁下，敬请阁下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122 阿穆尔地区(阿穆尔省与滨海省)保障与安顿神职人员生活条例草案

(1859年4月10日)

为充分保障阿穆尔地区城乡神职人员的生活，使其不依赖于教民，确定教民对神职人员的关系，从而使神职人员不必为生计而操心，真正胜任牧师之职务，特规定下列主要条例。

一、关于分配土地

(1) 拨给每名乡村牧师不超过八十俄亩的可耕地,作为庄园、菜园与刈草场用地。如果因教民太多,教堂的牧师不只一名,则每名牧师均可按照上述数量获得土地。

(2) 耕种和经营该土地,均应由牧师自行出资。

(3) 乡村神职人员可按照关于阿穆尔地区农民使用公共土地的规定享有使用牧场的权利;城镇神职人员则享有与其他居民同样使用庄园地和牧场的权利。

255

二、关于神职人员的住宅

(4) 城乡牧师的住宅可根据情况按下列办法修建:由国库开支或由教会出资,专门募款或由教民捐助。在住宅建成之前,应由教民或国家拨给牧师象样的住宅。

(5) 无论城乡,凡特意为牧师修建的房屋,应一律占用教会土地并在教堂附近动工兴建。因此,在修建教堂时,应留下足够的土地,作神职人员的庄园、菜园之用。这份土地在城市里可包括在分给神职人员的土地之内,在乡村则作为教会的财产,从而使土地的收入归入教会公款。这样可以使教民向教会缴纳的费用大为减少。

(6) 牧师的住宅因年久或特别事故而需要大修时,修缮费用由教民负担(具体办法见后),小修则由住户负担。

(7) 牧师住宅的取暖费用按实际需要根据炉子数目由教民负担。

(8) 如果牧师住自己的房子,则在教堂附近为牧师修建的房屋及其它建筑均可出租,其收入应归教会。

(9) 神职人员应负保护所住房屋之责,不得损坏。

三、教民对神职人员的其它捐助

(10) 除国库支付薪俸外,教民应向神职人员捐助现金。在城市: 每年给大司祭四百五十到五百卢布, 司祭三百到三百五十卢布, 大教堂大辅祭二百五十卢布, 助祭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五卢布, 教堂下级职员一百卢布, 司钟七十卢布, 烤圣饼的厨娘四十卢布; 在乡村, 神职人员可从土地获得收益, 花销也比城市少, 所以每年给司祭二百到二百五十卢布, 如果教民希望有助祭, 则每年给助祭四百卢布 (因为国库不给他们薪俸), 教堂下级职员八十五到一百卢布, 司钟六十到七十卢布, 烤圣饼的厨娘三十到三十五卢布。

(11) 上述款项由全体教民不分阶层公平分摊; 在乡村可用粮食代替捐款。但目前该地开发未久, 人口尚少, 除尼古拉耶夫斯克 (属滨海省) 以外, 在其它城乡均不能实行上述捐助办法, 所以在居民大大增加之前, 必须由政府供给口粮, 供给办法如下: 每年给大司祭一百普特黑麦面, 司祭与大辅祭各给六十普特, 助祭四十普特, 教堂下级职员三十普特, 烤圣饼的厨娘十五普特。此外, 应给大司祭和司祭以及教民子女识字的助祭雇用仆人。为教民举行圣礼时, 教民如自愿付给酬金, 可准许接受。

(12) 一旦居民大有增加, 教民捐助的钱款和粮食确实足以保障神职人员的生活时, 捐助的分摊办法如下: 城市官员和下级公职人员按薪俸分摊, 市民按自报的财产分摊, 农民按每俄亩土地的收获量分摊。必须使捐助的钱款和粮食足以保障神职人员的生活, 以后甚至可以抵补教会的一切开支而有剩余。

(13) 必要时, 比如司祭被请到离城五俄里以外的地方去举行圣礼, 教民应给司祭出车。

四、教民对教堂的关系

(14) 教堂的费用可按实际需要由教民负担,为了减轻这种负担,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分配的土地之外再拨给教堂一块林地,但在采伐树木时,应合理安排采伐量,不得将林场全部砍光。

(15) 大小教堂的照明费及大教堂的其它费用,均从蜡烛捐和捐款箱所募得的钱款里开支。

(16) 大小教堂的杂役和更夫等,由教民雇人派去,酬劳办法给实物或给钱均可。

(17) 此外,教会长老和教区会议成员均由教区协会选举产生。有关教区会议的规定见后。

五、神职人员对教民的关系

(18) 上述捐助办法一经实施之后,除祈祷、追思仪式、迎请圣像之外,不论举行何种宗教仪式,神职人员均无权接受教民的报酬。

(19) 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即祈祷、追思仪式、迎请圣像等,教民理当酬劳应邀前来举行仪式的神职人员,酬劳办法另行规定。

(20) 神职人员既然在生活上得到充分保障,便应竭尽全力向教徒传教,在教区内,尤其是在乡村教区,传播文化,为此,可由教会开办学校,担负教育学生的责任。

六、关于教区会议

(21) 教民会议的任务,在于保证满足教区教堂及其神职人员的上述需要,教民会议应竭尽全力,充分保障神职人员的生活,使他们不致在生活上遇到困难。

(22) 教区会议由教区教堂神职人员(他们为当然成员)和下

列人士组成：在城市，由各阶层（包括手工业者）的代表（各一名），教会长老和名誉监督（如有愿意享有这一称号者，只要向教堂捐助一定数目为此规定的经费即可）组成。在乡村，由当地村长、教会长老和属于该教区的各村代表组成。

（23）上述成员均由教民按规定程序和一定任期选举产生。

（24）城市教区会议主席由会议成员选举产生，乡村则由教区司祭担任。

258

（25）城市教区会议可根据需要，每年召开三次或四次，乡村教区会议每年召开两次：秋收之后一次，春耕之前一次。

（26）牧师可向会议提出教堂所需经费和自己的生活需要，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牧师不得参加讨论。

（27）教堂经费以及神职人员的生活需要，诸如：取暖、修建住宅、修缮房屋、雇用仆人以及捐助金的分摊办法、数量等等，均由教区会议裁夺，按教区会议认为最妥善的办法解决。

（28）教区会议每次开会均应作出记录，乡村教区会议则应作出决定，这些规定全体教民均有义务执行，具体执行办法，另行规定。

（29）掌握与支配教堂的收入与支出（包括蜡烛捐和捐款箱筹得的钱款）为教区会议主要职责之一，因此教区会议应按照会计制度办事。

（30）此外，教区会议还负有如下责任：救济教区的贫民，殡葬穷苦的死者，安顿无家可归的孤儿，在教民中传播文化和传教，修建公墓，为向教区会议提出诉讼的人调解纠纷，审理违反关于神职人员无偿举行圣礼的规定的案件；必要时，须将此类情形上报主教。

123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4月10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两次惠书,均已收悉,迟复为歉。这次也只能答复昨天由信使送来的第三封信。我为了等候伊格纳提耶夫,本来打算冒绕贝加尔而行的危险,不过想必是我的耐性感动了上帝,上帝赐福于我,我同他将在后天,即节日的第一天,径直从冰上过去。

259 昨天的信使走得异常迅速,来得恰当时,马尔特诺夫正要动身去北京通知伊格纳提耶夫出使的消息,阁下给彼罗夫斯基的文件以及我根据信使送来的急件所作的指示,全部由他带去。

您从拉夫罗夫送上的彼罗夫斯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正在积极行动而且十分得体。我希望在20日之前于恰克图再接到他送来的新消息,然后再派昨天的信使送上。这名信使在目前道路泥泞时期从彼得堡迅速地赶到这里,现在也需要休息一下。

不论好事坏事,我们都应当从中取得利益,正如您从公文中看到的那样,我和彼罗夫斯基都从自己的角度由答应给中国人武器一事中获取利益。

我很喜欢伊格纳提耶夫,并且相信,不论部里如何安排我们的关系,我们都将同心协力,友好共事。我只有感谢您对这个使团的安排。远离京畿的重臣只有彼此开诚布公,才能取得成功。

到恰克图之后,我再把一切情况详细全面地告诉您;现在连我自己也只了解一半,而且现在就同伊格纳提耶夫商定我在直隶湾

采取什么行动,为时尚早;一有决定,我马上通知您。大约您在收到这封信两三个礼拜之后,便可得到消息。

随信寄上堪察加大主教的呈文,这份呈文写得很有道理。您能否趁传教士团返回之际,往伊尔库次克写封信,让叶夫兰比留在这里,等我从阿穆尔回来?

拉夫罗夫中尉进京主要是向西伯利亚委员会送交公文,但是他到过北京,可以向您报告有关彼罗夫斯基以及我们这里的许多情况。

由于目前我同中国人的关系不太明朗,您确实不便向中国人提及我,对此我完全理解,但伊格纳提耶夫会根据形势向他们讲应该讲的事情。

衷心祝愿公爵在巴登获得成功,但希望他不要过于为和平奔走,和平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让他们打吧,只要我们不插手就行。

看来今年冬天我仍不得不在伊尔库次克度过;把先遣人员派 260 到北京,伊尔库次克没有后盾是不行的,对此我已有准备,尽管以前我未作如是想,甚至我已获准秋天赴彼得堡,可是据我看,您的公事短时期内不会让我休息。

衷心地拥抱您。

124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4月18日,恰克图)

我到达恰克图之后,接到中国理藩院致我国枢密院咨文一份,

谨将咨文译文随信寄上。同时还接到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的公函,阅后得知他正在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但理藩院咨文的内容与此情况不符,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份咨文原件寄给彼罗夫斯基先生,并就此事咨行北京理藩院,谨将咨文抄件附上。

请接受我真挚的敬意。

125 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步兵上将、侍从将军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致大清国理藩院咨文^①

(1859年4月19日,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

我国钦命全权代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驻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我国与贵国之间一切未了事宜,他虽已将其全权证书递交贵国政府,然而贵国却不理会我国全权代表,依旧由理藩院径直咨行我国枢密院。

261 贵国于1月11日未经我国全权代表发出的第一份咨文,鉴于其内容是请求运送武器,加之这批武器应由彼得堡启运,所以为了赢得时间,我立即转给了彼得堡。但3月26日发出的第二份咨文,谈的则是边界事宜,而且与贵国签订的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不符,因此我立即送回北京,交给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因该人系奉旨根据上述条约负责办理我国与贵国之间一切未了事宜,以维护两国的利益。为此,奉告贵国政府,不可再用毫无必要的公函往来拖延此事,而应尽快结束才是。我方正是为了尽快履行上述条约,已

^① 这份咨文同114除一字之差(这里为中校,114为上校)外,完全相同。——译者

派遣布多戈斯基中校和文官希什马廖夫前往乌苏里江至海之间双方共管地区，他们将根据我国全权代表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同贵国在北京商定的条件划定边界，本职也将立即率领军舰前往该地。

126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4月21日，恰克图)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三天前我曾正式函告您，这里收到北京寄来的一份中国理藩院咨文，并将该咨文转给彼罗夫斯基先生。

昨日，卡尔波夫委员从库伦回来，带来贝子办事大臣的公文，谨随函寄上。来文中称未经北京许可，不能允许伊格纳提耶夫通行。卡尔波夫无论怎么说，也无济于事。其实，这也很自然，如果不是怕耽误我这次长期的远途旅行，倒也可以忍受。但我不想等候关于伊格纳提耶夫何时可通行的答复，只等彼罗夫斯基关于谈判的消息寄到就走，因为他曾答应十天之后就告诉我，他向来言而有信。再说赠给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礼品至今尚未运到。接不到彼罗夫斯基的消息，我根本无法动身。

彼罗夫斯基向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如能全部实现，那可太好了，我觉得他是找到了向中国人提出要求的恰当时机，只是把派出新的全权代表的消息延缓了一下，以免中国人拖延时间，不肯履行我们²⁶²的要求。不过，再过八天或十天便可见分晓，那时我再写信详细奉告，现在不必去 *anticiper sur les événements*。^①

① (法语)猜测还没实现的事情。

为了您派来伊格纳提耶夫，让我再一次表示真挚的谢意，我相信，他一定会事事顺利，我只有为他高兴。衷心地拥抱您，谨致真挚的敬意。

127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5月2日，恰克图)

上月29日，彼罗夫斯基从北京令希特罗沃送来条约批准书，我留他在这里呆两天半，一方面我要写几份公文，另一方面也让他休息一下。现在派他直接前往彼得堡去见您，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我想希特罗沃此行会比去年那次令您高兴。

彼罗夫斯基在私函中所谈到的情况，我在公文中只大致说了一下，这里把详细情形告诉您：彼罗夫斯基曾向中国全权代表提出天津条约的各种补充条款，诸如自乌苏里至海的边界，从恰克图去中国的商队以及我国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领事馆等事宜。中国全权代表回答说，乌苏里边界一事属吉林将军办理，贸易问题要在恰克图商定。但关于此事没有任何书面文件。我认为，再次正式提出此事时，如果中国政府建议我国全权代表来恰克图谈判，倒不是无利可图，我们应该表示赞同，在北京只留下一名使团人员即可。我准备把这个意见告诉尼古拉·巴甫洛维奇^①。

彼罗夫斯基以为我已经去阿穆尔，希特罗沃在恰克图见不到我，因此没有给我写信。不仅如此，他还因为我曾写信责备他不愿
263 在直隶湾等我，而生我的气。不过我希望他的这种不满很快就会

^① 伊格纳提耶夫。

过去，特别是伊格纳提耶夫这次出使，可以使他离开早已厌烦了的北京。希望您能为他呈请一枚勋章，以表彰他换文有功，同时请您设法给希特罗沃申请奖赏，我打算就此事专门给苏霍扎涅特去信。

关于中国即将发生的种种事件，我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谈得很多。我相信，如果他到了北京，一定会比任何人都办得更好，但天津条约虽已批准，他此次能否去成，现在尚难逆料，因为中国人深恐此事会成为英国人坚持自己要求的借口，而拒绝他去北京。须知中国人根本不愿意让欧洲列强的使节驻在北京。

中国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武器，这种幼稚的作法真叫人惊讶，但只有看结果如何，才可以明瞭这种作法同他们似乎要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的情况是否相悖。不论如何，这批精良的武器能留在这里，我却十分满意。

我再重申一下我的意见，我国公使到达北京之后，传教士团应该直接归公使管辖，不应再让它与公使各自为政了。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制止一切阴谋活动。伊格纳提耶夫一定会同牧师搞好关系，但如果他们还有权直接同司里联系，就不能指望他们作出真正有益的事来。多年经验告诉我们，仅靠传教士团单枪匹马，毫无用处。说实话，在北京权力分散不会有好结果，只会造成许多麻烦，尤其是让他同固里分权，更是如此。相反，如果把固里放在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管辖之下，倒可能大有好处。

是否要向您谈谈我对天津条约换文的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令人不愉快的，我觉得彼罗夫斯基交涉了五个月之久，只不过是为了荣誉二字而已，但是只要双方没有按照条约第九条的规定批准边界图，就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时在彼得堡批准条约时不根据天津条约第九条把璦琿条约作为补充条款列进去？我不懂得外交方式，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在看到给伊格纳提耶夫的指令中提到批准璦琿条约

264 的问题之后，我却更加肯定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件事现在还可以通过在北京和彼得堡批准边界图来补救，并且此事也一定要按照天津条约办理。但是，我们是否有时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用尼布楚条约从来未曾经过两国皇帝批准的说法，是否足以说服英国人呢？

今天我从这里动身，直赴斯列田斯克，5月9日从该地乘船出发，估计春水很大，可以乘轮船。这样一来，我就有可能在5月末赶到尼古拉耶夫斯克，6月初到达函馆，向日本出示我的全权委托书，商定同日本全权代表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去绥芬河河口找布多戈斯基要边界图。拿到边界图之后，前往直隶湾，派人把边界图送到北京，由我国全权代表交给中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第九条予以批准。我自己则折返日本，估计7月中旬可到达那里。关于我的行程已附呈公爵存查。希特罗沃前往彼得堡送上公文之后，如果您对我有所指示或有事告知，请于6月初派人通知温策尔，要他派信使把您的信件给我送往日本，为此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专门备有船只，估计8月中旬我便可收到。

我想说和应当说的，似乎都说了。下次给您写信，就得等到达直隶湾之后了，届时将派人经北京把信送上。衷心地拥抱您，谨致真挚的敬意。

128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59年5月2日，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

兹派遣我的副官希特罗沃大尉前往圣彼得堡，将他新近从北

京带回的天津条约批准书和四等文官彼罗夫斯基的报告送上。与此同时,谨禀告大人,由于我未收到彼罗夫斯基先生有关中国事态和谈判情况的消息,不得不拆阅彼罗夫斯基 4 月 15 日呈给大人的第 6 号报告。我已将报告内容通知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并将彼罗 265 夫斯基同中国全权代表签订的关于我国公使可经过直隶湾的补充条款誊清一份,作为抄件保存。中国全权代表关于武器问题令人意外的答复,可以予以执行,因而发来的一万枝步枪将仍然保留在上乌丁斯克。

大人致中国领衔军机大臣的公文已由我的副官马尔特诺夫上校于上月 10 日从伊尔库次克送往北京,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将在恰克图等候北京的答复,因为事前我虽然已将此事通知库伦当局,但库伦当局不敢放行。为了等候北京换文的消息,我已经大大延误了前往阿穆尔的启程日期,不过等候条约批准书还是必要的,它将是我就划定乌苏里至海边界问题同地方当局进行交涉的依据,但是我不能再推迟启程日期了,不能再等候北京关于允许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进京的答复。估计北京的答复须在 6 月 1 日方能送到恰克图,因此我同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商妥应付一切意外情况的办法之后,于今日动身赴斯列田斯克,从该地立即乘船赴阿穆尔河口。

从彼罗夫斯基先生在私函中谈到的情况看来,中国全权代表认为,关于沿乌苏里划界、扩大恰克图贸易等问题,均应在当地商谈。如果对这种说法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能在北京得到正式证实,如果中国政府通知伊格纳提耶夫少将他们已经委派全权代表去恰克图就此事进行谈判,那么我认为伊格纳提耶夫理应到恰克图去一趟。

北京是否允许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进京,我只有到达直隶湾之后才能得到准确消息。到直隶湾后,无论如何,我也要利用彼罗夫斯基先生在天津条约补充条款中提出的方式方法,同我国驻北京

的全权代表取得联系。

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在阿穆尔与海上的行程附此呈上，以备存查，我于何时到何地完成任务上面都有记载。大人接到此函
266 后，如有新的指示，敬请赐知。谨禀告大人，6月初从圣彼得堡派出信使，7月1日便可到达伊尔库次克，而8月初可将文件送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然后再送往日本给我。有关递送公文事宜，命令温策尔中将办理即可。

129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6月12日，函馆)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谨致片言，因为此函须经由上海转递，不容详叙。昨乘“亚美利加”号抵此，见到我国领事加什凯维奇，他情绪颇好。我从迭卡斯特里启程前三天，便派牧师率其子携带文件和款项乘“将军”号轻巡航战船前来此地，至今尚未到达，实乃憾事。

领事馆设在这里甚为适宜。这里是个良港，距离我国领土，特别是距离绥芬河以南领土极近，整个冬季都可以同该地取得联系，因为津轻海峡(即北海道与本州之间的海峡)从不结冰。我们在明年之内一定要向江户派出公使，不能再晚，因为其它列强几乎从新年起就要派去公使了。

我同加什凯维奇商定，我先去中国沿海一带办理事务，一月之后，返回此地，同他一道前往江户，他现在就把我已到达等情形通知江户。

布多戈斯基正在划定从乌苏里至海的陆地边界并设立哨所。我把另一艘轻巡航战船“诺维克”号给他派到绥芬湾去了,预计五天之后我自己也可以到达那里。那时再从绥芬给您写信,派人从陆路经乌苏里和阿穆尔送上,就可把完成情况向您详谈。

我不能理解那些愿意把一切都教给日本人和中国人并且武装他们的俄国人。我们不教,别人也可以教会他们,我们最好自己学习学习,免得落后,至少不应落后于日本人。日本人很善于模仿,而且非常能干。

总的说来,对日本人应该持平论之,他们对我们颇有好感,特别是普通百姓,据说他们政府对此不大喜欢,我却非常喜欢。 267

衷心地拥抱您,谨致以真挚的敬意。

130 东西伯利亚总督致俄罗斯 帝国驻北京朝廷特命公使 先生公函

(1859年6月30日,第130号)

遵奉皇帝陛下旨意,为履行璦琿条约和天津条约,在伊尔库次克组成了以作战处处长布多戈斯基为首的勘察队,前往乌苏里至海地方划定我国同中国的边界,并作详细记载入册,绘出地图,以免今后两国发生边界纠纷(天津条约第九条)。为完成此任务,特任命布多戈斯基先生为划界委员,并及时将此事通知璦琿副都统,请求中国政府于乌苏里开江之后,派出划界委员,会同布多戈斯基划定边界线。

4月11日,布多戈斯基先生率勘察队由乌苏里与阿穆尔汇流处出发,溯江而上,但中国划界委员未到。5月12日,布多戈斯基

先生率勘察队由乌苏里江上游取旱路向海进发，但这时中国划界委员依然未来。6月16日，布多戈斯基先生抵达图们江口（图们江于此地入海，江对岸便是朝鲜王国领土），可是中国政府划界委员也未到该地。最后，6月19日，我亲自乘船，按照我通知璦琿副都统的期限到达波谢特湾，在那里一直等到本月25日，然而中国政府仍未派来划定这段边界的全权代表。因此，我让布多戈斯基先生携带他所作的详细记载与所绘地图上船，将他送至直隶湾，然后派往北京。谨请阁下根据皇帝陛下授予的全权，在他绘制的地
268 图与边界记载上签字批准，然后提交中国政府批准。

与此同时，理合说明，根据条约规定批准上述边界线乃刻不容缓之事，这不仅为了保持俄国同大清国两邻国之间的永世和好，也是为了防守我国沿海边界，以免外国人利用边界未定之机肆意侵占。

我已命令布多戈斯基中校及随行满语翻译希什马廖夫留在北京，听阁下差遣，停留时间长短由阁下酌情决定，事完之后，请阁下遣送他们取旱路经恰克图返回伊尔库次克城。

131 东西伯利亚总督致俄罗斯 帝国驻北京朝廷特命公使 先生公函

[绝密]

（1859年7月1日，第131号）

6月30日寄上第130号公函，关于批准乌苏里至海边界图一事理合作如下说明，以供阁下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时参考。

（1）布多戈斯基中校提出一个对我们最为适宜的划界方案，即从乌苏里江上游起，沿流入该江的穆稜河（他已在穆稜河右岸立

了界标),然后顺山脉南下,直至图们江入海处,图们江是满洲与朝鲜现在的边界。据布多戈斯基先生考察和我本人的观察以及所得情报,在按照这一方案划归俄国的全部领土上,并没有本地的中国居民,只有一些逃犯和无家的游牧人,这就证明中国政府认为这些²⁶⁹地方并不在其管辖之内。离上述边界最近的真正中国居民区在琿春河沿岸,即该河流入图们江的一带地方,以及离图们江入海处四十五俄里的琿春城,中国官员就住在那里;其次,在沿海波谢特湾等地,有中国渔民,他们也都沒有家眷,可见他们都是暂时来此捕鱼,然后把捕到的鱼拿到琿春城去卖。

(2) 波谢特湾法国人早在 1852 年就测绘过,普提雅廷伯爵于 1854 年,英国人于 1855 年也都先后测绘过。我率领区舰队到达那里,发现了煤,获得了关于此湾各种优良条件的确凿材料。其中有个港口,我们命名为诺夫哥罗德港,对该港深度也进行了测量。该港可容纳数以百计的大小军舰,入口极其狭窄,只需少量大炮即可坚守。波谢特湾位于图们江口北面十五哩的地方。

(3) 璦琿条约第一条关于阿穆尔边界载明,右岸顺河至乌苏里江,为大清国所有;“自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在两国划定边界之前,为大清与俄国共管之地。”

(4) 在璦琿谈判时,我在向奕山将军提出的最初方案中曾指明以图们江为我国南部边界起点,但由于大清国全权代表答复说,自乌苏里江至海之间地方他们全然不知,因此关于这一带地方,在条约中用了如下的词句:“在两国划定边界之前,为大清与俄国共管之地。”

(5) 早在 1855 年我就划界事宜向中国政府所提的建议中就曾指出:沿海一带地方应归我国所有。

根据以上所述,阁下可以看出,布多戈斯基先生提议的边界符

合历次边界谈判精神和条约规定，丝毫未侵犯中华帝国的领土主权。就目前边界谈判的主要目的——为了保障该地不受外国侵犯——而言，承认直至图们江为止的沿海地方（图们江对面为朝鲜领土）全部为我国所有，乃是保障两国双方利益所必需，因为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带地方不肯定归我国所有，中英一旦重新破裂，英国必然占据波谢特湾，并进而以此湾为据点通过琿春城直接向满洲扩张势力。琿春城同满洲主要城市——宁古塔、吉林和满洲内地之间交通极为便利，此外尚可通乌苏里，当然也可通阿穆尔。

布多戈斯基中校将向阁下送交的边界图系一式二份，图上的边界皆尚未以符号标明，也未着色。这条边界究竟如何划，将由您决定，并命令他完成。我认为，倘若中国政府说中国划界委员并未会同我国划界委员至该地勘察，碍难批准由乌苏里至图们江的边界线，那么，这一段边界线暂时不定也可，因而也不必着色。只须划定沿阿穆尔和沿乌苏里的边界线，划到左面的穆稜河同乌苏里江汇流处为止，并要中国政府承认直至图们江为止的整个沿海地方归我国所有。这样就可以保障两邻国的安全，以免外国侵占沿海地方。至于自乌苏里至图们江的边界线可待双方官员会同勘察之后，再最后划定。但阁下就批准边界图一事同中国全权代表谈判时，可以允许如下条件，即准许中国臣民在整个沿海地带及一切海湾内同俄国臣民一样，自由捕鱼，为此甚至可以在那里盖房居住，他们在该地停留期间，受俄国地方当局保护；中国臣民同我国臣民可以在整个边界上免税进行自由贸易。

132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271

(1859年7月1日,于直隶湾“亚美利加”号轮船上)

原件上御批:“依议”。

布多戈斯基中校已将我国自乌苏里上游至海的新陆地边界测绘完毕。上月20日我已在波谢特湾同他会面,带他乘“亚美利加”号同行,现已安抵直隶湾,马上派他去北京,把他绘制的边界图送交我国全权代表。随函呈上我就此事致公使先生的两份公函抄件,谨请大人为布多戈斯基所率划界委员会的翻译希什马廖夫呈请一枚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以表彰他在这次勘察中的特殊功劳。这次勘察必将使划定我国同中国自乌苏里至海的边界事宜获得重要而圆满的结果。十二等文官希什马廖夫曾荣获三级圣安娜勋章一枚,现在我手下任满语翻译。

133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7月1日,于直隶湾“亚美利加号”轮船上)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在未谈中国事务之前,让我先从函馆之行谈起。在6月12日经由上海发出的信中,我已告知您安抵函馆。此后,再没有经由尼古拉耶夫斯克给您去信,因为考虑到经

由北京给您去信最快,最合乎外交方式,因而也最合乎您的身份。

按照加什凯维奇的建议,我从函馆通知日本幕府称,根据我皇陛下授予的全权,将于7月20日赴江户,就两国边界进行最后磋商。我答应于7月15日返回函馆,带上加什凯维奇,率领区舰队赴江户,但7月20日未必能赶到,大概总得25日左右才能抵达,因为只有我乘的“亚美利加”号轮船可以按时赶到各个地方,其272 它舰只都远远落在后面,慢得出乎意料。

在波谢特湾,我找到了我国划界委员布多戈斯基中校,他划完了我国与中国的新边界,从乌苏里江上游取旱路走到那里。我把他和翻译希什马廖夫接上船,现在派他们去北京向我国公使送交我的两份公函,公函抄件已给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公爵寄去。从这两份公函中您可以看出事情的实质。祝公使先生圆满成功。我经过阿穆尔时,璦琿副都统曾交来他自己和理藩院签署的几件极为愚蠢的公文,为此我稍微恫吓了他一下。根据他的话看来,划界问题有可能成功。

布多戈斯基迅速出色地完成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呈请陆军大臣先生提升他为上校,并呈请奖励天文学家乌萨尔采夫,该人已取旱路返回乌苏里。我还呈请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公爵授予希什马廖夫一枚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该人同布多戈斯基一起完成了这次勘察任务,现在又同他一起赴北京。您从理藩院愚蠢的来文中可以看出,希什马廖夫在中国已颇有名声。他怎么不应该成为俄国贵族呢?我们必须将我国边界沿海岸伸展到图们江,即满洲与朝鲜的边界上,否则英国人一定会占据波谢特湾,而那里有良港,有煤。也许现在他们还没想到要这么作,但如果我们不占领这块地方,不把它划入我国版图,英国人一旦同中国重新破裂,必然会强行占据。有鉴于此,我已命令我国船只在那里过冬,甚至要在岸上修筑炮台。

尽管报上披露法国人企图在朝鲜占领据点，这自然使我们感到不快，但从政治方面看，法国人的打算不易实现。朝鲜虽然弱小，不得不既向中国、又向日本进贡，但它是独立的王国，并不属于中国或日本，它有独立的政府，因此谁也没有权利在同中、日发生争执时去侵犯朝鲜。我们应该就此事同美国磋商，在必要时由双方保护朝鲜的独立。我们决不应容许某一欧洲海上强国在那里建立港口，否则就等于让它在日本海上称霸。我们既然以图们江为国界，就永远有充分权利保护邻国的独立，一俟我国在大彼得湾站 273 定脚跟，朝鲜人会自动寻求我们的庇护。

7月2日。我为英军败北向您祝贺。中国人于6月13日(25日)把他们撵出了白河口，我请求我国驻北京公使派出信使，将这一喜讯送往伊尔库次克，然后从伊尔库次克送至彼得堡。我根据一位美国中尉的口述写下一份报告，呈给陆军大臣和海军大将亲王殿下。您当然用不着这份报告，因为我想您不会将此事电告伦敦和巴黎，不然布鲁诺夫会卧病不起，公爵也可能不大满意。

卜鲁斯已向伦敦发出报告，要求派一万名陆战队来挽回战局，但今年恐怕来不及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年之内英国人尚不能在北京破坏我们的事，也不能象在自己家一样，在中国任意往来，因为他们的条约尚未批准。

法国公使又同英国人勾搭在一起，愚蠢已极。他并没有多大兵力，只有一只小轮船和六十名陆战队，交给英国人指挥。英国人有十二只军舰和一千二百名陆战队开进内河，另外还有八只巡航战船留在碇泊场。美国人十分理智，没有入伙，现在正同中国全权代表交涉换文事宜，不言而喻，他们一定会达到目的。现在只有美国人把他们的大型蒸汽巡航战船泊在碇泊场上，另一艘小轮船泊在北塘，等候中国答复。我相信，拿破仑决不会夸奖他的公使，因为毫无必要参与战事，损兵折将，还死了个船长，更重要的是失去

了批准条约的可能。

六天之后，美国公使华若翰将去北京交换批准书。我介绍他去会见我国公使，但不知道是谁在那里，是伊格纳提耶夫，还是彼罗夫斯基，自然最好是伊格纳提耶夫，因为彼罗夫斯基沮丧已极，甚至迁怒于我了。我在此等候我的副官某某公爵由北京返回，他是随布多戈斯基一同去的，我等他给我带来消息。他返回之后，我²⁷⁴就动身赴函馆，然后从那里去江户。您想象不到在海上航行多么寂寞，然而按时间算来我才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行程。到了江户，我打算在岸上居住，因为这次谈判要持续一个多月之久。

美国人对我讲了有关欧洲事态的各种消息，据说巴登-巴登会议没有成功，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这件事，特别是俄法已签订攻守同盟一事，不知是否可信？假如戈尔恰科夫调我国军队去攻打奥地利，是否会象在多瑙河上同土耳其作战一样，闹出差错？

衷心地拥抱您，谨致真挚的敬意。

又及，若能劝说法国人别再帮助英国人打中国人，倒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中调停，向中国人说明，这只小轮船并未奉政府命令，确系擅自行事，法国政府绝对不希望再次开战；这样便可促使中国人同他们交换批准书。

134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59年7月7日，白河口）

中国人依旧是中国人，在未获北京允许之前，仍然不肯放我派遣的人员前往北京，因此，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我有机会

向您再讲几句,作为对7月2日给您的信的补充。

“治格特人”号船长于前日由上海返回,给我们带来欧洲的各种重要消息,我发现,俄法的关系已经比英法关系更为密切。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否应该使法国在对华事务中同英国人分家散伙。如果真能如此,英国就不能很快地打败中国。我返回伊尔库次克之后,愿意知道您就此事同拿破仑交涉的情况,以及能否命令此地的法国海军将领同我国舰队接近?

您看,这群无能的英国人为了掩饰在白河失败的耻辱,竟然在²⁷⁵上海散布谣言,说指挥中国军队的是俄国军官,他们甚至听到中国炮台里好像有个俄国军官在战斗方酣之际说道:“多加火药!”这种说法显然荒谬已极,我无须在英国人面前辩解,向您却想剖白一下。您从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我是在此事发生三礼拜之后抵达此地的,6月13日(25日)伊格纳提耶夫尚未到北京,至于彼罗夫斯基,他不仅不敢把我国军官派到中国炮台上去,甚至准备在自己的住处修筑炮台。他从来没派过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没有派人来白河口见我,尽管我的副官马尔特诺夫留在他那里就是为了给我送信,这些情况都是最好的证明。Times(《泰晤士报》)大概会照登上海这些荒谬的谣言。我认为您应该在Journal de St.-Petersbourg(《圣彼得堡报》)上辟谣。英国人还说,他们在伤兵身上发现了马枪子弹,这倒可能,然而不是我们的子弹,因为那一万枝马枪直到5月4日还在上乌丁斯克放着,即使我走以后,把这批武器运到了中国,在6月13日以前无论如何也运不到白河!

从上海还带来消息说,英国总领事已经驻在江户,从这件事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应该尽快把公使派去。现在物色人并不困难,因为英语已成为日本政府的外交用语。

请选好公使,让他在4月1日前赶到伊尔库次克,然后我用军舰体面地把他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送到江户,最晚不超过6月15

(27)日。如果您打算让他乘邮船赴上海,请预先告知,以便派船去上海接他,不过6月1(13)日以前,船也到不了上海。将来我们同南部港口建立了交通联系,我国船只从4月起,甚至于3月春分之后,便可在日本海上航行,但据说冬季在日本海上航行很危险。

假如有电报的话,我早就可以知道,奥地利人在何处被打败了,以及在此之后英国人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我们如堕五里雾中,而英国人只要经过四十天就可以把消息从伦敦发到上海。

我深信不疑,我国外交定会克服目前处境中的重重困难,使俄国不必诉诸武力便可摆脱当前的欧洲危机。我之所以希望如此,276 因为俄国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但在三年之后,俄国应该准备就绪,并完全征服欧洲,以庆祝立国一千周年。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美国结成牢固同盟!美国热诚地希望我们成功,我们和美国之所以疏远,只不过是那里没有高级侍从,因而也就没有值得我国显贵效法的榜样。

我在此地碇泊场上和所有的美国人,尤其和他们的公使华若翰,相处得极为融洽。华若翰今天从白河进北京,我请他带信给伊格纳提耶夫,另外还有给传教士团的指示;但重要文件留下来了,等布多戈斯基和希什马廖夫送去,估计明后天能允许他们进北京。敬候回音,来信请寄到伊尔库次克。假如我没回去,他们会给我送往阿穆尔。

135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要件]

(1859年10月17日,库普里雅诺瓦镇)

大人去年12月20日赐下第504号公函已收悉。谨复大人并

请代奏皇帝陛下：日本政府根据普提雅廷伯爵 1855 年签订的条约第二条，不同意在萨哈林岛以南划定两国国界，他们根据上述条约第二条的文字，认为萨哈林岛俄日从未划定界线，但日本全权代表向我建议在萨哈林岛上以北纬 50 度为界。

鉴于日本对萨哈林的主权与我国同样未定，而且这个岛的两个名称——萨哈林和桦太^①，也未说明它是日本的，因此我未能同意同日本在岛上任何地方划界，尤其考虑到日本弱小，如果划予一块地方，则任何外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攫为己有，并长期盘据，因而对我国遗患无穷。拉彼鲁兹海峡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我国船只从鞑靼海峡进入东洋的最近的唯一门户。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意见在签订 1855 年条约时未被采纳，况 277 且在签订条约之前，于 1854 年 8 月 19 日我就写信向普提雅廷伯爵陈述了上述意见，谨将该信抄件随函附上。此外，还有必要在此附上同日本全权代表开始谈判时我的发言稿，以及向他们口头提出以拉彼鲁兹海峡为界的建议记录。

我国驻函馆领事、六等文官加什凯维奇曾和我一起到江户。他同日本交换了 1858 年条约批准书，不言而喻，没遇到任何障碍，因为这个条约以及同日本签订的其它所有条约，对于不在这里进行海上贸易的我国毫无益处，但对日本政府却有直接好处，因货船须缴纳关税，他们可获得巨额税收。另一方面，我认为，所有这些从先于我们签订的美国条约上抄袭来的贸易条约，只要用一条就可以概括无遗，即 1855 年条约第九条：

“鉴于两国相邻，凡日本现在和将来给予其它国家的一切权利和优惠，同样适用于俄国臣民。”有了这一条，1857 年和 1858 年的条约完全是多余的，何况这些条约只是包括一些比给予其它国家的优惠条件要差的细目。

^① 日本人对库页岛的称呼。——译者

御批：“依议。”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请阁下申奏皇上发布谕旨,命我军从明年(1860年)开航后占据萨哈林南端,修筑工事,以供我国通过拉彼鲁兹海峡的船只避风。这样作完全符合1855年条约的字面意义,该条约规定,萨哈林岛是俄日之间未经划界的岛屿。

有关此举的圣谕,此间必须尽快收到,以便明春开航之后派往萨哈林南端的两个连能够立即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发;在此之前,必须为他们在新地方驻扎等事作好准备。

278

136 建议^①

我们两大国之间签订的友好条约中,有一件重要的事尚未解决。日本渔民长期以来在萨哈林岛,亦即桦太岛南端的阿尼瓦湾捕鱼。这两个古老的名称表明,这个岛同萨哈连乌拉^②(我们称之为阿穆尔)同出一源,萨哈林岛近一百七十年来,即早在日本渔民开始在那里捕鱼之前,曾归中国所有。但在更早以前,萨哈连乌拉是属于俄国的,因而萨哈林岛当然也属于俄国。俄中两国为保持友好关系,秉公而断,双方共同议定,萨哈连乌拉(阿穆尔)仍然划归俄国所有。于是六年之前,俄国为此在萨哈林南端的阿尼瓦湾设立了哨所,但由于人员过少,纷纷病倒,普提雅廷将军为避免全部死亡,下令暂时撤掉阿尼瓦湾哨所,留下的房屋托付在那里的日本人看管。

目前,由我统率的東西伯利亚陆海军日益强大,并已推进至阿穆尔河口,我已经能够派出一支庞大队伍驻扎阿尼瓦湾,建造良好房舍,以避免象1854年所产生的那种由于勤务繁重而病倒的危险。遵奉我皇帝陛下的谕旨,处理一切边界事宜均应首先同友好

① 可能就是上文所说的在日俄谈判时穆拉维约夫的发言。——译者

② (满语)黑龙江。——译者

的邻邦——日本及中国相互协商。为此我被授予全权来此同贤明的日本大臣进行谈判,以求解决有关萨哈林的争议,并将所得结果形诸于文字。

尽快彻底解决这件事符合我们两国利益,因为别国可能利用目前主权未定的情况,在萨哈林岛上占据地盘。如果我们两国明文议定,全岛均归俄国领有,由我派兵驻守,这类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279 日本政府自当看到,俄国在此处拥有何等强大的海军。这些兵力不过是五年前才开始在此建立,将来还要逐年增加。鉴于上述原因,为双方安全计,全萨哈林岛必须由我国防守。

137 上皇帝疏

(1859年10月18日,于阿穆尔河畔库普里雅诺瓦镇)

从中国沿海和日本返回途中,我只赶到库普里雅诺瓦镇就封河了,还差二百俄里就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关于在日本谈判的结果我已经报告外交大臣先生,并请求代奏陛下,这次谈判关于萨哈林问题未能获得预期结果。然而,我率领一支威武体面的舰队访问日本首都,自然会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产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而英国和北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的代表,毫无疑问,也将会对我此次访问江户期间对日本政府的好言相劝感到满意。

御批:“十分遗憾。”

我们必须在萨哈林岛南端占据据点,这并不违背1855年条约。这一行动当然不会使日本政府感到愉快,但不至于破坏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反而可以加强我们作为强大邻邦对他们应有的影响。

关于最后确定我国与满洲之间的南部边界线,我正等候伊格

纳提耶夫少将的消息。即使中国政府仍然固执己见，我们在直到朝鲜边界为止的沿海港湾设立哨所的工作也不可中断，这样做并不违背璦琿条约。

御批：“依议。”

我们的哨所和兵屯已从陆路设到兴凯湖，准备从乌苏里江上游一直设到朝鲜边界。如蒙皇帝陛下恩准，将责成滨海省驻军司令务必于明年春夏两季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还要在此地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稍事逗留，处理地方上的各种公事，并应新任黑龙江将军^①邀请，举行谈判。因此，虽经卡尔萨科夫少将传谕圣旨，恩准我赴京觐见，却不能如我所愿早日到圣彼得堡去，况且，我回到伊尔库次克后尚须等候陛下就上述两项任务颁发谕旨。恳求陛下对伊尔库次克驻军司令温策尔中将广赐天恩，任命他为枢密官！他长期以来勤勉奉公，成绩卓著，对此任命当之无愧。现因年迈体衰，而我又常年在外奔走，他已不能担负代理总督的重任。

御批：“将此事通知司法部。”

能为陛下效忠，深感荣幸。

138 致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及东洋海港司令、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先生

(1859年11月15日，第279号，布拉戈维申斯克)

鉴于英法正大力准备对中国发动新战争，由您统率的区舰队所有船只必须作好准备，一俟河口湾解冻，立即出海。我急于将此事通知阁下，以便及时作出部署。与此同时，谨告知阁下，我们的舰队须由您亲自率领，此次出海执行下列主要任务：(1) 在大彼得湾内诺夫哥罗德港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占领两个据点，并修筑工

^① 指特普钦。——译者

事,派两个小队驻守;(2)在萨哈林岛阿尼瓦湾内占领一块地方,也修筑工事,派两个连驻防;(3)沿大彼得湾巡航,并由南向北,从朝鲜国界(图们江口)起至奥尔加湾止,将全部海岸测绘下来,力求准确详细。

为实现上述全部意图,阁下必须出动所有舰只:三艘轻巡航战船、两艘螺旋桨运输船、两艘快速机帆炮舰和“亚美利加”号蒸汽轻 281 巡航战船。此外,还要派出第四边防营的两个连(并从该营步兵连里配备适当数量的步兵),一个山炮营(配备一定数量的马匹)。为了登陆部队便于过冬起见,必须随船运去一定数量的现成房屋,一俟抵达指定占领的地点后,便可立即搭好使用。鉴于您手下的军事工程师在奇内拉赫和尼古拉耶夫斯克都有一定任务,我认为有必要把我的专差官库克里大尉调给阁下使用,命他参加上述勘察任务及其准备工作。他从前曾当过工程师,并在阿穆尔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仅作工程师作得好,而且为迁移部队提供装备,以及在阿穆尔作战部队里作值日军官也作得很好。

不言而喻,上述准备工作在5月初以前必须作好,同时要在杜厄为区舰队准备好充分的煤,上煤要迅速,绝不能象今年这样,耽搁船只航行。于此理合告知阁下,根据各方面情报,英法联军将在明年早春进入直隶湾,他们的巡洋舰至迟于6月初就会在我国南部海岸附近出现;我们必须在他们之前赶到那里,并派登陆部队防守指定据点。惟独萨哈林例外,那里的登陆部队可以晚些出动。关于在阿尼瓦湾占领据点一事,尚须等候最高当局的决定,一俟接到通知,当立即告知阁下。

此外还需要告知阁下,由于我国同中国政府之间在边界上和在北京均发生了误会,我认为有必要与此同时发布命令,凡阿穆尔防线和乌苏里防线上的正规军和哥萨克军从现在起处于战争准备状态。另外,还命令基亚钦科少校建造两艘内河炮舰,用放在以尊

姓命名的村镇里的要塞炮装备该舰。这两艘炮舰用何种方法建造
282 最好,我想阁下定会向基亚钦科先生发出指示。同时,应该提醒阁
下,除已经在索菲斯克驻防的一个连之外,不可再从第三边防营里
抽调队伍去阿穆尔下游,因为乌苏里沿岸和兴凯湖附近广阔的地
区都要由该营防守,况且那一带的哥萨克兵屯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而且以后还要从该营抽调一部分人从陆路与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驻防的小队进行联系。

我深信不疑,阁下鉴于这些情况,定能竭尽全力,使我国内河
轮船明年一开航就能全部下水。因为整个安顿工作,特别是对乌
苏里沿岸兵屯的供应,离了轮船极为困难,今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松花江上航行一事。如果我们不派船只
去那里,璦琿条约中关于允许我国在松花江上自由航行的条款将
无法付诸实现了。

最后,理合告知阁下,无论您在哪里收到这份命令,请立即将
您对上述事宜的意见寄来,以便我能及时作出下一步部署。

139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59年11月23日,第307号,布拉戈维申斯克)

原件上御批:“需要深思熟虑。”

顷获欧洲方面消息,英法正大规模进行反华准备;另外得到情
报,满清皇帝处境困难,已完全丧失主见,只接近臣的意见行事,而
这批人乃由于形势变化,一时得宠,其中大多数昏聩无能,不谙事
理。这两方面的消息使我不能不郑重考虑邻邦中国即将面临的前

途。我根据这些情况,将对形势的看法亲笔写了一份条陈,谨随函呈上。因其内容极为机密,我又亲自抄了一份抄件呈给陆军大臣先生。

鉴于伊格纳提耶夫少将正在进行关于乌苏里至海的划界谈判,我需要在阿穆尔稍事停留,以助声势。但无论如何,我打算在新年前返回伊尔库次克,如健康允许,便赴彼得堡。不过我对自己的身体作不得主,因此,不揣冒昧,恭请阁下将您对条陈的意见和指示尽快派人通知我和伊格纳提耶夫少将。

140 条陈

(1859年11月23日)

英法同中国政府的破裂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英法拥有大量兵力,战争一爆发,便可毫不费事地占领北京;第二、英法联军在各地登陆,占据白河口,以不攻打北京为条件,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他们随意提出的和约;第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道歉并接受英法以战胜国身份提出的和约,这场分裂可能以和解而告结束。指望中国人再度战胜欧洲人根本不可能。

后两种结局可能性最大。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由于害怕北京被攻占,会牺牲我国多年的友谊,答应欧洲人所提出的损害我国的一切要求。北京一旦被攻占,满清王朝势必瓦解,满蒙便会脱离中国,这种结局当然对俄国最为有利。欧洲人会控制全中国(如果不是实际占领,也在道义上予以控制),但我们却可以控制邻近的满洲和蒙古(如果不是实际占领,也可在道义上予以控制),这样俄国就可以在该地完全获得它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既不需要大

284 动干戈,也不会受到欧洲列强的阻挠,因为欧洲列强推翻了满清王朝,他们自己就造成了满蒙脱离中国的局面。

为应付上述三种情况,在整个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均包括在内)必须作好战争准备,自不待言。此外,为避免后两种情况的不利后果,我们必须立即就中国问题同英法达成某些初步协议,因为只凭一个公使的个人作用不能阻止英法强迫中国政府签署英法随意提出的条约,1854年^①的天津条约就是例证。预料美国可能派公使前往直隶湾海岸,我们还必须同北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密切合作。

在此之前,关于乌苏里至海的边界问题在北京能否解决,已无关紧要,因为在欧洲列强和美国面前,我国根据璦琿条约以及已通知普提雅廷伯爵的满清皇帝关于沿阿穆尔和乌苏里划界的圣谕,保留我们的一切权利。但假如满清皇帝害怕北京被攻占,同英法签订条约,让英法替他们防守北部边境,并完全投靠英法来反对俄国,为此允许英法占领朝鲜和满洲的大小港湾,允许英法在全国各地派官驻扎,那时我们的处境就极端困难了。由于英国的海港近在咫尺,我国海军必然陷于瘫痪。拥有两亿人口的中华帝国将在英法的监视和控制下建立军队和使用新武器,并且陈兵于我国边境之上:

目前,东西伯利亚还可以供给现有部队和正从内地卫戍营调来的部队的粮食,再多一些就无能为力了。我把叶尼塞斯克和伊尔库次克卫戍营调到我们在东方的政治和军事的角逐场,已经是作了最大努力,而且其中第二营不得不推迟两年再调来。这些兵
285 力当然足以防守此地漫长的边界,不受满蒙侵犯,但假如有欧洲人帮助中国,并供给他们大炮、来福枪,教他们操练,那么我们就需要用更多的兵力防守。

^① 此处疑系 1858 年之误。——译者

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这比防守漫长的边界,同受英法鼓励的满蒙对峙容易百倍,但我国最高当局一向不主张采取进攻行动,而现在已追悔莫及。英法 4 月可抵白河口,5 月就可以迫使中国签订和约,在这之前,我们已来不及作好准备和打到北京。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在欧洲列强获胜之前,同他们磋商并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精神向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发出必要的指示。

我国在满蒙边界上,仅在东西伯利亚一地就驻有两万余大军,配备有四十门野战炮,此事英法可能已有所闻。尽管 1857 年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件事在《Journal de St.-Petersbourg》(《圣彼得堡报》)上披露,但现在我认为把这件事在巴黎和伦敦宣扬一番就不无意义了。

我国同欧洲列强就对华战事究竟能达成何种协议,我不敢妄言,这要看俄国对他们的影响而定。但无论如何应该使他们明了,只要当今满清王朝仍然存在,要中国履行任何条约都是毫无保证的,简言之,应该用一切外交手段促使他们推翻满清王朝。毫无疑问,这不仅对我国有利,而且对整个人类——其中首先是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假如这些言行未起作用,英法在占领白河之前或之后接受了 286 古怪的满清政府的请求,不派军队进驻或占领北京,那么,我国公使至少要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同中国全权代表一起去参加谈判。我认为,就是进行调停,也要事先在巴黎和伦敦商定为妙,免得伊格纳提耶夫将军临时自己出面安排。

最后,如果欧洲军队进入北京,满清王朝逃亡盛京(据说那里正为此事修缮宫殿),我国传教士团和阿尔巴津人应随之前往,公使及其随员应留在北京,并及时提出,满洲和蒙古不应该依附于中

国新政府,这两个公国究竟何去何从,应由它们自己决定。不言而喻,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占领库伦,并从外贝加尔省和阿穆尔调遣援军进驻满洲,以防中国人进犯。进入库伦和满洲之后,当然可以收编土著军队共同防御,为此可以发给他们新式武器,但数量不宜太多。

据此间看法,欧洲军队一旦进入北京,满清王朝不可能再支持下去。即使能支持下去,那时再签订和约,其条款对我们说来绝不会比满清皇帝为了不让欧洲军队进京而准备接受的条款更坏。但欧洲军队进入北京一事,却可以作为满蒙发生骚乱的信号,使我们有权派兵进驻这两个公国。

处在目前形势下,我不能不为 1860 年以前不能把电报线安装到伊尔库次克而深感遗憾。这里急需最高当局根据欧洲政局的变化而发布新的指示。如果由于相距太远,我们只好“碰运气”行事,或是墨守成规,那就更令人遗憾了,因为墨守成规必然会导致对我们最为不利的结局。

141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60 年 1 月 12 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1 月 1 日我终于回到了伊尔库次克,同日收到您 12 月 12 日派信使送来的信件。关于萨哈林等问题,现在我不想谈,2 月 10 日到 15 日我们便能会面,最好到那²⁸⁷时面谈,因为要讲的话在信里是写不完的。在这段时间会议大概能作出决定,目前我正忙于准备去弗罗伦萨。彼罗夫斯基知道这

个城市对我的健康很有益。据我在此耳闻目睹，了解到你们在京城作了很多事，当我到达京城之后，便会看到和了解到更多。在您的来信中，我有一点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提起我的健康呢？我当然知道，我们都希望彼此好，因而也希望彼此健康。正因为如此，每当我看到或听说您病了，总是十分难过。但请您相信，即使我还很健康，这个差事也不能干了。

信使后天启程，去给伊格纳提耶夫送信。我一直在等候您的格林卡。在我动身之前，必须把希特罗沃带来的全部文件和我个人的补充(内容等到彼得堡之后面告)派人给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送去。彼得堡终于命令我占领乌苏里江右岸，我非常高兴，可惜现在已无须去执行，因为早在一年之前我已经占领了该地，从兴凯湖西岸起沿松阿察河已设了二十四个村镇和哨所。关于南部港口，我将亲自把我向卡扎凯维奇发布的补充指示告诉您，这份补充指示明天派人给他送去。

斯彼施涅夫以彼尔姆办公室主任身份同我一起赴彼得堡，他从去年3月起就担任此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作事的才干是很难得的，特别擅长外交。他的事例您已经了解一二。斯彼施涅夫似乎不想再回西伯利亚，关于他将来的职务，我想到彼得堡再谈。

在我逗留彼得堡期间，比尤采夫也要留在那里。但愿这段时间不会太长，稍加说明之后就能放我出国治疗。

对巴里亚金斯基在高加索的战功我不能不表示钦佩，尽管我们属于不同的派别。他已经高出众人之上，我不能不高兴，但我深信，他还得在那里呆上若干年，因为他想要在那里采取的一切行政措施必须靠他在山民中的威望才能贯彻。我愿意和他在彼得堡谋面，但不知他能否在彼得堡呆到2月15日？

对温策尔的任命，不仅是对他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应给的奖赏，而且使我得以任用年青有为、精力充沛的M. C. 卡尔

288 萨科夫来接替我的职务。他目前正署理东西伯利亚总署政务，我高兴地看到他在这个职位上开始学步的样子，不禁回忆起我在三十五岁时，也正是这样，感到不胜欣慰。

衷心地拥抱您，请接受真挚的敬意。

142 致御前侍卫 H·伊格纳提耶夫少将

(1860 年 1 月 13 日，第 7 号，伊尔库次克)

外交部大概会将给我的第 3203 号公函抄件寄给阁下。阁下从中可知，政府业已批准我确本璦琿条约行事，进占乌苏里江右岸与南满洲诸港口。阁下知道，我方早已占领乌苏里江整个右岸，在该地区及兴凯湖西岸均建立了哥萨克村镇。为了彻底占领右岸起见，最近路过阿穆尔时，我曾命令地方当局拆除乌苏里右岸河口上的满洲哨所，据我的副官达迭什卡利安公爵向我报告，该哨所现已拔掉。关于占领满洲东海岸南部诸港一事，我已命令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及东洋海港司令、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俟阿穆尔解冻之后，立即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发，率领所属全部军舰出海，把边防营的两个连（并从步兵连中配备适当数量的步兵），一个备有马匹的山炮营送到大彼得湾，于该湾符拉迪沃斯托克（梅港）与诺夫哥罗德港（波谢特湾）两地设立哨所，驻兵防守。今年春季，将以同样方式实际占有满洲东海岸南部，直到朝鲜边境为止，而整个夏季，卡扎凯维奇少将的区舰队将游弋于大彼得湾，自朝鲜边境起，至奥尔加湾止。这样，如果外国军舰意欲探察这一带海面，就会发现此处已为我国所实际控制。我让卡扎凯维奇派一艘

289 军舰前往直隶湾，在 1860 年的整个通航期间，该舰均由阁下支配。

另一方面,我已下令于开春之前在哈巴罗夫斯克建造两只炮舰,配备要塞炮,以便溯乌苏里江或松花江远航,为此目的,一旦需要,亦可使用我国内河轮船。此外,根据我的命令,整个阿穆尔防线及乌苏里防线的非正规军与哥萨克都处于战斗戒备状态,整个冬天都要练习打靶,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炮兵连已整装待发,因此可以说,明年开春一声令下,我国陆军即可出动。根据我的命令,上述一切备战活动均公开进行,无须隐蔽,要故意让中国人和满洲人知道。我还派人在外贝加尔及伊尔库次克各地散布流言,说我军可能于春季越过边境,这些消息将从各方面传往北京。我认为此举将有助于阁下进行谈判。

鉴于我国与中国政府目前的僵局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我在此间下令采取的措施与示威行动,已概述如上。阁下在收到这份紧急报告后,是否认为有必要立即咨行理藩院:东西伯利亚总督受我国最高政府之命,须严格履行璦琿条约,我方据此已在乌苏里江右岸建立了村镇,并于明年春季占领满洲东海岸的各个据点(后两件事情阁下曾向中国政府一再声明过)。根据条约,我国船只将在松花江上航行,如在某处遇到抵抗,总督甚至将采取武力执行我国政府命令;此类冲突的后果,以及由此产生更为严重的情况,将由不肯履行庄严签订的条约的一方负责。

143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 秘书长先生

290

(1860年1月15日,第81号,伊尔库次克)

为了向阿穆尔地区新建城市顺利移民,并使该地工业得到发

展,如能准许分裂派教徒(阉割派教徒除外)于各城市登记落户,加入市民协会,当大有裨益。

我认为可以准许分裂派教徒在阿穆尔省各城市及滨海省沿阿穆尔河各城市落户,因而必须为这些城市作出一项类似外高加索地区实行的规定,即根据《法典》流放刑法第 14 卷 911 条,凡分裂派教徒在获得上述两省驻军司令准许后,得以登记落户。流放刑法第 875 条第 3 款(凡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莫罗勘教徒与反正教教徒,只许在异教徒的村镇之间定居,不得与东正教居民杂居)和身份法第 9 卷第 481 条(禁止一切身份的分裂派教徒参加市民协会)均须作为例外情形处理。

为此,敬请阁下将上述情况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裁夺。

144 致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 苏霍扎涅特

[1860 年 4 月 20 日(5 月 2 日),巴黎]

我妻不顾医生阻拦,坚欲伴我同至彼得堡,如此则只有取道海上方可成行,但从斯德丁开出的第一班轮船于 4 月 30 日(5 月 12 日)起碇,5 月 3 日方能抵达彼得堡,而我的假期到 5 月 1 日即满,特此敬请阁下将此中情由上奏皇帝陛下,恩准续假两日,以使我与妻子即将再次分别一年之前,多得二十余日的团聚。

291 奉命前往直隶湾谈判的额尔金勋爵,四天前才路过巴黎,因而在 6 月以前不能到达上海,更不能在新历 7 月初到达直隶湾,因此在此之前,无法预料那里会有什么行动,而我即使于 5 月 20 日启程,也来得及在白河口作出某种决定之前赶到伊尔库次克。至于

在彼得堡需要解决某些重大问题，窃以为西伯利亚委员会不难于5月4日至20日之间结束此事，我想，为此只需举行两次会议即可。

现在我与妻子住在巴黎，此地从4月17日（19日），始渐转暖，在此之前犹经常降雪，寒气袭人。

145 致阿穆尔省驻军司令先生

（1860年6月15日，第585号，伊尔库次克）

昨日从圣彼得堡回来，在这里披阅了阁下的几份报告与信件。其实，关于我们在边境线上的行动，已有皇帝本人的敕令。在这方面我实际上只须向阁下证实一下，去年冬天我和御前侍卫卡尔萨科夫少将向您发布的各项命令是正确的，完全符合皇上向我宣谕的旨意。

然而，在我抵达伊尔库次克前夕，收到御前侍卫伊格纳提耶夫少将与修士大司祭固里由北京发来的消息，内称我国公使已离开中国京城赴北塘沽，遵照皇上的旨意，将从北塘沽乘坐我国区舰队的舰只。

虽然我国公使离开北京对于中国政府并无丝毫恶意，但由于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行前曾接到中国政府断然拒绝批准边界图的通知，因而中国政府或许会认为我国公使离京乃是表示决裂的威胁举动。

所以我认为当前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292

（1）将这种事态的动向通知阁下；

（2）派遣我手下的翻译希什马廖夫前往您处，该人与璦琿副

都统久已相识，由他亲自去向副都统解释。

此次解释应包括下述要点：

首先，希什马廖夫先生应向副都统说明，俄国政府本着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值此海上两强国反对中国之际，绝对无意使中国处境更困难。其次，尽管我国公使遭到中国政府拒绝，但仍将在海上尽一切可能缓和联军的反华行动。因此，中国方面尽可对我方军事准备活动放心，这些活动的目的只不过是保证璦琿条约的准确执行，并非有意采取进攻行动。不过，希什马廖夫先生应该警告副都统，关于履行条约一事您和阿穆尔与乌苏里的其他边防官员都接到了最坚决的命令，即：

(1) 满洲居民和官员如有不轨行为，当要求其主管当局立即提交罪犯；若拒不执行，可派遣武装人员自行搜索、逮捕肇事人并予以惩办。

(2) 如果松花江上出现载有武装人员的中国兵船，应立即占领松花江口设有中国哨所的地区，并用大炮阻截兵船，不许由松花江进入阿穆尔。

(3) 派遣兵船沿乌苏里江直至兴凯湖一带巡航，以平息两国居民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关于此事中国官员曾屡次提及。

嘱托希什马廖夫先生与此同时面告副都统：

我方所以采取这些武力手段与严厉措施，皆因中国大臣在北
293 京坚决不肯按照璦琿条约批准边界图，而地方当局又经常借端煽动居民敌视我国之故；

当然，我无权强迫他们改弦易辙，以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但念及旧交，奉劝他们尽快结束由兴凯湖至海的划界事宜；

如果副都统自己或通过将军立即派遣官员赴兴凯湖，会同我国官员勘察边界，一直到滨海港口为止，则可委派希什马廖夫先生同行，因为他对那些地方极为熟悉；

我认为,由满清当局派出亲信官员前往该地进行考察,可以使中国政府明白,批准我国公使提出的边界图,于中国政府毫无损害,且可借此消除一切误会;

就俄国本身而言,并不急于完成这项工作,因为璦琿条约载明,上述地方在未划定边界之前由两国共管,由此可见,由于我国在当地拥有更雄厚的兵力,在这块荒无人烟的地带尚未最后划定边界之前,我国臣民可以在那里占得更多的土地,而中国臣民则无能为力。

至此,我已将希什马廖夫先生应同副都统面谈的要点告知阁下,与此同时理合提醒您,未经我特别准许,不得占领阿穆尔右岸松花江口的中国哨所。如果璦琿当局意欲武装其阿穆尔左岸居民,则请阁下从速调遣两门或四门大炮,用一个连作掩护,置于璦琿对面的岛上,在该处修筑炮台,并立即缴下左岸居民分得的各种武器,然后通知副都统,根据条约规定,允许中国居民在左岸居住,但并非让他们手执武器反对我国,须知他们均在我国保护之下。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向阁下说明,我方对满清不拟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除上述保安措施外,不使用其它任何手段。²⁹⁴

至于满清方面是否会向我大举进攻,则诚如阁下所知,此事无论何时均不可能。但如果事出意外,竟然发生此种侵犯事件,则各地据点当然应以武力还击,不得退让一步。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我对乌苏里江地方长官也发布了同样的命令。我本人留在伊尔库次克,因为此地最便于从英法同中国作战地区获得消息;因此,一旦发生重大情况,敬请阁下立即派遣信使骑马前来告知,最好派健壮可靠的哥萨克来送信。

最后,谨将下述之事告知阁下,以供必要时参考:海军大将亲王殿下副官利哈乔夫海军上校已于4月末占据波谢特湾内的诺夫哥罗德港,在岸上设立了哨所,并升起了俄国国旗。

146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60年7月3日,伊尔库次克)

目前接到北京寄来的报告,虽不需要特别批示,但我仍然决定派信使送上,想大人必然乐于得知我国公使已从北京安全转移海上,况且固里神父关于满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报告很值得一读。

我觉得连伊格纳提耶夫现在也深信:我国在中国的作用并非如他在北京时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相反,在北京一些非官方人士却认为一旦发生叛乱,我国公使住处仍然是不得侵犯的安全之地。

然而,伊格纳提耶夫没有留在北京,令人十分遗憾。我衷心希望他象在中国政府危急之际留在北京一样,能够在联军之间进行斡旋,这将有助于扩大我国在中国的影响。从阿穆尔方面说来,
295 我没有任何政治新闻可以奉告,唯一的消息是:璦琿方面以为我方会发动进攻,为此准备好了军队,并在乌苏里向我哥萨克散发煽动信件,劝他们撤离该地,最好杀死派遣他们前来的公爵,因为公爵将他们置于必死之地:或成为饿殍,或亡于满人利剑之下。

这些信件是用满语写成的,因而较诸报刊上用俄语发表的同类文章,煽动性较小。尽管如此,我已写信给布谢将军,让他要求满清当局惩办散发此类传单的罪犯。

我焦急地等待着直隶湾方面的新消息,按时间推算,联军已应该在该地采取决定性行动,再过三礼拜左右,恰克图可以得到有关情报,我将亲自前往该地迎此消息。没有电报设备使大人不能

提前二十天得知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实感遗憾。我想,值此欧洲疑雾弥漫之际,大人如能及时得知东洋上行将发生的一切,是十分有利的,而我如能及时得知卡扎凯维奇及其区舰队现在何处,亦不无裨益。

147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先生

(1860年8月18日,第1455号,伊尔库次克)

根据钦批阿穆尔委员会 1856 年 11 月 1 日和 1857 年 11 月 4 日决议,准许外国人在阿穆尔地区各港口、阿穆尔河口及阿穆尔河免税进行自由贸易;嗣后,根据 1858 年 12 月 8 日钦批西伯利亚委员会记录决定,有关外国人在阿穆尔地区进行贸易事宜,仍按原有规定办理。

目前,我国已逐渐占据滨临日本海的南部沿岸,直至朝鲜为止,并在乌苏里沿岸大力增加移民。为使这些移民安居下来以及切实保障鄂霍次克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居民的需要,急需将给予外国人在阿穆尔地区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扩大到滨海省所有港口。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上述港口甚至与西伯利亚内地各省的交 296
通也不便利,将外国人的自由贸易权扩大到各港口,丝毫无损于关税收入。谨将上述情况稟知阁下,敬请阁下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结果如何,请赐函告知。

148 致御前大臣、西伯利亚 委员会秘书长先生

(1860 年, 第 32 号, 圣彼得堡)

去年 (1859 年), 居住于塔夫尔省别尔迪扬斯克县的门诺教徒, 曾派遣别伦加尔德·瓦尔谦亭, 克萨阿克·弗里晋和马丁·里迪格尔等三名代表, 前往阿穆尔地区察看与选择适于移民的地点。这些代表到阿穆尔省各地看过之后, 认为结雅河左岸, 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沿河而上三十俄里处, 在俄罗斯人的村庄东北有一块地方, 完全适于移民: 贝敦河往上还有一条无名小河注入结雅河, 从这条无名小河河口起, 溯流而上, 至别拉亚河 (也是结雅河的一条支流) 河口止, 纵长五十俄里; 自结雅河岸起向内地伸延, 宽达三十俄里, 全部面积共约一千五百平方俄里。

1859 年 10 月 16 日, 门诺教徒代表请求阿穆尔省驻军司令, 在未得到派他们前来的门诺教会最后答复之前, 暂保留该地段。一年之内不许其他移民占据。与此同时, 他们请求允许移居阿穆尔省的门诺教徒在阿穆尔地区仍享有 1800 年 9 月 6 日御旨恩赐的一切特权 (《法律大全》. 第 26 卷, 第 1 部, 第 19546 条)。1860 年 1 月 8 日, 上述代表又在伊尔库次克向总督递交一份呈文, 再次请求
297 准予门诺教徒在阿穆尔地区保持钦赐的权利, 此外, 还呈请: (1) 拨给每户门诺教移民一百二十俄亩土地; (2) 在移民于该地居住期间允许自由砍伐结雅河上游地带的树木; (3) 向移民发放贷款, 每户三百卢布, 到达伊尔库次克后发给一半, 到达定居地之后再发另一半; 此项贷款于定居十年后开始偿还, 偿还期限规定为十年, 每

年偿还数目相等。

我在接见门诺教徒代表时，获悉门诺教会想要逐渐向阿穆尔地区移民一百户，其主要原因因为门诺教徒在目前的居住地感到可耕地不够用。阿穆尔地区能有如此众多的门诺教徒自愿迁来，其重要性毋庸赘述，因为别尔迪扬斯克县的门诺教徒均系勤劳刻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新地区正需要这些勤劳的开拓者，他们迁来必将对当地产生不可估计的良好后果。门诺教徒的移民区必将成为真正的模范农场，为其他农民树立榜样，同时也将成为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基地——这一切对于任何新移民区都极为必要。我认为门诺教徒在阿穆尔地区建立的移民区必将日臻繁荣，这是不容怀疑的，这些移民区很可能成为核心，吸引大量自愿迁来此地的移民聚集在它的周围。这些移民区将成为一切穷苦移民的就业谋生之地，目前从西伯利亚迁往阿穆尔的移民大部分都没有财产，现在已开始成为地方当局的负担。我不但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塔夫尔省门诺教徒迁往阿穆尔地区加以阻难，相反，我希望能给予他们一切方便，以使这样的移民来得愈多愈好。为此，谨将上述意见呈报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敬请阁下为别尔迪扬斯克县自愿移居阿穆尔的门诺教徒奏请：（1）准予在代表们于结雅河岸选定的地段²⁹⁸上拨给每户移民一百二十俄亩土地，以便开垦；（2）准予迁至阿穆尔地区的移民享有 1800 年 9 月 6 日御旨恩赐其祖先的权利，因为他们至今在塔夫尔省仍然享有此种权利；（3）准予移民根据需要免税砍伐结雅河上游的树木，但只许自用，不得出售；（4）根据门诺教徒代表在呈文中提出的条件，贷给每户移民三百卢布银币，但从发放贷款后第二年起，每年应付百分之五的利息。这笔贷款可从每年用于向阿穆尔地区迁移国有农奴的十万卢布中拨给。每年贷款的数目不会超过三万卢布，因为门诺教徒计划每年移民一百户；而且这样使用这笔款子，并非挪用专款，因为通过这种办法可

以帮助一种特殊的国有农奴迁移,况且无论如何,移民可以及时偿还这笔款子,连所付利息在内,以后还可以用来资助迁往阿穆尔的国有农奴。

此外,谨随函呈上普鲁士王国斐迪南·许奈特少校于 1859 年 4 月 4 日递交的关于向阿穆尔移民的申请书。根据上述意见,我认为没有理由拒绝许奈特先生的请求,可以允许他按照所提条件在阿穆尔地区建立普鲁士侨民区。我认为请求书中唯一碍难接受的条件是要求保证普鲁士移民有土地继承权,但我国政府迄今为止只拟准许移民在比较长的期限内使用阿穆尔土地,并不想将土地分给移民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违背这项规定,依我之见,对他们也应该照章办事,即在二十年之内土地由移民免费耕种,二十年以后每年须按政府规定的数目缴纳地租。

149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先生

299

(1860 年 9 月 30 日,第 1229 号,伊尔库次克)

在西伯利亚委员会 5 月 16 日的会议上,我曾有幸就阿穆尔地区移民事宜陈述己见,并获准于今年年底向委员会提出方案;与此同时,政府指定迁往阿穆尔与乌苏里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将于明年(1861 年)通航期内全部迁移完毕,军队所占土地也将全部确定下来,因而阿穆尔地区所余的土地可供自由移民迁居。

自愿迁往阿穆尔的移民,多半是在现在的住处耕地不足的农民或其它阶层中想要发财致富的人,后者大部分希望完全占有土地,变成他们的私产。然而,政府并没有任何理由希望阿穆尔地区的人口增长得特别快,因为该地将来可以作为俄国的储备土地。随

着欧美工商业在东洋日益发达,毫无疑问,阿穆尔沿岸的土地的重要性和价值必将与年俱增,因而,政府毫无必要将国有土地赠予私人,甚至不宜低价出售。

有鉴于此,拟定阿穆尔移民条例如下:

(1) 凡具有自由身份者,不论其为俄国臣民抑或外籍侨民,均可迁入阿穆尔及滨海两省。

(2) 凡欲迁往阿穆尔地区定居者,不论任何人,均须自费迁移,国家不予任何资助。

(3) 阿穆尔地区一切空闲的国有土地,均可拨给移民暂时占用,或卖给他们,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

(4) 拨给每户暂时占用之土地不得超过一百俄亩,不论单户移民抑或集体迁居,均皆相同。

(5) 暂时占用土地者可无偿使用土地二十五年。 300

(6) 暂时占用土地者必须于5年之内开垦所分得的土地。如将占用土地之一部分或全部闲置不种,则闲置土地在定居5年之后由政府转拨或售予他人。

(7) 暂时占用土地者可于二十年之内或期满时按每俄亩规定价格向国家付款,以购买所占用土地之一部分或全部。如暂时占用土地者从迁入之日起二十年期满后不购买所占用土地,而又有人愿意购买,则该土地可售与他人。如无买主,则优先租给原主耕种,期限仍为二十年,每年应按政府规定缴纳地租。

(8) 在头二十年和后二十年占用期间内,国家不得转售土地,暂时占用土地者有权将土地转让他人,后者仍须遵守原有规定和原定期限。

(9) 凡愿购置阿穆尔地区之空闲土地者,国家按每俄亩十卢布银币的价格售予。

附注:此价格有效期限为二十年,即至1881年止。

(10) 凡按上述价格出售之土地,听凭买主随意购买,数量不限,二十年内不缴纳土地税。

(11) 凡在阿穆尔及滨海两省购得土地者,均按一般购置财产之规定将土地占有;有权传给后人、出售或转赠,在二十年内豁免农奴税,并且豁免立契约的一切捐税。

(12) 凡地主在解放农奴时,将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并欲从上述两省获得土地作为交换,可无偿拨给同等数量之土地,作为
301 私产,且于二十年内免除土地税;政府既经对内省分得地主土地之农民实行管理之后,应一次付给地主三年地租,以补偿地主应从分给农民的土地上收得的地租。

(13) 凡属于纳税阶层自费迁往阿穆尔者,除获得无偿使用土地二十年优惠期外,并于十批之内免除兵役,永远豁免在原籍要缴纳的一切赋税和应履行的义务,而历年所欠税款,均予以豁免。上述二十年优惠期满后,政府将另行规定地租,以代替现行之人头税和土地税。

(14) 在本条例颁布之前迁往阿穆尔的移民,亦可享受第十三条规定的优惠条件。

(15) 凡迁居阿穆尔者,均保留其原有身份及与此有关之一切特权,但在阿穆尔地区内取消某一阶层对另一阶层之特权。

至于自愿迁移者提出申请的方式以及根据上述规定取得阿穆尔土地的手续,我无权就此提出方案,因为此事取决于移民所属的主管部门,但我认为如能尽量简化繁冗的手续,当大有裨益。阿穆尔地区出售土地的钱款,得由一切县、区地方金库及阿穆尔省驻军司令办公室接受,发给收据,证明于阿穆尔或滨海省售出土地若干,款项收讫。买地者选好土地并由地方当局拨予之后,可凭此收据向东西伯利亚总署换取地照。地方金库及阿穆尔省驻军司令办公室每次发出收据均须向财政大臣及东西伯利亚总署呈报。对于

愿意把自己在内省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这里换取土地的地主亦应³⁰²发予此类单据，注明其于阿穆尔或滨海省应获得的土地数量；但这种单据不能由地方金库发给，可由内务大臣指定机关办理。买者领到此单据后，有权出售或转让，只须在单据上注明转让关系即可。

在确定本条例后，我认为可以不必再用官费向阿穆尔迁移国有农奴；每年可将此项拨款交付东西伯利亚总署，令其用此项拨款以贷款方式资助迁往阿穆尔的移民并作为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特别基金。

头二十年出售阿穆尔及滨海两省土地所得钱款，一半交给国库，以弥补向阿穆尔移民初期国库支出的经费；另一半用于新地区各项公益设施——主要是开辟水陆交通线及敷设电报线——的投资。

为遵行 1858 年 12 月 8 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记录第六项决定，谨将上述意见呈请委员会裁夺。同时，随函呈上布拉戈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及索菲斯克三城市迁入人口条例草案一份。审议结果如何，敬请阁下赐知，以便东西伯利亚总署根据地方情况预先采取必要措施。

150 阿穆尔省布拉戈维申斯克、 滨海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及 索菲斯克三城市迁入人口 管理办法条例草案

(1860 年 9 月 30 日)

第 一 条

凡具有自由身份者，均可登记迁入阿穆尔省布拉戈维申斯克、

滨海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及索菲斯克三城市。

303

第 二 条

上述移民可保持其原有身份及与之有关的在原籍享有的特权,但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及索菲斯克三城市不准有某一阶层对另一阶层之特权。

第 三 条

凡欲迁往上述城市者,均可向阿穆尔省与滨海省驻军司令提出申请。申请时,除交验证件外,须由(原籍)地方当局证明其确无案件牵连,允许迁移。持此证明者无须再征得原住村社的同意。一经迁入上述城市后,则从原住村社的户籍与纳税人名单上除名。

第 四 条

凡迁入上述城市者,应从登记之日起,三年内定居下来。

附注:所谓定居就是指已登记落户者应在市内拨给的土地上兴建房屋,开辟果园菜地,并藉此取得收入,或以合法手续向原住户购得产业,从而成为拥有不动产之住户。

第 五 条

凡不履行第四条之规定者,均不得享有下述第七、第八条之优惠条件与特权。

附注:如有特殊理由,可申请展期,但不得超过一年,且须经总督批准。

第 六 条

凡登记迁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与索菲斯克三

城市者，可拨给国家尚未占用的多余土地作建筑房屋、作坊之用，并按照市民协会规定之条例缴纳城市公益费。缴款数额及拨地原则均由该协会决定，然后呈交总督批准。

304

附注：市民如欲占用市区与牧场以外的土地，可根据阿穆尔土地一般使用条例处理。

第 七 条

凡迁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与索菲斯克者，从本条例生效之日起，十年内享有下列特惠权：免除一切捐税和义务，房舍可不借予军队住宿，并根据阿穆尔移民条例，从迁入阿穆尔之日起，在十批之内免除兵役。

第 八 条

凡登记迁入布拉戈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与索菲斯克者，有权在上述城市及整个阿穆尔地区自由经营商业，资金不限；可在法律准许范围内经营任何工业与手工业，以及按照资金条件兴办各种工厂、作坊。

第 九 条

布拉戈维申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与索菲斯克三城市之市民不得免除依法征收及今后规定的城市公益费。

第 十 条

布拉戈维申斯克、索菲斯克及尼古拉耶夫斯克三城市于本条例颁布后，应立即组成市民协会，不论俄国人或外籍侨民均可加入，但必须有不动产。嗣后凡按上述条例登记落户者，均在该协会中享有发言权，在当地暂无不动产者，在三年优惠期内亦可享

有此权利。市民协会的一切决定须经地方驻军司令批准后方可实施,如产生分歧,则由驻军司令在决定上附上意见,呈报总督,在未获总督批准之前不得实施。

305

第十一条

在城市法院尚未建立之前,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一切民事、刑事案件均由阿穆尔省地方法院审理,尼古拉耶夫斯克及索菲斯克的一切案件,均由滨海省地方法院审理,上述机构俱应依据国家规定之法律行事。

第十二条

本条例从颁布之日起试行十年,试行期满后,驻军司令和市民协会可根据时间的考验及试行效果提出报告,以便修订。

151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先生

(1860年10月3日,第1240号,伊尔库次克)

今年5月16日,我曾在西伯利亚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在伊尔库次克与叶尼塞斯克两省,采用外贝加尔省与雅库次克省那样的简化机构。

此事上奏之后,皇帝命我提出报告,详细说明伊尔库次克与叶尼塞斯克两省如何采用外贝加尔省与雅库次克省的简化机构,陈述此项改革的依据,并按法定程序将报告呈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这道圣旨是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在 6 月 10 日发来的第 347 号公函中向我传谕的。现奉旨就上述改革方案说明如下：

1850 年我曾奏请皇帝将伊尔库次克省划分为几个较小的省，同时建议在伊尔库次克与叶尼塞斯克两省，将省公署(Общие Губерн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ия)、省务厅(Губернские Правления)与财政厅(Казенные Палаты)合并成一个总的机构——省政府(Губернск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当时，大臣委员会认为无法赞同此项改变³⁰⁶伊尔库次克与叶尼塞斯克两省机构的建议，因为缺乏可靠的材料，而且撤销西伯利亚的省公署，势必会完全改变西伯利亚机构的根基以及该地已经实施三十年之久的制度。大臣委员会认为，可以责成总督切实查明省公署区公署工作条例中的一切欠妥之处；如需改动和改进，可将修改意见按法定程序及时上报，但改革只能是局部的，不得改变西伯利亚现行机构的根基。

这里援引的 1850 年大臣委员会的决议表明，不赞同的理由有二：其一为缺乏材料，即缺乏可供比较的先例；其二为根本无意改变现行制度，尤其是西伯利亚机构的根基。

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外贝加尔省与雅库次克省已经成立了这种简化的机构，其设置原则同目前拟于伊尔库次克与叶尼塞斯克两省设置的机构一致。

第二个理由则有待说明：如何理解 1822 年在西伯利亚实行的建制？拟议中的措施是对 1822 年建制的根本改革（彻底改变），抑或仅仅是形式的改变？

1822 年在西伯利亚实行的建制，系将 1775 年规定的一般省的建制用于管理西伯利亚事务，并考虑到地区边远、民族不同及管理内容等特点。实行这一建制的目的，在于集省政大权于省长一人，并着其对省政机构进行监督，以保证工作正常有效地进行。与此同时，也有约束省长权限的目的，以免其独断独行、专横恣睢。为

此在省长之外设立了省务委员会(Губернские Советы),重大问题都通过委员会决定。这种委员会称作省公署。

如将现在西伯利亚各省的机构同我主张建立的机构(从1851年开始在外贝加尔与雅库次克两省建立了这种机构)比较一下,即可看出,这两种机构哪一种更符合上述基本原则。

307 根据《法典》第2卷第2部第33款规定,省务委员会应该审理省务厅与财政厅实际上已经讨论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提交省长作最后裁决,也就是要通过省公署来决定。试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取消繁缛的文牍手续,将现在的省务厅与财政厅并入省政府,使一切公务都在省长直接主持下的省政府进行审理并立即作出最后决定,岂不更简便吗?

这种改革无疑会使政府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因为不必再为省公署开销办公费用了。

根据省务委员会的组织条例,实际执行公务的官员,即省公署各处处长,不得兼任省务委员,因而对省务委员会的决定不承担责任,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是真正的立法者与主管人。这种限制是与西伯利亚建制的基本精神相悖的,按照这一建制的精神,省府官员均系处长。倘若将省务厅与财政厅并入省政府,由省长管辖,则上述弊病即可完全消除。因为每个处长,即实际执行公务的官员,同时又是省政府成员,都对省政府作出的决议负有责任。

目前对省公署办公情况尚缺乏必要的监督,因为各种公事均由各个处处理,而对各处却无任何监督。省长,尤其是总督,不可能经常监督办公情况,而类似省政机构中实行的和改革方案中所提及的那种检察制度,在省公署中却根本没有。

综上所述,我觉得对现行建制与拟议中的建制详加考察之后,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改革方案并不违背西伯利亚建制的原则。实际上,这并不是撤销西伯利亚各省的省公署,而是成立一个总的机

构,即由主席、省务厅官员与检察官组成,而由省长主持的省政府,责成它处理《法典》第2卷第2部第33款所规定的事务。新成立³⁰⁸的省政府,人员将比过去大大增加,因而其行政设施也会更为正确和周密。省政府的会议可以防止省长专横独断;省政府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初看起来,将省务厅与财政厅合并,似乎破坏了帝国现在省政机构的主要原则;其实不然,因为目前的西伯利亚省务厅不同于俄国欧洲部分的省务厅。西伯利亚的省务厅实际上不过是同法院、经济事务局完全平行的警察局,而不是内地各省那样的省务厅。后者在地方上既是监督一切人员一切事务(包括相应机构)的最高

诚然，外贝加尔省行政机构曾一度感到经费支绌，此系紧缩监察、金库与经济人员编制所致，但后来经我上奏，遵照 1858 年 11 月 1 日御批西伯利亚委员会决议，增设了第四处，增加了人员及办公费用，上述弊病已完全消除。

最初的确有过许多不清楚的问题，比如关于省府与各处主簿的职责问题等等。但此类现象在任何变革中都在所难免，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机构混乱或不够完善，毋宁说是执行人员缺乏经验。所有类似情况皆无关紧要，不足以改变设置机构的基本原则，而且容易克服。此事应授权地方最高长官处理，比如按照 1859 年 3 月 25 日司法大臣宣布的谕旨，基辅行政机构的类似事宜，皆由当地最高长官处理。

因此，在拟定伊尔库次克省与叶尼塞斯克省行政机构改革草案时，既参照了从 1851 年开始在外贝加尔与雅库次克两省设置的行政机构，又考虑了经验证明有必要采取的一切措施，只是因地制宜地作了某些改动而已。关于此事，已于随函附上的报告中作了说明。

我深信，伊尔库次克与叶尼塞斯克两省如能进行上述改革，定会使目前远比外贝加尔省繁多的办公手续大为简化，如果再有可能缩减编制，节省开支，那么，改革就算完成了。

敬请阁下将上述意见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152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 秘书长先生

(1860 年 10 月 3 日，第 1232 号，圣彼得堡)

310 宫廷大臣先生于 1859 年 5 月来函通知，内务府已初步同意我

的建议，将流刑苦役犯从矿务部门移交外贝加尔省驻军司令管理。他奏请皇帝陛下，准备责成我就此事拟定一份草案，经内务府同意后，即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呈皇上批准。

此建议业经皇上于 1859 年 3 月 11 日批准。

嗣后，西伯利亚委员会于 1860 年 5 月 16 日举行的会议上，听取了我关于交给我的任务以及该任务与东西伯利亚流刑犯管理办法的密切联系的报告，决定责成我拟定一份全面的流刑犯管理条例草案，可将将对从矿务部门移交民政部门的流刑苦役犯管理条例包括在内，然后按法定程序提交委员会审议。阁下于 7 月 4 日发来第 321 号公函通知我，委员会这一决定业经皇上批准。

为遵行上述谕旨，谨将我拟定的东西伯利亚流刑犯特别管理条例及关于流刑苦役犯的生活供应与役使办法草案寄上，并附上该草案的说明报告一份，敬请阁下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153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60 年 10 月 4 日，第 164 号，伊尔库次克）

大人或许已收到伊格纳提耶夫少将从上海送来的消息，但我理合将前几天泽费尔特上尉自伊格纳提耶夫处带回的消息扼要禀告大人。泽费尔特上尉于 6 月 19 日由上海动身，途经尼古拉耶夫斯克与阿穆尔来此。

伊格纳提耶夫少将于 5 月 23 日离开直隶湾，6 月 4 日到达上海，比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早得多，他们于 6 月 16 日才到达该地。伊格纳提耶夫先生在上海会晤了美国公使华若翰先生。华若翰

311 先生正焦急地等待他，甚至决定去北塘，以便在战争开始之前与他取得联系。华若翰先生表示虽未受命返回北京，并预见此行未必能获得什么效果，但仍愿依照双方协议，与伊格纳提耶夫共同行动。我国公使向英法代表卜鲁斯先生与布尔布隆先生递交一份公文。谨将公文抄件与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致华若翰先生的急件抄件以及英法代表和华若翰先生复文抄件一并随函呈上。

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在上海找到了“斯薇特兰娜”号巡航战船，打算乘该战船去直隶湾。

联军打算最晚于7月2日(7月14日)前在直隶湾开火。英法将军对此次军事行动意见分歧，彼此不能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在上海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法军应在白河以南三十俄里处登陆，进攻白河工事的侧翼并向后方包抄，最后进占天津；英军应在北塘附近登陆，攻占北塘要塞，从另一个方向直逼天津；占领天津后，只派使节前去北京谈判。开战之前，联军将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之内给予答复。卜鲁斯先生向伊格纳提耶夫坦白承认，英国打算趁当前大好时机，用现在这么多的开销获得最大利益，并迫使中国接受条件，力求将来不再有此类开销。为此，英国有必要采取下述措施：派公使常驻北京，在天津设立航海站并要求将天津对欧洲贸易界开放。今冬联军准备在直隶湾的四个据点上，其中包括大沽和天津，驻扎军队。

英法公使曾问及我国在中国的事务，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回答说，已经彻底解决。我认为这种答复是完全有根据的，依我之见，今后在一切场合都应该如此答复，因为自从我国顺利无阻地占领了新边界的各个据点之后，我们对中国政府实质上再无其它要求。

312 至于我方全权代表在天津条约中要求批准边界图一事，我们不妨稍稍推迟，以待时机，况且大清皇帝有旨：两国边界沿阿穆尔和乌苏里划定。因此我们今后再要求批准边界图，并非过份行为。

最后，谨将泽费尔特上尉口述消息笔录呈上。

154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60年11月15日，布拉戈维申斯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河早已冰封，本可乘雪橇返回伊尔库次克，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准备再耽搁一下，趁此闲暇，再给您写封信。

北京方面消息十分不利：在乌苏里边界问题上，中国政府固执已极，想从我方要回乌苏里至奇吉的右岸地带。新任黑龙江将军曾想就此事与我谈判，但我通过副都统向他声明，我不能对两国皇帝批准的璦琿条约作任何更改。伊格纳提耶夫将军已受命全权处理我国与中国签订的各项条约中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我的职责在于以我统辖的所有兵力维护两国签订的条约。将军得悉这一声明，未曾与我会晤即去齐齐哈尔。同时，璦琿方面以为，一俟阿穆尔河冰封，我将返回伊尔库次克，而我在此处停留，使他们惶恐不安。数日之前，副都统预料我将离开此地，前来送行，但我向他声明，我虽归心甚切，但奉最高政府命令，还须久驻此地，而鉴于彼得堡收到我国驻北京公使发回令人不快的消息，还须练兵备战。事实上，我国军队自11月1日起每日在此操练演习，整个阿穆尔防线与乌苏里防线均将进行类似的活动。当然，在向副都统作上述声明之后，我必须留在此地，直到这一消息传至北京，并引起北京应有反应为止；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北京相信，吉林将军说可以按照 313 他的愿望同我解决边界问题的诺言，未能兑现。

在同副都统谈话时，我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这里就不一一细表了。此外我还向他表示我对满清王朝的一片忠忱，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我国政府念两百年之和好，时刻准备保护大清皇帝，只要制止如肃顺之流居心叵测之徒策划阴谋活动，以免我国忍无可忍，致使双方和好付诸东流。副都统于次日必定将上述一切情形及英法正准备大举进攻中国，形势可危等情呈禀亲王（白河统帅）；据说，中国方面已惯于听信穆公^①的话；我能博得中国的信赖，不胜欣喜之至。

然而，我们不仅要注视现状，而且要展望未来。英法大军一旦逼近中国海岸，局势将大有变化。1月英法大军于广州会师，3月到达直隶湾，4月当攻克北京。我已命令我国区舰队作好准备，届时开往与朝鲜接壤的我国南部海港。谨将就此事发给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的命令抄件随函寄上，此命令将于日内发出。但此系内部事务，一旦英法攻克北京，我们将如何行事？我必须知道这一点。虽然我打算于1月离开伊尔库次克前往彼得堡，但无论如何请您，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将我国政府的意见寄往伊尔库次克告我，作为对此信的答复——此信您于元旦前可收到，因为伊格纳提耶夫最近曾派希什马廖夫送信给我，今冬坚决不让我离开西伯利亚。如果我答应他的要求，不得不推迟赴彼得堡的行期，我将于2月前在伊尔库次克收到您的回信。

衷心感谢您在《北方蜜蜂》上发表的文章。根据该文的内容与文笔我深信是您的大作；英国专横太甚，应该动员全欧起来反对它，我国报刊对英国的一切吹捧不已的作法也该停止了。假如卡
314 普斯亭先生亲自到过英国，他会相信，他对英国的赞扬是过甚其词的。伊格纳提耶夫绝对不会赞同这种狂热态度，因为他深知

^① 穆公系指穆拉维约夫本人。——译者

le dessous des cartes^①。我不相信中国问题能使英法和解。预期两国将于明年完全决裂,而我们在这种场合里最好作壁上观,偶尔喝喝采:对一方说:“你比他强。”对另一方说:“你比他勇敢。”

我在此地正忙于积极部署,因此我此次停留于公务无害,1月初便可返回伊尔库次克。我知道目前您忙于 par la haute politique^②,因此要再写下去就是罪过了。衷心地拥抱您,并致以真挚的敬意。

又及,随这趟邮车我就不再给彼得堡其他任何人写信了。

155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60年11月19日,伊尔库次克)

昨日收到伊格纳提耶夫少将自北京发来的极为重要的消息,特派我的专差官安年柯夫将致大人与亚洲司的公函送上。

毫无疑问,天子的京城发生的事件对欧洲亦将具有意义,而我国公使不怕丢掉面子,卓有成效地促使双方停止流血事件并缔结和约,不能不博得英法的感激。至于中国方面,则因伊格纳提耶夫将军的活动无疑大大加强了我国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伊格纳提耶夫少将此次立下卓越功绩,不仅有益于我国,而且有益于欧洲,理应以特殊奖赏,斗胆呈禀大人伏祈奏请皇帝明鉴。

顷接伊格纳提耶夫将军10月28日(11月9日)私人来函,得悉他将派信使前来。现在我正在等候,预料就是上月初由此派往

① (法语)底细。

② (法语)公务。

伊格纳提耶夫处的希什马廖夫。一俟得到新的消息，当立即派信
315 使给大人送上。我希望伊格纳提耶夫将军本人能在伊尔库次克见
到我，因为他知道我于1月初由此地动身赴圣彼得堡。

兹冒昧恳请大人对安年柯夫先生予以照应。该人自1855年起
即在此地供职，兢兢业业，常年不懈，在阿穆尔事业上尤其如此，颇
堪嘉许，但因他曾参加决斗，故从1859年初起未获任何奖赏。然而
此次决斗任何仁人君子都不能拒绝。安年柯夫先生两年多未蒙嘉
奖，如果大人认为此次差遣可予嘉勉，则按其职位与功绩，可赐与
饰有王冠的二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一枚。

156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60年11月19日，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现派遣专差官安年柯夫齎文前
往您处，请您多加照应；安年柯夫给您带去欧洲与中国的和约。此
和约系经过多次新的流血事件，于联军逼近北京之际缔结的。

我们的伊格纳提耶夫在此事件中自始至终起了重要作用；他
不辞辛苦，因而博得了欧洲的感激，并确定了我国对中国的深远影
响。他应该获得特别奖赏，因为他不仅有功于我国，而且有功于欧
洲。我已就此事函告公爵，顺便还提到了安年柯夫。

目前我正空闲无事，就健康情况而言，早该如此。我将于1月
由此地启程，2月1日之前到您那里，3月1日之前可达南欧。

衷心地拥抱您，并致以真挚的敬意。

157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60年11月23日,布拉戈维申斯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关于中国问题我已正式向公爵陈述了意见。如能亲自携带公函前往彼得堡,当然更合理想,但满³¹⁶洲情况使我无法分身,而且我还得在伊尔库次克等候比尤采夫从您处带来的消息。然而时间紧迫,您应该当机立断。伊尔库次克不通电报,真是糟糕极了!

不过,只要健康情况允许,两月之后,于1月末即可到达您那里。尽管如此,请勿吝惜费用,派信使携带您的意见与指示前来迎我。那时候我将在何地,实难预料。满清王朝早就该下台逃往盛京,以求我国庇护。它留在北京只可能给我们添麻烦。满清王朝统治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横施暴虐,为人类着想,也该下台了;不过我在它面前暂时没有拆穿真象,还继续对它表示忠诚。

然而,如果脾气暴躁的先生们将推翻中国的满清王朝,那么这个角色只好永远由我们扮演了,日后甚至得诚心诚意地演。我觉得不难使这些先生们相信,欲使中国保证履行各项条约,唯一的办法就是占领北京。

我丝毫未改变原来的看法:6月13日(25日)的白河事件,罪过全在英法,不过我看出他们的报复行动无法制止,只有听之任之,落得大家都有好处。

我在所辖范围内将作出某些部署,使军队在5月以前作好准备,以便向满洲和蒙古进发,但只有在收到您的相应指令之后,才

能更坚决地进行准备。如果我能亲自去彼得堡，当然最好。

衷心地拥抱您，并致以真挚的敬意。

又及，您如果收到我妻子寄来的家信或者急电，劳驾交给前来迎我的信使，至于急电，我甚至要请您电转下诺夫哥罗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

317

158 致亚历山大·米海洛维奇· 戈尔恰科夫公爵

(1860年11月27日，伊尔库次克)

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取得了对我国更为重要的新成就，谨借此良机再次向大人祝贺这一政治胜利：天津条约与璦琿条约业已得到确认，所有不足之处均得到补充，一切疑虑烟消云散——现在我国合法地占有了富饶的乌苏里地区及南部港口，取得了由恰克图进行陆路贸易和在库伦与喀什噶尔设立领事官的权利。俄国人滴血未流，仅凭我国公使的外交才干、坚持不让和舍己精神便取得了这一胜利，而与中国之友谊不仅毫未受损，反而较前更加巩固。

伊格纳提耶夫在中国的成就超乎我们期望之外。毫无疑问，皇上将论功行赏，赐予相应的恩典。毫无疑问，大人将会赏识其政治才干，而予以重用。他原来能得以进入政界，亦多仰仗大人的栽培。

前往传送上述喜讯的信使是近卫军上校别柳捷克。在伊格纳提耶夫少将出使期间，该人始终伴随左右，合作共事；我毫不怀疑，伊格纳提耶夫少将会为他请功，但我愿意提一句，别柳捷克上校受到任何厚待与嘉奖，均可当之无愧。

159 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科瓦列夫斯基

(1860年11月27日, 伊尔库次克)

敬爱的叶果尔·彼得罗维奇, 您的老相识柳捷克现在给您送去北京方面更新的喜讯。伊格纳提耶夫出乎我们意料, 解决了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并有所补充, 他将取道恰克图回国; 我认为这是他的全部功绩之外的又一功绩, 因为值此严冬季节途经蒙古, 需要有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此行对今后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极为有益。

别柳捷克告诉我, 北京将派遣一名重要官员前往乌苏里就地³¹⁸确定边界, 所以我国也应派出一名重要官员。为此我向公爵请示, 可否委派滨海省驻军司令卡扎凯维奇办理此事。卡扎凯维奇目前正在彼得堡, 如果能于冰泮之前由彼得堡启程, 4月末当能赶到乌苏里江口。此事委托卡扎凯维奇最为适宜, 因为此次划界在他的省治之内。如有困难, 则亦不妨授权布谢少将。一俟别柳捷克到达您处, 望勿吝惜费用, 立即派信使将有关此事的指示送来。

伊格纳提耶夫的成就当然最使我高兴, 因为他使我摆脱了苦役般的重担, 也许是使我免于死亡。我原定1月初动身。即使再让我在这里多呆一个月, 我也无法支持下去。

伊格纳提耶夫来信告诉我, 他于1月1日之前可达彼得堡, 我大约于31日之前才能到达。

衷心拥抱您, 向您致真挚的敬意。

160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 秘书长先生

(1860 年 12 月 24 日, 第 6017 号, 伊尔库次克)

1859 年 1 月 19 日西伯利亚委员会会议记录, 业经皇上于 2 月 3 日批准, 阁下于今年 2 月 4 日送来之记录摘要, 早已收悉。会议决定: “阿穆尔地区私人采金业从现在起一律停业, 直到 1862 年前为止, 授命我于此期间拟定一份条例草案, 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自 1862 年起可根据所拟条例, 准许私人在该地区开办采金业。”

为遵行皇上旨意, 我收集并系统地整理了制定草案所必需的材料与资料。但在最后提交审批之前, 鉴于当地情况, 我认为必须周密考虑东西伯利亚由于兴办私人采金业而出现的种种情况, 这些情况在阿穆尔也必然随着该地私人采金业的兴办而出现。

319 1858 年 11 月 5 日, 我给阁下寄去第 5053 号公函, 详细陈述了我对从 1862 年起允许私人在阿穆尔地区兴办采金业的意见, 并说明于 1862 年之前有必要停止该地的采金业。

停办的最主要原因如下: 外贝加尔省除经常供应地方矿业部门、军事部门及私人采金业之粮食外, 暂时尚须供应阿穆尔河上的军队及该地哥萨克移民, 直到哥萨克在新地区安好家, 开始耕种, 并能以自耕所得满足阿穆尔地区的粮食需要为止。上述情况, 加之 1858 年外贝加尔省粮食收成平常, 甚至不得不使去阿穆尔的哥萨克移民分别于 1859、1860、1861 三年迁走。倘若允许私人于阿穆尔经营采金业, 势必需要采购大量粮食以作储备, 从而使外贝加

尔省出现粮食贸易竞争现象。这既无利于国家，又有害于阿穆尔地区移民的顺利进行。

根据上述情况，1858 年曾作出如下结论：（1）由于阿穆尔地区耕地不多，农业不发达，需要从外地采购粮食，以作储备；（2）外贝加尔省除满足当地的粮食需要外，尚应供给阿穆尔地区粮食；（3）当阿穆尔当地居民的粮食生产已可自给自足，无须外贝加尔省供应粮食时，始得准许开办私人采金业。

东西伯利亚私人采金业的历史表明：初期勘探与开采金矿会引起劳动力和粮食价格猛涨。东西伯利亚之所以未蒙受其害，是因为除开东西伯利亚之外，与叶尼塞斯克省毗邻的托木斯克、托波尔斯克等省均为金矿提供人力与粮食。

新归并的阿穆尔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该地区移民的增加和农、牧业生产达到粮食自给自足的程度，决不会早于 1865 年。在此³²⁰之前，阿穆尔地区或由海路运进粮食（为此必须事先收集可靠资料），或由外贝加尔省供应粮食。但如上所述，除阿穆尔地区外，外贝加尔省尚须为本省内私人采金业，皇室内务府矿场，民用储备及军用仓库提供粮食。显而易见，如果允许私人在阿穆尔地区兴办采金业，必然需要更多的粮食，从而导致劳动力及粮食价格上涨，致使上述有关厂矿以及军事、民政部门遭到困难。我一方面不能不正视上述情况，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东西伯利亚各地，从现在已开采的矿藏看来，尚未普遍开发，私人资本家大有活动的天地，所以我认为于 1865 年前暂不准许私人在阿穆尔开办采金业最为适宜。但阿穆尔河口湾左右两边的东洋沿岸地区除外。在该地区不妨允许私人兴办矿场，唯一的限制是必须由海路雇工、购粮，不得向外贝加尔省雇工、购粮。

谨将上述情况告知阁下，并请通过西伯利亚委员会上奏皇帝陛下。

161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先生

(1861 年 2 月 27 日, 第 62 号, 圣彼得堡)

由赤塔至格尔必齐要塞沿音果达河及石勒喀河的航路, 长约五百三十俄里。这一段的航运, 下行用驳船和渡船浮运, 往阿穆尔地区运送公私物资, 其驳船大约为二百只, 渡船一百五十只; 上行则用官家和私人的客轮与拖船拖运, 目前已通到斯列田斯克与涅尔琴斯克城, 日后可能通到赤塔城。驳船从赤塔城往格尔必齐浮
321 运途中, 得从沿岸居民中招聘引水员, 且须逐村易人, 主要是在下述各地雇人: 赤塔城、亚历山大罗夫村、土里诺波沃罗特纳亚镇、帕耳米纳亚镇、凯达洛夫斯卡亚镇、克尼亚节别烈哥沃耶村、加尔金纳亚镇、拉兹马赫尼纳亚镇、哥罗迪慎斯卡亚镇、米尔萨诺夫斯卡亚镇、萨瓦塔耶夫斯卡亚镇、边金斯卡亚镇、斯列田斯卡亚镇、石勒喀镇, 直到格尔必齐。在这些村镇及附近地区, 每处均有十人至三十人谙练引航技术并可雇用。从赤塔城至格尔必齐一带, 这样的引水员管保能有一百五十名到二百名, 他们以务农为主, 引航则是他们的副业。因此, 不言而喻, 他们还不能深谙河水情况, 没有掌握合格的引水员所具备的引航技术。

为了保证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航运日益发达起见, 应该有专门从事引水的人员, 因此, 我认为必须设置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的引水员。谨将所拟有关引水员条例一份随函寄上, 请阁下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162 致西伯利亚委员会 秘书长先生

(1861 年 10 月 3 日, 第 1233 号, 圣彼得堡)

我曾有幸向西伯利亚委员会提出报告: 分配流放犯的新条例颁布后, 如能使依法判决送往东西伯利亚的犯人不再受托波尔斯克流放犯管理局的管辖, 则将大有裨益。

现已拟就一份详细草案, 列举了上述建议的全部后果。谨将此草案及附件一并呈与阁下恭请提交西伯利亚委员会审议。

第 二 卷 完

附录 译名对照表

(按汉语拼音字母序排列)

(一) 主要人名对照表

A

阿德列尔别尔格, В. Ф. Адлерберг,
В. Ф.
阿尔布佐夫 Арбузов
阿法纳西 Афанасий
阿赫杰 Ахте
阿赫马托夫 Ахматов
阿里德巴耶夫, С. Аридбаев, С.
阿诺索夫, Н. П. Аносов, Н. П.
阿瓦库姆(阿瓦枯玛)* Аввакум
奥勃列乌霍夫 Облеухов
奥博连斯基, А. В. Оболенский, А. В.
奥尔洛夫, А. Ф. Орлов, А. Ф.
奥尔洛夫, Д. И. Орлов, Д. И.
奥尔洛夫, И. А. Орлов, И. А.
奥斯丁 Остен (Austin)
爱绅泰(清官吏) Айжиндай
安年柯夫, Ф. А. Анненков, Ф. А.

B

巴尔苏科夫, И. П. Барсуков, И. П.
巴尔加切夫斯基 Паргачевский
巴拉第 Палладий
巴里亚金斯基 Барятинский
巴麦尊 Пальмерстон
巴罗齐-德-艾尔斯 Бароцци-де-
Эльсь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
比比科夫, А. И. Бибииков, А. И.
比尤采夫 Бютцев
彼得拉舍夫斯基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
彼里 Перри (Perry)
彼罗夫斯基, В. А. Перовский, В. А.
彼罗夫斯基, Л. А. Перовский, Л. А.
彼罗夫斯基, П. Н. (丕业罗幅斯基)
Перовский, П. Н.
俾斯麦 Бисмарк
勃罗东(即布罗乌顿) Бротон
勃罗克, П. Ф. Брок, П. Ф.
勃留斯 Брюс
别尔格 Берг
别尔 Бер
别烈津 Березин
别洛美斯内 Беломестный
别柳捷克 Белюзек
宾肯道尔夫 Бенкендорф
波波夫 Попов
波罗托拉次基, С. Д. Полторацкий,
С. Д.
波普隆斯基, В. К. Поплонский, В.
К.
波谢特 Песьет
波兹温 Позвейн
博罗德列夫斯基 Бородлевский
博什尼亚克 Бошняк

* 本表()括号内是见于中国史书的译名或其他必要的简注。

卜鲁斯(嗜噜斯) Брюс (F. W. A. Bruce)

布多戈斯基(卜塔裹斯奇, 伯多郭斯奇) Будогосский

布尔布隆(咻咻咻隆) Бурбулон

布鲁诺夫 Брунов

布罗乌顿 Броутон

布塔科夫, И. И. Бутаков, И. И.

布特科夫, В. П. Бутков, В. П.

布谢, Е. М. Буссе, Е. М.

布谢(布色依), Н. В. Буссе, Н. В.

С

策伊德列尔(策伊特哩业尔)

Цейдлер

柴可夫斯基 Чайковский

车尔尼雪夫, А. И. Чернышев, А. И.

Д

德林(清官吏) Далинь

戴赫曼, О. А. Дейхман, О. А.

德阿斯托尔 Д'Астор

德勒克多尔济(蒙古人) Дилека-Дарджи 或 Делэнь-Дорджи

达斯波特-捷诺维奇(得恩坡特则诺斐赤, 德斯坡特杂诺斐池, 泽诺斐池)

Деспот-Зенович

杜尔宾 Турбин

杜洛夫斯基 Туловский

多尔哥鲁科夫, В. А. Долгоруков, В. А. 或 Долгорукий, В. А.

Е

额尔金(额尔唎) Эльфин (Earl of Elgin)

厄利奥特 Эллиот

恩克维斯特 Энквист

Ф

菲拉烈特 Филарет

菲利普桑, Г. И. Филиппсон, Г. И.
弗兰格尔, К. К. Врангель, К. К.
弗列得里克斯 Фредерикс
符隆钦科, Ф. П. (弗朗仲可) Врон-
ченко, Ф. П.

富兰克林 Франклин

富勒洪阿(满人) Фуль-Хунга

富尼扬阿(满人) Фуяннга

Г

冈察洛夫, И. А. Гончаров, И. А.
戈尔恰科夫, П. Д. Горчаков, П. Д.
戈尔恰科夫, А. М. Горчаков, А. М.

戈洛夫宁 Головин

戈洛文, Е. А. Головин Е. А.

格尔夫次费里德 Герцфельд

格拉西莫夫 Герасимов

格里果利耶夫 Григорьев

格林卡(格凌喀) Глинка

格罗舍夫 Грошев 或 Грошевский

格罗特 Грот

格沃兹杰夫 Гвоздев

葛罗(噶咧劳士, 噶咧) Гро (J. B. L. Gròs)

固里(固理、固礼、古礼) Гурий

桂良(满人) Гуйлян

Н

哈密诺夫 Хаминов

哈内克夫 Ханыков

花沙纳(蒙人) Хуаман

华若翰(咩啍翰) Уард (John E. Ward)

Ж

基塞列夫, П. Д. Киселев, П. Д.

基塞列夫, П. Н. Киселев, П. Н.

基亚钦科 Дьяченко

吉拉明阿(满人) Джератингя

吉木洛特 Тимрот
加夫利洛夫第二 Гаврилов 2-ой
加里(法国人) Гальи
加什凯维奇 Гашкевич
加乌普特, В. В. Гаупт, В. В.
加斯弗尔德 Гасфорд 或 Гасфорт

К

卡尔波夫 Карпов
卡尔萨科夫, А. С. Карсаков, А. С.
卡尔萨科夫, М. С. (嘎尔萨枯幅, 噶尔萨枯幅, 颞而萨颞夫, 郭尔察阔幅, 哥尔萨可夫) Карсаков, М. С.
卡捷宁, А. А. Катенин, А. А.
卡连别尔格 Каленберг
卡舍瓦洛夫 Кашеваров
卡特科夫, М. Н. Катков, М. Н.
卡扎凯维奇, П. В. (喀萨克倭以知, 喀咱切斐齐) Казакевич, П. В.
卡扎里诺夫 Казаринов
康定斯基(克谢诺方特) Кандинский (Ксенофонт)
康克林 Канкрин
科科烈夫 Кокорев
科克沙罗夫 Кокшаров
科拉洛夫 Кораллов
科林斯 Колинс
科切托夫 Кочетов
科瓦列夫斯基, В. П. (阔瓦劣复斯基, 廓瓦烈幅斯基)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В. П.
克拉别 Краббе
克里德涅尔 Криднер
克列依诺诺夫 Клейменов
克康都克 Керентук
克鲁逊什特恩 Крузенштерн
克留什金, Ш. А. Ключкин, Ш. А.
克尼亚热维奇 Княжевич
库克里, Б. К. Кукель, Б. К.

库兹涅佐夫 Кузнецов
魁福(满人) Куй-Фу

Л

拉彼鲁兹(法国人) Лаперуз
拉夫连捷夫 Лавренцев
拉夫罗夫 Лавров
拉古静斯基 Рагузинский
拉宾 Лапин
拉文斯基 Лавинский
拉兹吉尔捷耶夫, П. И. Разгильдеев, П. И.
拉文斯坦 Равенштейн (E. G. Ravenstein)
兰斯基, С. С. Ланский, С. С.
雷卡切夫, А. П. Рыкачев, А. П.
李沃夫, Г. Львов, Г.
里戈-德-热努里 Риго-де-Женульи
里姆斯基-卡尔萨科夫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利哈乔夫(利哈彻幅) Лихачев
利特克 Литке
利特维诺夫 Литвинов
列彼什金 Лепешкин
列宾捷尔, Н. Р. (呀炳德尔) Ребиндер, Н. Р.
列丹提尤 Ледантю
列索夫斯基 Лесовский
列卫廉 Рид (William Bradford Reed)
列因 Рейн
林果尔德 Рингольд
柳比莫夫 Любимов
卢彼尔特, В. Я. Руперт 或 Руберт, В. Я.
罗津别尔格 Розенберг
罗曼诺夫, Д. Романов, Д.
罗曼诺夫, 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 Роман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М

马阿克 Маак
 马尔特诺夫 (玛拉提纳甫、玛尔提诺幅)
 Мартынов
 马克苏托夫 Максutow
 马克苏托夫第二 Максutow 2-ой
 马克西莫夫 (玛克什莫幅) Макси-
 мов
 马申, Р. Г. Машин, Р. Г.
 美热沃依 Межевой
 米甸多尔夫 (米登道尔夫) Мидден-
 дорф
 米海洛夫斯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米留亭 Милютин
 缅希科夫, А. С. Меньшиков, А.
 С.
 莫列尔, А. Моллер, А.
 莫列尔 Моллер
 莫里纳利 Молинари
 穆拉文斯基 Муравинский
 穆拉维约夫, А. Н. (穆之三弟) Мура-
 вьев, А. Н.
 穆拉维约夫, В. В. (穆侄, 袭穆爵及封号)
 Муравьев, В. В.
 穆拉维约夫, В. Н. (穆之二弟) Мура-
 вьев, В. Н.
 穆拉维约夫 В. М. (穆之副官) Мура-
 вьев, В. М.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 Н. Н. (木
 喇斐约幅, 木喇费也夫, 木哩斐岳幅
 阿穆尔斯基, 穆拉约夫, 摩力摇付)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 Н. Н.
 穆拉维约夫-卡尔斯基, Н. Н. Мура-
 вьев-Карский, Н. Н.
 穆拉维约夫-维尔诺斯基, М. Н.
 Муравьев-Виленский, М. Н.
 戴-里雪蒙-穆拉维约娃, Е. Н. (穆妻)
 де-Ришмон-Муравьева, Е. Н.

N

拿破仑 Наполеон
 纳吉莫夫 Назимов
 涅克留多夫 (聂克柳多幅, 那克里玉多
 幅) Неклюдов
 涅皮尔 Непир
 涅谢耳罗捷, К. В. (尼塞尔罗, 尼塞
 劳) 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 В.
 涅维爾斯科依, Г. И. (尼弗尔斯基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涅伊德加尔特, А. И. Нейдгардт,
 А. И.
 诺斯科夫, Н. А. Носков, Н. А.
 诺沃格拉勃廉内 Новограбленный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ый

Р

帕尔默尔 (疑为巴麦尊—Пальмер-
 стон) Пальмер
 帕达尔卡, В. К. Падалка, В. К.
 帕特肯 Паткен 或 Падхичный
 潘宁, В. Н. (巴林) Панин, В.
 Н.
 费夫里耶·德-普安特 Феврие-де-
 Пуант
 普集诺 (普西诺) Пузино
 普赖斯 Прайс
 普里亚热夫斯基 Пряжевский
 普提雅廷, Е. В. (蒲天廷, 布恬廷)
 Путятин, Е. В.

Q

契哈乔夫, Н. М. Чихачев, Н. М.
 契恰哥夫 Чичагов
 恰普列耶夫斯基, К. Б. Чаплеевский,
 К. Б.
 纳瓦·乔根 (蒙人) Навак Чонжин
 切达诺 Чедано

R

茹科夫斯基, Е. М. Жуковский, Е.
М.

S

萨莫赫瓦洛夫 Самохвалов
色克通阿(满人, 亦作色克通额) Сек-
тунга

沙尔瓦施捷, М. Г. Шарвашидзе,
М. Г.

沙米尔 Шамиль

舍哥列夫 Щеголев

舍烈美捷夫, Д. Н. Шереметев, Д.
Н.

舍提宁 Щетинин

施瓦尔次 Шварц

施瓦烈次 Шварец

什彼尔克, Ф. Шперк, Ф.

什木尔金斯基 Шмургинский

什土卡多尔夫, Ю. И. Штубендорф,
Ю. И.

舒马贺尔, П. В. Шумахер, П. В.

舍切夫斯基 Сычевский

司徒卢威, Б. В. Струве, Б. В.

斯彼兰斯基 Сперанский

斯彼施涅夫 Спешнев

斯卡契科夫 Скачков

斯科别里琴, Г. Д. Скобельцын, Г.
Д.

斯塔纽科维奇 Станюкович

斯特灵, Д. Стерлинг, Д.

斯韦尔别耶夫, Н. Д. (西斐业尔别
幅) Свербеев, Н. Д.

苏霍亨 Сухотин

苏霍扎涅特, Н. О. Сухозанет, Н.
О.

苏卡切夫 Сукачев

索科洛夫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斯基 Соколовский

索洛维约夫, С. Ф. Соловьев, С. Ф.
肃顺(满人) Сушунь

T

塔塔里诺夫(他他哩诺夫, 他塔哩诺夫,
他他哩纳甫) Татарин

台恒(清官吏) Тэйхень

特鲁别次科依, С. П. Трубецкой,
С. П.

特拉彼兹尼科夫, Г. Трапезников, Г.
特烈斯金 Трескин

特普钦(清将军) Тэпучэн

特沃罗夫斯基 Творовский

梯也尔 Тьер

提尤林 Тюрин

提尤缅佐夫, Н. Е. Тюменцов 或
Тюменцев Н. Е.

托尔斯泰, И. Н. Толстой, И. Н.

托尔斯泰, И. М. Толстой, И. М.

托基(蒙人) Тотти

W

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ьев

瓦加诺夫, В. В. Ваганов, В. В.

瓦巾, В. Вагин, В.

瓦路耶夫, П. А. Валуев, П. А.

汪利亚尔利亚尔斯基, И. В. Вонляр-
лярский, И. В.

韦里巾, А. И. Веригин, А. И.

韦纽科夫, М. И. Венюков, М. И.

温策尔, К. К. Венцель, К. К.

温策里 Венцель

文科夫斯基, И. С. Унковский, И. С.

沃尔康斯基, М. С. Волконский,
М. С.

沃尔康斯基, С. Г. Волконский, С.
Г.

乌萨尔采夫 Усальцев

乌沙阔夫, А. М. Ушаков, А. М.

乌瓦罗夫 Уваров

Х

希耳科夫斯基 (西勒胯萨亏) Хил-ковский
 希耳 Гилль (Hill)
 希马诺夫斯基 Шимановский
 希特罗沃(奚特罗沃) Хитрово
 希什马廖夫, Я. П. (施沙木勒幅, 石沙木勒幅, 石射马略甫, 石沙木哩普, 石玛哩幅) Шипмарев, Я. П.
 喜成(清官吏) Сичен
 谢尼亚文, Л. Г. Сенявин, Л. Г.
 谢斯拉文 Сеславин

У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ый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2-ой
 亚兹科夫(央丧枯幅, 央桑格幅, 央萨枯幅) Языков
 阎加累切夫, А. Э. Енгальчев, А. Э.
 杨纳乌 Яннау
 叶菲莫夫, И. В. Ефимов, И. В.
 叶夫兰比 Евлампий
 叶夫谢维 Евсей
 叶哥罗夫 Егоров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2-ая
 叶莲娜·巴甫洛夫娜 Елена Павловна

叶名琛 Иэ

伊格纳提耶夫, Н. П. (伊克那提业幅, 伊格那提业幅, 伊格那提也夫)

Игнатъев, Н. П.

伊兹耳美捷夫 Изыльметьев

伊兹沃利斯基 Извольский

奕格 И/хнязь 6-ой степени/

奕山 И-Шань

英别尔格 Инберг

英诺森 Иннокентий

尤果尔斯基 Югорский

尤金 Юдин

Z

扎别洛 Забелло

扎博里斯基, П. Н. Запольский, П. Н.

扎波里斯基, Г. М. Запольский, Г. М.

扎博林斯基, А. И. (咱巴凌色奇, 咱玻凌色启) Заборинский, А. И.

扎果斯金, М. В. Загоскин, М. В.

扎林, В. Н. (杂林) Зарин, В. Н.

扎瓦利申, Д. И. Завалишин, Д. И.

扎沃依科, В. С. (杂惟库) Завойко, В. С.

藏德加坚 Зондгаген

泽费尔特 Зейферт

兹吉勃涅夫 Згибнев

(二) 主要地名对照表

А

阿布哈兹 Абхазия
 阿尔巴津 (阿勒巴厘, 阿尔巴青, 阿勒巴金, 阿尔巴素) [雅克萨]*Албазин
 阿尔丹河 Алдан, р.
 阿钦斯克(阿陈司克) Ачинск

阿列克谢湾 Алексеевская бухта

阿洛姆屯 Алом, с.

阿鲁哈村 Олога с.

阿留申群岛 Алеутские о-ва

阿穆尔河(暗木录)[黑龙江]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口 Устье Амура

阿穆尔沿岸地区 Приамурье

* 本表 [] 括号内所附系中国名称。

阿姆贡河 [亨滚河, 恒滚河, 亚晖河]

(阿穆棍河, 阿木肱河) Амгунь, р.

阿尼瓦角 Анива, мыс

阿尼瓦湾 (阿尼华湾) Анива, залив

阿瓦恰村 Авача, с.

阿瓦恰湾 Авачинская губа

阿扬(阿烟海口) Аян

瑗珲 Айгун

安加拉河(安噶拉河) Ангара, р.

奥布曼湾 залив Обмана

奥尔加湾 залив Ольги

奥加岬 Ока, мыс

奥卡河 Ога, р.

奥廖克马河(倭烈克马河) Олёкма, р.

奥廖克明斯克(倭烈克明司克) Олёк-

минск

奥耶克村 Оек, с.

В

巴拉甘斯克区 Балаганский округ

白令岛 остров Беринга

白令海 Берингово море

白河 Пейхо, 或 Байхэ, Бейхо

北海道 Хоккайдо, Матсмай*

北京 Пекин

北美利坚合众国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
ские Штаты

北塘(沽) Бейтан, Бейтангу

北塘口 Устье реки Бей-Танги

本洲(日本本洲) Нифонс

贝敦河 Бадтан, р.

贝加尔湖(拜噶尔湖) [白海或北海]

Байкал, оз.

比楚腊村 Бичура, с.

彼得冬营 Петровское зимовье

彼得高府 Петергоф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撒得罗巴勿诺
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扎沃德 Петровский завод

彼得堡(圣彼得堡)(三皮提里普尔
斯科, 散博德尔布鲁克, 森比德堡) Пе-
тербург (С. Петербург)

边金诺 Бянкино

边斯卡亚镇 Бянки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别拉亚河 Белая, р.

滨海省(卜里摸尔司克大省) Примо-
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波哥比岬 Погоби, мыс.

波哥比村 Погоби, с.

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驳可罗甫司喀耶, 波
可洛夫司喀耶) Покровское, с.

波洛文金斯科耶村 Половинкин-
ское, с.

波索耳斯克 Посольск

波沃罗特内角 Поворотный, мыс

波谢特港 Посьет, бухта 或 По-
сьетовская гавань

博耳舍烈次克(波力余) Большерецк

博哥罗德村 Богородское, с.

博古查内分区 Богучанское отделе-
ние

博郎湖 Болонь, оз.

布谢湾 Залив Буссе

布谢镇(布叶, 布司, 步泄, 步叶洼)
станция Буссе

布拉戈维申斯克(布拉郭唯式厘斯克,
布拉郭悦式厘司克) [海兰泡]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列亚河(卜理牙河) [牛满河]

Буря, р.

布鲁坎 Бурукан

С

查德巴赫屯(基立亚克村庄) Чадбах,
деревня.

察哈彦(杂嘎阳) Чагаян

* Матсмай (松前) 是北海道的古称。

长崎 Нангасаки

赤塔 Чита

绰尔纳亚河 (意译为“黑河”) (绰尔纳河) Чёрная, р.

绰尔纳亚村 (绰尔纳村) Чёрная, деревня

Д

鞑靼海湾 Татарский залив

鞑靼海峡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大彼得湾 Залив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大沽 Дагу

达斡尔地区 Даурия

第四海峡 4-ый пролив

典治河 Тенджи, р.

迭卡斯特里湾 (得喀斯里, 台卡司脱)

Гавань де-Кастри 或 Гавань Кастрия

东海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东西伯利亚 (东悉毕尔, 东边西毕尔)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洋 Восточный океан

杜厄 Дуэ

杜伊屯 Дуи, с.

杜雅 Дуя

多宁斯科耶村 Донинское село

Е

额尔古纳河 (阿尔肱河) Аргунь, р.

额尔古纳村 Аргунское, с.

额尔齐斯河 (伊尔推什河) Иртыш, р.

鄂毕湾 Обская губа

鄂毕河 Обь, р.

鄂霍次克 (哦霍茨克) Охотск

鄂霍次克海 (哦霍茨克海)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嫩河 (即敖嫩河) Онон, р.

鄂木斯克 Омск

鄂鲁怀图要塞 Вурухойтуевская креп.

Г

弗拉基米尔湾 Владимирская бухта
符拉迪沃斯托克 (那古洼斯托克, 务拉的
倭司托克) [海参崴]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Г

哥罗迪慎斯卡亚镇 Городищенская
стан.

哥洛瓦切夫岬 мыс Головачева

格尔必齐镇 Горбица, станица

格尔必齐河 (格尔毕齐河) Горбица, р.

古西诺耶湖 Гусиное оз.

广州 Кантон

果尔涅特角 Горнет, мыс.

Н

哈巴罗夫斯克 (哈巴罗夫城) [伯力]
Хабаровск

哈吉湾 (即皇帝港) бухта Хаджи

哈科里甫群岛 острова Хагимиф

哈腊寨 Харацай 或 Хирицай

哈扬河 Хаянь, р.

海拉尔 Кайлар

海兰泡 Хайлан-Омо

函馆 Хакодате 或 Хокодате

黑龙江 Сахалин-Ула

黑龙江城 (即瑗瑛) Сахалин-Улахо-
тон 或 Амурский город

黑河 (即瑗瑛) Чернорецк

洪加里河 Хунгари, р.

桦太 (日本对库页岛的叫法) Карафто

皇帝港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гавань

幌筵岛 (即帕腊木施尔岛) Парому-
шир, о-в

琿春 Хун-Чунь

琿春河 река Хунь-Чунь

火奴鲁鲁 Гонолулу

霍尔莫勒津 Хормолдзинь

奇吉屯(给基屯) Кизи 或 Кызи, с.
 奇吉湖(起基湖, 鸡栖湖) Кизи, оз.
 基里洛夫县 Кириловский уезд
 基廉斯克 Киренск
 克日加区 Гижига/округ
 吉林 Гирин 或 Цзирин
 吉柳伊河(即急流河) Гилюй
 吉涅耳沃村 с. Гинельво
 加尔金纳亚镇 Галгиная станица
 加利福尼亚 Калифорния
 江户(即东京) Иеддо
 结雅河(节牙河)[精奇里江] Зея, р.
 结雅哨所(即海兰泡) Зейский пост
 津轻海峡 Санг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精奇里江(又作锦衣里江, 黄河)
 Цзинькари, р.
 久春内河(库孙内河) Кусунай, р.

卡尔萨科夫村(哈尔萨果洼, 喀尔萨果洼) посел. Карсакова
 卡拉 Кара
 卡特里诺-尼科尔斯科耶村 Катерино-Никольское, с.
 卡希拉 Кашира
 卡扎凯维奇村(喀杂皆曰飭) посел. Казакевича
 凯达洛夫 Кайдалов
 凯达洛夫斯卡亚镇(凯达罗弗司喀耶) Кайдалов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堪察加(冈嵯特)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省 Камчатская обл.
 次斯克(堪司克) Канск
 康士坦丁半岛 полуостров Константи-тина
 康士坦丁港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ая гавань
 康士坦丁湾(宽斯坦廷海湾) Кон-

стантиновская бухта

康士坦丁哨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пост
 考里屯 дер. Коль
 考里河 Коль, р.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司克)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里利昂角 Крильон, мыс
 克列斯特策县 Крестецный уезд
 克烈斯托夫湾(意译为“十字湾”) Крестовый залив
 克罗斯帖尔卡姆普 Клостеркамп
 克尼亚节别烈哥沃耶(克涅齐别烈郭洼耶)村 Князевское сел.
 克托沃村 Кетово сел.
 高尼江(疑为高丽江) Гаони-дзян
 喀什噶尔 Кашгар
 库艾格达岬 Куэгда 或 Куегда, мыс
 库艾格达炮台 батарея Куегда
 库艾格达村 Куегда, сел.
 库达腊 Кудара
 库尔土克 Култук
 库拉尔基村 Куларки 或 Кулар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库伦 Урга 或 Курень
 库马拉哨所(古马尔司喀耶) Кумар-ский караул
 库马拉河(呼麻拉河, 呼玛尔河) Ку-мара, р.
 库普里雅诺瓦镇 станица Куприя-нова
 库兹涅佐夫村 Кузнецовская заимка
 库塔伊斯 Кутаис
 库托曼达 Кутоманда
 库托曼达哨所 Кутомандский пост
 阔吞屯 Котунь, Хотон, Котов
 Готто 或 кетово

拉彼鲁兹海峡 пролив Лаперуза

拉彼鲁兹湾 залив Лаперуза
拉兹马赫尼纳亚镇 Размахнинная
станция
拉扎烈夫岬 Лазарев, мыс 或 Лаза-
ревый мыс
兰格尔岛 Лангр 或 Лангер
兰格岛 Ланг
兰河口 устье Лана
勒拿河(烈纳河, 烈讷河) Лена, р.
利奇杜湾 Залив Личь-ду
利奇河 Личь, р.
利哈乔夫港 Лихачевская гавань
柳尔瓦赫岬 Люльвах, мыс
卢特科夫岛 Лутковский о-в
罗姆别尔格岬 Ромберг, мыс

М

玛丽亚湾 залив Марии
马林斯克(马隆斯克, 麻林斯克, 马林义
斯克)[阔吞屯] Маринск
马林斯克哨所 Маринский пост
马亚河(马牙河) Мая, р.
玛尔克什(系音译, 疑为墨尔根 Мар-
гэнь 之误) Маргжэ
买卖城 Маймачин 或 Маймачень
满洲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哨所 Манчжурский пост
梅乌岬 Меу, мыс
蒙古 Монголия
蒙杰尔河 Мунтель, р.
米尔萨诺夫斯卡亚镇 Мирсановская
станция
米哈依尔湾 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бухта
米哈依洛夫村(米海罗夫斯克爱村)
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米努斯克(米奴新司克) Минус-
синск
緬希科夫公爵岬 мыс князя Мень-
шикова
庙儿炮台[庙街, 庙尔] батарея Мео

莫尔德维诺夫湾 залив Мордвинова
莫勒奇屯(莫尔齐, 莫尔气) деревня
Мылки
莫斯科 Москва
姆恰特山 гора Мчат
穆拉维约夫岬 мыс Муравьевый
穆拉维约夫哨所 Муравьевский
пост
穆赫贴尔岬 мыс Мухтелл
穆梭河 Мурень, р.
南京 Нанкин
讷湾 залив Ный

Н

尼古拉耶夫斯克(利格来斯克, 尼颞拉
耶务司克)[庙街] Николаевск
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пост
尼古拉一世湾 залив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го
尼科耳山(尼阔尔山) Никольская
гора
涅尔坎 Нелькан
涅尔琴斯克(聂尔琛司克)[尼布楚]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区 Нерчинский округ
涅尔琴斯克扎沃德 Нерчинский
завод
涅利河 Нелли, речка
涅维尔斯科依镇(涅唯力司几耶)
Невельская станция
宁古塔(现名宁安) Нингут
牛满河 Нюмэ, р.
诺夫哥罗德港(诺甫果保特司畿)
Гавань Новгородская

Р

帕耳米纳亚镇 Пальминная станция
帕耳沃小河岔 Пальво, проток
品仁湾 Пенжинская губа

普集诺村(卜吉纳) Пузино, сел.
普伊尔岬 Пуир, мыс

Q

奇内拉赫岬 Чныррах 或 Чниррах,
мыс
齐齐哈尔 Цицигар 或 Чичисар
契鲁特岛 Члут, о-в
契吉利亚尔(疑为齐齐哈尔) Чигиляр
恰克图 Кяхта
千岛群岛 Курильские о-ва
切尔恩县 Чернский уезд
楚库寮克(即今塔尔巴哈台, 简称塔城)
Чугучака

R

日本海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伊尔湾 Жировая бухта

S

萨哈林岛(萨哈霖岛)[库页岛]
Сахалин, о-в
萨哈连-乌拉(即黑龙江, 此处系满语音
译) Сахалян-ула
萨马尔加河 Самалька 或 Самальга
萨马吉尔湖 Самогирское оз.
萨瓦塔耶夫斯卡亚镇 Саватаевская
станция
三姓(现名依兰) Сан-Син
散得维齿群岛 Сандвичевы, о-ва
色楞格斯克(泄楞格司克) Селен-
гинск
沙赫达格山脉 горы Шах-Дага
沙赫塔马(金矿) Шахтама 或 Шах-
тома
珊塔尔群岛(商达尔岛) Шантар-
ские, о-ва
上海 Шанхай 或 Шань-гай
上乌丁斯克(唯尔赫涅乌金司克)
Верхнеудинск

舍夫利河 Шевли, р.
圣弗拉基米尔湾 Бухта св. Влади-
мира

圣基利尔岛 о-в св. Кирилла
圣尼古拉湾 залив св. Николая
石勒喀河(什尔喀河) Шилка, р.
石勒喀扎沃德 Шилкинский завод
斯德丁 Штетин 或 Штеттин
斯科别里琴镇(斯果别尔茨琴) ста-
ница Скобельцына
斯列田斯克(施特烈厘司克) Сретенск
斯莫连申纳村 деревня Смоленщи-
на
斯塔诺夫山脉(司他纳限岭) Стано-
вой хребет
斯特烈里纳 Стрельна
斯韦尔别耶夫卡村(肆威尔别野注)
сел. Свербеевка
斯维亚什斯克 Свияжск
松阿察河 Сунчичан, р.
松花江 Сунгари 或 Сунгари-ула
绥芬 Суйфун
绥芬河 Суй-фун, р.
绥芬湾 Суйфунский залив
索菲斯克(朔非亚, 苏非司克)[扎依或扎
里] Софийск
索芒湾 бухта Сомон

T

塔巴赫岬 Табах, мыс
塔尔巴哈台 Тарбагатай
塔尔吉村 сел. Талги
塔利因湾 Тарьинская губа
台尔斯屯(即帝尔) Тырьс, сел.
太平洋 Тихий океан
特克屯 Тык, сел.
特罗伊次克萨夫斯克(托罗依察克萨布
萨库依, 土洛伊自科萨勿司克)[后营]
Троицкосавск
特姆河 Тым, р.

提吉爾 提吉爾
提尤卡林斯克 提尤科林斯克 或 提尤卡-
линск
天津 Тянь-Дзинь
通卡 Тунка
通卡地区 Тункинский край
图们江 Тюмень-Ула
土古尔河 Тугур, р.
土古尔湾 Тугурский залив 或 Ту-
гурская губа
土里诺波沃特纳亚镇 Туринопово-
ротная станица
土鲁汉斯克分区 Туруханское отде-
ление
土姆钦河 Тумдин, р.
托波尔斯克 (托波尔司克, 托博勒托波
儿) Тобольск
托波尔斯克省 (托波尔司克省) То-
б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托马拉-阿尼瓦村 Томара-Анива,
сел.
托木斯克 (托穆司克, 托穆斯科, 托穆斯
归) Томск
托木斯克省 (托穆司克省) То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W

瓦尔代 Валдай
瓦斯盆村 Уасын, сел.
外贝加尔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省 (杂拜噶尔司克省) За-
байкаль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威海卫 Вей-Хай-вей
上勒拿斯克区 (韦尔霍连斯克区, 日尔
霍连司克区) Верхотенский округ
维柳斯克 (维雷司克) Вилюйск
翁达河 Унда, р.
乌尔河 Урь, р.
乌第河 (即乌得河, 乌底河, 乌地河, 乌迪
河, 乌特河) Уда 或 Удь, река

乌第地区 Удский край
乌第区 Удский округ
乌第卫 Удский острог
乌得岛 Удь, о-в
乌岛伊里湖 Удгиль, оз.
乌赫特尔村 Ухтр, сел.
乌鲁朴岛 Уруп, о-в
乌帕河 Упа, р.
乌斯特-结雅 Усть-Зeya
乌斯特-库达村 Усть-Куда, сел.
乌斯特-卡拉 (乌私奇喀拉) Усть-
Кара
乌斯特-马亚 Усть-Мая
乌斯特-斯特烈耳卡 (西特呼勒克, 乌斯
奇斯特咧罗赤尼) Усть-Стрелка 或
Усть Стрелочная
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哨所 (西特呼勒
克, 乌斯奇斯特呼尔克) Усть-
Стрелочный караул
乌斯提尤日纳县 Устюжнинский Уезд
乌沙河 Ушакан, р.
乌扎库河 Уджальху, р.
乌苏里江 Усури, р.
乌苏里江口 устье Усури
乌苏里哨所 Усурийский пост
武利奇 Вулич

X

希里克屯 Хильк, деревня
西西伯利亚 (西悉毕尔)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藏 Тибет
锡特卡 Ситка
喜马拉雅山 Гималайский хребет
下乌丁斯克 (尼日里乌金司克)
Нижнеудинск
下乌丁斯克区 Нижнеудинский ок-
руг
香港 Гон-Конг
小格尔必齐河 (即阿集格格尔必齐河)

Малая Горбица, р.

小湾 Малая губа

小兴安岭 Малый Хингань

谢尔吉耶夫村 Сергиевское село

谢格涅金湾(即康士坦丁亲王湾) Сегнекинская губа

谢格涅金半岛 Сегнеки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新阿斯特拉罕村 Новоастраханское село

新米哈依洛夫村(新美海罗夫斯克爱村) Ново-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село

兴安岭 Хинган, Гинган, Гинганск, хр.

兴安哨所 Хинганский пост

兴京 Мугден

兴凯湖 оз. Ханка, Хонкае, Хинкай, Хинькай

幸福港 гавань Счастья

幸福湾(休嗟斯加湾)

залив Счастья

У

雅布洛诺夫山脉(雅布伦山) Яблоновый хребет

雅库次克(雅古特慈克)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省(雅古特慈克省) Я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亚哥德湾 Ягодная губа

亚历山大拉湾 залив Александры

亚历山大罗夫港(即迭卡斯特里港)

гаван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

亚历山大罗夫斯科耶村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е село

亚历山大哨所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пост

亚历山大湾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 бухта

亚琛 Ахен

亚伊河 Яй, р.

扬斯克山脉 Янский хребет

扬子江 Ян-ци-Кианг

叶卡捷琳诺·尼古尔斯卡雅镇(页喀帖离诺尼果力司喀) Екатерино-

Николь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叶尼塞河(野尼塞河)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斯克省(野尼塞司克省)

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伊尔库特河 Иркут, р.

伊尔库特村(伊尔库达斯考爱村)

Иркутское сел.

伊尔库次克(伊尔固特斯克, 伊尔古特慈克)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省 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伊格纳提耶夫镇(亦格拏且洼) станица Игнатьева

伊利印斯克哨所 Ильинский пост

伊犁 Или

伊斯开屯 Искай, деревня

伊斯开岬 Искай, мыс

伊土鲁普岛 Итуруп, о-в

音果达河(阴葛达河) Ингода

印坎 Инкань

英克尔曼 Инкерман

约美湖 оз. Йоме

З

斋岬(即扎依, 索菲斯克) мыс Джай

张家口 Калган, Катан 或 Кайган

朝鲜王国 Корей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тво

准噶尔 Дзюнггария

拯救岬 мыс Спасения

直隶湾(荃切利湾) Джилийский 或

Печелийский залив

中国哨所 Китайский караул

朱格朱尔山脉 хребет Джуг-Джур

珠江 Кантонская река

兹拉托乌斯特 Злагоуст

祖鲁海图(即祖鲁海图, 赤鲁海图)

Цурухайтуй

祖沙河 Зуша, р.